

献 给 卡 斯 托 尔

这是一个在集体意义上无关紧要的小伙子，
他只不过是一个人而已。

——路易——费迪南·塞利纳
《教会》

编者说明

这些日记本是在安托尼·罗根丁的文件里发现的。现在我不做任何改动地将其发表。

第一页没有注明日期，然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一页要比正式日记的开始早几个星期。所以，这一页可能最晚是在一九三二年正月初写成的。

安托尼·罗根丁在中欧、北非和远东旅行之后，在布维尔（[Bouville]，作者虚构的姓名）定居已历时三年，在这段时期中，他试图在这里完成他的关于德·罗尔邦（[Lemarquisde-Rollebon]，在法国历史书上查无其人）侯爵的历史研究。

编者

没有注明日期的一页日记

也许最好是一天接一天地写出那些事件。为了看清楚是在哪一天发生的事情就坚持写日记。不要不让那些细微的变化漏掉，即使看起来那些小事情是无足轻重的，特别应该把它们分一下类。应该说出我怎样看见这张桌子，那条街，那些人，我的烟盒，因为正是这一切已经变化了。应该准确地确定这种变化的范围和性质。

例如，这儿有一个纸盒，装着我的墨水瓶。可能应该设法说出以前我是怎样看它的，而现在我又是怎样口口（原著留下一个词的空白）它，呵，这是一个矩形六面体，它脱落在……上，——这真蠢，关于它我是无话可说。这正是应该避免的事，不应该把某个离奇古怪的东西放在什么也没有的古怪地方。要写日记的话，我认为这样就是危险的：人们过高地估计一切，在戒备着，又不断地歪曲事实真相。另一方面，这是肯定的，我随时都能够——而且更确切地说，对这个纸盒或无论别的什么物件——重新获得前天的那个印象。我应该总是做着准备，不然的话这个印象还会在我的手指间滑掉。什么都不应该□□（原著上的一个词不清楚，有可能是“夸张”、“捏造”的意思。），但是应该细心地，非常详细地记下发生的一切事情。

当然，对星期六和前天的那些事情我是无法写出什么清楚的东西了，因为我已经太远离了这些事情；我所仅仅能够说的，就是因为不管是在哪一种情况下都不曾有过通常人们称之为一个“事件”的那样的事儿。星期六那天，一些淘气的孩子在玩儿打水漂儿，当时我也想照他们的样子往海面上投一块石片。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停了下来，我让石片落在地上，我就走开了。我那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时可能是有点神经不正常的表情，很可能是的，因为那些孩子直在我背后笑我。

这是在表面上发生的。在我的内心上发生的事并没有留下清楚的痕迹。当时有某件东西我看见了，它使我感到恶心，可是现在我再也不知道我当时是不是注视着大海还是那块石片。那块石片的整个一面是扁平的，干燥的，另一面是湿的，沾着污泥。我是把手指分开很远拿着它的边缘的，以免把我的手弄脏。

前天，那就更加复杂了。也发生了一连串我现在不理解的巧合的事，一连串误会。可是我将不把这一切写在纸上以打发时间。总之，这是肯定的，我曾经害怕，或者我有类似害怕的某种感觉。假如我仅仅知道我害怕的是什么，我就会早已进了一步了。

稀奇的事儿正是我一点也没有准备承认我自己疯了，我甚至明显地看到我没有疯，因为所有这些变化都关系到那些客体。至少这就是我希望能够肯定的。

十点半（晚上十点半）

不过，很可能那时就是一次小小的神经错乱。现在它已经不复存在了。上星期我的有些古怪的感情使我今天觉得非常滑稽可笑，因为我再也不会产生那种感情了。今晚，我觉得很自在，很像个资产阶级的样子生活在世上。这里是我的房间，朝着东北方向。下面就是残疾人街和新火车站的建筑工地。从窗口我朝着维克多——努瓦尔林荫大道的拐角望过去，就看见了铁路饭店那又红又白的灯光。从巴黎开来的列车刚刚到站。人群走出老车站，涌上各个街头。我听到一些脚步声和一些说话声，很多人在等候末班电车。他们可能恰好在我的窗下聚在那根煤气灯柱子的周围，形成一个愁眉苦脸的人群。呵，他们还得等好几分钟，因为电车在十点三刻之前是不会来的。但愿今天夜里没有行商到来，因为我是多么想睡觉，那么多的延迟的困倦啊。一整夜，只要一

夜，所有那些麻烦事都会被消失殆尽的。

十一点差一刻了。再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他们可能已经在那里了。除非这就是从鲁昂来的那位先生的这一天。他每个星期都来，人们给他留着二楼的二号房间，就是有一个坐浴盆的那个房间。可能还是他来了，因为在睡觉之前他经常是到铁路饭店喝上一杯啤酒。不过，他从不弄出过大的声响的。他个子很矮，又穿得十分整洁，留着一缕黑得发亮的小胡须，戴着一副假发套。他来了。

呵，当我听见他上楼梯的声音时，这在我的心上轻微扫了一下，这是多么使我安心呀；对一个如此正常有序的世界有什么可害怕的呢？我相信我已经完全康复了。

“从屠宰场开往大喷水池”的七路电车开来了。它带着巨大的铁器撞击的响声来到了。它又开走了。现在它满载着行李箱和入睡的孩子朝着大喷水池，朝着那些工厂驶去，消失在漆黑的东方。这是末班电车之前的一辆；末班车要再过一个钟头才经过。

我要睡觉了。我的病已经完全好了，我不再打算像那些小姑娘们一样在一个漂亮的新本上日复一日地把自己的印象写下来。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可能会对写日记感兴趣，那就是假如

.....

日记

一九三二年

一月二十九日 星期一

某件事发生在我身上了，我现在不能再对它怀疑了。这是以一种疾病的方式来的，不是像通常的一种确实性，一种明显性来的。它是偷偷地，一点一点地安顿下来的；我感觉到有一点古怪，有一点不舒畅，如此而已。一旦安顿下来以后，它就一动不动了，它保持缄默，而我已经能够确信我原来什么也没有变化，这原来是一场虚惊。啊，现在它充分发展了。

我不认为历史学家的职业需要进行心理分析。在我们这方面，我们只与那些完整的感情打交道，人们给这些感情一些类似的名词，如“野心”、“利益”。然而，假如我对自己的认识有点影子的话，现在就也许应该使用这一点皮毛的认识了。

例如，现在在我的手头上就有某种新鲜的事情，取我的烟斗或我的叉子的某种方式。或者是，是我的叉子现在有某种让人来取的方式，我不清楚。刚才，当我就要走进我的房间里去时，我突然停了下来，因我感觉到我手里有个冷冰冰的东西，用一种人格化的东西引起我的注意力。我张开了手，瞧了瞧，原来我仅仅握着门的把手。今天上午，在图书馆里，当“自学”者（他是奥吉耶·普……。在这本日记里将经常提到他。他是执达员的一位文书。罗根丁早在一九三〇年在布维尔图书馆里就认识了他）走过来向我问好的时候，我花了十秒钟才认出他来。我当时看见一个陌生的面孔，几乎不像一副脸。然后还有他的手，像一条白色

的大肉虫子握在我的手里。我马上把它松开，他的胳膊有气无力的垂下来。

在街上，也一样，有大量的混浊不清的响声在来回游荡着。

所以，在最近几个星期里发生了一个变化。可是这变化在哪里？这是一种抽象的变化，不体现在任何具体的东西上。难道是我变了吗？假如不是我，那就应该是这个房间，这座城市，这个大自然；必须选择一个。

我相信是我变了，因为这是最简单的解释。但同时也是最不使人愉快的解释。总而言之，我应该承认我自己就是这些突然变化的主体。所以是这样，就是因为我很少思想；于是一大堆微小的变化在我身上堆积起来，而我并没有对此引起充分的注意，然后有一天，就发生了一次真正的革命。就是这个赋予我一生这种生硬的，缺乏条理的样子。例如，当我离开法国的时候，那时就有很多人说我是一时冲动才走开的。而当我经过六年旅行之后突然又回到法国来的时候，人们还是很可能会说我又是一时冲动。我和梅尔西爱在这位法国公务员的办公室里的情景仍然如往日，他去年由于“贝特路事件”的牵连而辞去了职务。梅尔西爱带着考古的任务到孟加拉国去了。我早就想去孟加拉国，所以他一再催促我去和他会合。现在我在思考他为什么会这样做。我想他当时是不相信波塔尔，想靠我去监视他。当时我觉得没有任何拒绝他的理由。即使我当时已经预感到了这个关于监视波塔尔的小技巧，那就更应该热情地接受这一邀请。可是当时我呆若木鸡，说不出一句话来。我当时把电话机旁边的，一块绿色地毯上的一尊高棉人的小雕像摆正。我觉得我好像充满了淋巴液或温热的奶液。梅尔西爱以天使般的耐心和我说话，这种耐心掩饰着一点焦躁。

“是吗？我需要你正式拿定主意。我知道你终究会答应的，不过最好是马上就接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留有一缕赭黑色的胡子，上面洒过不少香水。他的头稍动一动，我就吸到一股香味。然后，突然间我从六年的睡眠状态下清醒过来。

我觉得那尊雕像令人讨厌而且感觉愚蠢，我感到非常地厌倦。我当时不清楚我为什么会在印度支那。我在那里干什么？为什么我和这些人谈话？为什么我的穿着这样可笑？我的热情荡然无存了。多年来这股热情曾经完全占据了我并推动我前进，现在我感到心里极度空虚。但是，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在我的面前有一个体积庞大的又乏味的观念以一种冷漠无情的姿态安顿下来了。我现在还不太清楚这究竟是什么，可是当时我不能正视它，它是那么地使我感到恶心。这一切对我来说均和梅尔西爱胡子上的香味混在一起。

由于对他极度地愤怒，于是我抖擞了精神，冷冰冰地回答他说：

“我谢谢你，但我认为我的旅行已经太多了，现在我必须回到法国去。”

第三天，我就乘上了去马赛的轮船。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如果所有那些积聚起来的迹象都是我的生活将发生一个新的巨大变化的预兆的话，那么，我是害怕的。这倒不是因为我的生活富足，我的生活既不艰难，也不富足。但我害怕将要发生的事情，将要制服我的东西；而且它要把我拖到哪里去呢？难道我将又不得不外出，又得把我的研究工作，我的书都搁下来吗？我将在几个月以后，几年以后，精疲力尽地、绝望地新的毁灭当中醒过来吗？我很想在时候还没有太晚之前看清楚在我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月三十日 星期二

没有什么新鲜事。

我在图书馆里从九点工作到下午一点。我已知写完了第十二章和关于罗尔邦在俄国旅居的全部过程，直到保罗一世去世。现在是一点结尾工作：直到誊清一遍之前，将不必动它了。

现在是一点半钟。我在马布里咖啡馆里，吃着三明治，一切基本正常。除此之外，在那些咖啡馆里，一切总是正常的，特别是在马布里咖啡馆里，这是由于经理——法斯盖尔先生的缘故，他的脸上带有一副非常肯定的、令人放心的流氓神态。就要到他的午睡的时候了，他的眼睛已经发红了，但是他的行为仍然是活泼的和果断的。他在餐桌之间走动，走到正在用餐的客人身边，悄悄地谈起知心话：

一切基本正常。除此之外，在那些咖啡馆里，一切总是正常的，特别是在马布里咖啡馆里，这是由于经理——法斯盖尔先生的缘故，他的脸上带有一副非常肯定的、令人放心的流氓神态。就要到他的午睡的时候了，他的眼睛已经发红了，但是他的行为仍然是活泼的和果断的。他在餐桌之间走动，走到正在用餐的客人身边，悄悄地谈起知心话：

没有什么新鲜事。

我在图书馆里从九点工作到下午一点。我已知写完了第十二章和关于罗尔邦在俄国旅居的全部过程，直到保罗一世去世。现在是一点结尾工作：直到誊清一遍之前，将不必动它了。

现在是一点半钟。我在马布里咖啡馆里，吃着三明治，一上她的假牙，她差不多是裸体的，只穿了一件粉红色的睡衣，踩着一双拖鞋。露茜像她平常一样那么脏，她不时地停下涂蜡，跪着挺起腰望着老板娘。她不停地讲，带着一副很讲理的神态。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会一百个愿意他在外面鬼混的”，她说着，“这与我没有什么关系，既然这对他不会有什么害处。”

她是在说她的丈夫：在四十岁年头上，这个矮小的黑头发女人，带着她攒下的钱，嫁给了一个漂亮的年轻小伙子，勒关特工厂的一个钳工。她的家庭生活非常悲惨。她的丈夫不打她，也不欺骗她：他喝酒，每天晚上醉醺醺地进家。他的健康状况很差，我眼看着他在三个月之内变得又黄又瘦。露茜认为这是喝酒的缘故，我更认为他是害了肺病。

“应该克制自己”，露茜说。

这件事折磨着她，我肯定是这样，不过这是慢慢地，有耐心的折磨。她克制着自己，她既不能够自我安慰，也不能够任由她的痛苦所折磨。她只想到一点点她的痛苦，只是一点点，她在利用痛苦从这儿那儿骗取好处。特别是当她和一些人在一起的时候，因为他们安慰她，也因为这些安慰的话是用很庄重的语调并用提出劝告的神情的方式，这使她感到轻松一点。当她独自一人在客房里的时候，我常听见她哼着歌曲来分散自己的心思。可是她整天都是阴郁的，轻而易举变得疲乏和气闷：

“这儿，”她一边摸着脖子一边说，“总是闷在这儿。”

她因为吝啬而痛苦，在她的情欲上她大概也是吝啬的。我想她是不是有时不希望摆脱这种单调的痛苦，摆脱这些她一旦不再唱歌就恢复的嘟哝，是否也不希望痛痛快快地痛苦一下，使自己完全陷入在绝望之中。可是无论如何，这对她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她已经被束缚住了。

星期四 下午

“德·罗尔邦先生的容貌极其丑陋。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 [1755—1793]，法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生

活骄奢淫逸，挥霍无度，反对大革命，后被处死于断头台）很高兴把他叫做她的‘亲爱的母夜叉’。然而他却获得宫廷里所有女人们的欢心，不是像丑鬼瓦子农那样通过做一些滑稽动作：靠一种魅力诱惑那些漂亮的女人达到情欲的恶劣放纵。他是耍阴谋，在‘项链事件’（一七七八年红衣主教罗昂被拉莫特伯爵夫人所骗，以为代购一条贵重的项链便可博得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宠爱。他从珠宝商处得到价值一百六十万利弗的项链，但却落入拉莫特伯爵夫人的情夫手中。项链款逾期未付。珠宝商提出控诉，拉莫特夫人被判罪。红衣主教受骗无罪，而王后则因此声名狼藉。此即所谓“项链事件”）中扮演了一个十分不光彩的角色，在和米拉波·敦诺以及聂尔西亚维持着继续不断的交往之后，他就在一七九〇年失踪了。人们又发现他在俄国，在那里他参加了对保罗一世的谋害行为；从那里他又到了最远的国家去旅行，到了印度，到了中国，到了土耳其。做投机买卖，策划阴谋，进行间谍活动。一八一三年，他回到了巴黎。一八一六年，他最后终于达到了显赫的权势，成为昂古莱姆公爵夫人（昂古莱姆公爵夫人[1781—1851]，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女儿）的惟一心腹。这位任性而又记住很多可怕的童年往事的老妇人，一看见他就马上平静下来并微笑迎接他。通过她，他在宫廷里称王称霸，为所欲为。一八二〇年三月，他娶了非常漂亮而且只有十八岁的德·罗克洛尔小姐为妻。当时德·罗尔邦先生已经七十岁了，还处在荣耀的顶峰，处在他一生中最得意的时期。又过了七个月，由于被控告犯了叛国罪，他被捕，关进监狱里。被监禁了五年之后他死在了监狱里，他的案件自始至终没有经过审理。

我带着忧郁的心情重读了一遍热尔曼·贝尔热的这段注释（见热尔曼·贝尔热著：《米拉波—敦诺及其友人》一书的第四〇六页注二，尚比翁书店一九〇六年版）。我最初就是通过这几行文字知道有德·罗尔邦先生这个人的。我觉得他是一个多么富有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吸引力的人物，并且读了这几行简短的文字我就立刻疯狂地爱上了他！我在这里就是为着他，为着这个矮小的老好人。我旅行回来之后，本来可以定居在巴黎或者马赛，可是关于这位侯爵在法国长期居留的文字材料大部分收藏在布维尔市立图书馆里。罗尔邦是马罗姆的城堡主。战前（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人们在这座小镇上还发现他的一个子孙，是一名叫罗尔邦·康布伊雷的建筑师，这位建筑师在一九一二年逝世时曾把一笔重要的遗产赠送给了布维尔图书馆：有侯爵的一些信件，日记片断和各种文件纸张。我还没有把这一切资料都看完。

我很高兴又找到这些笔记。已经有十年了我没有重读过这些笔记了。我的笔迹已经变了，我觉得我写得更紧凑了。那一年我多么喜爱德·罗尔邦先生呀！我记得一个晚上——一个星期二晚上，我在马萨林图书馆工作了整整一天之后，我从他的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〇年的通信中刚刚猜想出他欺骗聂尔西亚的那种高明的手法。天色已经不早了，我沿着曼纳大街走，在快活街的拐角处，我买了一包栗子。我那是多么地兴奋呀！我脑子里想到当他从德国回来之前，聂尔西亚该怎么样我就独自发笑。侯爵的脸色像这墨水一样：自从我研究他以来，脸色已经变得很苍白了。

首先，我对于他从一八〇一年的行为一点也不理解了。这倒不是因为资料不足：书信、回忆录的片段、秘密报告，警察局的档案，这些都有。与此相反，我拥有这些资料简直是太多了。在这些旁证材料中缺乏的是坚定性和稳定性。这些材料的内容并不自相矛盾，不是的，可是，它们又不是互相吻合；它们不像是同一个人的材料。可是别的历史学家也都是根据同类资料进行研究的。他们又是怎样做的呢？难道是我更审慎一点或者没有他们聪明？此外，如果这样提出问题的话，问题就完全不使我感兴趣了。事实上，我在探讨什么问题？我什么也不知道。好久以来，罗尔邦这个人比要写的书更使我感兴趣。但是，现在这个人……

这个人开始惹我讨厌。我专心致志的是那本书了，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需要写这本书了——好像随着我变老就更加需要写似的。

很明显，人们可以假定罗尔邦曾积极参与谋杀保罗一世，然后接受沙皇的一项使命为了沙皇的利益在远东进行高级间谍活动，而又经常地为了拿破仑的利益而出卖亚历山大。他曾能够又同时肩负着与阿尔图瓦伯爵之间的积极的通信联系并向伯爵提供一些不怎么重要的情报，为了使伯爵相信他的忠诚。所有这一切都不是不像真的。富歇（1759—1820年，拿破仑的警务大臣，后来又背叛了拿破仑）在同一个时期正在表演一出特殊复杂而危险的喜剧。可能侯爵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也正在与亚洲的那些王公们进行枪械交易。

呵，是的；他可能曾做过这一切，可是没有被证实。我开始认为人们永远不能证实什么。这是一些诚实的假设，可以解释事实。但我那样明显地感到这些假设都是来自我身上，它们仅仅是把我的知识统一起来的一种方法罢了。没有一点启示是从罗尔邦那方面来的。这些缓慢的、迟钝的、没有趣味的事实严格地按照我想给予它们的顺序排列起来，然而这个顺序对它们来说仍是表面的东西。我仿佛觉得我在做一件纯粹想象性的工作。所以我还是肯定小说的人物会更像真的，在任何情况下这些人物也就更让人觉得有趣。

星期五 三点钟

三点钟这总是一个无论你要做什么总感觉合适的时刻。这是下午的一个古怪的时刻。今天，这叫人难以忍受。

寒冷的阳光染白了窗玻璃上的灰尘。天空是苍白色的，混杂着白色。今天早上水沟就冻冰了。

在暖气设备的附近，我沉重地消化着。我事先知道这一天是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白过了。我将做不出什么有意义的事来，除非到了天黑以后才有可能。这是由于太阳的缘故；阳光把悬挂在建筑工地上空那讨厌的白雾涂上一层模糊的金色，阳光悄悄进入我的房间里而显得十分金黄又十分苍白，它在我的桌子上展开四条黯淡而虚幻的反光。

我的烟斗涂着一层金色的漆，乍一看时这种金色的漆能以愉快的外表引起人的注意；等人们仔细看时，那层漆就消失殆尽了，在一块木头上只剩下一个很大的灰白色的痕迹。一切都是这样，一切，直到我的两只手。当开始出现这样的太阳的时候，最好还是去睡觉。昨天夜里我就是深深地熟睡了。因此现在我没有睡意。

我是那么地喜爱昨天的天空，那是布满乌黑的雨云的狭窄的天空，像一副既可笑又动人的面孔压在玻璃窗上。今天的太阳不是滑稽可笑的，恰恰相反，它把一道吝啬的适度的光线洒向我所爱的一切之上，洒向建筑工地的铁锈上，洒向栅栏的腐烂的木板上，就犹如一个整夜未眠的人把目光投向昨夜里热情地做出的决定之上，投向一口气挥笔写成的没有涂改的几页文字之上。维克多——努瓦尔大街上的四个咖啡馆，夜间灯火辉煌，互相邻接着，不再仅仅是咖啡馆——而是养鱼的玻璃缸，是大轮船，是星星或是白色的大眼睛——现在都已消失了它们暧昧的雅致。

这是一个进行自躬反省的最好的日子。太阳投射到万物上的寒冷的光亮像毫无同情心的判决书一样，——这些光线通过我的眼睛进入我的内心；我的内心里边被一道减弱了的光线照亮了。可能只需一刻钟，我敢肯定，就能使我对自已极端厌恶。感激不尽，我无法容忍这种情况。我也不打算把我昨天写的关于罗尔邦在圣·彼得堡旅居那段文字重读一遍了。我一直坐在那里，垂着臂膀，或者我毫无勇气地写几行字，我打着呵欠，我等待着黑夜降临。当天黑的时候，所有的物件和我本人，我们都将脱离开这

虚无缥缈之境。

罗尔邦参加了还是没参加对保罗一世的谋杀？这个，这是白天研究的问题——我终于写到这里，但是在没有作出判断之前，我无法再继续下去了。

据柴可夫的意见，罗尔邦是被巴赫连伯爵收买的。柴可夫说大部分同谋者都满足于废黜沙皇和把他禁闭起来（亚历山大实际上似乎也是主张采取这种办法的）。可是巴赫连可能想彻底解决掉保罗。德·罗尔邦先生可能就是被派去负责一个个地鼓动同谋者进行谋杀的。

“他拜访了每个同谋者，他以一种无比的能力模拟谋杀场面会怎样发生。这样他就使得在同谋者们那里产生和发展了谋杀的狂热。”

然而我却不相信柴可夫。这不是一个公道的证人，这是一个残忍的魔术师，一个半疯的人：他用魔鬼附身之法摆弄一切。我一点也看不出德·罗尔邦先生会成为这般情节剧目的角色。他会模拟谋杀的场面吗？哪里会！他是冷淡的，通常他是不吸引人的。他不做出让人看，他会暗示；他的方法是暗淡而无色彩的，只是用在和他的意见相同的人身上，用在肯接受理智的阴谋家、政治家身上才能成功。

“阿代马尔·德·罗尔邦，”德·夏里埃太太写道，“在说话的时候一点也不雕琢，不做手势，也一点不转变声调。他的眼睛保持半闭着，人们几乎不能通过他的睫毛无意中看到他那灰色瞳孔的外延。近几年我才敢于承认他使我讨厌到了极点。他讲一点点话就像马布里神父在写文章一样。”

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运用他的模拟天才……可是他又是怎样诱惑女人们的呢？下面还有塞居尔报导的这件奇异的故事而我认为真的：

“一七八七年，在面粉厂附近的一个旅馆里，有一个垂死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老人，是狄德罗的朋友，受过哲学家们的培养教育。附近的教士们忙得不可开交，他们曾徒劳地试过各种各样的办法，这位老人总不愿意接受临终圣礼，他是个泛神论者。德·罗尔邦先生正好路过那里，而他自己也是什么也不相信的人，他不顾面粉厂本堂教士的反对，他说他不用两个钟头就能使病人恢复到基督教的感情。本堂教士坚持与他打赌，最后还是输给了他；清晨三点钟开始进行说服，病人果然在五点钟就忏悔了，七点钟就死去了。‘在争辩艺术上您真精通？’教士问，‘您真比我们作教士的强得多！’‘我没有争辩，’德·罗尔邦先生回答说，‘我只是使他对地狱感到恐怖罢了。’”

现在再研究一下，他有没有参加实际谋杀呢？那天晚上，八点钟左右，他的一位当军官的朋友一直送他到家门口。如果他又再度出门，他怎么能够不受干扰地走过圣彼得堡市区呢？半疯的保罗曾下令逮捕晚上九点以后的街上所有行人，只有接生婆和医生除外。难道要相信那个荒唐可笑的传说，根据这个传说罗尔邦大概会化装成一个接生婆而一直走到皇宫吗？总而言之，这也不是不可能的。无论如何，在谋杀的那个夜里他是不在家里的，这一点似乎是被证实了的。亚历山大大概非常怀疑他，因为在他登上皇帝宝座之后采取的首批行动之中，就是在出使远东的含糊借口之下使侯爵远远地离开他。

现在德·罗尔邦先生使我厌烦死了。我站起来。我在这苍白的光线之中动了动；我看到光线在我的手上和在我上衣的袖子上变幻。我不能说尽这光线多么使我厌恶。我打呵欠。我点亮了桌上的灯。也许它的光亮能够战胜日光的光亮。但事实并非如此：灯光只在灯脚下聚成一个可怜的小圈。我熄了灯；站起身来。墙上有一个白色的洞，那是镜子。那是一个陷阱。我知道我将落入陷阱里。我果然落下去了。镜子里出现了一个灰色的东西。我走进镜子，注视着它，我再也不能走开了。

这是我的脸的映象。经常地，在这些一事无成的日子里，我就凝视这副面孔。我对这副面孔一点也不了解，别人的面孔都有一定的意义。我的却没有。我甚至不能决定它是美还是丑。我想它是丑的，因为人们对我这样说过。然而我并不为此而震惊。事实上，我甚至感到不快，人们怎么能赋予它这类的品质，就像人们把一块泥土或一大块岩石称为美的或丑的一样。

还是有一件使人看到高兴的东西，这东西在柔软的双颊上面，在前额上面。这就是装饰着我脑壳的美丽的红色火焰，这就是我的头发。这，这就是使人爱看的东西。最起码它的颜色是鲜明的。我很满意我的红头发。在那里，在镜子里，引人注目的就是它，它在发着熠熠的光辉。我的运气还算好，假如我的额头上有一缕很难决定是栗色还是金黄色的晦暗无光的头发的话，我的容貌就会消失在模糊之中，它就将会使我晕眩了。

我的视线慢慢地往下移，不耐烦地落到额头上，落到面颊上，视线没有遇上什么坚实的东西，它搁浅在沙滩上了。显而易见，那里有一个鼻子，有眼睛和一张嘴，可是这一切都没有意义，甚至也没有人类的表情。可是安妮和韦里纳却认为我有活人的样子；很可能我过分习惯了我的面容。我伯母毕茹瓦在我小时候常对我说：“如果你对着镜子看得过久了，你将会在那里看见一只猴子。”我大概看得还要更久些，因为我看到的已远远在猴子之下了，达到了植物界的边缘，和腔肠动物在一个水平上。这是活着的，我不得不承认。可是安妮想到的不是这种生命：我看见一些轻轻的颤动的东西，我看见一块平淡无味的肉在开放，在乱糟糟地跳动着。特别是那双眼睛，在这么近看来，是令人可怕的。那是玻璃似的、柔软的、盲目的，有红边的眼睛，简直像鱼的鳞片一样。

我全身压在瓷质的窗台上，我把脸凑近镜子，直到碰上镜面。眼睛、鼻子和嘴都消失了，一切人类的东西都不存在了。那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得了热病而肿胀的嘴唇两旁的一些褐色的皱纹，一些裂缝，一些鼯鼠窝似的洞，都不存在了。一层细丝般的白绒毛沿着脸颊的高大斜坡铺下来，两根毛从鼻孔里伸出：这是一幅立体的地形图。不过，尽管如此，这个月球世界对我来说还是熟悉的。我不能说我认得出它的全部细节。但是这个整体给了我曾经看过的印象，它使我麻木：我慢慢地进入了梦乡。

我很想恢复镇静：一种强烈的鲜明的感觉就会使我摆脱这一切。我把我的左手贴在我面颊上，我扯我的皮肤，我做出鬼脸。我的整个半边脸都扭曲了，嘴的左半部扭歪着，鼓起来，一只牙齿露出来。眼窝张开，在一块粉红色的带血的肉上露出一个白球。这不是我在寻找的：没有什么强烈的，没有什么新鲜的；只有一些柔和的、一些轻松的和一些已经看到的！我睁着两眼进入了梦乡，我的脸已经长大，在镜子里长大，变成一个苍白色的庞大的光晕，消失在亮光中……

突然地惊醒我的，是我失去了平衡。我又使自己骑在一张椅子上，神志还迷迷糊糊的。难道别的人在审查他们的面容时也有和我同样大的困难吗？我觉得我看到我的面容就像我感觉我的全身一样，也是通过一种迟钝的器官的感觉。别人又如何呢？罗尔邦又如何呢？难道他在镜子里凝视自己的面容，也会昏昏入睡吗？他的脸正如德·让里丝太太所描绘的：“他的有皱纹的小脸庞干净而又明亮，布满小麻点，那上面流露出一种奇特的狡猾，即使他极力掩饰，这种狡猾的神气仍然十分触目。”她补充说，“他极其注意他的头发，从来我也没有看见他不戴假发。然而他的面颊是蓝中透黑，因为他有浓密的胡须，他想自己刮胡子，而干起来又非常笨拙。他习惯用白铅粉涂脸，像格里姆一样。德·达日威尔先生说，把白色涂在兰色的脸上，使他的脸活像一块洛克福尔的奶酪。”

我觉得他大概是令人发笑的。但是，毕竟在德·夏里埃太太

看来他却不是这样。她一定是认为，我想，他是失去了光泽更恰当。也许理解一个人的真正面孔是不可能的。也许这是由于我是一个孤独的人？那些生活在社会上的人们学会了在镜子里看自己的面容，他们在镜子里看到的就好像他们显示给朋友们的面容。我没有朋友，难道就是因为这个我的肉才是如此地赤裸吗？简直像——是的，简直像没有人类的大自然一样。

我不再对工作感兴趣了，我什么也不能做了，只有等待黑夜的降临了。

五点半。

不行！一点不行：我有了它，那肮脏，那恶心。而这一次，是新情况：这次是在一间咖啡馆里把我抓住的。那些咖啡馆直到目前为止仍是我惟一的避难所，因为那里到处是人而且灯光辉煌；以后连这个都将不会有了；当我被围捕在我的房间里的时候，我将再也不会知道该上哪里去了。

我来咖啡馆是为了接吻的，可是我刚刚推开门，侍女马德莱娜就冲着我大叫了起来了：

“老板娘不在家，她进城买东西去了。”

我觉得性器官上的一种强烈的失望，一种长时间的不愉快的发痒感觉。与此同时，我感到我的衬衫摩擦着我的乳头，我被一种五光十色的缓慢的旋风包围着，被它抓住，这是雾的旋风，混杂在烟里和冰里的光线的旋风，还有那些长凳子在屋子后边闪耀着光辉，而我既看不见为什么在这里，也看不见为什么这里是这个样子。我站在门口，犹豫着，然后产生了一股涡流，一个影子在天花板上掠过，我觉得被推着向前走。我在飘荡，那些从四面八方同时向我袭来的光亮的迷雾弄得我头昏脑胀。马德莱娜飘然走过来为我脱掉大衣，我注意到了她把头发挽向后边并且戴上了耳环；我认不出她了。我注视着她那宽大的双颊，这副面颊不断地朝我的耳朵缓缓流动。在面颊的凹陷处，在颧颊下面有两个孤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零零的红点，这使人感到烦恼的样子对着这块可怜的肉。面颊缓缓地流动，朝着耳朵流去，马德莱娜微笑着说：

“您要喝点什么，安托尼先生？”

于是我忽然感到一阵恶心，我身不由己地倒在长凳上，我甚至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了；我看见周围的颜色围绕着我缓慢地转动，我想呕吐。就这样，从那开始恶心就没有离开过我，它把我逮住了。

我付了钱，马德莱娜撤走了我的茶碟。我的玻璃杯压破了大理石桌上的一滩黄色的啤酒，酒上还漂浮着一个气泡。长凳的垫子在我坐着的地方坍塌下去了，为了不跌倒，我只得把鞋底紧紧地贴着地面；天气很冷。右边，他们在一块毛毯上玩纸牌。进来时我没有看见他们，我只感到那里有一个温暖的包裹，一半在长凳上，一半在靠里边的桌子上，有几双手臂在舞动。此后，马德莱娜给他们拿来了纸牌，那毛毯和放在一个钵里的那些筹码。他们是三个人还是五个人，我不知道，我没有勇气看他们。我身上有一根断了的发条，因此我只能转动眼睛而不能转动头。头是软绵绵的，有弹性的，好像它正好安放在我的脖子上；如果转动它，我就会使它掉下来。但是，我仍然听到了一个短促的呼吸声，而且我不时地用眼角瞥见一个红色的闪光，上面布满了白色的绒毛。那是一只手。

每次老板娘进城买东西时，总是她的堂兄弟代替她当掌柜。他叫阿道尔夫。我坐下来的时候，就开始望着他，我继续望着他，因为我不能转动头。他只穿着衬衫，挂着两条淡紫色的背带；他把衬衫的袖子一直卷到了肘关节以上，背带在蓝色的衬衫上几乎无法辨认出来，它们被完全变得模糊并隐藏在蓝色之中；但是这是假谦虚；事实上，它们并不让人遗忘，它们以绵羊的固执使我厌烦，就这样，为了变成紫色而出发之后，在半路上它们停下来而没有放弃它们原来的意图。人们想对它们说：“去吧，

变成紫色吧，人们就不会再谈论你们啦。”但并没有这样做，它们仍停留在没有确定的状态上，坚持继续它们未完成的努力。有时围绕着它们的蓝色渐渐地侵袭着它们，并把它们完全淹没，我就有一阵功夫看不见它们。但这只是一种模糊不清，不久蓝色又在那些地方黯淡下来，我又重新看到一些游移不定的淡紫色的小岛出现了，它们逐渐扩大，互相连接起来，又形成了两条背带。堂兄弟阿道尔夫没有眼睛。他那肿胀的向上翻的眼皮敞开着仅仅露出一点白眼球来。他带着入睡的神态微笑，像一只在做梦的狗一样，还时不时地喷一喷鼻子，吠一吠，微微地抖一抖。

他的蓝布衬衫在咖啡色墙壁的背影上很快活地突了出来。这也一样，这使我产生恶心，或这不如说，这就是恶心。恶心并不在我身上，我感觉到它在那里，在墙上，在背带上，在我周围的每个角落。它与咖啡馆已经合为一体，是我在它的里面。

在我的右边，温暖的包裹开始发出响声，它一双双臂膀挥舞起来了。

“瞧，这就是你的王牌。——什么是王牌？高大的黑色脊背弯向纸牌：‘哈哈！’‘怎么？这就是王牌，他刚刚打下来。——我不知道，我没有看见……看见的，现在，我刚打过王牌。那好，那么是红桃王牌了’。他唱起来：‘红桃王牌，红桃王牌。红桃——王——牌。’说起话来：‘什么？先生？先生什么？我收进！’”

再度安静下来，空气中的甜味到了我的口腔后部。各种味道。背带。

堂兄弟站起身来了，他走了几步，他把双手放在背后，他微笑着，抬着头，身子向后仰着，用脚跟的末端支着地。他以这种姿势进入了梦乡。他在那里，摇晃着，始终微笑着，他的双颊颤抖着。他就要跌倒了。他向后倾斜，倾斜，倾斜，整个脸都转向了天花板，然后就在要跌倒的那一刹那间，他敏捷地抓住了柜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边沿，又恢复了他的平衡。在此之后，他又重新开始这一切。我受过了这一切，我招呼着侍女：“马德莱娜，给我在留声机上放一个曲子，你真是待我太好了。要我喜欢的那个曲子，你是知道的：《在这些日子里》。”

“好的，但是这也许会使这些先生感到厌烦，这些先生当他们玩牌的时候不喜欢音乐，呵！我去问问他们。”侍女回答着。

我好不容易才把头转过来。他们是四个人。她俯下身子向一个紫红脸膛的老头说话，这个老头的鼻子末端上架着一副镶黑边的夹鼻眼镜。他把他的牌扣在胸口上，从下边向我望了一眼。

“请吧，先生。”

微笑着。他的牙齿都坏了。那只红手不是他的，是他的邻座那人的，这家伙长着黑胡须。有黑胡须的这家伙有两个巨大的鼻孔，这两个鼻孔吸取的空气足够一家人用的，这两个鼻孔吃掉了他的一半脸，然而虽然这样，他还是用嘴来吁吁，还有点气喘呼呼。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像狗头的年轻人。我没有认出第四个玩牌的人。

纸牌依次兜着圈落在毛毯上。然后，戴着戒指的一些手来把它们捡起来，一边用他们的指甲划着毛毯。这些手在毛毯上划出白色的痕迹，它们仿佛狠狠地划着布满灰尘的毛毯。别的牌还在不停地落下来，那些手来来去去忙碌着。多么古怪的事情：这不太像一种玩耍，不像是一种玩笑，也不像是一种习惯。我想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填满时间，仅仅就是为了这点。可是时间太广大了，它不能让人填满。人们投进的一切东西都会被软化，被拉长。例如，那个手势，那只断断续续地拾起纸牌的红色大手的姿势；它是软弱无力的，可能应该把它分解开，在里面修剪一下。

马德莱娜摇着留声机的曲柄。希望她没有弄错，希望她没有像那一天一样放上《乡村骑士》那出歌剧的唱片。没有，没有弄错。我一听到头几拍子就知道是我要的那支曲子。这是一支古老

的爵士歌曲，叠句是人唱的。我于一九一七年在拉·罗什尔的街道上听到过美国兵们吹口哨吹过这支歌。它可能是一支战前歌曲。但是唱片却是要近期才出版的。无论怎么说，在这套唱片中，这是最古老的一个歌曲了。这是用蓝宝石唱针的百代公司出版的一个唱片。

过一会儿，乐曲的叠句就要到了：这部分是我格外喜欢的，我喜欢它那陡峭的手法，它在向前冲就像悬崖伸向大海一样的手法。眼下，演奏的就是爵士乐，并没有曲调，正好是一些音符，是无数个短小的颤动。这些音符的跳动是不知疲倦的，一道不可改变的命令使它们产生，又摧毁它们，永远不让它们有时间再出现，为它自身存在下去。它们奔跑着，互相推挤着，它们在经过时给我一个短促的刺激，然后就自动消失。我很想把它们留下来，可是我知道，假如我能够把它们中的一个捉住，在我的手指间就会仅仅留下一个下流的萎靡的声音。我必须接受它们死去；这种死亡，甚至应该是我的愿望。因为感受很少的比这更难受更强烈的印象。

我开始感到温暖，感到舒畅。这还不是什么异常的事，这只是恶心的一个小小幸福——这小小的幸福就躺在粘滞的水坑底层，在我的时间深处——那是淡紫色的背带和被捅破的长凳的时间——这小小的幸福是由广大而柔弱的片刻构成的，它从边缘扩大成一滴油。刚刚生下来，它就已经老了，我觉得我好像认识它已经有二十年了。

还有另一种幸福：在外边，有这样一条钢带，它就是狭的音乐的延续，它从一部分到另一部分越过我们的时间，排斥时间，而且用它那小刻针将时间扯破；在这里有另一种时间。

“朗杜先生打红桃，你出红桃 A。”

声音滑过去，随即消失了。没有什么能腐蚀钢板，也不能腐蚀那开着的门，没有什么能攫住那股在我的膝盖上流过的冷空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气，没有什么能影响那位兽医和他的小女儿的到达。音乐刺穿这些模糊的形体，从它们中间穿过。刚坐下来，那个小女孩就被音乐吸引住了。她挺直身体坐着，睁大一双眼睛；她一边听着，一边用拳头在按着桌子。

再过几秒钟，那个黑女人就要唱歌了。这好像是在所难免的，这么强的节奏是这个音乐所需要的，没有什么能中断它，现在是世界被搁浅的时间，从这个时间来的一切都不能中断它；音乐将按照命令自己停下来。我之所以爱这美妙的歌喉，这主要是为了这个：既不是为着它的宽阔宏亮，也不是为着它的忧伤，这是因为它是这样的一个事件，许多音符从那么遥远的地方来准备牺牲自己而使这个事件诞生的。然而我在担心；只要很少的一点事情就能使唱片停下来；只要断一根发条，或者只要堂兄弟阿道尔夫有一点任性就够了。这个坚硬的东西又是那么地易碎，真令人诧异无比，令人激动万分。没有什么能使它中断，而任何东西都能把它打碎。

最后的谐音荡然无存了。在紧接着的片刻静寂里，我强烈地感到这行了，有件事已发生了。

静寂。

在这些日子里，

亲爱的，你会想念我！

刚刚发生的事情，就是恶心消失了。当歌声在寂静中响起来时，我觉得我的身体坚硬起来，恶心消失殆尽了。一下子，变得这么坚硬，这么光彩夺目，这简直是件痛苦的事。同时，音乐的时间还在延伸，像龙卷风那样突然膨胀起来。音乐用它那金属的透明充满整个大厅，把我们那可怜的时间压挤到了墙上。我也处在音乐之中了。镜子里滚动着火球，烟雾的圈环绕着火球并转动，把灯光的冷酷微笑时而遮没起来，时而暴露出来。我的那杯啤酒在逐渐缩小、它压在桌子上。它好像是稠密的，不可缺少

的。我想拿过它来，掂一掂它的重量，我把手伸过去……我的天呀！这主要是它变化了，我的姿势改变了。我的臂膀的这个动作像一个庄严的课题那样发展了，它沿着黑女人的歌声滑了过去；我觉得我好像在跳舞。

阿道尔夫的脸就在那里，靠着咖啡色的墙壁，看起来好像很近。当我的手重新合上的时候，我看见了他的头；这个头具有一个结论的明显性和必要性。我的手指紧紧握着玻璃杯，我望着阿道尔夫；我异常兴奋。

“这儿就是！”

一个声音在一片人声嘈杂的背景下突然响起。是我的邻座讲起话来，那个老头儿很激动。他的双颊在长凳的褐色皮子上形成一个紫色的圆点。他把一张纸牌啪的一声掷在桌子上，那是一张方块 A。

然而那个有狗头一样年轻人微笑起来。那个红脸的老头儿把身子俯在了桌子上，从下面偷看他，随时准备跳起来。

“看我的！”

年轻人的手从黑影中伸出来，在空中滑行了一会儿，那白而怠惰的手，然后像一只鸢一样突然俯冲下来，把一张纸牌紧紧地压在毛毯上。红脸的胖子跳到空中：

“他妈的！他切牌了。”

红桃大王的侧面像出现在蜷缩的手指中间，然后人们把它转过来对着鼻子，赌博继续下去。好漂亮的大王，从那么遥远的地方来到，经过多少次的搭配，多少次手势的消失，它才出现。现在它自己也该消失了，为的是让别的搭配产生，让别的手势产生；让位给进攻，反击，和赌金的转手，一大串的小型冒险。

我深深地感动了，我觉得我的身体像一架停息中的精密机器。我呀，我才有过真正的冒险呢。我回忆不出它们的任何细节，但我看出各种境遇之间的严密的联系。我曾经越过海洋，曾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把一些城市留在我的背后，我曾逆着河流而上，或者深入到密林深处，我总是朝着另外的城市进发。我曾经有过一些女人，我曾与一些坏家伙打过架；然而我从来不向后倒退，正像一个唱片不能倒转一样。而这一切把我带到哪里去呢？带到了这一刹那间，带到了这张长凳上，带到了这音乐嗡嗡作响的清澈的气泡里来了。

当你离开我的时候。

是的，在罗马的时候，我是如此地喜欢坐在提布尔河的河边上；在巴塞罗那的时候，晚上我是如此地喜欢在朗巴拉河顺流和逆流来回上百遍地航行；在柬埔寨吴哥附近，我在巴莱·德·帕拉·冈的小岛上看见过一棵榕树，它的树根缠在一间庙宇周围；我现在在这里，我和那些玩纸牌的客人在同一时刻里活着，我在倾听一个黑女人唱歌，而这时候，微弱的黑夜在外面来回游荡着。

唱片停下来了。

温柔而迟疑的黑夜进来了。人们看不见它，可是它已经在那里了，它笼罩着电灯；人们呼吸着空中的某种稠密的东西，那就是它。天气非常寒冷。一个玩纸牌的人把杂乱的纸牌推向另一个人，这个人把纸牌收拾起来。还有一张牌落在了后边，他们难道没有看见它吗？那是一张红桃九。终于有个人捡起了它，把它交给了那个似狗头的年轻人。

“啊！是红桃九！”

好了，我要走了。那个紫脸膛的老头儿俯身到一张纸上，嘴里一边吮着一支铅笔的尖头。马德莱娜用明朗而空虚的目光望着他。那个年轻人把那张红桃九夹在手指中间翻来覆去地看。我的天呀！

我费劲地站起身来，在兽医头上的那面镜子里我看见掠过一个非人的面孔。

待一会儿，我要去看电影。

空气给我带来好处：空气没有糖味，也没有苦艾酒的那种陈酒味。可是仁慈的上帝呀天气怎么这么冷呀！

现在是七点半钟，我肚子不饿而电影要在九点钟才开始，我将干什么呢？我应该为了取暖快步走。我犹豫了：在我的背后，那条大马路是通向城市中心去的，通向灯火辉煌的中心街道去的，通往巴拉蒙宫，通往皇家饭店，通往雅汉大百货商店的。这些对我一点都没有诱惑力。现在是喝开胃酒的时候；那些活物，狗呀，人呀，所有能自己活动的众多柔软的形体，现在我已经都看够了。

我转向左边，我就要走进那边的那个洞里去，那洞就在这排路灯的尽头。我要沿着努瓦尔林荫大道一直走到加尔瓦尼大街。洞口吹来一股冰冷的寒风：那边只有一些石头和泥土。那些石头，是坚硬的，是不能动弹的。

有一段很使人厌烦的路：在右边的人行道上，有一团灰色的气体，拖着火道子发出贝壳的声音：那是旧火车站。它的存在丰富了努瓦尔林荫大道的开头几百米的路——从舞会林荫道到天堂街这一段——使这一段路出现了十多盏路灯，四家咖啡馆并排在一起，其中有铁路饭店。这四家咖啡馆在整个白天是有气无力的，可是到了晚上却灯火通明，把长方形的灯光投射到马路上。我还经过三次黄色光线的沐浴，我看见一个老太婆从拉巴舍杂货店里走出来，把围巾又裹到她头上，就拔腿跑开了。现在，走完了。我已经到了天堂街人行道的边沿了，到了最后一盏路灯的旁边了。柏油马路突然切断，路的另一边是黑暗的泥泞。我穿过天堂街。我的右脚踩进一个水坑里，我的一支袜子湿了；散步就这样开始了。

人们不住在努瓦尔林荫道的这个区里。这里的气候太恶劣，土地贫瘠使得人民难以在这里生存和发展。那三家太阳兄弟锯木厂（太阳兄弟公司曾经为海上圣赛西尔教堂装配价值十万法郎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拱顶板壁)，它们的所有的门和所有的窗子都是面朝西开着的，朝向宁静的让娜——贝尔特——科胡瓦街的，它们使这条街充满了轰隆隆的锯木声。在维克多·努瓦尔林荫道的那边，这三家锯木厂只露出它们三家用墙垣连接成的背部。这三家工厂在左边的人行道上占据了四百米长：墙上连一扇窗都没有，甚至连一扇小天窗也没有。

这一次我的两只脚都在水沟里行走了。我穿过马路。在另一个人行道上，惟一的一盏煤气灯像陆地端点的一座灯塔一样照亮着一个有好几处拆成洞的栅栏。

几张广告还连在栅栏的木板上。在一张被撕得四分五裂的绿色广告上画着一个充满仇恨的漂亮的面孔，作出一副怪模样；在鼻子下边，某个人用铅笔给他画了两撇八字胡子。在另一张广告破纸上，人们还可以辨认出几个白色字母的一个词，从那些字上滴下一些红点，可能是几滴血吧。很可能那副面孔和那些字母是属于同一个广告上的。现在，广告被撕得四分五裂了，原来把它们连接在一起的那些简单的有意的联系已经消失了，但是它自己的另一种联合建立起来了，在那扭歪的嘴巴，那几滴血，那些白色的字母和词尾是之间建立起新的联系。似乎一种有罪的不知疲倦的热情在竭力用这些神秘的符号表现自己一样。在栅栏的木板空隙中人们可以看见铁路的灯光在闪耀。接着栅栏后面就是一道很长的墙。这是一道没有洞口，没有门，也没有窗的墙，它一直延长到二百米以外的一间房子为止。我走出路灯笼罩的范围；我进入了黑暗的洞窟。眼看着我的影子在我的脚底上溶进了黑暗之中，我的感觉就像踏入了冰水中一样。在我前面，一直望到底，透过重重黑暗，我分辨出一片淡红色的亮光；那就是加尔瓦尼大街。我转过身来；在煤气灯的后面，很远的地方，我猜想，明亮：那是旧火车站和四家咖啡馆。在我的后面和我的前面，都有一些人在酒馆里喝酒和玩牌。而这里除了黑暗别无它物。风从远

处断断续续地给我带来一阵微弱的孤独的铃声。那些住家的响声，汽车的隆隆声，叫喊声，狗叫声，不会远离那些灯光明亮的街道的。他们留在温暖的地方。可是这种铃声却透过黑暗一直到达这里。它比别的响声更讨厌，更缺少人味。

我停下来倾听这铃声。我觉得寒冷，耳朵冻得无法忍受；耳朵大概非常红。可是我什么感觉都没有了；我被周围那些东西的纯洁无瑕缠住了；没有什么活着的，风吹着，呆板的线条在黑夜里掠过。努瓦尔林荫道没有资产阶级街道那种下流的外表，那些街道向行人献媚。没有人上心装饰这条林荫道：这正好是一个背面，是让娜—贝尔特—科胡瓦街的背面，是加尔瓦尼大街的背面。在火车站附近，布城的居民还对它稍微留神一点；为着旅客的缘故，他们也有时把它打扫一下。然而，一过了那段以后，他们就把这条林荫道放弃不管了，让这条街道一直往前走，盲目地走，撞到加尔瓦尼大街身上。城市已经把这条街忘了。有时一辆土色的大卡车飞驰穿过这条大道，发出雷鸣般的响声。这里甚至连谋杀案都不发生，因为这里缺少凶手，也缺少被害人。努瓦尔林荫道是没有人性的。像一块矿石一样。像一个三角形一样。在布维尔市能够有这样一条林荫道这真是够走运了。一般情况下，人们只是在国都里才能找到这样的林荫道，在柏林，就是在纽可林旁边的，或者还有朝向佛烈德烈尚的林荫道。在伦敦，就是在格林威治的后面了。它们都是些笔直而肮脏的走廊，四面通风，两旁是没有树木的宽阔的人行道。它们差不多都是在城区之外，在这些人们制造城市的特殊区域里，靠近货车站，靠近电车停车场，靠近屠宰场，靠近煤气库。暴雨过后两天，当在阳光下全城还是潮湿的时候，当散发着湿的热气的时候，这些林荫道却还是极其寒冷，还保留着它们的那些泥泞和水潭。它们甚至有一些水潭从来也不干枯，一年中只有一个月，就是在八月份是干的。

恶心留在了那边，留在了黄色的光线之中。我异常兴奋。寒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冷是这样的纯洁，夜也是如此的纯洁；我自己不也是寒冷空气的一个波浪吗？我既没有血，也没有淋巴液，也没有肉。在这条长渠里让人们朝着那边的苍白色流吧。让人成为寒冷的一部分吧。

这儿有人。两个黑影。他们为什么要来这里？

这是一个矮小的女人扯着一个汉子的袖子。她用短促而低微的声音说话。我听不懂她在说什么，由于风的缘故。

“你还不闭嘴吗？”男人说。

她不停地再说。突然，那汉子把她推开。他们互相注视着，犹疑着，然后汉子把两手插进他的衣袋里，头也不回地走开了。

汉子消失了。现在我离开那女人不过三米远。猛然间一些沙哑而沉重的声音撕破了那女人的喉咙，从她身上挣脱出来，以一种奇特的强烈充满了整个街道。

“夏尔，我求求你，你知道我刚才跟你说的话吗？夏尔，你回来！我爱过了，我太不幸了！”

我离她是那么近，几乎我都可以摸到她了。她是……可是怎么可以相信这个在焚烧着的肉体，这个发射着痛苦的面孔，就是……？但是，我认出了这条围巾，那件斗篷和在她右手上长着的那很大的酒滓胎痣，这是她，是露茜，那个女佣人。我不敢向前向她提供支援，但是应该有人在她身边以便她需要时她能够求援。我一边看着她缓慢地走过她的面前。她的眼睛盯着我，可是她好像没有看见我一样，她在痛苦中好像忘掉了自己。我走了几步。我转过身来……

是的，就是她，是露茜。但是她已经变样子了，丧失了她的原样了，她以一种奇特的宽宏大量受着痛苦。我羡慕她。她就在那里，笔直地站着，张开双臂就好像在等待着圣痕（天主教传说，圣法朗西斯张开双臂，被天使在他的两手手心中复制耶稣被钉的伤痕）。她张开嘴巴，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我有一种感觉，仿佛街道两边的墙壁在长高，它们在互相靠近，而她已经陷在一

眼井的底部了，我等了几分钟，我害怕她突然昏倒，她太虚弱了，无法忍受这个不寻常的痛苦。可是她无法动弹，看上去她已经和她周围的一切东西一样也变成了矿石。一时间，我问我自己是不是我看错了她？是不是她的真正的天性在我面前突然暴露了

.....

露茜发出了一声低微的呻吟。她把手放在喉咙上，睁开两只惊异的大眼睛。不，这不是在她自己身上汲取力量，忍受如此重大痛苦的力量，这是从外部来的.....是从这条林荫大道上来的力量。也许应该抓住她的肩膀，把她带到灯光下，带到人群中间，带到温暖的粉红色的街道里去，因为在那里，一个人不会受这么大痛苦的；她会软下来的，会恢复正常的，恢复到她平日的痛苦程度上。

我把身子转过来。无论如何，她运气是还是挺佳的。我这三年来是过于平静了。我除了一点点空洞的纯洁之外再也不能从这些悲惨的孤寂中得到什么了。

我走开了。

星期四 十一点半

我在阅览室里工作了两个小时。我下楼到了当铺广场上吸烟斗。这是一个铺粉红色路石的场地。布维尔市的居民们引以为骄傲，因为这个广场建于十八世纪。在沙马德街和絮斯贝达尔街的入口处，一些老式铁链子挡住了车辆进入。这些身穿黑衣服到这儿来溜狗的太太们都躲在沿着墙的拱廊下面。她们很少在阳光下行走，可是她们也像年轻的姑娘们一样，偷偷地向古斯塔夫·安贝塔兹的铜像侧面投射一些满意的目光。她们或许不知道这位巨大铜像的名字，可是她们从铜像所穿的大礼服和他的大礼帽就清楚地看出这是上流社会的某个人物。他左手拿着帽子，把右手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在一叠翻开的书上。这有点像是她们的祖父在那里，在那块石基上，被铸成了铜像。她们不需要注视他很久就能理解到他在一切问题上和她们想的一样，完全一样。为了替她们的那些狭隘而牢固的渺小观念服务，他运用过他的权威和极其广博的知识，这些知识是从他那沉重的手压着的那翻开的书里吸取来的。那些穿黑衣服的太太们感到宽慰，她们可以安心地忙于家务，牵着她们的狗兜圈。因为她们从父亲那里承袭下来的那些神圣的观念，那些善良的观念，再也用不着由她们负责捍卫了；一个男人铜像成了它们的卫士了。

《大百科全书》用了几行字写这个人物；去年我曾读过这几行字。那时我把那一卷书放在了一个窗子的窗台上，通过窗玻璃，我能看见安贝塔兹的绿色脑袋。我得知他在一八九〇年间最为走运。他那时是大学学监。他画过一些美妙精致的图画，还写过三本书：《古希腊人的民望》（一八八七年），《罗兰的教育学》（一八九一年）和一本以《遗嘱》为名的诗集（一八九九年）。他于一九〇二年去世，他过去管辖的人和那些风雅之士都为之感到震惊和惋惜。

我靠在图书馆的正面墙上。一边我吸着快要熄灭的烟斗。我看见一位老夫人小心翼翼地从小拱形的走廊里走出来，用细腻而固执的神态望着安贝塔兹。她突然鼓起勇气，飞快地走过广场，在铜像前停下一会儿嘴里念念有词。然后，她急忙走开了，黑衣服走在粉红色的铺石路面上，消失在一道墙的缺口中。

可能在一八〇〇年间，这个广场是令人愉快的，带有粉红色的铺石路和周围的房子。现在它有某种既冷酷又丑恶的东西，有一个恐怖的微妙的尖顶。这位来自那边台基上的先生——人们通过把这位教育界的人士浇铸成铜像，就把他变成了一个巫师。

我从正面端详着安贝塔兹。他没有眼睛，几乎也没有鼻子，他的胡子被一种古怪的麻风病所侵蚀，这种麻风病有时像一种传

染病一样猛烈地袭击某个区的所有的铜像。他在向人们致敬，他的坎肩在胸口的位置上有一个大的浅绿色的污点。他的样子看起来很难受而不愉快的。他没有生气，没有的，但他也不像死去的一般。从他身上散发出一种沉闷的力量，犹如一股风把我向后推一样：安贝塔兹想把我赶出当铺广场。在没有吸完这个烟斗之前我将不会走的。

一个瘦长的大影子突然出现在我的背后。我大惊失色。

“对不起，先生，我本来不想打扰您。我看见您的嘴唇在动，您或许是在背诵您书中的句子吧。”他笑了。“您在搜索亚历山大体诗句。”

我惊愕地望着“自学者”。可是他对我的吃惊好像也很吃惊的样子：

“先生，难道在写散文时不应该注意避免那些亚历山大体诗句吗？”

他对我的敬仰稍微降低了些。我问他在这个时候到这里来做什么。他向我解释说他的老板准许他放假一段时间，他就径直到图书馆来了；他将不吃午饭，要一直读书到闭馆为止。我不再听他讲话了，可是他大概已经不谈他原来的话题了，因为我突然听到：

“……像您一样，有幸写一本书。”

我必须说点什么了。

“有幸……”我有些疑惑地说。

他误解了我答话的意思，赶快更正说：

“先生，我意思是说：像您那样有能力。”

我们上楼梯。我不想工作了。有人把《欧也妮·葛朗台》留在了桌子上，这本书在第二十七页上被打开着。我不经意地抓起这本书，我开始读第二十七页，然后又读第二十八页：我没有勇气从开头读起。“自学者”快步朝靠墙的书架走去；他像一只狗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找到了一根骨头那样，带回两本书，放在桌子上。

“您看的是什么书？”

我觉得他很不愿意回答我：他犹豫了一会，转动了一下他那茫然的大眼睛，然后勉强地把书递给我。一本是拉尔巴雷迪埃的《泥炭与泥炭工》，另一本是拉斯戴克斯的《依托巴代沙》又名《有益的教育》。怎么？我看不出什么使他发窘，这两本书依我看来都还不错。出于意识的实际经验，我翻阅了《依托巴代沙》，除了高雅的东西之外，我看不出书里有别的东西。

三点钟。

我丢下了《欧也妮·葛朗台》。我开始了工作，可是我没有勇气。“自学者”看见我写作，他以一种崇敬的贪欲观察着我。我不时地抬一抬头，我看见他那巨大的挺直的假领子，从那里伸出他那雏鸡型的脖子。他穿着破旧的衣服，但是他的内衣却是洁白耀眼的。他在同一个书架上刚刚拿到另一本书，从书的背面我辨认出书名是：《哥代白克之箭》，这是一部诺曼底的编年史，作者是朱莉·拉维尔尼小姐。“自学者”读的书总是使我困惑不解。

突然间，我想起他曾经查阅过的那些著作最近的那些作者的名字：朗贝尔、朗格卢瓦、拉尔巴雷迪尔、拉斯戴克斯、拉维尔尼。这是一个启迪；我明白了“自学者”读书的方式：他是按照字母的顺序来读书的。

我带着几分敬意凝视着他。他应该要有多么大的毅力才能缓慢地、坚持不懈地实现规模如此庞大的计划呀！一天，这是七年前（他告诉过我他已经自学了七年了），他昂首挺胸地走进了这间阅览室。他用目光扫视了排列在墙边那无数的书籍，他大概有点像拉斯蒂涅那样说了一句：“人文科学，让咱们俩来拚一拚吧！”（[Rastignac]，是巴尔扎克的小说《高老头》中的人物，他从乡下到巴黎读书，用尽一切手段往上爬。在书的结尾的地方，他远眺巴黎说了一句：“现在咱们俩来拚一拚吧！”）然后他就走过去

在最右边的第一排书架上取下第一本书；他打开书的第一页，就怀着崇敬和畏惧的感情，抱着不可动摇的决心，开始读下去。现在他已经读到了字母 L。读完了 J 就读 K，读完了 K 又读 L。他从一本研究甲虫类的书急剧地转到研究量子论的书，又从一部关于帖木儿（Tamerlan，1336—1405，帖木儿帝国的创立者）的著作转到一本天主教反对达尔文主义的小册子；没有一分钟他打乱过自己的学习。他把所有的都读了，他把人类关于单性生殖的一半知识，关于反对活体解剖的一半理论，都装到了他的头脑里去。在他身前脑后，有整个一个宇宙。总有一天当他读完最左边的最后一排书架上面的最后一本书时，他将对自己说：“啊，现在该怎么做？”

现在是他吃点心的时间了，他天真地吃着面包和一块加拉·彼得牌的巧克力糖。他垂下眼皮，我可以不慌不忙地欣赏他那弯弯的美丽的睫毛——女人的睫毛。从他身上散发出一股陈旧的烟草气味，当他喘气的时候，还混杂着巧克力的香味。

星期五 三点钟

再多一点，我就落到镜子的陷阱里去了。我躲过了它，却又落到了窗玻璃的陷阱里。我无事可做，双臂下垂，走近了窗子。看到建筑工地、栅栏、旧火车站——旧火车站、栅栏、建筑工地。我那么用力地打呵欠，连眼泪都流出来了。我用右手拿着烟斗，用左手拿着烟盒。我可能要装满这只烟斗。然而我没有做这个的勇气。我的两臂下垂，我把前额贴在窗玻璃上。那个老太婆使我感到厌烦。她固执地头昏脑胀地碎步小跑。有时，她像受了惊吓一样停下，好像一个看不见的危险轻轻地拂过她。现在她走到了我的窗口下面，风把她的裙子吹得紧贴着她的膝盖。她停下来了，整理她的围巾。她的两只手在不停地在颤抖。她又走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现在我只看见她的背部了。母老鼠！我猜想她要向右转到努瓦林林荫道上去。这样她就有一百米的路程要走过，像她那样走法，她得花上整整十分钟才能走完这段路，在这十分钟里我要继续保持这样的姿势，额头贴着窗玻璃注视着她。她要停下来二十次，再走，再停下来……

我看见将来，将来就在那里，停落在街上，几乎不比现在更苍白。将来有什么必要实现呢？这将会带给她更多的什么呢？老太婆踉踉跄跄地走远了，她停下来，用手拉一下离开她的头巾的那一束头绺。她走着，她刚才在那里，现在她在这里……我茫然失措，我看见她的姿势了吗？还是我预想到了她的姿势呢？我就再也分辨不清现在或将来了，然而，这在延续着，它在一点点地实现着；老太婆在荒凉的街道上向前走着；她移动着她那沉重的男式大鞋。这就是时间，完全赤裸裸的时间，它缓慢地来到存在中，它要人们等待它，而当它来到时，人们又厌恶它，因为人们感到它已经到那里很长时间了。老太婆走近街的拐角，现在她已经成了一小堆黑布了。那么，是的，我很愿意这样，这是新鲜的，她刚才并不在那里。可是这是一点褪色的失去新鲜味的所谓新鲜的，永远不能当场捉住。她就要转过街的拐角，她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我从窗子上挣脱下来，跌跌撞撞地在房间里走；我又落入镜子的圈套，我对着镜子看，我讨厌我自己：又是无始无终地。最后我逃离我的影像，走过去倒在我的床上。我注视着天花板，我很想睡觉。

安静，安静。我不再感觉到时间的流逝了，时间的掠过了。我在天花板上看见了一些影像，开始是一些圆的光圈，接着是一些十字。像蝴蝶似地飞来飞去。然后是另一个影像在那里形成了，那个像在我的眼深处。这是一个跪着的巨大动物，我看见了它的前腿和它的驮鞍，其余部分被浓雾笼罩着。但是我清楚地认

出了它，这是一只我在马拉喀什（[Marrakech]，摩洛哥城市）看过的骆驼，它被系在一块大石头上，它连续六次跪下，又站起来，一些顽皮的孩子笑着，用声音挑逗它。

两年前，真是令人惊讶不已：我只要闭上眼睛，我的脑袋马上就像蜂窝似的嗡嗡地响起来，我又看见一些人的面孔，许多树，许多房子，我又看见釜石（[Kamaishi]，日本东部面临太平洋的一个港口城市）的一个日本女子赤身裸体地在一个木盆里沐浴；看见一个死掉的俄国人，身上有一处张开的很大的伤口，血从伤口流尽了，在尸体旁边聚成一个血泊。我又想起了古斯古斯（阿拉伯人吃的混有肉菜的蒸饭）的味道，中午时分弥漫着布尔戈斯（[Burgos]，西班牙马德里北部一城市）的街道的油味，在德士安（[Tetuan]，摩洛哥北部近地中海的城市。）街道里飘扬的茴香气味，也想起了希腊牧人的口哨声。我那时非常地感动。这种乐趣好久以来已经荡然无存了，难道今天又要复活了吗？

炎热的阳光像幻灯片那样急促地在我的头脑里滑过，它后面还跟着一块蓝天，晃动了几下之后，就稳住不动了，我身体里面被照耀得充满金光。在摩洛哥（或在阿尔及利亚？或在叙利亚？）度过的那一天起，这个光泽就突然地显现出来了吗？我尽情地回忆着往事。

是在梅克内斯（[Meknès]，摩洛哥城市）。在贝尔戴纳清真寺和一棵桑树遮蔽的那个优美场地之前的小巷子里，使我们害怕的那个山里人会是怎样的呢？他朝我们走来，安妮在我的右边，或者是在我的左边？

那阳光和那蓝天只不过是假象。我已经是第一百次受骗了。我的那些回忆就像是魔鬼的钱袋里的皮斯托尔（[Pistoles]，法国古币名，相当于十个利维尔），当人们把它打开时，在那里只发现几片枯树叶而已。

关于那个山里人，除了一只被挖掉的乳白色的大眼睛之外，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没看见别的。这只眼睛究竟是不是它的？在巴库（[Bakou]，阿塞拜疆的首都。），给我讲述国立堕胎所原来的那位医生也是个独眼人，当我回想他的容貌时，又是这个近于白色的眼球在我眼前出现了。这两个男人就像那三个诺尔那女神（北欧神话中的命运三女神）一样，只有一只眼睛，她们轮流使用。

至于我曾每天都去的那个梅克内斯的广场，那就更简单了，现在再也一点看不见它了。我还保留着模糊的感觉：它是优美的，下面这些词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梅克内斯的一个优美的广场。可能，如果我闭上眼睛，或者我注视着天花板，我就能重新建立起这样的场景：远远地有一棵树，一个昏暗的矮胖的人形向我奔过来。可是我设想这一切都是为了诉讼案件的需要。那个摩洛哥人是个高大干瘪的人，而且只是当他触到我时，我才看见了他。所以我知道的还是他是一个高大干瘪的人。因为某些被简化了的经历还留在我的记忆里。可是我再也看不见什么了，我白白地在过去中搜寻了，除了一些形象的碎片以外，我再也不能从中得到什么了。而我也不知道这些碎片代表什么，也不知道这是些回忆呢还是一些虚构。

况且有很多情况这些形象的碎片本身已经消失了，只剩下一些字眼。可能我还可以讲述那些故事，而且可能讲述得格外好（对于轶事与趣闻，除了那些海军军官和那些以写故事为职业的人以外，我是不会服任何人的），可是这只剩下一些骨架了。这里涉及的那个家伙做了这样或那样的事，可是这不是我，我与他没有一点共同之处。他在一些国家里游荡，我不再知晓这些地方，好像我从来没有到过那些地方一样。有时，在我的叙述里，我可能会讲到人们在地图上读到的那些美丽的地名，如阿兰胡埃斯（[Aranjuez]，西班牙马德里省的一个城市，城内有美丽宏伟的王宫。）或者坎特伯雷（[Cantenbury]，英格兰东南部城市，英国国教大教堂所在地）。这些地名在我心里能产生出全新的形象，

就像那些从来没有旅行过的人根据书本产生的形象一样，而我是根据字眼梦想的，就是这样。

在一百个死气沉沉的故事中，仍然还会有一两个有生气的部分。我小心谨慎地回忆它们，只是有时候，不很经常，而且还怕把它们给磨损了。我捕捉到一个故事，我又看见那背景、人物和姿态。突然间，我停下来，我感到了一种磨损，我看到了一个字眼从感情的帷幕下钻出来。那个字眼，我猜想它将很快地占领我所喜爱的那几个形象的位置。我马上就停下来了，我很快想到另一件事情，我不想劳累我的回忆。这是毫无用处的，因为下一次我还将回忆它们，而且一大部分将凝固了。

我开始做某一个不明确的动作，要站起来，要走过去找我在梅克内斯拍的照片，这些照片是放在我已经推到桌子底下的箱子里了。可是找到了又有什么用？这些刺激性欲的东西对于我的记忆几乎产生不了任何作用了。有一天，我在一个吸墨水纸板下面找到一张一张已经变得发白的小照片，上面是一个微笑的女人站在一个水池旁。我端详了好一会儿这个女人，没有认出她是谁。然后在背面我读到：“安妮。一九二七年四月七日于普利茅斯（[Portsmouth]，英国西南部一沿海城市）。”

我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地感觉到我没有一点点秘密，我的感情只限于我的身体上，只限于从我身体上产生的像气泡一样轻盈的思想。我用我的现在形成我的回忆。我被抛弃了，成了现在这样的孤单的人。过去，我徒劳地试图回到那里，但是我无法摆脱现在的我。

有人在敲门，是“自学者”，我早把他给忘了。我答应过他把我的旅行照片给他看。让他见鬼去吧。

他坐在一把椅子上，他那直挺挺的屁股碰到了椅背上，他那直硬的上半身向前倾斜着。我从床上跳下来，开了电灯。“怎么，先生，我们这样就很好。”“看照片可不行……”他手里拿着帽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子，正不知怎么办才好，我把他的帽子接过来。

“真的吗，先生？您愿意把照片给我看看吗？”

“哦，当然啰。”

这是一个打算：我希望他看照片时就不再开口说话。我俯身到桌子下面，把箱子推向他那光亮的皮鞋，我把一大堆明信片 and 照片放在他的膝盖上，都是西班牙和西属摩洛哥时的明信片和照片。

可是我从他那喜笑的和坦率的神态上清楚地看出我想使他沉默的打算成为泡影。他向从依格尔多山上拍摄的圣塞瓦斯蒂安（[Saint - Sébastien]，西班牙的一座城市，在西北沿海；依格尔多山 [LeMontIgueldo]，在圣塞瓦斯提安附近）的全景照片瞟了一眼，小心谨慎地把这些照片放在桌子上。保持了一瞬间的安静。然后他叹了口气说：

“啊！先生。您的运气真不错。如果人们说的是真实的话，旅行可是最好的学校。您是不是这样想的呢，先生？”

我做了个含糊的表示。幸亏他的话没有说完：

“这一定是一个巨大的震惊。如果我有朝一日能够外出旅行的话，我觉得我会想在动身之前记下我性格上的那些细微的特点，以便和旅行回来的时候的情况相比较。我读过一些书上说，有些旅行者当他们回来后，不管是身体上，还是思想上都起了那么大的变化，以致他们的那些最亲近的人都认不出他们来了。”

他漫不经心地翻弄着一大捆照片。他拿起一张，没有看就放在了桌子上；然后他强烈地盯在了下一张照片上，表现的是一个圣耶洛姆雕像，它是在布尔戈斯（[Burgos]，西班牙马德里北部一城市）大教堂的圣坛上。

“您看见过这位在布尔戈斯的披着兽皮的基督吗？先生，有一本很稀奇的书，是写关于穿兽皮甚至穿人皮的雕像的。还有黑种圣母像，您有没有见过？她不在布尔戈斯，而是在萨拉戈萨

([Saragosse] , 西班牙马德里东北的一个城市) , 是吗 ? 不过可能有一个在布尔戈斯吧 ? 去朝圣的人们都亲吻她 , 是吗 ? ——我说的是在萨拉戈萨的那个圣母雕像。在一块石板上有她留下的一个脚印 , 是吗 ? 那块石板是在一个洞里吗 ? 做母亲的都把她们把孩子推到那洞里去吗 ? ”

他用两手格外生硬地作出推一个想象的孩子的手势 , 好像他在拒绝波斯王阿塔克舍克塞西 (此处指波斯王阿塔克舍克塞西一世 [Artaxerxès I , 公元前 464—425 年] , 他曾赠送许多礼物给逃亡到波斯帝国的一位雅典大将) 给他的礼物。

“ 啊 ! 那些风俗习惯 , 先生 , 这简直是太奇怪了。 ”

他有点喘着气 , 挺起他的驴子般的巨大颌骨对着我。他有一股烟草和腐水的臭味。他那漂亮的迷乱的眼睛像火球似的闪耀着光亮 , 而他那稀疏的头发给他那带有水汽的头顶装饰成光圈。在这个头颅下面 , 萨摩耶人 , 尼亚姆人 , 马尔加什人 , 菲雷日安人 (萨摩耶人是居住在北冰洋的一个民族 ; 尼亚姆人是苏丹南部的一个民族 ; 马尔加什人是马达加斯加的居民 ; 菲雷日安人是南美洲火地岛的居民) 庆祝那些最奇特的盛大节日。吃掉他们年老的父亲 , 吃掉他们的孩子 , 随着咚咚的鼓声把自己的身体旋转到迷迷糊糊 ; 放任自己杀人的疯狂 , 焚烧死尸 , 把死者曝晒在屋顶上 , 把死人抛弃在一个燃着火把的小船上 , 让小船顺流漂去 ; 母亲和儿子 , 父亲和女儿 , 兄弟和姐妹 , 胡乱交配 ; 切去自己的手脚 , 互相阉割 , 用盘子切开嘴唇 , 他们让人在自己的腰部雕刻一些骇人的野兽。

“ 我们可以像帕斯卡说的那样 , 习惯是人类的一种第二天性吗 ? ”

他的黑眼珠紧紧盯着我的眼睛 , 乞求我给他答复。

“ 不可一言而概之 , ” 我说。

他感到十分欣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也是我在想的，先生。可是我对我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可能要读过所有的书之后才能说这样的话。”

可是当看到下一个照片时，他又有一点狂热，他发出一声喜悦的喊叫。

“塞哥维亚（[Ségovie]，西班牙马德里北部一城市）！塞哥维亚！我读过一本关于塞哥维亚的书。”

他以一种高贵的语气补充说。

“先生，我想不起这本书作者的名字了。我有时会满不在乎。作者是拿……那……诺……”

“不可能，”我脱口而出地对他说，“你只读到了拉维尔尼（“拿”、“那”、“诺”都是字母为 N 起头的姓，“拉维尔尼”是字母 L 起头的姓；而字母 L 应在 N 之前）。”

我马上就后悔说了这句话。总而言之，他还从来没有对我谈过他的这种读书方法，那一定是一种秘密的狂热。果然，他慌了神，他的肥厚的嘴唇悲戚的样子向前动了动。接着，他低下了头，看着十来张明信片，一言不发。

可是半分钟之后我看得很清楚有一种强烈的热情充满了他的内心，如果不说话他会憋坏的：

“等到我结束我的学习之后（我计划还得六年的时间），如果可能的话，我将与大学生及教授们一起到近东地区进行每年一次的旅行。我想进一步搞清楚某些知识，”他热情地说，“我也希望遇到出人意料的事，一些新鲜的事，总而言之，我希望有一些奇遇。”

他压低了嗓音，装出一副调皮的神态。

“什么样的奇遇？”我惊讶万分地问他。

“呵，各种各样的奇遇，先生。上错了火车。下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丢了公文包，又错误地被逮捕，在监狱里过了一夜。先生，我认为我们可以给奇遇下一个定义：一件超出常规的事

件，不一定是一件离奇的事件。人们谈到奇遇的魔力。这种讲法您认为是正确的吗？我很想向您提一个问题，先生。”

“什么问题？”

他红着脸，微微地笑了笑。

“这可能是冒失的……”

“还是请说出来吧。”

他向我俯身过来，半闭着眼睛问到：

“你曾有过很多的奇遇吗？先生？”

我漫不经心地答到：

“有过几回。”

我把身子向后仰，以便避开他那恶臭的呼吸。是的，我无意识地说了这话，不加思索。平时，我确实以有那么多奇遇而引以为荣。可是今天，我话刚说出口，就对我自己感到一种强烈的愤怒，我觉得我是在说谎，我觉得我一生中不曾有任何奇遇，更确切地说，我连“奇遇”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也不甚清楚。与此同时，大约四年前在河内的那种丧气之感又开始压在我的肩头上了。梅尔西爱催我去跟他会合，而我当时凝视着一个高棉的小雕像没有回答他。那种思想就在那里，当时那个巨大的白色形体使我是那样地感到恶心，我有四年没有再看见它了。

“我能向您提……”“自学者”说。

算了吧！给他讲述一个奇遇，那些美好的奇遇中的一件吗。可是在这方面我没有更多可说的。

“那儿，”我俯在他的狭窄的肩膀上面，用指头指着一张照片说，“那儿，就是桑第耶那（《桑第耶那的吉尔·布拉斯的故事》是法国十八世纪作家勒萨日 [Alain René Lesage, 1668—1747] 的著名长篇小说，主要人物吉尔·布拉斯是西班牙人，小说写他是桑第耶那人），是西班牙最美丽的乡村。

“吉尔·布拉斯的桑第耶那吗？我相信是有这个地方存在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啊！先生，和您谈话真叫人受益匪浅。可以看得出，你曾经旅行过许多的地方。”

我往“自学者”的衣袋里塞满了明信片，版画的印制品和照片之后，把他送出了门。他兴高采烈地走了，我熄灭了灯。现在，我是孤单一人了。也不完全孤单，还有那个思想在我眼前，在等着我呢。它蜷成一团，它像一只肥大的猫等在那里；它不作任何解释，它一动不动，只满足于说声“不”。不，我不曾有过奇遇。

我装满了我的烟斗，点着了它；我躺在床上，一边把一件大衣盖在我的腿上。令我不解的是我感觉到我是那样的忧郁和那样的疲倦。即使我真地从来没有过奇遇，那又怎样呢？首先，我觉得这纯粹是一个用词问题。例如，梅克内斯的那件事，刚才我想到的那件事。一个摩洛哥人向我扑过来，想用一把大型的折刀刺我。然而我向他挥了一拳，打在他的太阳穴下边……于是他用阿拉伯语大喊起来，出现了一大群要饭花子，追随着我们，一直追随到阿塔林市场。就这么一件事，人们可以随便叫它什么名字，可是不管怎样，这是我遇到的一件事。

天色完全黑了。我不太清楚我的烟斗是否还燃着。一辆电车经过。红色的闪光照亮了天花板。接着是一辆很重的汽车使房子颤抖起来。时间大概是六点钟吧。

我不曾有过奇遇。我经历过一些麻烦事，遇到过一些事件和一些偶然发生的事情，什么都有。可是不是奇遇。这不是一个用词问题；我开始理解了。有某件事我对它比对其余的任何事看得都重要，而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点。这不曾是爱情，不是上帝，不是荣誉，也不是财富。这曾是……总而言之，我曾想象在某一时刻我的生命可能具有一种稀少而贵重的性质。这不需要特殊的环境，我只要求一点点严厉。我现在的的生活没有什么荣耀的。可是我不时地想到曾听过的音乐时，我就回想到过去，我就

想到过去，在伦敦，在梅克内斯，在东京，我曾经有过一些令人赞美的时刻，我曾有过一些奇遇。正是这个现在人们给我夺走了。突然地，不知什么缘故，我认识到在过去十年中我一直欺骗我自己。奇遇是在书里。当然啰，一切在书中讲述的都可能被当成是真的，可是表达方式却不尽相同。我非常珍惜的就是这种达到目的的方式。

首先本应该开始就是真正的开始。唉！我现在如此地看清了我所向往的是怎么了。是真正的开始。这些真正的开始要像号角声那样突然出现，要像爵士乐曲最前面的那些音符那样突然出现，一出现就打破了沉闷，加强了音乐的延续。我所向往的是那些夜晚中的这样几个夜晚，以后人们谈到这些夜晚时，我要说：“那是五月的一个夜晚，我在散步。”我在散步，月亮刚刚升起，我悠闲自在，无所事事，有点空虚。然后骤然间我想：“某件事发生了。”无论什么事情，或是阴影中一声轻轻的噤咄声，或是一个轻盈的黑影穿过街道。可是这一微不足道的事件与其它的事件不相同；我们马上就看到它是一件大事的前奏，现在这件大事的整个轮廓还隐蔽在迷雾里，而我们也可以说：“某件事情开始了。”

某件事情开始就是为了结束，奇遇是不容许延长的；只有通过它的死去它才有意义。事件接近它的死亡，这也可能是我自己的死亡，我被它拖走而不会回来了。每一时刻的出现只是为了引出随后的那个时刻。我用我的全部身心珍惜每一个时刻，因为我知道每一个时刻都是惟一的，是无法替代的，可是我也不会做一个姿势来阻止它消逝。比如我度过的最后一分钟，——我在柏林或在伦敦——在前两天遇到的一个女人的怀抱里度过的——这一分钟是我喜爱的一分钟，我也几乎要爱上了这个女人，可是这一分钟就要结束了，这我知道。再过一会儿我就要动身到另一个国家去。我既再不会遇见这个女人，也永远不会再有这样的夜晚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了。我对每一秒钟都感兴趣，我尽可能地把它用尽；一切出现的东西我都紧紧地抓住，我都永远使它们存留在我的心中，什么也不会越过去。就连那双美丽的眼睛所表露的瞬间温情也不会越过去。街上的那些噪声不会，黎明前那虚假的光明也不会；可是每一分钟都在流逝，我无法留住它，我喜欢它逝去。

然后，突然间，事情顿时完结了。奇遇结束了，时间重新变得日常那种无精打采。我回顾一下，在我的背后，那个美丽和谐的形象全部消失在过去中了。它削弱着，一边消逝，一边收缩，现在结尾和开始已经合为一体了。当看着这个宝贵的时刻消逝时，即使我差点儿死亡，即使我失掉一笔财产或一个朋友，我想我会愿意使这一切在同样的环境下从头到尾地复活着。可是奇遇再也不会出现了，也不能延长。

是的，这就是我过去向往的东西，唉！也是我现在仍然向往的东西。当一个黑女人唱歌时，我感到多么幸福呀：如果我自身的生活构成歌曲的物质，有什么样的高峰我达不到顶点呢？

这种莫名其妙的想法总在那里。它在静静地等着。现在它好像在说：

“是真的吗？你过去向往的就是这个吗？那么，恰好这就是你从来没有过的东西。（请你回想一下：你用这些词欺骗你自己，你把那虚有其表的旅行，同姑娘的爱情，在公共场所的彼此打骂，彩色玻璃的小饰物，等等都称之为奇遇），这也是你将永远不会有的东西——你之外的任何别人也永远不会有。”

那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星期六 中午

“自学者”没有看见我走进阅览室。他坐在了最里边的那张桌子的尽头。他已经把一本书摊在了他的面前，可是他没有在

读。他微笑着看他右边的邻座——一个经常来图书馆的蓬头垢面的中学生。中学生让他凝视了一会儿，然后，突然地向他伸出舌头，并做了一个可怕的鬼脸。“自学者”涨红了脸，他匆忙地埋下头去看书，全神贯注地读起来。

我又回到了昨天的思考上去了。我那时完全回答不出：有没有奇遇对我都无所谓。我只是好奇想知道是不是不会有奇遇。

下面是我想过的：为了使最平凡的一个事件变成奇遇，应该也只须人们开始讲述它。这就是叫人上当：一个人，就总是一个故事的讲解员，他就生活在他的故事的包围中，或是别人的故事的包围中。就是通过这些故事看到所有在他那儿发生的一切事情，他竭力按照他所讲述的故事那样地过他的生活。

但是应该选择：是生活还是叙述。比方说，当我在汉堡时，我是和那个埃尔娜一起生活，我不信任她，她也害怕我，我们过着一种奇特的生活。可是我是在其中生活，我也不想它怎样。然后，一天晚上，我在圣保罗的一个小咖啡馆里，她离开了我到厕所去。我独自一人留在那里，一架留声机正在演唱“布鲁斯·斯基”（起源于美国黑人的一种舞曲和舞蹈）。我开始把我上岸以后所发生的一切向我自己叙述。我喃喃自语地说：“第三个晚上，由于我走进一个叫做‘蓝色山洞’的舞厅，我注意到了身材高大的半醉半醒的女人。这个女人就是此时此刻我一边听着‘布鲁斯·斯基’，一边等着的那个女人。她马上就要回来坐在我的右边，并要用她的两只胳膊抱住我的脖子。”那时我强烈地感觉到我有一个奇遇。然而埃尔娜回来了，她坐在了我的旁边，用胳膊搂着我的脖子，而我也不清楚为什么很讨厌她。我现在终于明白了：这是因为那时我需要重新开始生活，而奇遇的印象刚刚消散。

当人们生活着，什么也不发生。背景经常变换，人物进进出出，如此而已。生活中永远也没有开始。日复一日，莫名其妙，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是一种永无止境的单调的加法运算。不时地，人们作出一部分和数，人们就说：我旅行了三年，我在布维尔市又是三年，在生活中也同样没有结尾。在同一次，人们永远不能一下子离开一个女人，一个朋友或一个城市。而且一切都基本上一致；上海、莫斯科、阿尔及尔，住上半个月以后，就觉得都一样了。有时——这种时机很少——人们也确定一下自己所处的地位，那时就发现和一个女人已经纠缠在一起了，被牵扯到一件肮脏的麻烦事里去了。这种时机仅仅是一刹那时间。这以后，时间的行列又重新开始前进，人们又开始做小时和日子的加法了。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四月，五月，六月，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五年，一九二六年。

这，这就是生活。可是当我们讲述生活时，一切都变了；只是这是任何人都没有注意到的变化，人们往往谈到一些真实的故事，这就是证明。似乎真实的故事是可能存在的，其实事情在一个方向上发生，而我们却在它的相反的方向上讲述它。人们装出从头开始的样子：“那是一九二二年秋天的一个美丽的傍晚，我那时在马洛姆斯当公证人事务所的文书。”而事实上，我们是由结尾开始的。结尾在那里，虽然看不见，可是存在着，就是它给了前面的那句话一个开始的气势和价值。“我散着步，不知不觉地走出了村子，我想看我的经济困难。”这句话被采用仅仅因为它是个句子。它意味着那家伙是聚精会神、闷闷不乐的，离开一个奇遇还有十万八千里，确切地说，在这样的情绪中，人们让那些事件视而不见地流逝过去的。可是结尾就在那里，它改变一切。对我们来说，说话的那家伙已经是故事的主人公了。他的忧愁，他的经济困难，都比我们自己的忧愁和经济困难更贵重得多，那些都是被未来的热情的光芒照耀得非常辉煌的。而故事的叙述就沿着反方向继续下去。那些时刻就不再是不加思索地一个随着一个地堆积起来了。而是被故事的结尾抓住了，故事的结尾

吸引着它们，每一时刻本身又依次吸引着它前面的一个时刻：“天黑着，街上空荡荡的。”这个句子被漫不经心地投下，它似乎是没有必要的；可是我们不会受骗，我们把它放在一边：这是一个情报，以后我们将会理解它的价值的。我们这样的感觉：故事的主人公经历过的这个夜里的一切细节被当作天神报喜，当作希望，或者甚至他只对有希望的那些人而活着，对一切不预兆奇遇的东西都熟视无睹，听而不闻。我们忘记了未来当时还不在那里，那家伙是在一个没有预兆的夜晚里散着步的，这个夜晚向他胡乱地提供着它的千篇一律的情报，而他也不加选择。

我曾经希望我的一生中的每一分钟都能有次序地连续地度过，就像人们回忆的一种生活的每一分钟那样。这样做就意味着企图由后面追上时间。

星期日

我早已记不得了，今天是星期天了。我出了门和往常一样在街上走。我带上了《欧也妮·葛朗台》。然后，突然间当我推着公园的栅栏门时，我感觉到了某件东西在向我示意。公园是没有任何人，秃光光的。可是……怎么说呢？公园没有它往常的面貌了，它在对我微笑。我靠在栅栏门上停了一会儿，然后我猛然明白了这是星期天。星期天在那里，在那些树上，在那些草地上，像一声轻轻地微笑。这是不能被描述的。可能只应该很快地这样说：“这是一所公园，在冬天，一个星期天早上。”

我放开了栅栏门，我转过了身朝着那些资产阶级的房子和街道走去，我低声地说：“今天是星期天。”

今天是星期天：在码头的后边，沿着海边，在货车站旁边，在城市的周围，有一些空洞洞的厂房和一些一动也不动的机器在黑暗中。在每个房子里，男人们在窗子后边刮胡子；他们仰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头，时而注视着镜子，时而凝视着寒冷的天空想知道天气是不是会变好。妓院开了门，迎接第一批客人，一些乡下佬和一些士兵。在教堂里，在大蜡烛的光亮下，一个男人对着一群跪在他前面的女人喝酒（指天主教神甫对着信徒喝圣爵里的酒——象征耶稣的血）。在所有的郊区里，在两旁是工厂的连绵不绝的墙壁中间，长长的黑色行列走动，慢慢地向市中心区走去。为了迎接这些成群的人，街道又装扮成动乱时期的样子。除了客栈街那些商店以外，所有其他的商店都放下了它们的铁挡板。不久，那些黑色的行列就悄悄地拥满这些死寂的街道。第一个来到的将是图尔城的铁路员工和他们在圣森福兰肥皂厂做工的妻子，随后就是儒斯特布城的小市民们，接着是比诺纺织厂的工人们，再后来是圣·马克桑斯区的修理家具的工人；蒂埃拉什的人们乘十一点钟的有轨电车将最后来到。再过一会儿，星期天的人群就要在一些锁闭着的商店和一些关着门的住宅之间出现了。

一座挂钟敲响了十点半，我出发了。因为就在星期天的这个时刻中人们可以在布维尔市看到一个有特色的场面，可是不应该等做完弥撒出来之后到达，那就为时已晚了。

约扎菲恩·苏拉里小街道死气沉沉的，它散发着地窖的气味。然而，像所有的星期天一样，一阵巨大的喧闹声充满了这个小街道，那是一种海潮一样声音。我转进夏马尔总统街，这条街的房子都是三层楼，有长长的白色百叶窗。这条公证人住的街道完全被星期天的巨大喧哗声所控制。到了吉莱胡同，这种声音就越来越强大了，我辨认得出这种声音：这是人们搞出来的声音。然后，骤然间在左边出现了像光彩和音乐爆发一样的景象。我终于到了：这就是客栈街，我只须挤进我的同类中间的行列里我将看到许多先生互相举帽致敬了。

仅仅六十年以前，还没有人敢于预见客栈街的神奇命运呢，布维尔市的居民们今天把它叫做小布拉多街（是马赛的一条

林荫大道。)了。我看见过一八四七年的一幅城市平面图，上面还找不到这条街。当时这条街可能还是一条黑糊糊的气味难闻的小巷呢，在路面的铺路石之间一条小水沟顺流冲走鱼的骨头和内脏。但是到一八七三年底，国民议会宣布了为了公众的需要，要在蒙玛特（耶稣圣心大教堂建在巴黎蒙玛特山上）小山丘上修建一所教堂。几个月之后，布维尔市市长的夫人有一次受了神灵托梦：她的主保圣人，圣徒塞西尔显灵来告诫她。每个星期天让那些上流社会的人士脚踏着污泥到圣·雷尼或到圣·克罗地昂教堂去和那些店员们挤在一起听弥撒，难道这样的事情能够容忍吗？国民议会难道不是给我们作出了榜样了吗？靠上帝的保佑，布维尔市现在已有了第一流的经济形势；为了感谢上帝，建立一座教堂难道不应该吗？

这些看法被接受了。市政府为此举行了一次历史性的会议，主教同意收集募捐。就剩下选择建筑场地了。那些批发商和船老板的古老家族认为应该建在绿山坡的顶上，他们就住在那里。以便圣徒塞西尔俯视着布维尔市，就好像耶稣圣心大教堂俯视着巴黎一样。海运大街的那些新来的先生们，尽管人数不太多，却都腰缠万贯，是不轻易同意的。他们该捐多少，他们都肯拿出来的，然而教堂应建在马里南广场上；他们拿出钱来建教堂就要能够使用它；他们感到高兴使那些傲慢的资产阶级分子感到他们的威力，那些资产阶级分子把他们看成是一些暴发户的。主教突然想起一个折衷的办法，教堂被建在了从绿山坡到海运大街的半路上，建在鳕鱼市场的广场上，这个广场被人们命名为“海上圣塞西广场”。这个巨大的建筑物是一八八七年竣工的，花费不下一千四百万法郎。

客栈街很宽但是很肮脏并且臭名远扬，这次不得不被完全重建，而它的居民被坚决地勒令后退到圣塞西尔广场的后面；这条小布拉多街就成了时髦人物和上流人士的聚会的场所，特别是在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星期天的上午。华丽的商店一间接着一间地开设在那精华的地段上。复活节的星期一，圣诞节的通宵和每个星期天的上午都照常营业。朱利安猪肉食品店的热馅饼是非常有名的，旁边的富龙糕点商店陈列着这个店自制驰名的特殊糕点，用淡紫色奶油做成的令人赞美的圆锥形的小蛋糕，放在一个紫色的糖盘上。杜帕蒂书店的橱窗里放着勃龙版的新书，还有几种技术书籍，如一本《轮船理论》，或一本《帆船论》以及一部巨大的布维尔市的历史画册，还有雅致地陈列着一些精装图书：用蓝色皮画装订的《干尼斯马克传》，灰褐色带有鲜红花的皮面的保罗·杜美写的《儿子的书》等。那家吉斯兰“高级时装店，巴黎式样”把比埃以瓦花店和德·帕坎古玩店分开。雇用了四个修指甲师的古斯塔夫理发店开设在一座粉刷成黄色的全新楼房的二层楼上。

两年前，在孪生磨坊死巷和客栈街的拐角处，一个不知羞耻的小商店还张贴着一张“都甫尼”杀虫药的广告，当人们在圣·塞西尔广场上叫卖鳕鱼的那个时候这个小商店曾经昌盛一时，它有一百年的历史了。它那前窗的玻璃很少擦洗：要很多功夫才能透过窗上的灰尘和水汽分辨出橱窗里陈列着的一群穿着火红颜色衣服的用蜡做成的小人物，它们表示一群田鼠和小家鼠。这些小动物拄着拐杖从一艘高大的轮船台上走下来；它们刚刚登上陆地就被一个农妇用“都甫尼”杀虫药喷射得到处逃散，这个农妇身着美艳，可惜她的脸已经沾满污垢而变成黑色。我尤其喜欢这个小商店，它有一种厚颜无耻和顽固不化的神气，它傲慢地在离开法国最昂贵的教堂只有两步远的地方提醒人们尊敬害虫和污垢的权利。

多年的草药老店的女老板去年死去了，她的侄子把房子卖了。只须拆掉几面墙就行了，现在这所房子已经成了一个小会议厅，命名为“玲珑馆”。去年，亨利·波尔多（[Henry Bordeaux]，法国现代作家）曾在这里作过一次关于登山运动的演讲。

在客栈街，人们不必要匆匆忙忙，因为一家家人家都缓慢地行走着。有时你可以到前一排人中去，因为前面有一家人都进了富龙糕点店或比埃以瓦花店。可是，在另外一些时候，你却要停下脚步，因为有两家人分别属于往上走的和往下走的两行里，他们相遇了并互相紧紧地握手。我迈着碎步往前走。我比那两列人高出一头，而我看见的是一些帽子，一个帽子的海洋。大部分帽子是黑色的坚硬的。不时可以看到一顶帽子在一只胳膊的末端飞舞起来，露出脑袋的反光的柔和色彩。经过一段飞舞的时间之后，帽子又落了下来。客栈街的十六号是乌尔班制帽商店，这位法国军帽专家在门口用一顶巨大的大主教的红帽子作为标记，这顶帽子的两个金流苏下垂飘带离地有两米长。

人们停了下来，恰好在金流苏的下面开始积聚一群人。我旁边的一个人垂着双手，显得极其不耐烦地等着：这个像瓷器而略显苍白而脆弱的小老头，我想这是商会会长科菲埃。好像他使人产生畏惧感，因为他从来就一句话也不说。他住在绿山坡顶上的一所大砖房子里，窗子总是敞开着。现在结束了：那一群人散开了，我们继续前进。另一群人又形成了，可是这群人占的地方少一些。它刚刚形成，就被推向吉斯蓝的橱窗前。这一列人甚至都没停下来，这列人刚刚分开一点，我们就从手拉着手六个人前面依次走过：“您好，先生；您好，亲爱的先生，您身体好吗；请您戴上帽子吧，先生，别着凉；谢谢，夫人，天气确实不很暖和。我亲爱的，让我向您介绍勒弗朗索瓦大夫；大夫，我认识您太高兴了，我丈夫经常跟我谈起您勒弗朗索瓦大夫，您是多么细心地给他治病啊，可是您要戴好帽子呀，大夫，这么冷的天，您可千万别生病了。可是大夫得了病很快会自己治好的。唉呀！夫人，是那些医生最不细心被医治了；这位大夫还是一位有名的音乐家呢。我的上帝呀，大夫，可是我还不知道呢，您拉小提琴吗？这位大夫是个很有天才的人。”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在我旁边的那个小老头肯定是科菲埃了；那一群人中有一个棕色头发的女人，一边还对着大夫在微笑着，一边用眼睛死盯着科菲埃先生。她好像在想：“这位就是科菲埃先生，商会会长，他的样子叫人多么害怕，一副冷酷的表情。”可是科菲埃先生不屑看任何东西，因为这些都是住在海运大街的那些人，他们不属于上流社会的人。自从我来到这条街瞻仰星期天的互相致脱帽礼以来，我已经学会分辨海运大街的人和绿山坡上的人了。当一个家伙穿着一件全新的斗篷，戴着一顶软毡帽，穿着一件极美的衬衫时，当他走起路来摆出高雅的神态时，就不会搞错；他一定是海运大街的某个人物。住在绿山坡上的人们给人有一种困苦和消沉的样子，使人一看就可以辨认出来。他们的双肩狭窄，在精力衰竭的脸上有一种傲慢的神态。那位手里领着一个小孩的胖先生，我敢打赌他准是绿山坡上的，因为他的脸色灰白，而他的领带像一条绳子似的打着结。

这位肥胖的先生走近我们，他一眼不眨地盯看科菲埃先生。可是，在与这位先生的视线交叉之前，他就转过了头并开始和他的小男孩亲切地说起笑话来了。他又走了几步，俯身向他的儿子，眼光只对着孩子的眼光，完全是一个爸爸的样子，然后，突然地急速地转向我们，他向这位小老头敏捷地瞟了一眼，行了一个到位而生硬的脱帽礼，用手臂划了一个圆圈。小男孩不解其意，并没有脱下帽子，因为那是大人们之间的事情。

在巴斯·德·维埃叶街的拐角地方，我们这一列人碰上了一系列做弥撒出来的忠诚信徒，十来个人相撞在一起，忙着互相行礼，像一阵风似的形成漩涡，可是他们脱帽行礼的动作很快就消失了，使我无法细述。在这个淡白色的稠密的人群之上，圣·塞西尔教堂矗立起它那巨大的白色建筑躯体。这是由阴郁的天气陪衬着的铅白色。在辉煌的墙壁后面，教堂的两侧，还保留着一点夜里的黑暗。人们又开始向前走，队列稍微有点变动。科菲埃先生

已被挤到我的后面去了。一位身穿海蓝色衣服的夫人紧紧贴着我的左侧。她是刚做完弥撒出来的。她眯着眼睛，早晨的太阳使她有点睁不开眼。走在她前面的，颈部那样瘦的先生就是她的丈夫。

在另一边人行道上，一位挽着妻子手臂的先生刚刚对着她说了几句话，然后微笑起来。立刻，她就仔细地除掉了她乳白色脸上的所有的表情并盲目地向前走了几步。这些示意动作绝不会错；他们要向人行礼了。果然，过了一会儿，那位先生就把手投向半空中。当他的手指到了毡帽的边沿时，手指头微略迟疑了一下，然后轻轻地落在帽子卷边上。就在他轻轻地把帽子掀起，他略微低一下头，以便有助于帽子离开时，他妻子轻轻一跳，把一个青春的微笑挂在脸上。一个人影鞠着躬越过他们，可是他们脸上同时出现的笑容并没有立刻消失。微笑像一种剩磁似的在他们的唇上停留了一会儿。当这位先生和他的太太与我交错而过时，他们已经恢复了镇静自若的神态，可是他们的嘴角周围还保留着愉快的表情。

完了，人群不像刚才那样稠密了，脱帽行礼的现象也比较少了，商店橱窗里的摆设也不那么精美了，我已经到了客栈街的尽头。我要不要过马路到另一边，然后在另一个人行道上往回走这条街呢？我想我已经足够了，我已经看够了那些粉红色的头顶，那些细小的、高贵而消沉的面孔。我要穿过马里南广场。正当我轻手轻脚地从那一系列人中脱身出来时，一个地道的绅士的头在我的旁边突然从一顶黑帽子下冒出来。那是那位穿海蓝色衣服的夫人的丈夫。啊！好个漂亮的长头型的长脑壳，上面长着又短又硬的头发，留着雅致的美国式的胡须，夹杂着几根银丝。还有他的微笑，特别是有教养的落落大方的微笑。他的鼻子上的某一部分还架着一副夹鼻眼镜。

他转过身对他的夫人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是工厂的一位新绘图员，我在想他到这儿来可能干什么，他是个好小伙子，有点腼腆，我觉得他很有趣。”

那个年轻的绘图员刚刚把帽子重新戴好，背对着朱利安猪肉食品店的玻璃窗，脸还涨得通红，低垂着眼睛，带着执拗的神态，获得高度快感的表情还完全保留在外表上。是个有趣的人，这是他敢于走过客栈街的第一个星期天。他好像一个初领圣体的信徒。他的双手在背后交叉着，带着异常兴奋的羞惭神态转过脸望着玻璃橱窗。他视而不见地望着橱窗里那四根闪着油光的冰冻的小香肠，这些小香肠在香芹的装饰下像朵朵盛开的鲜花一样。

一个女人从猪肉店里走出来，挽住他的胳膊。那是他的夫人，虽然她的皮肤已经不鲜嫩，但人还是显得十分年轻的，她甚至还可以在客栈街的四周无忧无虑在地闲逛，没有人会把她当作一位夫人；她被从眼睛里射出的不怕难为情的光芒和她那赋有理性的和老练的神态表达得不忠实。那些真正的夫人是不知道物价的，她们喜欢的是那些美丽的幻想，她们的眼睛是漂亮的天真的花朵，是温室里的花朵。

在钟敲一点时我来到了韦兹利兹啤酒店。像往常一样那些老头已经在那里了。他们当中的两个人已经开始吃饭了。有四个老头在一边饮着开胃酒，一边玩着纸牌。其他人站在旁边观看，一边等待服务员为他们摆好餐具。长着长胡须的最高的老头是一位证券交易经纪人；另一个是已经退休的法国海军服役名册登录官员。他们边吃边喝，像二十岁的年轻人。每个星期天他们都吃腌酸菜。最后到的和已经吃着饭的人打招呼：

“怎么？总是吃星期天的腌酸菜吗？”

他们坐下来，禁不住叹了一口气：

“玛丽埃特，我的小乖乖，来半升不带泡沫的啤酒和一个腌酸菜。”

这位玛丽埃特是一位轻佻的女人。我在里边的一张桌旁坐下

来的时候，一个满脸通红的老头猛烈地咳嗽起来了，这位姑娘正在给他倒苦艾酒。

“给我多倒一点，多倒一点呀！”他一边咳着一边说。

姑娘顿时火冒三丈，因为她还没有倒完酒呢。

“我这不正给你斟着吗，谁跟你说什么来着？你倒像那种还没有被人惹就预先发起脾气的那种人。”

其他的客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打中要害！”

那个证券交易经纪人一边坐下，一边抱住玛丽埃特的肩膀：

“今天是星期天，玛丽埃特，下午和男朋友去看电影吗？”

“呵，对，今天是安托瓦内特的休息日，说到男朋友，可是我还得坚持整天干活呢。”

证券交易经纪人坐了下来，对面是一个刮光了胡子，神态可怜的老头。这个刮光胡子的老头马上讲起一个生动的故事。证券交易经纪人没有听他讲话，他边做着鬼脸，边扯着他自己的胡须。他们从来不听对方的讲话。

我认出了我的邻座，他们夫妻俩是附近的小商人。星期天，他们的女佣人“休假”，于是他们来到这里，并且总是坐在同一张桌上。丈夫在啃一大块鲜美的粉红色的肋骨。他把那块肋骨放得很近，不时地用鼻子闻一闻。妻子小口小口地在她的盘子里吃着。这是一位四十岁的身强力壮的金发女人，有一副红红的、长满绒毛的面颊。她那结实而又漂亮的胸脯在她的缎子罩衫下面高高地挺起来。她像男人一样，每顿饭都喝完一瓶波尔多酒。

我要读《欧也妮·葛朗台》了。这倒不是因为我在本书中能得到多少乐趣，而是因为我应该找点事做。我盲目地打开书，恰好翻到欧也妮母女俩讲起女儿的爱情那一页：

欧也妮吻着母亲的手说：

“你真是太好了，亲爱的妈妈！”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些话使母亲的那张终身苦恼而特别疲惫的老脸泛出了一点光彩。

“你觉得他很有风度吗？”欧也妮问。

葛朗台太太只是微微笑了一下作为回答，沉默了一会儿以后，她轻轻地说：

“你可能已经爱上他了吧？那可不好。”

“不好，为什么不好？”欧也妮说。“你喜欢他，拿依喜欢他，为什么我不能喜欢他？喂！妈妈，咱们摆起桌子来预备他吃早饭吧。”

她丢下手中的活，母亲也跟着丢下手中的活，嘴里却说：

“你疯了！”

但她自己也跟着发疯，仿佛证明女儿并没有错。

欧也妮招呼拿依。

“什么，又是什么事，小姐？”

“拿依，乳酪到中午可以弄好了吧？”

“啊，中午吗？行，行。”老仆人回答道。

“还有他的咖啡要特别浓，我听台·格格桑说，巴黎人都喝挺浓的咖啡，你得多放一些。”

“您叫我上哪儿弄这么些咖啡来？”

“你去买呀。”

“给先生碰到了将如何是好？”

“不会，他在他的草地上呢……”

自从我到达以来，我的邻座一直默不作声，可是突然间，那位丈夫的声音把我从阅读中吸引过来。

丈夫带着好玩而又神秘的样子说：

“喂，你看见了吗？”

妻子大吃一惊，从沉思中惊醒，望着他。他又继续吃喝一阵，然后还是用同样的开玩笑的神态说：

“嘻，嘻！”

又是一片寂静，妻子又沉陷在她的沉思中。

突然间她颤抖了一下，问道：

“你说什么？”

“昨天，苏珊娜……”

“啊，对了！”妻子说，“她去看过维克多。”

“我是怎么跟你说的？”

妻子推开她面前的盘子，极其不耐烦地说：

“这不好吃。”

她的盘子边上堆放着一些她吐出来的灰色的肉渣。她丈夫继续他原来的话题：

“那个小女人……”

他不再说话，含含糊糊地微笑着。在我们的对面，那位年老的证券交易经纪人抚摸着玛丽埃特的臂膀，一边气喘吁吁。过一会儿，他说：

“那天我跟你说过他。”

“你跟我说过什么呀？”

“维克多，说她会去看他的。怎么啦，”他猛然惊讶地问道，“你不喜欢这菜吗？”

“这不好吃。”

“这菜与以前不同了，”他以严重的口气说，“这可不像在埃加尔那时候烧得好了。你知道他在哪儿吗，那个埃加尔？”

“他在顿雷米，不是吗？”

“对，对，谁对你说的？”

“你呀，星期天你对我说的。”

她吃掉留在餐纸上的一个面包屑。然后用手在桌子边上把餐纸弄平滑，迟疑不决地说：

“你知道，你弄错了，苏珊娜是个更好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可能，我的小姑娘，这很可能，”他心不在焉地回答着。他在寻找玛丽埃特的眼光，他对她示意。

“天气真是热得要命。”

玛丽埃特习惯地靠在桌子的边上。

“哦！是的，天气真热，”妻子呻吟着说，“在这儿人们透不过气来，而且牛肉又不好吃，我要对老板说，牛肉没有以前好吃，请打开一点气窗，我的小玛丽埃特。”

丈夫又高兴地说：

“喂，你没有看见她的眼睛？”

“什么时候呀，我的宝贝？”

他也不耐烦地笨拙地仿效她说：

“什么时候呀，我的宝贝？就是在夏天下雪的时候，你别装腔作势！”

“你想说是昨天吗？好呀！”

他笑了，他注视着远处，他以某种认真的神态很快地背诵道：

“像在热灰里拉屎的猫的眼睛——又要拉又害怕。”

而她再也笑不起来了。

“不，严肃些，你知道，她是个正经人。”

他俯下身，对着她的耳朵讲了很长一段时间悄悄话。她的嘴巴张了一会儿，脸色有些紧张，强忍住笑，好像一个人要噗嗤一声笑出来似的，然后突然间，她往后一仰，用指甲搔抓他的手。

“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

他以公道而庄重的语气说：

“你听我说，我的小乖乖，既然他这么说了，假如不是真的，那为什么他会那么说呢？”

“不，不是真的。”

“可是既然是他说的，你听着，假定……”

她笑了起来：

“我笑是因为我想起了勒内。”

“对。”

他也笑了。她用低沉而又郑重的声调继续说道：

“那么，这是因为他星期二发觉了。”

“是星期四。”

“不，是星期二，你应该很明白，因为……”

她在空中划了一个椭圆形。

沉默了好一阵子。丈夫把一点面包心浸在他的调味汁里。玛丽埃特为他们换了盘子，给他们拿来了果馅饼。一会儿我也要吃一个果馅饼。突然，陷入幻想的妻子嘴角上带着自信的微笑，却又显出一副气愤的样子，拖长了语调说：

“哦！不，你知道！”

她的声音里非常性感，这使他顿时亢奋起来，他用肥胖的手抚摸她的颈背。

“夏尔，住嘴，你别再刺激我了，我亲爱的，”她微笑着喃喃地说，嘴里塞满了食物。

我试图继续把书看下去：

“您叫我上哪儿弄这么些咖啡来？”

“你去买呀。”

“给先生碰到了怎么办？”

可是我又听到那位妻子说：

“喂，马尔泰，我要逗她笑，我要对她讲……”

我的两个邻居都不再说话。吃完了果馅饼之后，玛丽埃特给他们拿来了李子干。妻子聚精会神地、优雅地往她的匙子里吐果核。她丈夫眼睛望着天花板，用手轻轻地在桌子上敲一个进行曲。好像他们的正常状态是沉默，而讲话仅仅是有时使他们产生的一点点激动。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您叫我上哪儿弄这么些咖啡来？”

“你也去买呀。”

我合上了书，我要去散步。

当我从维兹里兹啤酒店出来后，已经接近三点了；我觉得整个下午都沉重地压在我的背上。这不是我的下午，是他们的下午，是十万布维尔市市民将要共同度过的下午。就在这个时刻，在吃过丰盛的长时间的星期天午饭之后，他们离开了餐桌，而对于他们来说，某种事情已经过去了。星期天已经消磨掉它的轻快的青春。应该去消化那鸡肉和果馅饼去了，应该穿上衣服到外面去了。

埃尔多拉多电影院的开场铃声在清澈的天空中回响着。这是星期天的一种熟悉的声音，大白天的铃声。有一百多人沿着绿色的墙在排队。他们在渴望地等待着那柔和的黑暗时刻，等待那轻松随便的时刻，在这个时刻中，屏幕像河水底下的一块白色卵石发着光，会为他们说话，会为他们做梦。这是虚妄的愿望，因为在他们身上某种事情仍是紧张的；他们过分害怕人家浪费了他们的美好星期天。再过一会儿，就像每个星期天一样，他们又会感到失望，因为影片会是糟糕的，他们的旁边观众会吸起烟斗，而且会对着两膝间吐痰，或者吕西安会那样的使人讨厌，他一句亲切话也许也不说，或者像是凑巧，恰好是今天，在来看电影这会儿，他们的肋间神经又将痛起来。再过没多久，就像每个星期天一样，时隐时现的小声的愤怒会在黑暗的电影院大厅里增长起来。

我沿着安静的布莱桑大街走着。太阳驱散了云彩，天气非常晴朗。有一家人刚刚走出“波浪”别墅，女儿站在人行道上扣她的手套。她大概有三十岁了。母亲站在台阶的第一个阶梯上安详地直直地望着前方，一边深深地呼吸着。我只看到父亲的宽大的后背，他朝向门锁弯曲着身子，在用钥匙锁门。在他们回来之

前，房子将会一直是黑黑的，空无一人。在已经关好门的没有人的邻近房子里，家具和地板发出轻微的轧轧声。在出去之前，他们已经熄灭了饭厅里壁炉的火。父亲赶上母女两人，不说一句话，于是一家人就上路了。他们上哪儿去？星期天人们要到纪念公墓去，或者去拜访亲友，或者……如果人们完全有空的话，就到堤岸上去散步。我是自由的，我沿着布莱桑大街走，它就通往散步的堤岸上。

天空有点暗淡的蓝色，只有几缕烟，几只白鹭；有时一片云彩失去控制地飘到太阳的前边，我看到远处白色水泥栏杆沿着散步的堤岸排着，大海通过那些栏杆的空隙闪耀发光。刚才那一家人走上右边的布道牧师街，这条街一直上到绿色山坡。我望着他们缓缓往上登，他们在沥青路的闪光中形成三个黑点。我转向左边，走进川流不息的在海边上散步的人群之中。

这时的人群比上午的更加混杂。好像所有的人都不再有力量维持这美好的社会等级制度似的，吃午饭前，他们还是那样地对这美好的社会等级制度感到自豪呢。批发商和官员们肩并肩地走着；他们让那些带穷相的小职员擦肩而过，甚至被他们撞，还得给他们让路。那些贵族，那些杰出的人物，那些专业集团的人们在这个温和的人群中融化了。剩下的是一些人，差不多是单独的人，他们不再代表什么了。

远处亮的水洼是落潮时的海。一些泛着水花的暗礁点点斑驳地划破这光亮的表面。沙滩上躺着几条小鱼船，离开堤岸下面的立方形石块不远，这些石块是人们为了避免潮水的浪头保护堤岸而胡乱堆放的，在这些石块之间，留有一些空洞，里面充满了到处乱动的动物。在外港的出口处，一架挖泥船的黑影划破被太阳照白的天空。每天晚上，直到午夜，这架机器都在那里吼叫着、呻吟着，闹得震耳欲聋。可是到了星期天，工人们都上到陆地上散步，船上只留下一个看守，挖泥船安静下来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阳光明媚而清澈，像一杯白葡萄酒。它的光线勉强掠过物体，不能使物体产生阴影和起伏，那些人的脸和手形成淡黄色的斑点。所有那些穿大衣的男人都好像是在某块土地上轻轻地漂浮着一样。不时地，一阵风把像水一样颤动的暗影吹送到我们身上。人们的脸就暗下来片刻，变成灰白色。

这就是星期天；人群夹在栏杆和愉快木屋别墅的栅栏之间以小的流程向前流动，到了泛大西洋船运公司的大厦的后边，就变成无数的小溪四散扩散了。多少孩子啊！坐在小汽车里的孩子，抱在怀里的孩子，用手领着的孩子，或两个、三个手牵着手走在他们的父母前面的孩子，装得很严肃的样子。所有这些面孔，在几个钟头以前，我都曾看见过，这些面孔在星期天上学的青春时刻中几乎是得意忘形的样子。而现在，洒满阳光的面孔仅仅表现出平静和松弛，一种固执的状态。

手势很少，还在有人行脱帽礼，然而已经没有上午的那种大动作了，也没有那种神经过敏似的欢快了。人们走路时都任凭自己的身上朝后面倾斜一点，昂着头，目光朝着远方，不由自主地让风推动着他们，风把他们的大衣吹得鼓鼓的。不时地响起一下短促的笑声，很快就压抑下去。一位母亲在叫喊女孩：让诺，让诺，听话。然后就安静下来。一阵黄烟叶的微香：是那些小职员在吸烟。“沙龙波”、“埃义夏”——这些都是星期天常销的香烟牌子。在一些更懒散的脸上，我仿佛看出了一点忧愁：不，这些人既不忧愁也不愉快，他们在休息。他们那睁得大大的凝视着的眼睛在被动地反映出大海和天空。再过一会儿，他们就要回家了；在家里，在饭厅的桌上他们会喝上一杯茶。现在这个时刻他们想用最少的代价活着，他们节省手势、语言和思想，仰浮在水面上一动也不动，他们只有一天来消除掉一星期的劳动给他们的脸上留下的皱纹，眼梢的褶子和苦纹。只有一天，他们感到时间分分秒秒地在他们的手指间流过，他们会有时间捡回足够的精

力，以便星期一早上重新开始吗？他们挺着胸深深地呼吸着，因为大海的空气给人增加活力。只有他们的那像熟睡的人们有规律的深沉的呼吸还证明他们活着。我轻手轻脚地走，在这堆正在休息着的悲剧性的人群中间，我不知道如何处理我的结实而又容光焕发的躯体才好。

现在大海呈现深灰色，潮水慢慢地上涨。到了晚上它会涨到高潮，今晚散步堤岸会比维克多·努瓦尔林荫大道越发荒凉。在前面，一盏红灯在左边航道里闪闪发光。

太阳慢慢地降落在海面上，它在下落过程中把诺曼底的小农舍的窗子照得像失火一样。一个被阳光照得目眩的女人懒洋洋地把一只手遮在眼上，摇晃着头望着远处。

“加斯东，瞧得我眼花了，”她犹豫地笑着说。

“嘿！这个不强烈的太阳多好，”她丈夫说，“虽然不能使人感到暖和，可是还能令人感到愉快。”

她一边转向大海，接着说：

“我还以为会看见它啦。”

“运气真不好，”丈夫说，“它正好在阳光里。”

他们大概在谈论着凯博特岛，从这里人们本该望见岛的南端，正好在挖泥船和外港码头之间。

阳光变得柔和了。在眼前这种变化的时刻中，某个事物已宣告黄昏的来临。这个星期天已经有了它过去的历史，那些别墅和灰色的栏杆好像就是一些很近的回忆。面孔一个一个地都消失了那闲散的神态，好多的面孔变得几乎是温柔的样子。

一个怀孕的年轻妇女倚靠在一个金发小伙子的身上，这个小伙子神气有点粗野。

“那边，那边，看呀，”她说。

“什么？”

“那边，那边，海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耸耸肩膀，没有海鸥。天空变得几乎是洁白的，只有地平线上微微地泛着红光。

“我已经听见它们叫了，你听，它们在叫。”

他回答说：

“那是什么东西在发着刺耳声。”

一盏煤气灯闪闪发亮。我原以为点路灯的人已经过去了呢。孩子们等待着他，因为他发出回家的信号。可是这只不过是太阳的最后的一点光泽而已。天空还很明亮，可是大地已经浸沉在余辉的昏暗之中了。人群变得越来越少了，人们清楚地听到大海的残喘声。一个年轻的妇女用两只手靠在栏杆上，抬头仰视天空；她的蓝色的脸被嘴上的口红划了一道黑杠。我在一刹那间自问我是否会喜欢那些人物。可是，不管怎样，这是他们的星期天，而不是我的星期天。

第一个被点起的亮光是凯博特灯塔的亮光；一个小男孩停在我的身边，自我陶醉的样子低声说：“哦！灯塔！”

于是我觉得心里充满了一种有奇遇的伟大感情。

我转向左边，通过船帆街，我到了小布拉多街。人们已经把商店橱窗外边的铁帘放下来了。客栈街很明亮，可是很荒凉，它已经失去了早晨的那种短暂的荣光；在这个时刻，没有什么再把它与附近的那些街道区别开了。刮起了一阵极其强烈的风。我听到大教堂的铁皮屋顶在吱嘎作响。

我独自一个人，大多数人都已经回到了他们的家里。他们在一边听着收音机广播，一边读晚报。已经结束的星期天给他们留下了一点余味，而他们的思想已经转向了星期一。可是对我来说，既没有星期一，也没有星期天；只有一些杂乱无章地互相推逐的日子，然后突然间，有一些闪亮的像今天这样的日子。

什么都没有改变，可是一切又按另一种方式存在着。我不能描述出来；这很象“恶心”，然而又恰好是相反的。总之，在我

这里发生了一个奇遇，而当我们心自问时，我看到在我身上发生的我就是我，并且我就在这里；冲破了黑夜的是我，我像小说的一个主角那样幸福。

某种事情就要发生：在巴斯·德·维埃叶街的暗影中，有某个东西在等着我，正是在那里，在这寂静的街道的拐角地方，我的生活就要开始了，我发觉我自己下意识地前进着。在街的拐角处，有一种白色界面之类的东西。从远处看，它像是全黑的，而每跨前一大步，它就变得白一点。这个逐渐被照亮的阴暗的实体给我一种特别的印象：等到它完全明亮了，完全变成白色以后，我将正好停在它的旁边，而那时候奇遇就发生了。现在这个从黑影中出现的白色灯塔已经离我如此地近以致我几乎害怕起来；我一时想转身回去。可是要摆脱吸引我朝前走的那种魅力非常艰难的。我朝前走，我伸出手，我摸到了那块界石。

这儿就是巴斯·德·维埃叶街，而庞大的圣·塞西尔的整体雕像，它就隐藏在阴影里，教堂的彩色玻璃窗闪烁着光芒，铁皮屋顶吱嘎作响。我不知道是宇宙突然地收缩了，还是我自己把声音和形体结合得这么紧密。我甚至不能设想除了它存在以外在我的周围还有没有别的东西了。

我停下一会儿，我等待着，我感到我的心脏在跳动；我用目光探视这个空旷的广场。我什么也看不见。刮起了一阵相当猛烈的风。我犯了一个错误，巴斯·德·维埃叶街只是一个中继站，那件东西在迪科东广场的尽头等着我啦。

我不急着再向前走，我感到我已经触到了我的幸福的顶峰。在马赛，在上海，在梅克内斯，为了达到这样饱满的感情，我曾做过多大的努力呀！如今，在一个空虚的星期天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不再等什么了，我回我自己的家，这时候，它就在那里。

我又要出发了。大风给我带来警笛声。我是孤单一个人，可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我走路就像一支部队拥向一座城市。在这个时刻，大海上的轮船在奏着音乐，在所有的欧洲城市里都点起了灯光。一些激进党人与一些纳粹分子在柏林街道里开枪。一些失业者在纽约的街道上闲荡，一些妇女在她们的一间温暖的房间里，对着梳妆台在睫毛上涂眼睫毛膏。而我，我在那里，在这条荒漠的街道上，从柏林纽科林根的一个窗口发出的每一下枪声，人们抬着的伤员的每一次带血的打嚏声，正在梳妆打扮的妇女们的每一个精确而细微的动作，都和我现在走的每一步，都和我心脏的每一下跳动互相呼应。

在吉莱胡同的前面，我不知怎么办才好了。难道没有人在胡同的尽头等我吗？可是在迪科东广场上，在客栈街的尽头，确有某件事情需要我的帮助才能发生。我内心充满了恐慌，一点点手势就会使我投身进去。我不能猜测人们需要我什么，可是应该选择：我牺牲吉莱胡同，我就将永远不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

迪科东广场上空无一人。难道我搞错了？我觉得我是不能忍受这件事的。难道真地什么事情都不将发生？我朝着马布里咖啡馆的灯光走去。我搞错了方向，我不知道我是否要进去：我从蒙上水蒸汽的大玻璃窗往里看了一眼。

大厅里熙熙攘攘挤满了人。由于弥漫着香烟的雾气和湿衣服上散发出来的水蒸汽，空气里泛着蓝光。收款的那个女人就在她的柜台边。我很熟悉她：她像我一样也是红棕色的头发；她肚子里有一种病。在她的裙子下边她在慢慢地腐烂，而脸上却带着凄凉的微笑，就好像有时候人体在腐烂中散发出的紫罗兰香味一样。我浑身上下打了一个冷颤。原来就是她……就是她在等待着我。她就在那里，挺直她的上半身，一动不动地坐在柜台边，她微笑着，从这家咖啡馆的里边，某件事情又重新回到这个星期日的那些散乱的时刻，把这些散乱的时刻彼此连在一起，给它们一定的意义。我度过这一整天达到这一步，前额撞到了这玻璃窗

上，凝视这清秀的面孔，这副面孔在一个石榴红的帷幕上变得喜上眉梢。一切都就终结了；我的生命也停止了：这个巨大的玻璃窗子，这种沉闷的空气，蓝得像水一样的空气，这棵在水底下的又丰满又白嫩的花草，还有我自己，我们一起构成了一个静止不动的而又充实的整体。我是幸福的。

当我再度回到城堡林荫道的时候，除了一种辛酸的惋惜之外我什么也没有了。我想：“这种奇遇的感觉，也许就是我在世界上最重视的了。可是它想来就来，它又离去得这样地快，它离去后我感到多么枯燥无味呀！难道它对我进行这种短暂的带有嘲讽性的访问就是为了向我指出我虚度了我的一生吗？”

在我的背后，在城里，在那些笔直的大街上，在那些路灯的寒冷的灯光下，一个重大的社会事件在濒临灭亡——这就是星期天的结束。

星期一

昨天，我怎么会写出这个荒谬而富丽堂皇的句子来呢？

“我孤单一个人，可是我像一支部队一样拥向一座城市。”

我没有必要造一些句子。我写是为了把某些情况弄清楚。要当心文学。应该信笔写出一切，而不寻找字眼。

使我厌恶的，归根结底就是昨天晚上我达到了崇高的境地。当我二十岁的时候，我喝醉了，然后，我解释说我是笛卡儿那类的人物。我清楚地感觉到我内心充满了英雄主义，我任凭这样下去，这使我感到异常兴奋。然后，第二天，我感到就像我是在一个洒满呕吐物的床上醒过来时一样恶心。我喝醉时，不呕吐，可是呕吐也许会更好些。昨天，我甚至连喝醉了的借口也没有。我狂热得像一个傻瓜似的。我需要用一些抽象的思想，像水一样清澈透明的思想把我自己清洗一下。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种奇遇的感觉决不是来自那些事件：这是已经证实了的。不如说这种感觉就是那些时刻互相连接的方式。这就是我认为所发生的事情：突然间人们感到时间在流逝，感到每个时刻都导向另一个时刻，这后一时刻又导向另一时刻，这样周而复始地下去；感到每个时刻在自己消逝，试图把它留住是没有用的……然后人们把这种性质归因于在那些时刻里出现在您面前的事件上；这种属于形式上的东西我们把它转写到内容上去了。总而言之，这种时间的出色流逝，我们谈论得很多，可是我们几乎无法看见这种流逝。我们看见一个妇女，我们想她将来要变老，只是我们看不见她在变老。可是，某些时候，好像我们看见她变老了，而且我们感到自己和她一起变老了——这就是奇遇的感觉。

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人们把这叫做时间的不可反转性。奇遇的感觉，很简单就是时间的不可反转性的感觉吧。可是为什么我们不总是有这种感觉呢？难道时间总是不可反转的吗？有时，我们有一种印象，就是我们可以干自己想干的事情，可以去前边或者再回来，而这都没有什么关系；而另一些时候，好像那些网眼收缩了，在这种时候，是不能失败的，因为不会再让它重新开始了。

安妮总是很会利用时间的。当她在吉布提而我在亚丁的那个时期，每逢我去与她会面那二十四小时，她总是千方百计增多我们之间的误会，直到只剩下六十分钟，准确地说，在我动身之前，六十分钟，正好是可以让人感到时刻是在一分一秒地逝去的一段时间。我还记得其中一个可怕的夜晚。我得要在午夜离去。我们去看了露天电影，我们很失望，她和我一样地失望。只是她在玩游戏。十一点的时候，一个长影片刚开始，她抓住我的手，并把我的手紧握在她的双手里，一言未发。我感到一阵辛辣的快感侵入我的身心，没有必要看我的手表我就明白了，十一点到了。从这个时刻开始，我们就开始感到每一分钟在流逝。那一

次，我们要分开三个月。在某一时刻银幕上映出一个很亮的镜头，周围的黑暗减弱了一点，这时我看到安妮在哭。然后，到了午夜，她用力握了我的手以后才把它放开。我站起身，一句话也没有和她说就走了。这是做得最好的一件事。

晚上 七点钟

工作了一整天。工作进行得还不错；我写了六页，心里很高兴。特别高兴的是我对保罗一世统治的抽象论述。昨天的酒神节之后，我整个白天都没有解衣扣，更不会呼唤我的良心了！而我为能够把俄国君主专制统治机器拆卸了下来而感到舒畅无比。

只是这个罗尔邦使我烦恼。他在那些最细小的事情上装出神秘的样子。一八〇四年八月他在乌克兰会做出什么事呢？他用隐晦的词句讲起他的旅行：

“后代人将可以判断我的努力不是我获得成功所能够抵偿的，我所费的力气是不是应该得到更好地补偿，而不仅仅是一个粗暴的否定和一些必须默默地忍受的羞辱，当在我的内心深处有能力使那些爱嘲笑人们哑口无言并使他们突然陷入恐怖之中时。”

我曾经上过他的一次当：在谈到一七九〇年他在布城进行的一次小小的旅行时，使尽了浮夸和隐约其辞的手法。我花费了一个月的时间来验证他的言行举止。结果他把他的一个农夫的女儿给搞得怀孕了。难道这还不明摆着这是一个哗众取宠的人吗？

我觉得我对这个如此说谎的纨绔子弟极其反感；也许是一点气恼。因为他对别人说谎使我陶醉了，可是我可能会想要他把我除外；我想我们会同流合污，狼狈为奸的，因为我们对所有那些已经去世的人都感到极其厌烦，因而我想他终于会把真话告诉我！然而他并没有读，什么也没有说；对被欺骗的亚历山大或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者路易十八也没有多说一句。对我来说重要的就是罗尔邦是一个很有典型性的人，他是个坏蛋，这是没问题的，那谁不是坏蛋呢？问题是他是一个大坏蛋还是一个小坏蛋？我不认为对一个已故的人物进行历史的研究有什么多大价值，如果这是一个在活着的时候我不屑握手的人，去浪费我的时间研究这样一个死人是不值得的。关于他我知道什么呢？人们不能梦想会有比他更美好的一生了；可是他的这一生是他造成的吗？除非他的那些信件内容不是那么浮夸，我们才能……啊！可能该了解一下他的眼神，也许他有一种优美的方式把头侧向肩头，或以狡猾的神态举起他那长长的食指举到他的鼻子旁边，或者有的时候在两句有礼貌的谎言之间说出短短的一段激烈的话，又马上掩饰过去。

可是他已经不活在人世，只留下他的一部《策略论》和一部《道德反省录》。

如果任凭我去做的话，我会把他想象得这样地好：用他出色的嘲讽使那么多人受害，他却是个单纯的人，几乎是个天真的人。他想得少，可是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以极其优雅的方式把事情做得恰到好处。他的恶作剧是天真的自发的，非常大方的，和他对道德的珍爱一样的真诚。而当他出卖了他的恩人和朋友的时候，他就转过来严肃地面对那些事件，以便汲取道德上的教训。他从来没有想过他有一点点在别人之上的权力，或别人在他之上的权力。生命赋予他那些才能，他认为那些是无根据的和免费的。他钟爱一切事物，可又很容易地摆脱一切。他的书信，他的作品，从来不是他自己写的，而是叫公共代书人代笔写成的。

不过，如果就为了达到这一步，我还是应该写一部关于德·罗尔邦侯爵的小说为好。

晚上 十一点

我在“铁路工人饭店”吃了晚饭，因为老板娘在那里，我得吻一吻她，不然就是没有礼貌。她有点令我心情不好，她浓妆艳抹，而且有新生儿的气味。她洋溢在情欲之中紧紧地抱住我的头顶在她的胸上，她认为这样做就好。而我只是心不在焉地在被窝里采花问柳；然后我的臂膀没有了知觉。我想着德·罗尔邦先生；到底是什么阻止我写一部关于他生活的小说呢？我任由自己的臂膀沿老板娘的腰部滑动，而我突然看到了一座带有低矮而宽大树木的小花园，树上垂挂着无数布满毛的大叶子。许多蚂蚁四处奔走，还有蜈蚣和谷蛾。还有更令人厌恶的野兽：它们的躯体是由烘烤的一片面包做成的，它就像垫在鸽子盆菜底下的面包一样。它们用几只蟹爪横着行走。那些宽大的叶子上全是这种黑乎乎的野兽。在一些仙人掌的后面，公园的韦列达（[LaVelléda]，古代日耳曼的女巫和女预言家）雕像用手指指着自己的生殖器。“这座公园叫人恶心”，我大声叫起来。

“我本来不想叫醒你，”老板娘说，“可是我的屁股下压着床单的皱褶，其次我还得下楼去招待巴黎客车上带来的旅客。”

狂欢节的最后一天（封斋前的星期二）（天主教把三王来朝节到圣灰节的星期三之间的一段时间称为“狂欢节”，所以圣灰节的星期二就是“狂欢节的最后一天”。）

我打了莫里斯·巴雷斯（[Maurice Barrès, 1862 – 1923] 法国作家）的屁股。我们是三个士兵，我们中间的一个在脸部中间有一个洞。莫里斯·巴雷斯走过来，对我们说：“很好！”他给了我们每个人一小束紫罗兰。“我不知道它应该放在哪儿，”那个头上有个洞的士兵说。莫里斯·巴雷斯就说：“应该把它放在你头上的洞孔中间。”那个士兵回答说：“我要把花放在你的屁股里。”于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我们就把莫里斯·巴雷斯翻倒，脱掉他的裤子。他在裤子里面穿着一件主教的红袍。我们掀起红袍，莫里斯·巴雷斯叫喊起来：“小心点，我的裤子是用皮带连着脚跟扎紧的。”我们就打他的屁股，一直打到出血，又用紫罗兰的花瓣在他的屁股上画成诗人戴鲁勒德（[PaulDéroulède, 1846 - 1914], 法国政客和文人）的头像。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我经常过分地回忆起我的那些梦。而且我在睡觉时大概是翻腾得很厉害，因为每天早上我都发现我的被子被翻到地上。今天是狂欢节的最后一天，可是在布维尔，这没什么了不起；很难在整个城里找出一百多人来化妆狂欢。

我走下楼梯的时候，老板娘叫住了我：“有您的一封信。”

一封信，我最后收到的一封信是去年五月鲁昂图书馆馆长寄来的。老板娘带着我到她的办公室里；她递给我一个长长的鼓鼓的黄色信封——那是安妮写给我的信。几乎五年我没有她的消息了。这封信原来被寄到我在巴黎的老住址找我的，信上还带着二月一日的邮戳的邮票呢。

我走出去，手指间挟着那封信，我不敢拆开它。安妮没有更换她用过的信纸，我想她是否总是在皮卡迪里街（[Piccadilly], 伦敦的一条街。）的小纸店里买的信纸。我想她也保留了她原来的发型的，她有一头金黄色的浓密的头发，她是不愿意剪掉它们的。她一定很耐心地在镜前为保全她的容貌而斗争。这不是为了装模作样，也不是为了怕变老；她只是想保留旧貌，完全像她本来的模样。这也许就是我最看重她的一点，我看重她的面容里的每一细小特征都表现出来的这种坚强而严肃的忠诚。

用紫色墨水描画的地址上那些结实的字母（她连墨水也没有换掉过）还有点闪闪发亮呢。

安托尼·罗根丁先生：

我多么爱读写在这信封上的我的名字！在朦胧的雾中我又看

到了她的一次微笑，我捉摸出她的双眼，她那倾侧的脑袋。每当我坐下来，她都走过来微笑着站在我的前面。她的整个上身向我俯临，伸开两条臂膀，紧抱住我的肩膀，亲近我。

信封很重，它里面至少包着六页信纸。我从前的看门人用蝇头小字骑在这行漂亮的字迹上面写到：

布维尔，春天旅馆

这些小字不引人注目。

当我拆开信后，我的扫兴倒使我觉得自己恢复了青春。

“我不知安妮是怎么做的使她的信封塞得鼓鼓的，里面从来什么也没有。”

上面这句话在 1924 年的春天我已说过无数次了，当时我也像今天这样，为了从信封的衬里中取出一块方格的纸头而搏斗。这个衬里是一个带有金点的暗绿色的华丽之物，好像一块重重的上了浆的厚布。仅仅这个衬里就占了信封的重量的四分之三。

安妮用铅笔写道：

“过几天我将去巴黎。二月二十日请你到西班牙旅馆来看我。我请求你！（在这一行上她加上了“我请求你”！并把它和“来看我”几个字用一奇特的螺线连接起来。）我必须见你。安妮。”

在梅克内斯，在丹吉尔（[Meknès]，丹吉尔 [Tanger] 都是摩洛哥的城市，临直布罗陀海峡。），当我晚上回到家里时，有时就在我的床上发现一张便条“我想立刻见你”。我跑去，安妮给我开门，她扬着眉毛，满脸惊诧的样子，她再也没有什么要向我说了；还有点责怪我来了。我要去看她，她也许会拒绝接待我。或者在旅馆办公室会有人对我说：“没有这个名字的客人住过我们的旅馆。”我不相信她会这样做。不过她可能给我写封信，一个星期之后她改变了主意，要下一次再见我。

人们都不知忙碌什么。这是表现很平凡的一个狂欢节的最后一天。残废者街有浓烈的湿木头气味，就像每一次将要下雨时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样，我有点讨厌这样古怪的日子。电影院开放日场，小学校的孩子们在度假；街上模模糊糊地一副欢庆气象，不停地吸引人们的注意，可是一旦你认真去注意，这种景象又无影无踪了。

我要一定再见安妮，可是我不能确切地说这个想法使我怎样。自从我接到她的信以来，我就感到无所事事了，幸亏到了中午；我不饿，我还是要去吃饭来消磨时间。我走进了钟表街的加米尔饭店。

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酒馆，那里通宵都供应酸菜或扁豆炖肉。戏院散场之后，人们来这里吃夜宵；警察也把那些夜里到达还饿着肚子的旅客送到这里来。店里共有八张大理石的桌子。沿着墙放有一个皮面长凳子，两面镜子已经被橙黄色的斑点侵蚀。两扇窗子和大门都装有磨砂玻璃。柜台在一个隐蔽的角落里。旁边还有一个房间。可是我从来也没有进去过；那是为成对夫妻准备的。

“我要一份火腿炒鸡蛋。”

招待员是一个两颊绯红的肥胖姑娘，一跟男人讲起话来就会一副忍不住要笑出来的样子。

“我没有权，您要一个土豆炒鸡蛋好吗？火腿被锁起来了，只有老板才有权切火腿。”

我要了一个什锦砂锅。老板就叫加米尔，是个僵硬呆板的人。

女招待走开了。我独自一人留在这间古老而且阴暗的房间里。我的皮包里有安妮来的信。一种虚假的羞耻心阻止我把信再读一遍。我试着一句一句地回忆信里的话。

“我亲爱的安托尼。”

我微笑起来，安妮肯定没写“我亲爱的安托尼”这句的。

六年前，——我们终于同意分手了——我决定动身去东京。我给她写了几句话。我再也不能称呼她为“我心爱的”；我纯洁

无辜地用了“我亲爱的安妮”来开头。

“我欣赏你的坦然自信，”她给我回信说；“我从来不是，现在也不是你的亲爱的安妮。而你，我请求你相信你也不是我亲爱的安托尼。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称呼我，就不要称呼我，这样更好些。”

我从皮包里拿出她的信。她没有写：“亲爱的安托尼。”在信的末尾也没有表示礼貌的话：“我必须见你。安妮。”没有什么东西能使我确定她的感情。我不能抱怨什么，因为我在上面认出她那完美的爱好。她总是想实现“一些完美的时刻”。假如时机不凑巧的话，她就不再对任何事情感兴趣了，生活就从她的眼神中消失，她懒洋洋地没精打采，像一个青春期的大姑娘。总喜欢自找没趣：

“你擤鼻涕就像个有产者一样，那么郑重其事，而且你还满意地用手帕掩住嘴轻轻地咳嗽。”

这种时候不应该回答她，应该等待；突然间，某种我没有发觉的信号使她颤抖起来，她那无精打采的美丽面容转变为坚强的样子，并开始她那蚂蚁般的工作。她有一种专横的而且极具诱惑力的魔力；她在环视着四周中在她的牙缝间低声地唱歌，然后她微笑着直起身子，走过来摇晃着我的肩膀，而在某些时候她好像对周围的一切东西下达命令。她用低而急促的声音向我解释她期待我什么。

“听我说，你很愿意做出努力，是吗？上一次，你实在是太愚笨了。你看这时刻会是多么美吧？瞧这天空，瞧这地毯上阳光的颜色。我恰好穿上我这件绿色的连衣裙，而我并没有化妆，我很苍白。你后退一点，去坐在阴影的地方；你知道你该做什么吧？嗯，瞧！你多么笨呀！讲给我听听吧。”

当时我感觉这件事胜券在握，这种时刻具有一种模糊的意义，应该把它理出个头绪来，并使之完美；应该做出某些举动，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应该说一些话；因为在我责任的重压下我被制服了，我睁大眼睛，可什么也看不见，我在安妮当场设计的仪式中间挣扎着，我用我的长臂把这些仪式撕掉，就像撕掉蜘蛛网一样。在这时候，她是恨我的。

毫无疑问地，我将去看她。我尊重她，并且依然全身心地爱着她。我希望在这种完美时刻的游戏中另外一个男人比我运气好些，更灵巧一些。

“你那该死的头发把一切都给扰乱了”，她总是这样说，“你期望把一个红头发的男人怎么样呢？”

她微笑着。我首先失去了对她眼睛的记忆，然后就是失去了对她那长长身躯的记忆。我尽力长时间地记住她的微笑，可是后来，在三年前我把她的微笑也忘得一干二净了。刚才，当我从老板娘手中接过信的时候，突然间，这个微笑又回来了。我相信看见了安妮在微笑。我试着回忆这微笑。我需要感觉安妮使我的感受到的全部温柔。这个温柔就在那里，它是如此之近，它只要求产生。可是那个微笑一点也没有回来，完了。我依然感到极度的空虚和乏味。

一个怕冷的男人走了进来。

“诸位先生，夫人，你们好。”

他坐下来，没有脱掉他那变绿了的大衣。他搓着他那两只长长的手，把手指互相胡乱地交错。

“我要给您上什么？”

他大惊失色，眼光流露出不安：

“嗯！请您给我一杯加水的拜耳酒。”

女招待没有反应，在镜子里映出的她的脸好像在睡觉。而事实上，她的两眼大大地睁着。她就这样，她从来都是不紧不慢地侍候客人，她总是花一些时间对顾客点的酒食幻想一通。她大概在想她将从柜台上拿起的那个酒瓶子，想着那用红字写着的白色

标签，想着她将倒出来的黑色浓浆；这有点像她自己在饮酒。

我把安妮的信偷偷地塞进皮包里，她把她所能给我的给了我。我不能对那个女人追根究底，她已经把信拿在手里，叠起来，放进了她的信封里。难道仅仅能够想到某个过去的人吗？只要我们相互相爱过，我们就不允许我们相处时刻的每一秒钟，我们的最轻微的痛苦离开我们，而留在我们后面。那些声音，那些气味，一天中那些微小的变化，甚至那些我们相互之间没有说出的思想，我们把这一切都带走，而这一切保持得仍完好无损。我们直到现在还不停地享受这一切，不停地受这一切的苦。没有一个回忆，只有无法平息的炽热的爱情，没有阴影，没有后退，没有掩蔽所。三年中始终如此，就是为了这个我们才分离开了，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支撑这个重负了。此后，当安妮离开我以后，这三个年头就一下子整个地消失在过去之中。我甚至没有难受，我经常感到空虚无聊。然后，时间又开始流逝，空虚感增长了。然后，在西贡，当我决定返回法国时，当时还留下的一切——一些陌生的面孔，一些地方，一些河边上的码头——一切都被毁灭了。结果是：我的过去只成了一个巨大的空洞，而我的现在呢：就是和这个身穿黑色短上衣在柜台边幻想的女招待，和这位矮小的顾客在一起。关于我的一生我所知道的一切，好像都是从书本里学来的。贝纳莱斯（[Bénarès]，印度北部的城市）的宫殿，麻风病国王的晒台，有巨大裂痕阶梯的爪哇庙宇，一瞬间都在我的眼睛中反映出来了，但是它们都留在了那里，留在了原地。晚上从春天旅馆门前过的电车，并没有带走霓虹灯招牌在电车玻璃窗上的反光，电车发了一会儿光，带着昏暗的玻璃窗离开了。

那个男人不停地望着我；令我产生厌恶。以他那矮小身材，他太神气了。女招待终于下定决心要招待他。她懒洋洋地举起她那黑色的长臂膀，拿到那瓶酒，连同一只杯子一起拿了过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酒来了，先生。”

“阿希尔先生”，他彬彬有礼地说。

她倒着酒没有作声；突然间，他急速地把手指头从他的鼻子那儿撤回来，把两手平放在桌子上。他把头向后一仰，两只眼睛闪着光芒。然后冷冷地说：“可怜的姑娘。”

女招待吓了一跳，我也吓了一跳，而他自己却露出一副不可捉摸的表情，也许是惊奇的表情吧，就像是另一个人刚刚说了话似的。我们三人都感到很尴尬。

肥胖的女招待首先清醒过来，她缺乏想象力。她庄重地打量着阿希尔先生；她很清楚她只须一只手就能把他从座位上提起来，然后扔到外面去。

“为什么我会是一个可怜的姑娘？”

他迟疑了。窘迫地注视着她，然后笑了。他的脸形成千百条皱纹，他用手腕轻轻地做着手势：

“这句话使她恼火了。话是这么说的，”我说，“可怜的姑娘，这不是有意的。”

可是她转过身去，走开回到柜台后面；她真的生气了。他还在笑。

“哈！哈！这是我顺口而出的，老实说。生气了吗？她生气了。”他似乎是在对我说。

我把头转过去。他略微抬起一下他的酒杯，可是他不想喝酒，他以惊奇和畏惧的神态眨一眨眼睛，好像他在尽力回想某件事。女招待在柜台后面坐着；拿起针线活计来做。一切都恢复了平静；可是这不再是原来的平静。外面下雨了，雨轻轻地打着毛玻璃窗上；如果街上还有化装的孩子，雨水会弄软和弄脏他们的厚纸假面具的。

女招待点着了灯。现在刚刚是下午两点，可天空就完全黑了，她再也看不清做针线活。光线柔弱，那些留在家里的人们可

能也已经点上了灯。他们在读书，他们透过窗子在看天空。对于他们来说……那是另一回事了。他们通过另一种方式变老了。他们生活在遗产和礼品中间，他们的每一件家具都是一个回忆。小摆钟，奖章，画像，贝壳，镇纸，屏风，披肩等都是回忆。他们有一些柜子里面装满了酒瓶、布料，旧衣服，报纸；他们把一切都保藏起来。过去，这就是他们财产的一件奢侈品。

我把我的过去会存放在哪里呢？人们不把过去放在自己的口袋里；应该有一所房子来安置它。我只有我的躯体，独自一个，仅有自己的躯体，这是留不住那些回忆的；那些回忆从身上一穿而过。我不应该抱怨我自己：因为我只想自由自在。

那位矮小男人焦躁不安，不停地叹息着。他在大衣里蜷缩一团，可是他不时地抬起头，表现出一种奇怪的神态。他也一样，他也没有过去。要是在他那些不再经常和他来往的表兄弟们的家里好好寻找一番的话，人们可能会找到一张他的结婚照片的，当时他带着一个折领，穿着一件带护胸的衬衫，嘴上留着一缕年轻人的硬胡须。以我看，我认为他甚至连这种照片都没有留下。

他又在望着我了。这一次，他要跟我谈话了，我觉得浑身僵硬。我们之间存在的不是相互同情，我们彼此相象，仅此而已。跟我一样，他也独自一个，可是比我更加深深地陷入孤独之中。他可能在等待他的恶心或诸如此类的某种东西。那么现在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认出了我，他们凝视我之后，想到：“那个人也是我们这一类的”。嗯？他想要什么？他大概很清楚，我们谁也不会对谁有用。有家庭的人在他们的家里，在他们的纪念品中间。而我们在这里，我们这两个贫困交加的人没有回忆。如果他猛然站起来，如果他对我讲话，我会惊跳到半空去。

门哗啦一声打开了；开门的是罗歇大夫。

“大家好。”

他神情粗野而猜疑地进来，他的两条长腿瑟瑟发抖，这两条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腿简直支撑不住他的身子。星期天我经常见到他在韦兹里兹啤酒店；可是，他不认识我。他的身材长得像儒安维尔从前的那些体操助教；胳膊粗得像大腿，胸围一百一十公分，这样的身材是站不直的。

“让娜，我的小让娜。”

他迈着小步迅速走到大衣架旁，把他那宽大的毡帽挂在了挂衣钩上。女招待把她的活计折叠起来，不紧不慢地过来，迷迷糊糊地替大夫把雨衣脱下来。

“您吃什么，大夫？”

他严肃地注视着她。这就是我所称的男人漂亮的脑袋；被生活和情欲折磨得憔悴和空虚的脑袋。可是大夫懂得生活，控制了他自己的情欲。

“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想要什么？”他深情地说。

他颓然倒在我对面的长凳子上；他揩着前额。一旦他不用两条腿站立，他就感到舒服自在了。他的两只黑色的富有威严的大眼睛使人感到畏惧。

“我要……我要……我要一瓶苹果老烧酒，我的孩子。”

女招待站着不动，出神地望着这张庞大的起皱纹的面孔，她陷入了沉思。那个小老头露出被释放一样的微笑，抬起头来。这是真的，这个巨人使我们两人解脱了困境。本来这里有某种令人恐怖的东西将控制住我们的。我现在用力地呼吸着，因为现在我们人多了。

“那么，我的苹果老烧酒来了吧？”

女招待吓得跳起来，然后便走开了。他伸开他的粗壮的臂膀，围住桌子整个边缘。阿希尔先生格外高兴；他很想要吸引大夫的注意。可是他白白摆动了他的腿，白白跳到了长凳上，他长得那样矮小以至他都没弄出声音来。

女招待拿来了苹果老烧酒。她用一个头部动作向大夫指出他

有一个邻座。罗歇大夫慢慢地把上身转过来，因为他不能扭动脖子。

“哟，是你呀，老破烂货，”他喊道，“你还没死呀？”

他对女招待说：

“你们接待这种货吗？”

他用凶狠的眼光看着这个小老头。他的眼光是笔直的，它把混乱的事物重新恢复原样。他解释说：

“这是一个老疯子，就是这么一回事。”

他甚至无意表明他是在开玩笑。他知道这个老疯子是不会发怒的，反而会微笑的。果然如此，这位小老头谦恭地微笑着。一个老疯子，他放心了，他觉得他受到了保护，能够抵御他自己了，今天在他身上不会发生什么事了。最重要的是我也放心下来了。一个老疯子，原来如此呀，也只不过就这样。

大夫笑了，他向我投了一个引人注目和赞同的眼光；大概是因为我的身材的缘故——而且我还穿着一件干净的衬衫——他很想联合我跟他一起开玩笑。

我没有笑，我没有回答他的主动接近，于是他一边不停地笑着，一边用他那眼珠里发出的烈焰试探我。我们默默地互相打量了几秒钟；他做成近视眼的样子打量我，他在把我归类。是属于疯子之类吗？还是属于那些流氓之类的呢？

还是他先转了头。在一个没有社会地位的孤单单的人面前他有点儿泄气。对这种人根本没必要说什么，这种人马上就被忘却的。他卷了一支烟卷，点着了它。然后他以老年人的方式两眼凝固而迟钝，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他的皱纹多漂亮，各式各样的都有，横头纹，鹅爪纹，嘴的每一边上的苦涩皱纹，还不算那悬挂在下巴上的黄筋。他是一个走运的男人，因为人们从最远处看到他，就会想到他一定受过苦，是位经历丰富的人。他还是配得上他的这张脸的，因为他无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时无刻不保持和利用他的过去的方式表示鄙视过；他用稻草把他的过去填充得很好，很简单，他把他的过去变成了经验，供那些妇女和年轻人使用。

阿希尔先生很高兴，他一定是很久以来也没有这样高兴过了。他钦佩得张着大嘴巴；他小口地饮着他的拜耳酒，鼓着他的两腮。嗯！大夫很会对付他！大夫不会被一个就要发疯的老疯子迷惑住。恰恰相反，对付这类人只要来一顿臭骂，或者几句粗暴的语言猛击一下就行了。大夫有经验，这是一位研究经验的职业者；医生，教士，法官和小吏们都熟悉人，好像人是由他们亲手做出来的一样。

我为阿希尔先生感到羞耻。我们是同一类的人，我们应该团结一致向他们斗争。可是他把我抛弃了，他投入了他们那一边去了。因为他真诚地相信“经验”。不是相信他自己的经验，也不是我的，而是罗歇大夫的经验。刚才，阿希尔先生还觉得自己很古怪，他还有孤单单一人的感觉。而现在他知道像他这类人还有其他的人，很多其他的人。罗歇大夫曾经遇见过他们，他可以向阿希尔先生讲述他们每个人的历史，告诉他历史的结局。阿希尔先生仅仅是一个例子，很简单，而且这一例子很容易地被引到一些共同的概念上。

我多么想告诉他人家在欺骗他，他在成为那些重要人物的玩物，那些研究经验的职业者的玩物。他们是在麻木和半睡眠的状态下熬过他们一生的，他们因为没有耐心等待而匆匆忙忙地结了婚，并且盲目地生育了孩子。他们在咖啡馆里，在婚礼上，在下葬仪式上遇见过许多别的人。不时地，他们被卷进漩涡，他们拼命挣扎，却不明白在他们那里发生了什么。在他们周围发生的一切又开始了，并在没有他们看见的情况下结束了。一些长长的昏暗的形体，从远处到来的事件，迅速地和他们擦肩而过。而当他们想看一看时，一切都已经烟消云散。然后，在接近四十岁时，

他们就把自己的若干成见和格言题名为“经验”，并且开始充当自动售货机。在左边的缝里投进两分钱，就会出来用银纸裹着的故事逸闻；在右边的缝里投进两分钱，就会收到一些宝贵的忠告。这些忠告像柔软的奶糖一样粘住你的牙齿。我也一样，由此看来，我也会被人们邀请到他们家里，他们会互相传说我在上帝面前是一位伟大的旅行家。是的，有些教徒蹲着撒尿；那些印度的接生婆用混在牛粪里的被研磨碎的玻璃当作麦角碱；在婆罗洲，当女子月经来到时，她就要在她自家房顶上过三天三夜。我在威尼斯看见过用轻舟举行的葬礼；在塞维利亚（[Séville]，西班牙城市。），我看见过耶稣受难周的祭典；我还看见过奥贝拉麦尔果（[Oberammergau]，德国的一座城市，每十年公演一次耶稣受难经过）的耶稣受难演出。当然啰，这一切仅仅是我知识中的一点点样品，我可能会仰身倒在一张椅子上兴致勃勃地开始说：

“您知道基拉瓦这个地方吗，亲爱的太太？那是摩拉维亚（[Moravie]，捷克的一地区）的一个奇异的小城，一九二四年我曾经在那里住过……”审过很多案件的法院院长听完我讲的故事会接着说：

“这是多么真切呀！亲爱的先生，这是多么合乎人情呀！在我的司法生涯的初期，也看见过一件类似的案件。那是在一九〇二年。我当时在利摩日做代理推事……”只不过在我年轻时，对这种事情特别反感。我并不是出身于这一类职业的家庭。可是也有一些业余爱好者，就是那些秘书，职员，商人等等，他们都是在咖啡馆里听别人说话的人，他们在快要四十岁时，就感到肚子里鼓得满满的有无法向外排出的经验。好在他们生育了一些孩子、并且迫使孩子们就地消化这些经验。他们很想叫我们相信他们的过去并没有白白地浪费掉，他们的回忆已经被浓缩，而且软绵绵地转化成了“智慧”。多么方便的过去呀！这是袖珍本形式的过去，是充满美丽格言的一本烫金的小册子。“请您相信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跟您讲的是经验，我知道的一切，都是我从生活中得到的。”难道生活会赋予他们想法吗？他们用旧有的来解释新的——而对旧的呢，他们就用更陈旧的事件来解释，就像那些历史学家，说列宁是俄国的罗伯斯庇尔，而又把罗伯斯庇尔说成是法国的克伦威尔。归根到底，他们从来一点什么也没弄懂过……在他们俨然神气的后面，人们猜想到一种忧郁的懒惰；他们只看见一些表面现象列队过去，他们伸着懒腰，他们想天底下没有什么新鲜事。“一个老疯子”，——而罗歇大夫模糊地想着别的老疯子呢，然而他记不起任何一个别的老疯子。现在，阿希尔先生将做的任何事情都不会使我们吃惊，因为这是一个老疯子！

他不是一个老疯子，因为他害怕。他害怕什么呢？当人们理解一件事情时，人们就面对着这件事情，孤单单地一个人孤苦无助的。世界的整个过去都不会有什么用。然后这件事情消失了，并且人们理解的也跟这件事情一起消失了。

那些普通的概念就更加是奉承的了。而那些专业人员，甚至那些业余爱好者都总是以有道理而结束。他们的智慧建议人们尽可能少出声音。尽量少地生活下去，让人们忘记他们。他们最好的故事就是受过谴责的不谨慎的人，古怪的人的故事。嗯，是的，事情经过就是这样，并且没有人会说反对意见。可能阿希尔先生没有很安定的良心。他可能在想他不会到这一步的，如果他听从他父亲或者他姐姐劝告的话。大夫又有权讲话了；因为他没有白过他的一生，他曾经善于使他自己有用。他平静而有力地站立着，俯视这个矮小的落魄之人；他是一块岩石。

罗歇大夫饮了他的苹果老烧酒。他那高大的身躯往下沉，他的眼皮沉重地下垂。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的脸上没有眼睛，犹如一个硬纸做的面罩，就像今天在这些小铺子里出售的那些。他的面颊有一种可怕的粉红色，我突然间看到了真相；这个人不久将会死去。他肯定知道这一点，他只须自己对着镜子看一下就够

了；他一天天愈来愈像是一具他将来的僵尸。这就是他们的所谓经验，这就是为什么我曾如此经常想的他们的经验闻到死亡，因为这是他们的最后一道防线。大夫很想相信这个道理。他想给自己掩盖住这个他无法忍受的现实；这个现实就是他是孤独的，没有经验，没有过去，只有不灵活的小聪明和一个变得衰弱的身躯。所以他曾很好地建设、治理和装饰他那小小的社会救济的妄想。他想他在取得进展。他有一些思想空洞，有些时刻这些思想在头脑里空转吗？这是因为他的判断不再有年轻时那样迅速了。他再也无法理解他在书中读到的东西了，这是因为他现在离开那些书如此遥远的缘故。他不能再谈恋爱了吗？可是他已经谈过了。谈过恋爱，这比现在还在谈要好得多，因为倒过来，人们可以判断、比较和思考。而这个可怕的死人面孔，为了能够忍受得住在镜子里看到它，他竭力使自己相信经验的教训已经深刻在这张脸上了。

大夫稍微把头转动了一下。他的眼皮略张开一点，用粉红的睡眼望着我。我对他微笑。我希望这个微笑显示出我知道了他试图隐藏的一切。就是这点会使他醒过来，如果他能够想：“这是其中的一个，他知道我将崩溃！”可是他的眼皮又垂下去了。他进入了梦乡。我走开了，留下阿希尔先生守候着他睡觉。

雨已经停了，空气是温和的，天上慢慢地跑着一些黑色的美丽形象。这更加应该为了划定一个完美时刻的范围了；为了反映这些形象，安妮会使我们的心里产生一些阴暗的小潮汐。我呢，我不善于利用机会，在这样不能被利用的天空底下，我悠闲自在地走着，心里空虚而平静。

星期三

不应该害怕。

星期四

写了四页之后，接着是长长的一段幸福的时刻。不要过分思考“历史”的价值。人们有对它感到厌恶的危险。不要公布在目前德·罗尔邦先生就代表我一生中惟一的辩护证据。

再过一个星期，我要去看望安妮。

星期五

凌堡大街上的雾是如此的浓以致于我认为擦着兵营的墙走路比较稳当。在我的右边，小汽车的车灯追逐着它们前面的潮湿的光线，而不可能知道人行道的边沿。我的周围有一些人，我听见了他们的脚步声，有时还听到他们讲话的嗡嗡声，可是我一个人也没看见。有一次，一个女人的脸在我肩膀的高度上出现，可是马上又被大雾吞没了，还有一次某个人一边沉重地呼吸着和我擦肩而过。我不知道我去哪里，我过分地精神集中了，我应该小心翼翼地往前走，用脚尖试探着地面，甚至要向前伸出两只手。再说我对这种练习一点都不感兴趣。但是我没有想到回家去，我被俘了。最后，过了半个小时我看见远处一片近乎蓝色的烟雾，我朝它走去，不久就到达了一大片亮光的边沿，透过亮光的迷雾在亮光的中心我认出了那是马布里咖啡馆。

马布里咖啡馆有十二盏电灯；可是只有两盏被点亮了，一盏在收款处的上头，另一盏在天花板上吊着。店里的惟一的招待员用力将我推到了一个昏暗的角落里。

“不要从这边走，先生，我在打扫呢。”

他穿着短上衣，里面没有背心，也没有假领，只有一件紫色条纹白衬衫。他打着呵欠，很不高兴看着我，一边用他的手指理

头发。

“来一杯浓咖啡和几只羊角面包。”

他擦了擦眼睛一句话也没有说就走开了。我感到阴影一直弥漫到我眼前，一个肮脏的冰冷的阴影。暖器肯定没有烧。

我不是独自一人。一个脸色蜡黄的女人坐在我的对面，她的手不停地晃动，一会儿抚摸她的短上衣，一会儿把她的黑帽子摆正。她是跟一个高个儿金黄色头发的男人在一起，那个在吃着一份蛋糕一言不发；安静使我感到沉重。我很想点燃我的烟斗，可是划火柴的嚓的一声会引起他们的注意，我为此而深感不快。

电话铃响了。她的两只手停下来：它们停在短上衣上。招待员不用着急，在去摘下听筒之前，他正好清扫完了。“喂！是乔治先生吗？您好，乔治先生……是的，乔治先生……老板不在这儿……是的，他大概已下楼了……啊！在这样的大雾天……他平常是接近八点钟下楼，……是的，乔治先生，我将转告他。再见，乔治先生。”

浓雾压在玻璃窗上像一幅沉重的灰色鹅绒帷幕。一张人脸贴了窗子一会，转瞬又消失了。

那个女人叹了一口气说：

“你给我系上鞋带！”

“鞋带没有松开呀”，男人看都没看就说。女人大为恼火。她的两个手沿着她的短上衣和她的颈部快速移动，就像两只大蜘蛛一样爬动。

“散了，散了，给我系上鞋带！”

他显得很疲倦地低下身子，在桌子底下轻轻地碰了碰她一下的脚。

“弄好了”。

她心满意足微笑起来，那男人招呼招待员。

“招待员，共多少钱？”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吃了多少个蛋糕？”招待员问。

为了装出没有看他们的样子，我低下了两眼。过了几分钟，我听到嚓啦嚓啦声，我看见了一条裙子的边沿和两只沾满泥的半统靴。接下来是男人的两只尖头漆皮鞋。这双尖皮鞋朝我走过来，停下来，又向后转，原来他在穿他的大衣。在这时候，一只手沿着裙子开始下滑，带下来一只挺直的胳膊，这只手犹豫片刻，在裙子上搔痒。

“你准备好了吗？”男人问道。

那只手张开来，伸过去摸右脚半统靴上的一个大泥点，然后泥点消失了。

“喔唷！”男人说。

他已经在大衣架旁拿起一只手提箱。他们出去了，我看着他们消失在浓雾里。

“他们是艺人”，招待员给我端咖啡来时对我说，是他们在皇宫电影院作幕间表演。女的用布蒙着双眼，并说出观众的姓名和年龄。他们今天已经走了，因为今天是星期五，人们换了节目单。

他到两个艺人刚刚离开的那张桌子上找到一盘羊角面包。

“不必要了。”

这些羊角面包，我原是不想吃的。

“我得要熄灭电灯，早晨九点钟了，为一名顾客而点两盏电灯，老板一定会责备我的。”

半影侵袭到咖啡馆里，有一道混杂着灰色和褐色的微弱的亮光现在从高大的玻璃窗上射进来。

“我很想见见法斯盖尔先生。”

我没有注意走进来一位老太婆，一阵寒风吹得我直打哆嗦。

“法斯盖尔先生还没有下楼来。”

“我是佛洛朗太太派来的，”她又说，“她身体不是很好。她

今天不能来了。”

佛洛朗太太就是那位红头发的收款员。

“这样的天气，”老太婆说，“对她的肚子是很不好的。”

招待员装出煞有介事的样子说：

“是大雾天的原因”，他回答说，“这跟法斯盖尔先生一样；我觉得很奇怪，他为什么还没有下楼，有人打过电话来找他。平常，他是八点钟下楼的。”

老太婆无意识地向天花板望着说：

“他在上面吗？”

“是的，那是他的卧室。”

老太婆拖长了声音就如她自言自语那样说：

“他会不会死了……”

“怎么！——招待员的脸上表现出最强烈的愤怒——啊！怎么！真谢谢你的吉利话”。

他会不会死了……我的脑子里也想到了这个问题。这恰是人们在这样的大雾天里形成的一类想法。

老太婆走了，我本来也该和她一样地走开，因为这里既冷又黑暗。大雾从门下边渗进来，它将慢慢地上升，并会淹没一切。在市立图书馆里，我本来可以找到光亮和火炉的温暖的。

又一张面孔紧贴在玻璃窗上，作着鬼脸。

“等一会儿，”招待员愤怒地喊道，然后便冲了出去。

那张脸突然不见了，只剩下我一个人留在那里。我痛苦地责备我自己离开了我的宿舍。现在大雾一定已经把它弥漫；我会害怕进入到里边去的。

在柜台后边，有什么东西在阴影里咯啦咯啦地响。这是从内室楼梯传来的响声，是不是经理下楼了？但不是，没有人出现，是台阶自己在咯啦咯啦地响。法斯盖尔先生还在睡觉。或者他已经在我的头顶上死去了。在一个大雾天的早晨被发现死在床上。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在咖啡馆里，几个顾客吃着喝着一点也没有怀疑……

可是他是不是还在床上？他是不是已经翻倒了，拖着床单和他一起，并把头撞到了地板上？

我很了解法斯盖尔先生；他有时候询问我的健康情况。是一个乐观的大胖子，长着一缕仔细修剪的胡须。如果他死了，一定是中风。他将是紫茄色的，舌头伸在嘴外边。胡须朝天，脖子在蜷缩的胡须下面呈紫色。

那个内室楼梯隐没在黑暗中，我差点连楼梯扶手上的那个球饰和栏杆都辨认不清。得通过这个阴影里的楼梯会咯啦咯啦地响的。在上边，我会找到卧室的门的……

死尸就在那里，在我的头顶上。我会扭动电灯开关，去摸一摸那温暖的皮肤以便看清楚。——我再也忍不住了，我站起来。如果招待员突然发现我在楼梯上，我将告诉他我听到了一点声音。

招待员突然回来了，气喘吁吁。

“来了，先生！”他喊着。

傻瓜！他向我走过来。

“是两个法郎。”

“我听到上边有声音”，我对他说。

“以前有声音吗？”

“是的，可是我想这有点不妙：好像是一些嘶哑的喘气声，而后有一声沉闷的声音。”

在这个黑暗的厅里，玻璃窗后面又有这样的大雾，这样的响声是非常自然的。我无法忘记他做出的眼神。

“你还是应该到楼上去看看，”我又恶毒地补充了一句。

“啊！不，”他说，“另外……我怕他会抓住我。现在几点钟了？”

“十点了”。

“我将在十点半钟上去，如果他还不下来的话。”

我朝门口迈了几步。

“您现在就要走吗？您不再留一会吗？”

“不了。”

“真的是气喘声吗？”

“我也不清楚，”我一边走出去一边对他说。这可能是因为当时我有这样的感觉。

大雾散了一点。我匆匆忙忙地向客栈街走去；我需要它的灯光。结果是一个失望，灯光，的确是有的，它在商店的窗子上光芒四射。可是那不是欢快的光线，由于大雾的缘故光线是非常白的，并且它落在你的肩头就像淋浴一样。

有很多人，特别是妇女：保姆，女佣人，也有老板娘，那些说：“我自己来买更妥当些”的人。她们在橱窗前察看一会儿，最后终于走了进去。

我在朱利安猪肉店前停下了。每隔一会儿我透过玻璃窗看见一只手在指着那些配有块菰的猪爪和小香肠。于是一个肥胖的金发姑娘俯下身子，露出胸脯，用手指拿起那块死肉。离这里有五分钟的路，法斯盖尔先生在他的房间里已经死了。

我在我的周围寻找一个结实的支撑物，找一个能防御我思想的东西。没有这样的东西了，一点点地大雾被撕破了，可是某个令人不安的东西还依然在街上游荡着。这也许不是真正的威胁，因为这是褪了色的，透明的。可是它正好是最后使人畏惧的东西。我把我的前额顶在了玻璃橱窗上。在那俄国式的蛋黄酱上，我发现有一滴暗红色的东西：那是一滴血。这个在黄色上面的红色使我感到恶心。

突然间，我有了一个幻觉：某个人脑朝前摔倒了，并把血流在了这些菜盘里。鸡蛋滚到了血里，环抱它的西红柿垫圈脱落下来，没有人注意，红色落在红色上。蛋黄酱有一点流出来，构成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潭黄色乳脂，把那滩血分成两股。

“这太愚蠢了，我应该振作起来，我要到图书馆去工作。”

工作？我那时很清楚我不会写出一行字来的。又白白浪费了一天的时间。在穿过公园的时候，我看见在我平常坐着的凳子上有一个穿着蓝色大披风的人一动不动。这又是一个不怕冷的人。

当我走进阅览室的时候，“自学者”就要从那出来。他朝我扑来说：

“我应该好好地感谢您，先生。您的那些照片使我度过了难忘的几个小时。”

看着他，我曾一度产生希望，两人在一起，可能更容易度过这一天。可是，与“自学者”在一起，从来只是表面上是两个人。

他拍了拍一个四开本的书。这是一本《宗教历史》。

“先生，要写一本内容这么广泛的书，没有比努萨比埃更能胜任的了，你说是吗？”

他神态疲惫不堪，两手发抖。

“您的脸色不好，”我对他说。

“啊！先生，我想是这样！这是因为在我这里遇到了一件讨厌的事。”

保管员来到我们面前，他是一个矮小的脾气暴躁的科西嘉人，有一缕军乐队鼓手长的八字胡须。他一连几个小时在桌子之间磕着脚跟散步。冬天，他把痰咳在手帕里，然后把手帕放在火炉边上烤干。

“自学者”靠近我，直对着我的脸喘气。

“在此人面前任何事情我将不对您说，”他机密地对我说，“如果您愿意的话，先生？”

“什么事？”

脸涮地红了，他的胯骨优雅地摆动着。

“先生，啊！先生：我豁出去了。您肯赏脸在星期三跟我一起吃午饭吗？”

“非常荣幸。”

我当时很想和他一起吃午饭就好像我想自缢一样。

“我真是太高兴了，”“自学者”说。他很快又补充了一句：“我上您府上去接您，如果您同意的话。”然后他就消失了，可能怕我改变主意，要是留给我时间考虑的话。

十一点半钟了。我一直工作到下午两点差一刻。工作得不好——我眼前有一本书，可是我的思想不停地回到马布里咖啡馆那里。法斯盖尔先生现在下楼了吗？事实上，我当时不太相信他的死，并且这正是我苦恼的原因！这是一个漂浮不定的想法，既不能使我确信，又不能使我摆脱。那个科西嘉人的皮鞋在地板上咋咋作响。好几次，他走过来矗立在我面前，好像很想跟我说话。可是他又改变主意了，他离开了。

接近一点时，最后一批读者走了。我不饿；我尤其不想离开。我又工作了一会儿，然后我突然惊起，我感到被埋葬在沉寂当中。

我抬起头一望，就剩下我一个人了。那个科西嘉人一定是下楼到他妻子那里去了。他的妻子是楼下图书馆的看门人；我很想他的脚步声音。我正好听到了火炉里煤炭塌落的声音。大雾已经侵袭了房间，不是真正的大雾，真正的大雾早已消失殆尽了；这是另外一种雾，现在那些街道上还充满着这种雾气，它是从那些墙上，从那些路面上出来的。这是事物的一种不固定性。当然，那些书始终都在那里，在按照字母顺序排列在书架上，带有黑色或棕色的皮面，标签上是“公用法文 7996”（公共使用——法国文学）或者是“公用自科（公共使用——自然科学）。可是……怎么说呢？在平常，这些矮胖而强有力的书和炉子、绿色的灯、高大的窗子，梯子等等一起阻止着将来走进来。只要你逗留在这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四面墙中间，一切要发生的事情就应该在炉子的右边或左边发生。即使圣·丹尼双手捧着他的首级，亲自走进来，也应该从右边进来。他应该在“法国文学”那个书架和女读者专用桌子之间行走。如果他脚不沾地，在离地面二十厘米的空中飘荡，他那沾满鲜血的脖子就恰好在第三道书架的高度上。所以，这些东西至少可以用来确定可能是真实的事的界限。

嗯，今天，它们再也不确定任何东西。好像甚至它们的存在都成了问题，好像它们费尽千辛万苦才从一个时刻过渡到另一个时刻。我紧紧地把我正在读的书抓在手里；可是最强烈的感觉已经消失了。没有什么东西有真正的样子；我感到我是被硬纸壳做的布景围绕着，布景会突然地被撤掉。人们屏住呼吸，蜷缩着身体，在等待着——等待他的危机，等待他的“恶心”，像那天的阿希尔先生那样。

我站起身。我处在这些弱软无力的东西中间再也坐不住了。我走向窗口向安贝塔兹的头顶看了一眼。我自言自语地说：一切都可能发生，一切都可能发生。很显然，发生的并不是人所发明的那类可怕的东西；安贝塔兹不会在他的石座上跳起舞来的；那又应别当别论了。

我恐惧地望着这些瞬息万变的生灵，它们在一小时之后，在一分钟之后可能会垮掉。嗯，确是这样。我那时正在那里，我生活在这些充满知识的书籍中间，一些书描写各类动物的不变的形体，另一些书解释在宇宙中能量完全地守恒；我那时在那里，站在一个窗子前面，窗子的玻璃有一个确定的折射率。然而它们是多么脆弱的障碍物呀！大概是由于懒惰，我假设，人间随时都是相似的。今天，它好像想改变一下了。那么一切，一切都可能发生。

我不能浪费时间，我苦恼的根源是在马布里咖啡馆的事。我应该回到那里去，我应该看见法斯盖尔先生还活着。如果需要的

话，我应该摸一下他的胡须或者他的手。这样，可能我才得到解脱。

我急忙拿起我的大衣，没有穿就把它掷在我的肩上了；我逃了出来。穿过公园的时候，我在那个同样座位上又看到了那穿斗篷的老好人，在冻得鲜红的两只耳朵之间，他有一个苍白的宽脸。

马布里咖啡馆在远处闪着亮光。

这一次，那十二盏电灯大概全都被点亮了。我加快了脚步，必须把这件事结束。我首先通过那高大的窗子向里看了一眼，大厅里空荡荡的。女收款员不在那里，招待员也不在——更没有法斯盖尔先生了。

我不得不费很大力气才进去，我不坐下。我喊道：“招待员”！

没有人回答。

一个空杯子在桌子上。

一块糖放在一只茶盘上。

“没有人吗？”

一件大衣悬挂在衣架钩上。在一个独脚桌上，一些杂志被堆放在一些黑纸盒里。我屏住呼吸，观察任何细微的声音。内室楼梯轻轻地咯噔咯噔地响。外边传来轮船的汽笛声。我倒退着走出去，眼睛自始至终没有离开那个楼梯。

我很清楚，下午两点钟，顾客是不多的。法斯盖尔先生得了流感；他可能是派招待员买东西去了——也许是找医生去了。是的，可是我需要看见法斯盖尔先生。在客栈街入口处，我回过头来，我厌恶地凝视着那间闪光的，空无一人的咖啡馆，二楼上的百叶窗紧紧地关闭着。

一种真正的恐慌袭上了我，我也不知道该上哪里去了。我沿着船码头奔走，我转到布乌瓦兹区的无人的街道里去。那些房子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用它们那阴郁的眼睛看着我逃去。我恐慌地重复说：到哪里去？到哪里去呢？一切都可能发生。心在嘣嘣地跳个不停，我不时担惊受怕地猛然回头望一下：我的背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可能那件事就在我背后开始了，等到我一下子转过身来就太晚了，只要我还能盯住那些事物，任何事情都不会发生。所以我尽可能地看这些东西；路面，房子，路灯；我的两眼迅速地从这些东西转到那些东西上，以便在这些东西变化中突然发现它们和捕捉到它们。它们的样子都不太自然，可是我用力对自己说：这是一盏煤气路灯；这是街道自来水龙头，我试图用我的眼力把它们还原成它们的日常状态。有好多次，我在路上遇到一些酒吧间，像布列东咖啡馆，马里那酒吧等等。我停下来，我在它们的粉红色的罗纱窗帘前犹豫：也许这些严密关闭的饭馆没有受到影响，也许这些饭馆还保留着一小块与世隔绝的被人遗忘的昨天的世界。可是还是应该推开门，走进去。我不敢，我又走开了。房子的那些门尤其使我害怕，我害怕它们自己打开。我终于走上了马路的中间。

我突然到达了北方船坞的码头上。有几艘小鱼船，一些小游艇。我把脚踏在一个砌在石头里的缆绳环上。这里离房屋很远，离门也很远，我将可以休息一会了。在平静的和布满黑色小斑点水面上漂浮着一只浮标。

“在水底下吧？你没有想到那水下会有什么东西吗？”

有一个畜牲？一只大甲壳虫，一半身子钻到了泥里？十二对爪子在慢慢地扒着淤泥。那个畜牲不时地微微地抬起身子。在水的底部，我靠近点，一边搜寻一个漩涡、一个小小波浪。浮标依然在那些黑色颗粒中间一动也不动。

这时候，我听到说话声。是时候了，我转过身来，又继续奔跑。

在卡斯蒂格尼奥街，我追上了两个谈话的人。听到我的脚步

声，他们强烈地颤抖，并不约而同地转过身来。我看见他们的不安的眼神投向我，然后又看看我的后面，是不是有别的东西跟着来。难道和我一样，他们也这样害怕吗？当我超过他们的时候，我们对望了一眼，再进一步我们就要交谈起来。然而我们的眼神突然流露出一不信任，在像今天这样的日子里，我们是不会同任何人谈话的。

我又回到了布里拜街，气喘吁吁的。怎么，事已决定，我要重返图书馆，借一本小说，试着读读书。在沿着公园的栏杆走的时候，我远远地看见那个穿斗篷的人。他一直在那里，在这个冷清清的公园里，他的鼻子已经变得和他的耳朵一样红了。

我就要推开栅栏的门，可是他那脸上的表情使我吓了一跳。他眯缝起眼睛，带着惊愕的和过份温柔的神态，半冷笑着。但同时，他在直愣愣地盯着他前面某个我不能看见的东西，他的眼光是那么严厉，那么紧张以致使我都突然地转过身来。

在他的对面，一个十来岁非常好动的小女孩，半张着嘴入迷似地端详着他，一边神经质地扯着自己的头巾，并向前伸着她的长脸。

那个老好人自己微笑着，好像某个要演闹剧的人。突然间，他站起来了，两只手放在他那斗篷的口袋里，斗篷一直垂落到脚面上。他走了两步，眼睛往上翻。我以为他要跌倒了；可是他继续迷迷糊糊地微笑着。

我突然明白了，问题就在那件斗篷上！我本来很想阻止这件事，只须咳嗽一声或推一推栅栏门就行了。可是我当时也入迷了，也被那个小女孩的脸迷住了，她的相貌由于害怕而变得极其自然，她的心脏跳得一定也很急剧。可是我也在这副老鼠似的嘴脸上看出了某种有力的和不祥的事情。这不是好奇心，而更是一种有把握的等待。我感到无法可想，我是在外边，在公园的旁边，我是在他们的这场小戏剧的旁边，而他们俩则被欲望的无法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理解的力量互相紧紧地连在一起。他们构成了一对，我屏住呼吸，我想看看当这个汉子在我背后张开他的斗篷的下摆时这个小女孩的老气横秋的脸上露出怎样的表情。

可是，突然间，我大大地舒了一口气，小女孩摇着头迅速地跑开了。原来穿斗篷的那家伙看见了我，这才使他停了下来。他停在人行道中间一动不动，停了一霎那后，然后他驼背走开了。他的斗篷拂打着他的小腿。

我推开栅栏门，疾速赶上了他。

“喂，喂！”我喊着。

他颤抖起来。

“本城正受到一种严重的威胁，”我走过他身边时彬彬有礼地对他说。

我走进了阅览室，在一张桌子上我拿起一本《巴尔玛修道院》（法国十九世纪作家司汤达的长篇小说。是以意大利为其背景的）。我尽力想投入阅读中，想在司汤达的阳光明媚的意大利找到一个避难所。我时断时续地通过短暂的幻觉终于达到了此目的，然后我又陷入这个有威胁性的一天，我的对面是一个矮小的老头，他清着嗓子，另一个是年轻人，他仰在椅子上沉思。

几小时过去了，玻璃窗外已经变得全黑了。我们一共四个人，不算那个科西嘉人，他正在他的办公桌旁把图书馆最近购进的一批书——盖上图章。这儿有那个矮小的老头，那个金头发的小伙子，一个在准备学士论文的年轻姑娘，还有我。不时地，我们当中的一个人就抬起头，迅速地对其余三个人投射一下不信任的眼光，好像害怕其他人似的。有一阵子，那个矮小的老头笑起来；我就看到那年轻女人从头到脚地打起哆嗦。可是我从对面看出了他读着的那本书的书名，那是一本轻松的小说。

七点差十分了。我突然想起图书馆是在七点钟关门。我又要再一次被抛弃到城里。我将到哪里去？我要干什么？

老头看完了他的小说。可是他没有走开。他在桌子上用手指单调而有规律地敲着。

“先生们，”科西嘉人说，“我们马上就要闭馆了。”

那小伙子大惊失色，往我这边看了一眼。年轻女人已转向那个科西嘉人，然后她又拿起她的书，好像埋头读起来。

“五分钟之后就关门了，”那个科西嘉人说。

小老头含含糊糊地摇着头。年轻女人推开她的书，可是没有站起来。

那科西嘉人不回来了，他迟疑地走了几步，然后扭动电灯开关，阅览桌上的电灯都熄灭了。只有中央的灯泡还亮着。

“该走了吗？”老头非常和善地问道。

小伙子懒洋洋地站起身来。他花费好像是最长的时间来穿上他的大衣。当我出去时，那妇女还坐在那里，一只手平放在她的书上。

楼下，大门向着黑夜打开着。小伙子走在最前面，转过身，慢慢地下楼梯，穿过门庭，在门槛处，他停了一会儿，然后便融入了夜色中。

到了楼梯的下边，我抬起了头。过一会儿，那个小老头离开了阅览室一边系着大衣钮扣。当他走下头三个台阶时，我奔过去，并闭上眼睛冲进黑夜中。

我感到我的脸上被微风轻拂着。

远处有人在吹口哨，我睁开眼皮。天下雨了，那是柔和而平静的雨。广场平静地被它的四盏路灯照亮。在雨中，广场的那边那个小伙子大步地远离而去；是他在吹口哨。对另外两位还不知道的读者我很想呼喊，叫他们可以不必要害怕地往外走，威胁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那个矮小的老头在门口处出现了。他局促不安地搔着腮，然后他浑厚地微笑了，张开了他的雨伞。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星期六

早晨

阳光明媚，薄薄的一层雾预兆着这一天是好天气。我在马布里咖啡馆里用了早餐。

女收款员弗洛朗夫人对我亲切地笑了一笑。我从自己的餐桌处大声问道：

“ 法斯盖尔先生病了吗？”

“ 是的，先生，是一次重感冒；他还要休息几天哩。他女儿今天早上就从敦刻尔克到这儿来了，她就住在这里好照顾他。”

自从我收到安妮的信以后，这是第一次为再见到她我真诚地感到幸福。六年来她干了些什么？我们再相见时会感到拘束吗？安妮是不知道什么叫拘束的，她会像我昨天才离开她那样接待我。只要开头我不做蠢事，不使她感到不愉快就行了。尤其是要记着在到了的时候不要伸出手和她握手就行了：她讨厌这样做的。

我们将有多少天在一起过呢？可能我将把她带回到布维尔来。只须她在这里生活几小时只须她在春天旅馆住上一夜就行了。以后就不一样了，我就不会再害怕了。

下午

去年，我第一次参观布维尔博物馆时，奥利维埃·布雷维纳的画像使我吃惊。是比例上有缺陷吗？还是背景上有缺陷？我是说不出来的，可是有一件事情使我很不愉快：就是这位议员在他的画布上不那么镇静自若的样子。

从那时起，我又来过好几次看这位议员的画像。可是我的不舒服感总是持续不断。我不愿意承认，波尔迪汗这位罗马奖获得者和六次获得奖章的作者会在绘画上出错误。

但是，在今天下午，在翻阅一本古老的《布维尔的讽刺诗集》的时候，我隐约看到了真相，这本诗集是用来敲诈钱财的，

集子的作者被指控在战争期间犯有叛国罪。我立刻离开了图书馆，到博物馆去走一趟。

我迅速地穿过前厅的半影。在黑白相间的石板地上，我的脚步没发出一点声响。在我的周围，一大群石膏塑像蜷曲着手臂。在通过时我透过两个大开口隐约看见一些破裂的瓮，一些盘子和在一个座面上的蓝色和黄色的神像。这是贝尔那·帕利希展览厅，专门陈列陶瓷器皿和小型艺术品的。可是陶瓷器皿不使我发笑。一位先生和一位戴孝的夫人毕恭毕敬地出神地看着这些烧制的物品。

在大厅——或者称为波尔迪汗·何诺达展览厅——的入口处的上边，可能不久前人们装上了一幅巨大的油画，我以前从来都没有见过。这幅画是由里夏尔·塞弗兰签字的画被叫做《独身者之死》。这是一个国家的赠品。

画中的独身者自腰带以上半身裸露，躯干稍带绿色，就像一般死尸一样，独身者在弄乱了的床上躺着。皱皱巴巴的床单和被子表明死者临终前作过长时间的挣扎。我想起了法斯盖尔先生，我微笑着。他现在不是孤孤单单一个人了，他的女儿在服侍他。在画面上，一个脸上流露着道德败坏的面容的女仆，女管家已经打开了一个五斗厨的抽屉，在那里数钱币。一扇敞开的门使人看到门外半影中一个戴鸭舌帽的男人在等待着，他的下嘴唇上叼着一支烟卷儿。墙边有一只猫不动声色地舔着牛奶。

这个独身者只为他自己活了一世。为了给他一个严厉而应得的惩罚，没有人在他临死时来到他的床边为他合上眼睛。这幅画给了我一个最后的警告：现在还来得及，我可以洗头革面。可是我继续这样，我必须知道这一点，在我要进去的大厅里，一百五十多幅画像已经被挂在了墙上；除了某些过早地从他们的家庭里被拐骗走的年轻人和一所孤儿院的女院长之外，在人们所描绘的人中没有一个是独身而死的，他们中没有一个是死后没有儿女和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未立遗嘱的，没有一个人是未受临终圣事而死的。按照惯例，这一天和别的时间一样，在上帝及人们的随伴之下，这些人会静静地死去，以便去祈求他们有权享受的永生。

因为他们对一切都享有权利，对生活、工作、财富、指挥、受人尊重，最后对永生，都享有权利。我安静地想了一会儿，然后走了进去。管理员在一个窗子旁睡着，一束金黄色的光线从玻璃窗投过来，在那些画面上形成斑点。除了一只猫在我进来时害怕得逃跑了以外，在这个矩形大厅里没有一点生气。可是我觉得那一百五十双眼睛的目光都投到我身上了。所有那些在一八七五和一九一〇年之间属于布维尔上流社会人士，不管男人还是妇女都被何诺达和波尔迪汗一丝不苟地描绘下来了。男人们建起了海上圣·塞西尔教堂。他们于一八八二年成立了布维尔船业及商业联合会，为了“团结一切有志之士，为了复兴祖国的事业而合作，击败那些捣乱的党派……”他们把布维尔变成一个装卸煤炭和木材的装备最好的法国贸易港口，把码头延长和展宽也是他们的功劳。他们使停泊区扩大得达到要求，而且通过毫不懈怠的疏浚使在落潮时下锚的水深也达到十米七十。渔船的吨位在一八六九年是五千吨，由于他们的努力在二十年内提高到一万八千吨。为了便于劳动阶级中最优秀的代表人物得到提高，他们在任何牺牲面前都不退缩，他们主动地创办了各种技术和职业教育中心，这些教育中心在他们的严格保护之下繁荣昌盛起来。他们使一八九八年那次著名的码头工人罢工疲惫不堪，并在一九一四年为祖国贡献出他们的儿子。

妇女们，她们配得上是这些斗士们的配偶，她们创办了大部分的救济会，托儿所，女子习艺所。然而她们首先是贤妻良母。她们养育了一些优秀的孩子，教会他们什么是他们的义务和权利，以及形成法国的传统的宗教和尊严。

画像的一般颜色是近乎深褐色的。那些鲜艳的颜色都被排除

了，因为考虑到仪态端庄。在何诺达的那些画像里，过去他更乐于画老年人，在黑色背景上显得格外的雪白的头发和胡须。他擅长把手描绘得栩栩如生。而在波尔迪汗那里，他的技法少些，有点损害了手的形象，可是他画的假领却像大理石那样白得耀眼。

天气很热，管理员轻轻地打着鼾。我向四面的墙壁环视一眼，看到了许多手和眼睛，这儿那儿的一个光点淹没了一副面孔。由于我朝着奥利维埃·布雷维内的画像走去，某件东西引起了我的注意；商人帕科姆的画像从墙裙上的葱形饰上向我投下一道明亮的眼光。

他直立着，头稍微向后仰，一只手拿着一顶大礼帽和手套，紧贴在他的带有饰珠的灰裤子上。我不由自主产生某种敬佩之感，我在他身上看不到什么平庸之处，看不到什么要受到批评之处，小小的脚，纤细的手，武士的宽肩膀，审慎的优雅，带有少许的幻想。他有礼貌地向参观者显出他的脸没有皱纹非常清晰。微笑的影子甚至还浮现在他的嘴唇上。可是他的灰色眼睛并没有微笑。他可能有五十岁上下。可是他像三十岁那样年轻和精神饱满。他很漂亮。

我放弃了当场抓住他身上缺点的机会。然而他却不放过我。我看出了他的眼神里有一种平静而无情的判断。

我明白了把我们分隔开来的是什么，原来我能想到的关于他的事情不会到达他那里；这恰好是一个心理学问题，正像人们在小说里搞的那些。可是他的判断像一把利剑把我刺穿，甚至我的生存权利都成了问题。而这是真的，我自己对此也已有所意识：我没有权利生存。我是偶然出现的。我的存在像一块石子，像一棵植物，像一个细菌。我的生活无拘无束，四处游荡。生活有时向我发出模糊的信号。另一些时候，除了一阵毫无结果的嗡嗡声之外我什么也感觉不到。

但是对于这位没有缺点的漂亮的男子来说今天已经死去，对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于让·帕库姆，这位国防部的帕库姆的公子来说，就另当别论了。他的心脏的跳动和他的内脏器官的低沉的咕噜声传到他的耳朵里都构成他的短期的和纯粹的小权利。在六十年的时间里，他自始至终使用了他的生存权利。瞧他那漂亮的灰眼睛！一向也没有一点点疑惑在他的眼睛中通过过，帕库姆也从来没有弄错过。

他一直履行他的义务，尽他的全部义务，尽儿子、丈夫、父亲、领袖的义务；他也不示弱地要求享受他的权利。童年时代，要求得到在一个和谐的家庭里受良好的养育的权利，要求继承一个没有污点的姓氏和一份昌盛的事业的权利；作为丈夫，要求被关怀照料和享受温柔爱情的权利；作为父亲，要求受人尊敬的权利；作为领袖，要求受人绝无怨言地服从的权利。因为权利从来只是义务的另一个方面。他那超凡的成功（帕库姆家族今天是布维尔最富有的家族）从来不会使他感到惊奇。他从来都不认为他是幸运的，而当他娱乐时，他得很有节制地去进行，一边说着：“我要休息一下。”所以娱乐在他那里也属于权利之列，就不再是有害的无聊的举动了。在左边，比他的青灰色的头发稍高一点的地方，我看到在一个书架上摆着许多书。装璜十分漂亮。这肯定是些古典文学。帕库姆一定是在晚上睡觉之前读几页“他的老蒙泰涅（[M. E. de Montaigne 1533—1592], 法国散文家）”或是一首拉丁文的奥拉斯（[Horace 公元前 65—8 年], 古罗马诗人）的短诗。有时，为了了解情况他大概也读一部现代的著作。就这样他了解了巴雷尔和布尔热。（[Paul Bourget, 1852—1935], 法国作家）一会儿之后，他放下书，他微笑着。他的目光失去了它那惊人的警觉性，他陷入了沉思之中。他说：“完成自己的义务是多么简单而又多么困难呀！”

他从来没有做过其他的反躬自省的事，因为他是一位首长。

还有其他首长的画像悬挂在墙上，甚至那儿只有这些，那位坐在安乐椅里的灰绿色的高个老头也是一位首长。他的白背心是

他的银发的一个恰当的呼应。（这些画像主要是为了树立道德榜样而画的，而其描绘的精确性已经到了专业的地步，可是也不是不顾及艺术效果）他把那长而纤细的手放在一个小男孩的头上。一本打开的书放在他的裹着一条毯子的膝盖上。可是他的目光已不知去向何方。他看见青年人不可能看见的一切。他的姓名已经被写在了他的画像的下边的一块涂金的木制菱形框上：他可能姓帕库姆或帕罗坦或夏涅，我不想走上前去看清楚，因为对他的亲友们来说，对于这个男孩来说或对于他自己来说，他只不过是祖父；再过一会儿，如果他确认使他的孙子朦胧地预感到将来的责任范围的时刻已经到来，他就会以第三人称讲述他自己：“你要答应你的祖父做个乖孩子，我的宝贝，而且明年要用功读书。可能明年你的祖父就将不在了。”

到了晚年，他对每个人都流露出他的宽大仁慈。连我也一样，如果他看见我的话——可是我在他的眼中是透明的——我也会感到他的眼光非常亲切，因为他会想到我过去也曾有过祖父母的。他一无所求，因为到了他这把年岁的人，再也没有欲望了，没有任何其它要求。除了要求别人当他进来时稍微压低点嗓音讲话；除了要求在他走过时别人的微笑中带有某种程度的温柔和尊敬，没有任何要求。除了他的儿媳有时说：“父亲是非凡的人物，他比我们还年轻。”除了要求自己是一能够平息孙子愤怒的人，他只要把手放在孙子的头上就行了，事后还能够说：“这样的激怒只有爷爷会安慰。”没有任何要求，除了要求他的儿子每年来几次在一些微妙的问题上征询他的意见；最后，除了要求自己感觉从容、平静和无限贤明之外没有任何要求。这位老先生的手轻轻地放在他孙子的卷发上，这简直可以说是一次降福的手势。他可能想到什么呢？一定是想到他光荣的过去。这个光荣的过去给了他谈论一切和对一切能作出决定性的发言权。我前两天的想法并没有离题，“经验”的确不仅是对抗死亡的武器，而且经验是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种权利，老年人的权利。

奥布里将军的画像被悬挂在墙裙上的花边饰上，他佩带着一支长剑，是一位首领。还有一位首领——埃贝尔主席，他是一位精明的文化人，安贝塔兹的朋友。他的脸又长又对称，下颌更长，正好在嘴唇下边被一簇帝国式小胡须截断，他略微往前伸着下颌骨，带着好像在发表不同意见，酝酿一个原则性异议的有趣神态，就像轻微地打嗝一样。他在沉思，他拿着一支鹅毛笔，当然啰，他也在休息，而且是一边作着诗一边在休息。可是他有首长的苍鹰似的眼睛。

而那些士兵们呢？我当时站在大厅中央，是所有这些严肃目光的瞄准点。我既不是一位祖父，也不是一个父亲，甚至不是一个丈夫。我不投票选举，我几乎不交纳任何税款。我不能吹嘘自己有纳税人的权利，也不能自诩为享有选民的权利，甚至不能夸耀二十年平平庸庸生涯所赋予一个职员 of 的无足轻重的好名声的权利。我的存在开始严肃地使我自己感到惊奇。我难道不是一个简单的外壳吗？

“唉，”我突然自言自语地说，“我就是一名士兵吗！”这使我毫无积恨地发笑。

一位五十多岁胖胖乎乎的人彬彬有礼地回报我一个亲切地微笑。何诺达是怀着爱慕之情给他画像的。画家并没有运用太柔和的笔触来描绘他肥胖而精细的小耳朵。特别是对他的两只手，这双手是长长的，青筋暴露的，手指松开的，这是真正学者的手或艺术家之手。我对他的面孔是陌生的，我一定是经常经过这幅画的前面而没有注意它。我走近些，看到了雷米·帕罗坦，一八四九年生于布维尔，巴黎区学院教授。

帕罗坦·瓦克菲尔德大夫曾经跟我谈过他——“他是我一生中只遇见过一位伟大的人物，这就是雷米·帕罗坦。一九〇四年冬天，我曾听过他的课。（您知道我在巴黎学过两年产科学。）他

使我懂得了什么是一位首长。他性格很开朗，我向您保证。他激励我们，他能把我们带到天涯海角。同时他又是一位绅士，他有一笔巨大的财富，他贡献出其中一大部分来帮助那些贫穷的大学生。”

就这样，我第一次听人说到的这位科学界的王子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我就站在他面前，他在对我微笑。他的微笑中多么富有聪明智慧和多么和蔼可亲呀！他那胖胖的身躯不慌不忙地坐在皮革的大安乐椅里。这位谦逊的学者马上使人们感到很舒适。如果不是他的精神奕奕的眼光，人们可能会把他当作一位普通的老汉呢。

用不着长时间地猜测他的威望的由来。他受人爱慕是因为他懂得一切，人们可以对他说出一切。总之，他有点像勒南（[Ernest Renan, 1823—1892], 法国作家），不过更高超一些。他是属于那些说这样的话的人——“社会主义者吗？好啊，我比他们走得更远！”

除此之外，通过瓦克菲尔德我还知道，那位大师很喜欢“为那些灵魂接生”，就像他自己经常微笑着说的那样。他自己保持着青春，他的周围也就都是些年轻人。他经常接待那些志愿学医的良家子弟。瓦克菲尔德曾好几次在他家里吃午饭。吃过饭后，人们都到吸烟室里来。主人把这些学生当作成人对待，请他们抽雪茄，而他们离开吸他们的第一支香烟的时间还很短呢。主人躺在沙发上，半闭着眼睛长时间谈话，周围是他那群热望求知的弟子。他追述自己的回忆，讲述一些奇闻轶事，从中引出一个有刺激性的而又深刻的道德观念。在这些受到良好教养的年轻人中间，如果有一个人很会动脑筋，帕罗坦就会对他格外感兴趣。他鼓励这个人讲话，专心地听他讲，给他提供一些思想观点，提供一些深思的题目。在所难免地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一天这个充满丰富思想的青年人，由于他的亲人们的敌视而被激怒，独自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个人想得累了，不顾所有人的反对来要求这位指导教师单独接见他，腼腆地结结巴巴地把他最心底的思想，他的愤怒，他的希望都对指导教师倾吐出来。帕罗坦把他紧紧拥抱在怀里，对他说：“我理解你，我从第一天起就理解了你。”他们交谈起来。帕罗坦谈得很远，很远，远到那个青年人简直无法跟上他。经过几次这类谈话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位年轻的造反者身上有了明显的变化。他对自己内心看得清楚了。他学会认识他和家庭、和社会环境之间深刻的联系。他最终理解了优秀分子所担负的可崇敬的角色。最终，像被施过魔法似地，这个迷失方向的羔羊一步一步地跟随着帕罗坦，又回到了自己所属的大家庭里，成了心地被照亮的，对过去懊悔的人。“他治好了更多的灵魂”，瓦克菲尔德总结说，“比我治好的肉体更多。”

雷米·帕罗坦亲切地对我微笑着。他迟疑着，他在竭力理解我的处境，以便慢慢地改变我的处境，把我带回到羊舍里去。可是我不怕他，因为我不是一只羔羊。我望着他那美丽安祥而没有皱纹的前额，他那小小的肚子，他那平放在膝盖上的手。我对他笑了笑后便离开了他。

他的弟弟让·帕罗坦是布维尔市联谊会的主席，他的两只手撑在一张上面堆放着文件的桌子的边沿上，他的整个姿态表示对来访者的接见已经结束。他的目光是不同一般的，他像是很难被理解，并闪耀着纯粹的权利。他那发光的双眼占据了他的整个脸庞。在这双眉宇下面我瞥见两片薄薄的而又神秘地紧闭的嘴唇。“真滑稽，”我喃喃地说，“他很像雷米·帕罗坦。”我转身朝向大师，从相像的角度细心观察他，使我突然发觉在他的温和的脸上有一种毫无生气的和愁眉苦脸的表情，那是他们家族风度。我又回到让·帕罗坦身上。

这位男士有一种思想的单纯性。在他身上除了骨头，死掉的肉和“纯粹的权利”之外就别无它物了。真是地道的附着权利之

魔的例子。”我这样想。当“权利”附上了一个人的身上之后，就没有任何驱魔法可以把它驱赶走。让·帕罗坦把他的一生都用来想念他的“权利”，不做别的事情。我感到头有点痛，就像我在每一次参观博物馆总头痛一样。换了帕罗坦，他所感觉到的就不是头痛，他感到在他太阳穴上产生了享受治疗疼痛的权利。人们绝不应该使他想得过多，不应该吸引他注意那些不愉快的现实，注意他可能的死亡和别人的痛苦。可能，在他临死时，在床前——这是自从苏格拉底以来，人人同意必须说几句高尚的话的时刻——他一定对他的妻子说，就好像我的一个叔叔临死前对他妻子说一样，他妻子曾一连十二个昼夜夜以继日服侍他：“你，泰雷兹，我不感谢你；你只做了你应该做的事。”当一个人到达他这一步时，应该向他脱帽致敬。

我惊奇地注视着他的眼睛，他的眼光表示要我离开。我没有走开，我坚决地当一次不知趣的人。在埃斯居里亚尔（[Escorial]，马德里附近的一个镇，16世纪时西班牙国王菲力浦二世在这里建了行宫和修道院）图书馆里，我曾久久地凝视菲力浦二世的一张画像，知道当人们面对着一张闪耀着权利的光采夺目的脸时，过了一阵子之后，这种光采就会消失，一种残余的灰烬留下来，就是这种残余物使我感兴趣。

帕罗坦坚决反抗着。可是一下子，他的目光失去了光辉，画像变得灰暗了。他还剩下什么呢？剩下一双瞎掉的眼睛，像一条死蛇一样的薄嘴和面颊。腮帮子是苍白的，像孩子的腮帮子那么圆，被展示在画布上。布维尔市联谊会的职员们从来没有怀疑过他有这样的脸颊，因为他们不能在帕罗坦的办公室里逗留得太久。当他们进去时，他们就看见这可怕的目光，像碰到一堵墙一样。又白又软的面颊躲藏在墙的背后。多少年以后，他的妻子才发现了这样的面颊的呢？两年？还是五年？我想像有一天由于她丈夫睡在她旁边，由于一道月光轻轻掠过他的鼻子，或者由于他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消化不良，在热的时节，仰在一个安乐椅里，双目半闭着，下巴上洒着一点阳光，这时候她敢于对着面注视着他，他的全部皮肉毫无掩饰地显现出来，那是虚胖的、垂涎的，隐隐约约地有些猥褻的。可能就从这一天开始，帕罗坦夫人掌握了指挥权。

我向后退了几步，我用同样的眼光环视所有这些大人物：帕科姆，埃贝尔主席，帕罗坦兄弟，奥布里将军。他们都戴着大礼帽。每个星期天，他们会在客栈街遇见市长夫人格拉西安太太，她在梦中看见过圣·塞西尔。他们以隆重的仪式对她讲话，而这种礼法的秘诀是早已不存在了。

画家很准确地描绘了他们，然而在画笔之下，他们的面孔已经剥去了人脸的神秘弱点。他们的脸，即使是最懦弱的人的脸，都清晰得像上彩的陶瓷一样。我白白在这些脸上寻找与树木或禽兽的亲缘关系，或者和土地或水的观念的亲缘关系。我想到在他们活着时并没有这种需要。可是当传到子孙后代的时候，他们就把自己托付给了一位有名的画家了，为了在他们的脸上小心翼翼地这些疏浚、掘凿和灌溉工程。他们本人就是通过这些工程在布维尔市的周围把大海和田地都改变了。这样有了何诺达与波尔迪汗的协作，他们征服了整个“大自然”，包括他们身外的和他们身内的自然。这些昏暗的画卷奉献我眼中的是由人重新想像的人，其惟一的饰物是人类最漂亮的战利品：个人的和公众的权力的花束。我诚心诚意地赞赏人类的统治。

一位先生和一位夫人已经走了进来。他们穿着晚礼服，并竭力不引人注意。他们在门槛处就停了下来，并受到强烈的感染，那位先生不由自主地脱下了帽子。

“啊！真了不起！”受到强烈感动的夫人说。

那位先生很快又冷静下来。他以尊敬的口吻说：

“这是整个一个时代呀！”

“是的，”夫人说，“这是我祖母那个时代。”

他们向前走了几步，碰到了让·帕罗坦的目光。那位夫人仍然没有回过神来，可是先生倒不傲慢，他的表情很谦逊，他大概很熟悉那威严的目光和那些短暂的特别熟悉。他轻轻地拉了拉他妻子的胳膊：

“看看这位，”他说。

雷米·帕罗坦的微笑总不会使那些地位低微的人感到不自在。夫人走近它，认真地读到：

“雷米·帕罗坦的画像，一八四九年生于布维尔市，巴黎医学院教授。作者：何诺达。”

“帕罗坦，是科学院的帕罗坦，”她丈夫说，“由何诺达创作的，艺术学院的何诺达，这可是‘历史性的’！”

夫人点了点头，然后她注视着这位“大师”全神贯注。

“他多善良啊！”她说道，“他的样子多聪明啊！”

丈夫做了一个大气魄的手势。

“这就是所有建造布维尔的那些人，”他简略地说。

“把他们都放在这里，都放在一起，这多好。”夫人感动地说。

我们是在这个大厅里演习的三个士兵。对人很尊敬的微笑着的丈夫默默地向我投了不安的一眼，突然把笑容收回了。我转过头去，去站到奥利维埃·布莱维涅画像的对面。一种甜蜜的快乐侵袭着我的身心。怎么！我说对了。这真是太可笑了！

那位夫人已经走近了我。

“加斯东，”她突然地鼓起勇气叫道，“到这里来！”

丈夫朝我们这边走过来。

“喂！”她继续说，“有一条街是用这个人的名字命名的，奥利维埃·布莱维涅街。你知道，就是那条上绿色山丘的那条小街，正好在到达儒特布维尔之前。

过一会儿，她又补充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样子不怎么随和。”

“是不随和，那些不肯乖乖听话的人算是碰上对话的人了。”

这句话是对我说的。那位先生斜眼看了看我，并带着一点声音笑起来，这一次，他是以自命不凡和吹毛求疵的神态，好像他自己就是奥利维埃·布莱维涅似的。

奥利维埃·布莱维涅没有笑。他把他的收缩的下颌朝我们指看，而他的喉结向外突出着。

有一段安静和陶醉的时刻。

“好像他要动起来，”夫人说。

丈夫殷勤地解释说：

“他是一位棉花大批发商。后来他转入政界，当了议员。”

我早就知道，还在两年前，我查阅过莫尔莱院长编的《布维尔名人小辞典》，而且我抄下了关于他的那条注解：

“布莱维涅，奥利维埃——马夏尔，前者（指辞典中前一条注解的那个人。）的儿子，生于并死于布维尔（一八四九—一九〇八年），在巴黎学过法律，并于一八七二年获得学士学位。受到巴黎公社起义的强烈的思想影响，他像那么多的巴黎人一样，在“公社起义”的强制下，他也逃到了凡尔赛，在国民议会的保护之下，在一般青年人只想着快乐的那个年龄时，他已经发誓要“为恢复秩序而献身”。他遵守他的诺言，一回到布维尔，他就创立了著名的“秩序”俱乐部。在那段长长的时光中，布维尔的主要批发商和船主每天晚上都在那里聚会。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批评这个被称为保守主义者的俱乐部，说它比赛马俱乐部更闭塞，直到一九〇八年这个俱乐部对我们这个大商港的命运起到一种有益的影响。奥利维埃·布莱维涅于一八八〇年娶了大批发商夏尔·帕库姆（请看这个姓）的幼女玛丽·路易斯·帕库姆为妻。在夏尔·帕库姆死后，他创办了帕库姆·布莱维涅父子商行。不久之后，他就转向积极的政治活动，并申请竞选省议员。

“我们国家，”他在一次有名的演说中说，“受着最严重的疾病痛苦，是因为领导阶级不再想行使领导权。先生们，如果那些由于世袭，由于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他们的经验使他们成为最有能力掌握政权的人，而由于屈从和厌倦而离开政权，那么谁来领导呢？我曾经常说此事：我们应该明白领导并不是社会上层人士的一种权利，而是他们的主要责任。先生们，我恳切地要求你们：让我们一起重新树立权力原则吧！”

自从一八八五年十月四日他在第一轮当选以后，他一直被连续当选为议员。他曾发表过很多杰出的演说，他的辩才是坚强有力的和粗犷的。当一八九八年可怕的罢工暴发时，他在巴黎。他紧急来到布维尔，在布维尔他是反抗活动的推动者，他倡议要和罢工工人谈判。这些谈判是按一种广泛和解的精神进行的，却被布维尔路上的殴斗意外地打断了。人们知道部队的一次秘密干涉才使这一切平息下来。

他的儿子奥克塔夫很年轻就进入综合技术大学，他希望儿子有朝一日成为领导，可是儿子过早地死亡了，这给了奥利维埃·布莱维涅以沉重的打击。他因此一病不起，两年之后，于一九〇八年二月间逝世。

他的演说集有：《道德的力量》（一八九四年出版，已绝版），《惩罚的责任》（一九〇〇年出版，这个集子的演说都是关于德雷菲斯案件的，已绝版），《意志》（一九〇二年出版，已绝版）。他死了之后，人们收集了他的最后几篇演讲稿和他给密友的一些书信，编成一集，以《不诚实的劳动》为标题出版（一九一〇年由普隆出版）。肖像：在布维尔的博物馆藏有由波尔迪汗画的他的一幅极好的画像。

一幅极好的画像，我想应该是吧。奥利维埃·布莱维涅留着一缕小黑胡须，而他那橄榄绿色的脸有点像莫里斯·巴雷斯。两个人肯定相互认识，因为他们都是坐在同样板凳上的议员。但是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位布维尔的议员没有那位爱国者联盟主席那样随便。他呆板得像一根棍子，从画卷上显现出像魔鬼玩具从盒子里跳出来一样。智慧的光芒在他眼中闪烁，他的瞳孔是黑的，角膜带红色。他紧闭着他的小厚嘴唇，把他的右手紧贴在他的胸上。

我却是很讨厌他的画像的！有时候，在我看来布莱维涅太高大了；而在另外一些时候，又觉得他又太矮小了。可是今天，我知道该怎么对付，我胸有成竹。

在翻阅《布维尔市的讽刺诗集》时，我已经真相大白了。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六日的这一期是布莱维涅的专刊。封面上就是画了他，把他画得很小，被吊在孔布老爷那浓密的长发上，用“狮子的虱子”的传说作题目。从第一页开始就都解释了：奥利维埃·布莱维涅身高一米五十三。为此，他适当小的身材经常被嘲笑，他的嗓音像雨蛙，这个声音不只一次地使整个议会哄堂大笑。人们指责他把鞋后跟的橡胶垫片放在了他的高帮皮鞋里。娘家姓帕库姆的布莱维涅太太恰恰相反，是个高大的女人。“正是所谓”，专栏编辑补充说，“他夫人的一半都比他的两个大”。

一米五十三！啊，是的，波尔迪汗小心翼翼地用这样一些物品把他围绕起来，这些物品一点也没有把他变小的危险。一个软墩，一把矮的安乐椅，一个书架上面排列着一些十二开本的书，一个波斯人的小独脚圆桌。只是波尔迪汗给了他和旁边的让·帕罗坦同样大的身材，并且这两幅油画又有相同的尺寸。结果是在一幅油画上的独脚小圆桌几乎与在另一幅油画上的大桌子同样大小，而软墩又会有帕罗坦的肩那么高。在两幅画之间我双眼本能地作着对比，我的不舒服感就是从这里来的。

现在我很想笑，一米五十三！如果我想和布莱维涅谈话，我就不得屈膝卑恭了。对于他那样激动地朝着天抬起鼻子我再也不感到惊奇了。这样身材的那些人的命运总是在他们的头顶上几指高处表现。

艺术的力量真令人敬佩！这个嗓音特别尖锐的矮小男子什么都不会传给子孙后代，除了一副带有威吓性的面孔，一种傲慢的手势，和两只像公牛的带血的眼睛。死神所带走的是一个被巴黎公社吓坏了的大学生和一个矮小而易怒的议员。可是，由于波ordi汗的努力，这位秩序俱乐部主席，《道德的力量》的演说家就永远被人们记忆怀念。

“噢！可怜的矮个子巴黎综合工科学学校的大学生！”

那位夫人发出压抑的喊声，原来她看见在“前者的儿子”奥克塔夫·布莱维涅画像的下面，一只谦卑的手写下了这句话：

“一九〇四年逝世于巴黎综合工科学学校。”

“他死了！就跟阿宏代尔的儿子一样。他显得那么有智慧。他的妈妈该多么痛苦啊！所以说在这些大学里功课太多了。甚至在睡眠当中大脑还在工作。我，我倒很喜欢这种两角帽，这使人很潇洒。一些学生帽上的羽饰，这叫做鹤鸵吧？”

“不，鹤鸵是圣西尔军校（圣·西尔军校是法国的军官学校）学生帽上的羽饰。”

这下该我凝视这位小小年龄就死去的综合工科学学校的大学生了。他那蜡黄色的面容和有正统思想的人的胡须是以作为一种年轻早死的预兆。况且他已经预见到了他的命运；他的那双看得很远的清澈的眼睛流露出某种任凭命运摆布的表情。可是同时，他却高昂着头，穿着这身代表着法国军队的制服。

Tu Marcelluseris！Manibus dateliliaplenis……（这两句是拉丁诗人维吉尔所作史诗《伊尼特》中的诗句，意思是：“你将要像马赛吕斯一样！给我满手的百合花吧”）

玫瑰花被折断了，工科大的学生死去了，这是世界上是悲惨的事情了。

我慢慢地沿着长长的画廊走，一边不停止脚步，在经过时，一边向从半影中显现出来的那些杰出人物的面孔致意，他们是：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商业法庭庭长博苏瓦尔先生，布维尔自治港口行政委员会主席法比先生，批发商布朗日先生和他的一家，布维尔市长拉纳坎先生，生在布维尔市当了法国驻美国大使又兼诗人的德·吕西安先生，穿着行政长官服装的一位陌生人，大孤儿院院长圣·玛丽亚·路易斯嬷嬷，泰雷宗先生和夫人，劳资调节委员会总主席蒂布斯特·古隆先生，海军军籍局主管博博先生，还有布里翁先生，米耐特先生，格雷罗先生，勒弗贝尔先生，潘大夫和夫人，波尔迪汗本人是由他的儿子皮埃尔·波尔迪汗画的像。目光是那么清澈明亮，面容清秀，薄薄的嘴唇的布朗日先生身躯庞大而又有毅力。圣·玛丽亚·路易斯修道院院长是一位虔诚而能干的人。蒂布斯特·古隆先生是对他自己和对别人都很严厉的人。泰雷宗夫人顽强地与深深的痛苦作斗争。她那无限疲乏的嘴足够说明她的痛苦。可是这位虔诚的妇女从来没有说过“我痛苦”。她击败了疾病，她编制菜谱并主持慈善协会。有时，在说句话中间，她慢慢地闭上眼皮，脸上顿时生气全无。这种昏厥几乎不超过一秒钟，很快泰雷宗夫人就会重新睁开了眼睛，接着她的话继续说下去，在修道院办的缝纫工场里的妇女们说三道四：

“可怜的泰雷宗夫人！她从来不抱怨。”

我已经走过了整个波尔迪汗和何诺达作品陈列厅，我转过身。再见了，美丽的百合花，你在画着的小圣殿里多么精细。再见了，美丽的百合花，我们的骄傲我们有生存的理由。再见了，讨厌鬼。

星期一

我不再写我的那本关于罗尔邦的书了；这结束了，我再不能写它了。我应该怎样安排我的生活呢？

已经三点钟了。我坐在我的桌子旁，我把我在莫斯科窃取的

一札信件放在了我身边，我写着：

“人们殚精竭虑地散布那些最卑鄙的传言。德·罗尔邦先生可能陷入到这个阴谋之中，因为他在九月十三日那一天写给他侄子的信中说，他刚刚写好他的遗嘱。”

侯爵当时还在，他在等待着把他安置在历史的存在之中时，我把我的一生也借给了他。我觉得他就好像是空的胃里的一点轻微的热气一样。

我突然想起了人们会重视对我提出一个反对意见：罗尔邦对他的侄子远不是坦诚的。如果失败的话，他想利用他侄子作为人证，以便自己在保罗一世面前推卸责任，很可能他虚构遗嘱这件事来装出一副洁白无瑕的样子。

这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反对意见，只是小过失，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不过这也足够使我陷入忧郁的梦中。我突然又看见了加米尔家里的胖女佣人，阿希尔先生的惊恐的脑袋和那酒馆大厅，在那间大厅里我曾那样清楚地感到我完全被忘却和被抛弃在现实里。我无精打采地自言自语说：

“我既然没有力量保留我自己的过去，我怎么能够希望我可以挽救别人的过去呢？”

我拿起我的钢笔，并试着重新开始工作；我对关于过去、现在和世界的思考感到极其厌烦了。我只要求一件事，就是让我独自一个写完我的书。

可是当我的目光落在白纸块上的时候，我就被它的外表吸引住了，我的笔悬在空中，我还得凝视这张白得耀眼的纸。它多么坚硬而鲜艳夺目，多么现实呀！在它那里除了一点现实什么也没有。我刚刚在它上面写出来的字还没有干，而它们就已经不再属于我了。

“人们曾殚精竭虑地散布最阴险的传言……”

这个句子是我想出来的，它开始还是我自己的一点东西。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在，它被深刻在纸上，抱成一团地反对我。我不再认得它了，我甚至不再能想它了。它在那里，在我的对面。我白白地在它上面寻找原来的标记了吗？不管是另外的谁都可能写出这句话。可是我，我却不能肯定曾写过这句话。这些字现在不再闪光，它们已经干了。所有的都无影无踪了，它们的转瞬即逝的光辉一点也没有留下。

我忐忑不安地向我的周围投了一眼。

只有现在，除了现在之外，别的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些被局限于“现在”里的轻便而又结实的家具，一张桌子，一张床，一个带有玻璃镜的大衣柜——和我自己。现在的真实本性暴露出来了，它就是存在的东西，而任何不是现在的东西都不存在。过去不存在，一点也不存在。既不在事物中存在，甚至也不在我的思想里存在。实实在在，很久以来，我已经明白我的过去已摆脱了我。可是直到那时，我都认为它仅仅是撤到了我的势力范围之外。对于我来说，过去只是一个要某人退休的决定，这是另一种存在方式，是一种休假状态，一种不活动的状态。每一个事件，当它的作用结束时，它就自觉地自己排列在一个盒子里，变成一种荣誉事件。因为要想像一切归于虚无是那么费劲。现在，我知道了，事物就是完全像它们所表现的那样——而在它们的后面……什么也没有。

又有几分钟时间这种思想使我全神贯注。然后我猛烈地摇晃了一下肩膀，使我从沉思中解脱出来，我把那叠纸张拉到我身边。

“……他刚刚写下他的遗嘱。”

我突然觉得非常恶心，钢笔从手指间掉下来，溅出墨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当是感到不感到恶心？不，不是这样，房间呈现仍是它每一天那慈眉善目的样子。我几乎不感到桌子更重一点，更厚一些，而我的钢笔更结实些。只是德·罗尔邦先生刚刚

第二次死了一次。

刚才他还在这里呢，在我的心窝里，安静的温暖的，我不时地感到他在动弹。他当时是活生生的，在我看来他比“自学者”更有生气，或比铁路工人俱乐部的那个老板娘更有生气。可能他有他的怪癖，他可以一连躲着好几天不露面；可是经常地在神秘的好天气的时候，他就像测量湿度的僧人像（一种湿度测量器，前面装一个戴披风的僧人像，天气潮湿时，器内机件使僧人带上披风；天气干燥时，披风落下，露出僧人的头），把鼻子放到外边来，我就看到他那苍白的脸和他那发蓝的面颊。即使他不露面时，他也沉重地压在我的胸口上，感到被他充塞着。

现在不再留下什么痕迹了。在这些干墨的痕迹上，只剩下它们的新鲜的光泽的记忆，不再有别的什么了。这是我的错误，我不应该说的那几句话我把它说出来了。我曾说过去是不存在的。德·罗尔邦先生一下子又不声不响地回到虚无中去了。

我手中拿起他的信，我是多么失望啊！

“是他，”我自顾自地说，“这可是他把这些字一个一个地写下来的。他曾经伏在这张纸上，把他的手指放在这些纸页上，为了防止它们在笔杆的下面翻转过来。”

太迟了，这些字句不再有任何意义。除了在我手里紧紧捏着的一叠发黄的纸以外，别的再也不存在了。很可能有这件复杂的史实，罗尔邦的侄子于一八一〇年被沙皇警察暗杀，他的文件被没收，并被归入秘密档案，过了一百一十年之后，苏维埃掌握了政权，把它们放在了国家图书馆里。被我于一九二三年从那里窃取来了，可是这不像是真的。对我自己犯下的盗窃行为，我也没有留下任何真正的回忆。为了解释这些文件存在我的宿舍里，虚构一百个这样的故事简直太容易了。所有这些故事，在这些粗糙的纸片面前像气泡似的都显得空虚和轻盈。与其依靠这些文件使我和罗尔邦发生联系，还不如立即与我那转动的桌子（欧洲一种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迷信，几个人把手指按在一张小桌子上，桌子自己会转动，认为是神鬼显灵。)对话更好。罗尔邦已不再存在。再也不存在了。虽然还有他的几块骨头，这些骨头也会为了它们自己完全独立地存在着，它们只不过是一点磷酸钙和一点碳酸钙加上一点盐和水而已。

我竭尽全力，我不断地叨念着德·让利斯夫人的几句话——通常——我就是通过这些回忆侯爵的，他的有皱纹的小脸庞干净而清晰，满布痘斑的麻脸上流露出一种特别的狡猾，即使他极力掩饰，这种狡黠仍然闪耀在眼睛上。

在我看来他的脸庞是那么温顺，他尖尖的鼻子，他的面颊是蓝色的，还有他的微笑在我看来都是温顺的。我可以任意构成他的容貌，甚至可能比过去更容易这样做。只是这对我来说已不再是一个形象了，而只是一种虚构。我叹了一口气，我随意向后靠在我的椅背上，我忍受不了。

到四点了。我在那里已经呆一个小时了，两臂垂在椅子上。天色开始昏暗下来。除此之外，在这间宿舍里什么也没有改变，那白纸一直在桌子上，在钢笔和墨水瓶的旁边……可是我将永远不再在这张开了头的纸张上写什么了。我沿着残废人街和碉堡街走到图书馆里去查阅档案再也不会发生了。

我很想猛然起来，走出去，干点不管什么事情以便自我排遣。可是如果我抬起一个手指，如果我不是绝对地保持安静，我很清楚我会发生什么事情。我还不想它在我身上发生。它总是来得太早。我不动弹；我机械地读着在这堆纸页上我没有写完的那段话：

“人们殚精竭虑地散布最阴险的传言。德·罗尔邦先生可能被陷入到这个阴谋之中，因为他在九月十三日那天写给他侄子的信中说他已经写好了他的遗嘱。”

罗尔邦大事件已经结束了，就像一个强烈的爱情结束了一

样。要应该找到另一件事情。几年前，在上海，在梅尔斯埃的办公室里，我曾突然从一个梦幻中清醒过来，我醒了。然后我曾做过另外一个梦，我住在沙皇的皇宫里，住在如此冰冷的古老宫殿里以致到了冬天门的下边形成钟乳石状的冰凌。如今，我醒来就面对着一个白纸堆。那些火炬，那些冰冷的节日庆祝，那些穿制服的男人，那些漂亮的微颤着肩膀的妇女都消失了。在那地方，宿舍里很温暖，只剩下某种东西，某种我厌恶的东西。

德·罗尔邦先生是我的合伙人，为了存在他需要我，而我需要他为了不感到我的存在。我，我提供原始资料，这个我要重新出售的资料，我不知道拿它来干什么的资料——这就是存在，我的存在。他，他出的那部分，是要表现。他立在我面前，控制了我的生命，为了让我表现他的生命。我再也看不到我存在了，我不再我自身上存在了，却在他身上存在了；正是为了他我才吃饭，我呼吸是为了他，我的每一个动作都在外部才有意义，在那里，正好在我的对面，在他身上；我不再看见我的在纸上写字的手，甚至不再看到我写下的句子了——可是，在后边，在纸的那边，我看见了侯爵，是他请求我作这个姿势，他在这个姿势中存在。我只是使他活起来的一个手段，他倒是我存在的理由，他使我从自我中解脱出来。现在我将怎么办呢？

尤其不要动，不要动……啊！

这个摇肩膀的动作，我没有能把它保持住……

等待的那件“东西”预告了危险，它在我身上融化了，它在我身上流动着，我满身都是它。这没什么，这个“东西”，就是我——自由的，无拘束的存在涌到我身上。我存在着。

我存在着。这是柔和的，这样地柔和，这样地缓慢。而且还是轻飘飘的，好像是这个独自在空中停留，它活动着。这是些从四面八方闪过的思想在消散在消逝。非常柔和，非常柔和。我的嘴里有唾沫，我把它咽下去，它在我的喉部流过，使我感到愉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快，——而现在它又在我的嘴里形成了，我的嘴里持续不断地有一个白色的小水塘——看不见的——轻轻地触及我的舌头。而这个小水塘，还是我。还有舌头，还有喉咙，也是我。

我看见我的手，我的手摊在桌子上。它活着——这是我。它张开，手指展开，并各有所向。它背朝下躺着，把它肥胖的肚子呈现给我。它像一只翻了身的虫子。手指就是那些爪子。我使它们活动以此消遣，很快地活动，像一只翻着身的螃蟹的爪子一样。螃蟹死了，爪子也蜷缩起来，收回到手掌心上。我看到了手指甲——这是我身上惟一没有生命的东西。还有呢。我的手又翻转过来，平着摊开，它现在向我呈现出手背。一个银白色的手背，好像一条鱼在闪光，如果没有那些在手指节上生出的红色毛发的话。我感觉到我有手。这是我，这两只虫子在我的臂膀的末端晃动着。我的手用一只爪子的指甲搔另一个爪子。我感觉到它在桌子上的重量，桌子不是我。这种重量的印象是长久的，长久的，它不消逝。它也不会因为什么而消失。久而久之，这成了难以忍受的了……

我抽回我的手，我把它放进衣袋里。可是透过布我立即感觉到我的大腿的温暖。立刻，我把手从衣袋里抽出来，我让它靠在椅背上垂着。现在，我在我的臂端感到它的重量。它仅仅慵懒地向下面坠一点，软绵绵地，它是存在的。我不坚持，因为无论我把它放在哪里，它都将继续存在着。而我将继续感觉到它存在。我不能够消除它，也不能消除我身上的其余部分。弄脏我衬衫的那潮湿的热气也不能消除，也不能消除躯体内懒洋洋地转动着的整个这块热脂肪，就像人们在勺子里晃动它一样，也不能消除在里边到处闲逛，来来往往的所有感觉，它们有时从我的肋部上升到我的腋窝，或者在它们习惯的地方从早到晚地慢慢地混日子。

我猛然地站起身来，如果我能够停止思想，事情就会比较好办了。那些思想，是不再有比它们更乏味的东西，比肉还更加乏

味的。无休止地延伸的是思想，并且留下一种古怪的味道。此外，在思想里边还有一些字和词，那些没有结束的字和词，那些句子的初样也不时地回来。“我应该结束……我存在……死……德·罗尔……先生已经死……我不存在……我存……”够了，够了……这是永远没个完的。思想比其余的东西更坏，因为我觉得我是有责任的，是与思想同谋的。例如这样一种痛苦的反复思考——我存在，是我在使存在延续。我，我的身体一旦开始存在，它就独自活下去。可是思想，是由我使它继续，使它展开。我存在着。我想我是存在着。噢！这种存在的感情真是一卷长长的蛇形彩带卷——而我却在缓慢地展开这彩纸卷……如果我能够阻止我自己思想就好了！我尝试，我成功了！我脑子被搅成一团……而思想又开始了：“迷雾……不要思考……我不想思考……我想我不愿意思考。我不应该想我不愿意思考，因为这还是一种思想。”我将会永远结束不了这些吗？

我的思想，就是我。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能够使我自己停止思想的原因。我存在是由于我在想……而我不能够阻止我思想。就在目前这时刻——这真可怕！——如果我存在，那是因为我对于存在感到厌恶。就是我，就是我把我自己从我所渴望的虚无中拉出来，因为我对存在的憎恨和厌恶，这些同样都是使我自己存在的方式，使我陷入存在的方式。思想就像使耳晕目眩一般从我的背后产生，我感觉到它们从我的脑后产生出来……如果我让步，思想就会来到前边，在我的两眼之间——而我总是让步，思想在扩大，扩大，而且就在那里，是巨大的它充满了我的全身，并更新我的存在。

我的唾液是甜的，我的身体是温暖的；我感到我自己已平淡无味。我的小手在桌子上。我把它打开。为什么不打开它呢？无论如何，这会带来一点变化。我把我的左手放在这堆摘录上面，并对着我的手心狠狠地扎了一刀。这个动作过分紧张；刀片滑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过去，伤口只在表面上。出了血。而后来呢？有什么变化吗？我还是满意地看看在那张白纸上，在刚刚写的几行字中间，这一小滩血，这滩血终于不再是我了。写在一页白纸上的四行字加上一小滩血，这就构成了一个美好的回忆。我将应该写下面的话：“今天，我放弃了写一本关于德·罗尔邦侯爵的书的计划。”

手应该去医治一下吗？我犹豫着。我望着那小小的毫无变化的血流。它这时正好凝固了。这结束了。我的在伤口周围的皮肤好像变红了。在皮肤下面，只剩下一个小小的感觉，就像其他的一样，或许还要更加索然寡味。

是五点钟到了。我站起身，我那冰凉的衬衫贴着我的肉。我出去。为什么出去？怎么！因为我也没有什么理由不这样做。即使我留下，即使我安静地蜷缩在某一个角落里，我也不会忘记我自己的。我将在那里，我将压在地板上，我存在着。

我在路上买了一份报纸。特大的新闻：小女孩吕西安娜的尸体被发现了！报纸的油墨气味，手报把纸弄皱了。那个无耻之徒逃跑了。小女孩遭到了强奸。人们找到了她的尸体，她的手指在泥泞里痉挛地握着。我把报纸卷成球，我的手指也痉挛地握着报纸；油墨的气味；我的上帝呀，今天的事情多么强烈地存在呀！小吕西安娜被人强奸了，她死了，被人掐死的。她的躯体还存在着，她的肉体被杀害了。“她”不再存在了。她的手，她不再存在了。那些房子。我在房子中间行走，我在房子中间，笔直地站在马路上；马路在我的脚底下存在着，那些房子向我合拢来，就像水把我淹没，把洁白的纸山淹没，我活着。我活着，我存在，我想因此我存在；我活着因为我思想，为什么我思想呢？我不再愿意思想，我活着因为我想我不愿意活着，我想我……因为……呸！我逃走，那个万恶不赦的家伙逃走了，她的身体被强奸了。她曾感觉到另一人的肉体滑进她的肉体。我……现在我……被强奸了。一种甜蜜的血淋淋的强奸欲望从后面抓住了我，十分甜

蜜，在耳朵后边，耳朵在后边跟着我，红头发，它们在我的头上是红色的，一种潮湿的草，一种红棕色的草，这也是我吗？这张报纸也是我吗？拿着报纸，存在对着存在，事物的一些对着另一些存在着，我撒手放掉了报纸。房子突然显现出来，它存在；在我前面，我沿着墙走，沿着这垛长长的墙我存在着，在墙的前面，一步远，墙在我面前存在着。在我后面，一个房子，两个房子，在我的短裤里搔痒的手指在搔痒着，搔痒着，并把小女孩的沾上泥的手指拉出来，我手指上的泥泞是从泥泞的小沟里来的，轻轻地落下来，轻轻地降低，它变软了。那个无耻之徒掐着小女孩之时比小女孩抓泥泞的手指稍微松一些，比抓地稍微弱一些，手指轻轻地滑动，先倒头栽下去而且抚摸我的热乎乎的大腿；存在是柔软的，滚动的，摇晃着，我在房子之间摇晃，我活着，我存在，我思想，所以我摇晃，我活着，存在就是跌倒，不会跌的，会跌的，手指在天窗上搔着，存在是一种不完善。那位先生。那位漂亮的先生存在着。那位先生感觉他存在。不，那位走过去的漂亮的先生，如牵牛花般骄傲和温柔，他并不感觉他存在。开花；我的割伤的手作痛，存在，存在，存在。那位漂亮的先生存在着荣誉团勋章，存在着胡须，这就是一切；一个人只是荣誉团勋章和只是一缕胡须该多么幸福呀，而余下的部分任何人也看不见，他从他的鼻子两边看见他的胡须的两个尖端；我不想，因此我是个留胡须的。他既看不到他那干瘪的身躯，也看不到他那两只大脚，在裤子下边仔细寻找，总会发现一双灰色的小胶鞋。他有荣誉团勋章，那些坏蛋们有存在的权利：“我存在，因为这是我的权利”。我有存在的权利，因此我有权利不思想，手指抬起来了，难道我要……？在展开的白色被单里面抚摸那展开的白色肉体，肉体跌下来，柔软的；触摸腋窝里流出来的汗，和肉体的那些强壮剂，体液，开花，进入另一个人的肉体里，在红色粘液里有沉重的，甘美的，甘美的存在的味道，感觉我存在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于湿润的两唇中间，红唇有着白色很暗淡，抽动着的唇，完全被存在润湿的半开着的双唇，完全被一种淡薄的脓液润湿的，润湿的带甜味的两唇像眼睛那样流泪吗？我的肉体活着，肉在蠢动，在慢慢地转动着甜酒，转动着奶油，肉在蠢动，转动着，转动着，我的肉的甘甜的水，我的手上的血，我感到痛，在我碰伤的肉上感到微微地作痛，走着，我走着，我逃走，我是一个肉体受伤的无耻之徒，在这些墙壁中间存在着。我感觉冷，一步迈去，我感到冷，我迈一步，我向左转，他向左转。他想他向左转，疯子，我是疯子吗？他说他害怕成为疯子。存在，你在存在中感到微小吗？他停下来，肉体停下来，他想他停下来，他从哪儿来？他干什么？他又动身了，他害怕，很害怕，这个无耻之徒。像一层薄雾般的欲望，欲望，厌恶，他说他厌恶存在的。他感到厌恶了吗？他已经厌倦于厌恶存在。他奔跑。他希望什么？他跑着逃走，投到池塘里？他奔跑，心脏，心脏跳动，这是节日，心脏存在着，两腿存在着，呼吸存在着，它们都存在着，跑着，喘着气，无力地跳动着，一切都轻轻地喘息着，我喘息着，他说他气喘吁吁；存在从后边攻击我的思想，并从后边轻轻地使思想展开；人们从后边攻击我，从后边强迫我思想，因此我成为某种东西，它在我后边吹着存在的轻水泡，它是欲望薄雾的水泡，它在镜子里苍白得像一个死人，罗尔邦死了，安托尼·罗根丁还没有死，我昏倒；他说他想昏倒，他跑呀，跑呀，传环游戏从后面，从后面，小女孩吕西安娜被人从后面攻击，被存在从后面强奸。他求饶，他为求饶感到羞耻，他请求怜悯，请求援助，我为存在而呼救。他走进海军酒吧间，小妓院的小镜子，这个软绵绵的红头发的大个子在小妓院的小镜子里显得脸色苍白，他有气无力地倒在长椅子上，电唱机在唱着，存在着，一切都在旋转，电唱机存在着，心脏跳动，请你转动转动生命甜酒，转动肉汁冻，我的肉体的糖浆，甘美的东西……电唱机。

什么时候这低的月亮开始发光，
每个夜晚我都作着一个小梦。

突然响起低沉而沙哑的歌声，而世界在消逝，存在的世界在消逝。一个有肉体的女人有过这样的嗓音，她曾在一张唱片前唱了歌，她当时打扮得最漂亮，人们录下了她的歌。女人——呸！她像我一样存在着，像罗尔邦一样，我不想认识她。可是有这个声音。我们不能说这存在着。转动着的唱片存在着。受到声音撞击而振动的空气存在着，深刻在唱片上的歌声已经存在着。听着歌声的我也存在着。一切都是充实的，到处都是存在，这个存在要么是密集的、要么是沉重的、要么是柔和的。可是在那边整个这柔和是接触不到的，很近，不幸又那么远，年轻，无情又明朗，还有这种……这种精明严肃。

星期二

什么也没有。但存在过。

星期三

台布在阳光照射之下。在光圈里一只苍蝇懒洋洋地爬行，在取暖，两只前脚在互相摩擦着。我要为它效劳，把它压死。它看不见这只冒出来的巨大食指，这只食指上金黄色的毛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别弄死它，先生！”“自学者”大声喊道。

它裂开了，它那白色的小肠子从肚子里挤出来；我把它从存在中清除掉了。我冷冷地对“自学者”说：

“我是在帮它一把忙。”

为什么我现在在这里？——而为什么我不会在那里？现在到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中午了，我等待着睡觉时间的到来。（幸亏睡意没有从我这里跑开）再过四天我就要重见安妮啦。好了，现在，我活着就是为了她。而以后呢？当安妮离开我之后呢？我清楚我暗暗地所希望的是什麼，我希望她永远也和我在一起。可是我应该很明白安妮将永远不会接受在我的面前变老的，我软弱和孤独，我需要她。我很想在我精神饱满的时候再见到她，安妮对穷途潦倒的人是无情的。

“您身体好吗，先生？您感到身体很好吗？”

“自学者”用喜悦的目光从侧方看着我。他有点喘气，嘴张开着，像一只狗似的上气不接下气。我向他承认说，今天早上我几乎很高兴又见到他，我需要跟人谈话。

“我能够跟您同桌共饮使我感到多么高兴，”他说，“假如您感到冷，咱们可以搬到暖气管旁边去。那两位先生就要走了，他们已经叫人算账了。”

有人在关心我，问候我冷不冷，我现在和另一个人谈话，这几年我这里一直很平静。

“他们走开了，您愿意咱们再换换座位吗？”

那两位先生点燃了香烟。他们走出去，到了清新的空气中和阳光之下。他们沿着高大的玻璃窗过去，两只手拿着他们的帽子。他们笑着，风吹鼓了他们的大衣。不，我不想换座位。那有什么好呢？况且，透过玻璃窗，从海水浴更衣室的白色屋顶之间，我看得见大海，绿色密集的大海。

“自学者”从他的文件夹里拿出两个紫色长方形的硬纸片，一会儿他将把这些纸片交到收款处去，一个纸片的背面上面写着：

“博达爱饭店，上等名厨。

午餐固定价格：八法郎。

自选冷盘。

肉加配菜。

奶酪或点心

购买餐券每二十客一百四十法郎。

那个在靠门口的圆桌上吃饭的家伙，他被我认出来了，他经常下榻在春天旅店，他是一个旅行推销员。他不时地用关注和微笑的眼光望我；可是他却没看见我，因为他全心全意他自己吃的东西了。在柜台的另一边，两个红润的矮胖男人一边喝着白葡萄酒，一边品尝淡菜。留有一缕胡顺，是黄色的。那个人在讲述一个故事，他自认为是有趣的。他不时停下来，笑笑，露出他那白得使人眼花缭乱的牙齿。另一个男人不笑，他目光严峻。可是他经常点头做出“同意”的表示。靠近窗口，一个瘦有褐色面孔的男人，相貌不凡，留有一头漂亮的白发向后梳着，正在全神贯注地读他的报纸。在长凳上在这位的身边，放着他的一个皮包。他喝着维希矿泉水。再过一会，所有这些人都将出去，食物增加了他们的体重，微风轻拂着他们，大衣敞开着，头脑有一点点热，他们将沿着栏杆走过去，发出轻微的脚步声，一边望着海滩上的孩子们和海面上的船只；他们将去做他们的工作。我呢，我不到任何地方去，我也没有工作。

“自学者”天真地笑着。稀疏的头发在阳光照射下。

“请您自己点菜好吗？”

他把菜单递给我，我有权选一个任意选的冷盘，或者五个圆形灌肠切片，或者一些小红萝卜，或者一些醉虾，或者是一盘用芥末和醋调拌的芹菜。勃艮第的蜗牛是要另外加钱的。

“您给我一个灌肠吧，”我对女招待员说。

他从我的手里把菜单拿走：

“没有什么更好的菜了吗？这儿不是有勃艮第的蜗牛吗？”

“这是因为我不怎么喜欢蜗牛。”

“啊！那么来点牡蛎吧？”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要再加四个法郎，”女招待员说。

“好吧！就要点牡蛎，小姐，给我一盘小红萝卜。”

他有点不好意思向我解释说：

“我很喜欢小红萝卜。”

我也一样。

“再要点什么？”他问道。

我浏览着肉菜的单子。焖牛肉引诱着我。可是我预先知道我将有的一定是红烧野鸡，因为这是肉类中惟一另外加钱的肉。

“请您给这位先生来一份红烧野鸡”，他说，“至于我，请给我一个焖牛肉，小姐。”

他翻转菜单，酒单在反面上。

“我们要饮点酒，”他有点一本正经的样子说。

“怎么”，女招待员说，“这次打破常规了！您是从来不饮酒的。”

“可是有时候我完全可以忍受一杯酒的，小姐，请您给我们一瓶安茹玫瑰红葡萄酒好吗？”

“自学者”放下菜单，把他的面包撕成小块，用他的毛巾擦他的餐具。他向正在读报的那位白头发的男人瞧了一眼，然后对我微笑着说：

“通常，我总带着一本书来这里，尽管某个医生曾劝阻我不要这样做，说这样会使你吃得太快，不肯细嚼。可是我有一只鸵鸟的胃（指消化力强），我可以吞下不管什么东西，一九一七年的冬天，我在当战俘的时候，因为食物太差了大家都病倒了。自然啰，我也和别人一样得病了，可是我不感到什么。”

他当过战俘……这是他第一次对我说起此事；我想不起来了。我只仅仅把他想像为一个“自学者”。

“您在哪里当战俘的？”

他不回答。他放下叉子，异常紧张地看着我，他要对我讲述

他心中的烦恼了。现在，我回想起在图书馆发生的不如意的事了。我聚精会神地准备倾听，我只要求同情其他人的烦恼，这样将使我改变一下。我没有烦恼，我作为一个有定期利息的人，我有钱；我没有上司，没有女人和孩子；我存在着，这就是一切。而这种烦恼是如此模糊，如此抽象，以至我都为此感到羞愧。

“自学者”不像是想讲出来的样子。他奇怪地看了我一眼——这不是一种为了看见什么的目光，而更是为了沟通灵魂的目光。“自学者”的灵魂一直上升到他那漂亮的盲人眼睛上，灵魂与之成同一水平。只要我的灵魂也这样做，只要它也把鼻子贴在窗上，两个灵魂就会互致敬礼的。

我不想要沟通灵魂，我没有堕落到如此低矮。我后退了。可是“自学者”把上身向前移到了桌子的上边，并且一动不动地看着我。幸亏，女招待员给他送来了小红萝卜。他才重新落在他的座位上，他的灵魂也从他的眼睛里消失了，他开始安静地吃饭。

“解决了吗，您的烦恼？”

他惊动了。

“什么烦恼，先生？”他惊愕地问道。

“您很清楚，那天，您对我谈过的。”

他的脸蓦地红了。

“啊！”他以冷淡声调说。“啊！是的，那一天。对，就是为了那个科西嘉人，先生，图书馆的那个科西嘉人。”

他又一次迟疑了，如同母羊般固执。

“是些流传的不可靠的谣言，先生，我不想让这些来纠缠您。”

我没有坚持。他吃着饭，吃得特别快，表面上却不像吃得那样快。当人们给我送来牡蛎时，他已经吃完了他的小红萝卜，他的盘子上只剩下一块绿尾巴和一点湿了的盐。

在外边，有一对青年男女在菜单前面停下来，这张菜单是被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个用硬纸板做成的厨师用左手拿着的（厨师的右手拿着一个煎锅）。他们犹豫不决。女人感到冷，把下颌缩进毛皮领子里去。小伙子首先选定了，他开了门，然后侧转身体让他的女伴先走进来。

她进来了。她的神态很安详看了看她周围，身体有点哆嗦。

“这里很暖和”，她用低沉的声音说。

小伙子关上了门。

“先生，夫人们好！”他说。

“自学者”转过身，并亲切地说：

“先生，夫人们好！”

其他的顾客没有回答。但是那位高贵的先生把他的报纸略微向下放一点，并用穿透人心似的目光仔细地观察新来的客人。

“谢谢，不必客气。”

在女招待员跑向前去帮助客人脱外衣还来不及动手之前，小伙子已经灵活地脱掉了他的雨衣。他身穿一件带有拉锁的皮茄克衫代替西装上衣。女招待员有点失望，转身向那年轻女人。可是那小伙子还是抢到了她前边，他用轻柔而准确地动作帮助他的女伴脱掉她的大衣。他们坐在了我们旁边，一个挨着另一个。他们不像互相认识很久的朋友。年轻女人有一副疲倦而纯洁的面容，像在赌气。她突然摘掉她的帽子，微笑着摆动她那黑头发。

“自学者”用和善的目光长时间地凝视他们；然后转向我，感动地对我示意，好像他要说：“他们多漂亮啊！”

他们是不丑。他们沉默着，他们以在一起而感到幸福，以被人们看到他们在一起而感到幸福。有时，当安妮和我走进比加迪里的一家餐馆的时候，我们就感到成为被人们感动地凝视的对象。安妮对此感到不快，可是，我承认我却因此而自豪。我尤其感到惊异；我从来没有过清清爽爽的样子，这对这位小伙是多么相配的打扮，而人们甚至不能说我的丑陋是动人的。只是当时我

们很年轻。现在，我已经到了为了别人的青春而感动的年龄了，我不感动。那个女人有一副阴郁而温柔的眼睛，那小伙子皮肤是橙黄色，有点小疙瘩，还有一个漂亮的可以随意转动的小下巴。他们使我感动，这是真的，但是他们也有点使我感到厌恶。我感到他们离我那么远，暖气使他们疲乏，他们的心里追求着一个同样的梦想，是那样甜蜜，那样微弱。他们感到很舒适自在。他们自信地看着黄色的墙壁，看着人们，他们觉得世界像现在这样很好，正好像现在一样，并且他们中各自暂时地在另一个人的生命中心中汲取生命的意义。不久，只剩下他们两个人时，他们就只构成惟一的生命，一个缓慢而温暖的，再也不会有任何意义的生命——可是，对这一点，他们却没有感觉。

他们的样子好像互相使对方害怕。为了结束这个局面，小伙子带着笨拙而果断的神气抓住他女伴的手指尖。她用力地呼吸着，他们俩一起俯下身看菜单。是的，他们是幸福的，以后又怎样呢？

“自学者”装出玩笑的样子，神秘地说：

“我前天曾见过您。”

“在哪儿？”

“哈！哈！”他恭敬地开玩笑。

他让我等待一片刻，然后说：

“您从博物馆走出来。”

“啊！是的，”我说，“不是前天，而是星期六。”

前天，我肯定没有心思跑博物馆去的。

“您看见过没有‘奥西尼谋杀案’的著名木雕复制品？”

“我不了解这个。”

“这可能吗？它就在一间小厅里，进门向右边。这是一位巴黎公社起义者的作品，他躲藏在布维尔的一间顶楼里，直住到大赦以后才露面。他原来想乘船到美洲去，可是这里港口警察很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密。这是一位可敬佩的人物。他利用他被迫的闲暇时间在一个大橡木板上雕刻，除了他那把小刀和锉指甲的锉以外他没有其他的工具。他用锉刀雕刻出那些精巧部位：手和眼睛。那块木板有一米五〇长，一米宽；整个作品连在一起；有七十个人物，每个都有我的手这样大，还不算那两匹为皇帝拉车的马。而那些面孔，先生，那些用锉刀刻成的面孔，它们都有面部表情，活灵活现。先生，如果我可以说的话，这艺术品如果不看太可惜了。”

我不想开始一场争论：

“我原来只想再看一看波尔迪汗的油画。”

“自学者”突然间发起愁来：

“在大厅里的那些画像吗？先生，”他颤抖地微笑着说，“我对绘画一窍不通。当然，我记得波尔迪汗是一位伟大的画家，我很清楚他有笔法，有风格，怎么说呢？可是那种快感，先生，就是美学的快感，我是一窍不通。”

我深表同情地对他说：

“对于雕刻，我也是一样。”

“啊！先生，可惜我也一样。而且对音乐和对舞蹈也都不行。然而，我对艺术也不是一窍不通。怎么！这是不可思议的，我看到过一些年轻人，他们懂得的东西还不如我懂得的一半多，而他们站在一幅油画前面好像就感受到快感。”

“他们一定是假装的帮作的，”我用一种鼓励的口气说。

“也许是的……”

“自学者”无语，开始思索起来：

“使我感到失望的，倒不是我少掉了某一种享受，而是人类活动的整个一个分支与我无关……可是我也是一个，而这些油画是人画的……”

他突然变了声调接着说：

“我有一次大胆地设想美只是一个兴趣问题。每个时代不是

都有不同的尺度吗？我这样说可以吗，先生？”

看见他从口袋里抽出一个黑皮小日记本，这太让我吃惊了。他翻了一会这小本，许多页是空白的，相隔很远很远才有几行用红水笔写的字，他脸色变得很苍白。他把日记本平放在桌布上，把他的大手放在打开的那页上，他似乎很困惑地咳了几声。

“有时我脑子里突然想到——我不敢说是一些思想。这很稀奇，我在那里，我读着书，而突然间，我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这个，我好像一下子明白过来了。起初，我对此还不注意，后来我才打定主意买一个小日记本。”

他停下来，望着我，他在等待。

“呵！呵！”我说。

“先生，这些格言自然是暂时性的，因为我的学习还没有结束。”

他把日记本拿在颤抖的手里，他很激动地说：

“这里正好是关于绘画的某件事。我将感到非常荣幸，如果您准许我读给您。”

“非常乐意听”我说。

他读到：

“没有人再认为十八世纪所珍视的是真实的。为什么人们会想我们还乐意看那些那个时候所珍视为美好的作品呢？”

他似乎是在恳求地望着我。

“应该怎么看待这个呢，先生？这可能有点自相矛盾？这是因为我认为可以用警句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唔，我……我认为这句话很有趣。”

“您在某个地方读过它吗？”

“没有，肯定没有。”

“真的吗？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看见过它吗？那么先生，”他似乎心情沉重地说，“这是因为这句话是不对的。如果这是对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早就有人想到它了。”

“请等一下，”我对他说，“现在我回想起，我相信我曾读过像这样的某种东西。”

亮光在他的眼睛里闪着；他抽出他的铅笔。

“是哪位作者的？”他用明确无误的语调问我。

“是……是勒安的”

他简直像到了天堂。

“劳驾您把准确的章节讲给我好吗？”他一边添着他的铅笔尖说道。

“您知道，我读这个已经很久了。”

“噢！没关系，没关系。”

他把勒安的名字写在他的日记本上，写在那句格言的下边。

“我居然和勒安巧遇！我用铅笔把他名字写下来，”他高兴地解释说，“可是今晚我将用红色墨笔再重新描写一遍。”

他出神地看了好一会儿他的日记本，而我在等着他给我读其他的格言。可是他异常谨慎地把日记本合上，并放进他的口袋里去，可能他认为仅此一次这已相当幸运了。

“这多么快活呀！”他亲密的样子说，“有时能够这样随心所欲地交谈。”

这个不切实际的称赞像人们能够设想的那样，打破了我们的这场呆板的交谈。接下去是长时间的沉默。

自从那对年轻人来到以后，饭馆里的气氛就改变了。那两个红脸汉不说话了；他们放肆地仔细观察那年轻女郎的妩媚。那位高贵的先生也放下了他的报纸，亲切地注视着这对青年男女，几乎与他们合成一伙。他想着老年人是贤达的，而青年人是美好的，他带着点潇洒的风度把头侧一侧。他很清楚他还很漂亮，保养得很好，是个不显老的人，以他的紫铜脸色和他的清秀的身材，使他还有点诱惑力。他装出俨然长辈的样子。女招待员的感

情显得更简单，她站在这对青年男女面前，凝视着他们嘴因全神贯注的张着。

他们低声地讲话。冷盘端来了，可是他们碰也不碰。我伸长耳朵可以听到她们对话的一些片段。我更加听得清那个女子的话，她的声音丰富而含蓄。

“不，让，不。”

“为什么不？”小伙子一腔热情地低声说。

“我已经对您说过了。”

“这不是一个理由。”

有几句话我没有听清楚，然后年轻女人做了一个表示厌倦的优美姿势说：

“我尝试得太多了。我已经过了能够重新开始生活的年龄了。我老了，您知道。”

小伙子嘲讽地笑了。她又说：

“对一场失望，我害怕接受。”

“应该有信心，”小伙子说，“瞧，像您目前的样子，您不是活着。”

她叹息道：

“我知道！”

“您看着让内特。”

“是的，”她撇着嘴说。

“可是，我，我认为这很漂亮，她做得很漂亮。这是他的勇敢。”

“您知道，”年轻女人说，“她更是向着机会猛冲。我会告诉您，如果过去我愿意的话，我本来会有几百个这类机会的。可是我宁愿等待。”

“您是有道理的，”他亲切地说，“您等我等得对。”

轮到她笑起来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个人真不害羞，我没有这样说。”

我再也听不清他们说什么是了，他们使我厌烦。他们就要睡在一起。他们知道这个。他们中每个人都知道另一个知道这点。可是，由于他们年轻，纯洁和体面，由于每个人都想保持自己的尊严和另一个人的尊严，由于爱情是诗一样的伟大的事情，不应该使之不快，他们一个星期里好几次去舞会和餐馆，赠献他们那礼仪性的机械性的小舞蹈节目……

总之，应该很好地消磨时间。他们年轻并且身材长得好看，他们还有三十多年好活时间。因此他们并不着急，他们拖延着而他们没有错。当他们睡在一起之后，他们就应该找到另外的事情来掩盖他们存在的巨大荒唐。还是……自己骗自己是不是绝对必要呢？

我用眼睛扫视了大厅。这是一幕滑稽剧！所有这些人都气定神闲地坐着；他们吃着饭。不，他们不吃饭；而是在恢复他们的力气以便把他们所承担的任务完成好。他们每个人都有他们个人的独特的见解，这阻止他们看到他们的存在，没有一个人不自认为对某一个人或对某一件事情是必须的。前天“自学者”不是跟我谈过：“没有任何人比努萨被埃更有资格从事这样广泛的概括了。”难道不是吗？他们每个人都做一件小事情，而没有一个人比他做那件事情更有资格。没有一个人比那里的那位旅行推销员更有资格贩卖天鹅牌牙粉。没有一个人比这个有趣的小伙子更有资格在他的女友的裙子底下摸索了。而我，我处在他们中间，如果他们看着我，他们应该想到没有一个人比我更有资格做我所做的事。可是我，我知道。我看起来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我知道我存在着，也知道他们存在着。而如果我了解说服的艺术的话，我就会走过去坐在那位白头发的漂亮先生旁边，向他解释什么是存在。一想起他会板着脸，我就哈哈大笑起来。“自学者”吃惊地看着我。我很想停止笑，可是我不能，直到眼泪流出来。

“您真快活，先生。”“自学者”以谨慎的神情对我说。

“这是因为我想到，”我笑着对他说，“我们所有这些人吃吃喝喝来保存我们宝贵的生命，而实际上我们并没有，丝毫也没有任何生存的理由。”

“自学者”变得严肃起来，他在尽力理解我的话。我笑得特别厉害，我看到好几个人都转过头来看我。而后来我后悔话讲得太多了，总之，这与任何人无关。

他慢慢地重复我的话。

“没有任何生存的理由……您大概是想说，先生，人生是没有目的的，对吗？难道这不是人们说的悲观主义吗？”

他陷入了沉思，然后温和地说：

“几年前我读过一位美国作家的一本书，它叫做《生命值得活下去吗？》这不就是您提出的问题吗？”

显然不是，这不是我提出的问题。可是我什么也不想争辩什么。

“他的结论，”“自学者”以一种令人快慰的口吻对我说，“是倾向于自愿的乐观主义。人生是有意义的，如果您很想给它一种意义的话。首先要有所作为，要投身到某种事业中去。然后，如果您细想一下，事情就成了定局，你已经参加了战斗。我不知道您是怎么认为的，先生？”

“没有什么，”我说。

其实我的想法是：这正好是那个旅行推销员，那对年轻男女和那位白头发先生所经常使用的那类谎话。

“自学者”的微笑既狡猾又十分庄严：

“因此这也不是我的意见。我想我们没有必要如此千里迢迢地寻找我们生存的意义。”

“啊！”

“有一个目的，先生，人生有一个目的……有人类存在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这是正确的，我忘记了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安静了一会儿，这段时间恰好足够让他吃掉他那炖牛肉的一半和整个一片面包。“有人类存在呀……”他刚才完整地自我描绘了他这个温柔多情的人。……是的，不过他善于说出来。他的生气充满两眼，这是明摆着的，可是生气并不够。我过去经常和巴黎的一些人道主义者来往，我所到过他们多次说：“有人类存在呀，”而这是另一回事！维尔冈就是无与伦比的。他把他的眼镜摘掉了，仿佛是为了露出他的赤裸的肉体，在他的肉体内他用他那动人的双眼用沉重而乏倦的目光注视着我，这种目光好像要脱掉我的衣服以便抓住我的人类本质，然后他用富有旋律的声音喃喃地说：“有人类存在呀，老兄，有人类存在呀”，他说着一边给“有”字一种不自然的力量，似乎他的人类爱情永远地是新鲜的和惊人的，而爱情本身的巨大双翼妨害它自己的活动。

“自学者”的滑稽表演没有获得这种甘美；他的人类之爱是天真的和粗俗的；因为他是一个外省的人道主义者。

“人类”，我对他说，“人类……总的说您不像对它很关心的样子，因为您总是独自一人默默地，总是埋头在书本里。”

“自学者”鼓起掌来，他狡黠地笑起来。

“您弄错了。啊！先生，请允许我对您说，您弄错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仔细认真地把食物咽了下去。他的脸像朝阳那样容光焕发。在他的背后，那个年轻女人发出一声轻轻的笑声。她的男友俯身向她，对着她的耳朵讲话。

“您的错误是十分自然的，”“自学者”说，“很久以来我就应该告诉您了……可是我太胆小了，先生，我在寻找一个机会。”

“这个机会现在可有了，”我很有礼貌地对他说。

“我也这样想。我也这样想！先生，我要向您说的是……”他脸通红的，“可是可能我会惹您讨厌的？”

我向他保证不会，他叹息了一下，是幸福的声音。

“不是每天都能遇到像您这样的人的，先生，您眼界开阔能洞察一切的聪慧相汇合。已经好几个月了就想跟您谈谈，向您解释我的过去，和我现在变得怎样……”

他的盘子已经空了，吃得干干净净，好像人们刚刚给他拿来的干净盘子。在我的盘子旁边，我突然发现有一个小小的锡盘子，上面有一只鸡腿浸在褐色的汤里。应该吃掉它。

“我刚才对您讲我在德国被俘。正是在那里一切开始了。战前，我是独自一人，而我对此没有意识到：我与我的父母住在一起，他们都是好人，可是我与他们和不来。我每想到那些年月……可是我怎么能够那样生活呢？我如同死了，先生，我不怀疑这一点；我收藏了不少邮票。”

他望着我，中断了说话。

“先生，您的脸色苍白，您好像很累。至少我不使您讨厌吧？”

“您使我很感兴趣。”

“战争来到了，而我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就当了兵，我过了两年时间还没明白为什么，因为前线的生活使人很少有时间去思考，而且大兵们又都是些老粗。一九一七年底，我被俘了。从那时起就有人对我说很多战士在被俘期间又获得了他们童年的信仰。先生，”“自学者”说着一边垂下眼帘遮在他那充满激情的眼珠上，“我不相信上帝；它的存在已经被科学摧毁了。可是，正是在集中营里，我学会了相信人类。”

“他们勇敢地忍受他们的命运吗？”

“是的，”他以模糊的神态说，“那时也有这个。而且，我们受到很好的待遇。可是我想谈的是另外的事；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他们几乎不再给我们活做。下雨天，他们把我们赶进一间大木板库房里去，我们大约有两百人互相拥挤在一起。他们关上门，把我们留在那里，互相挤在一起，在几乎完全漆黑的黑暗之

中。”

他犹豫了一会儿。

“我不知道怎样向您解释，先生。所有的男人都在那里，我几乎看不见他们，可是我感觉到他们靠着我，我听见他们的呼吸声……头一次被关在这个库房里时，拥挤是那樣的厉害以致我起初以为要闷死了，然后，我身上突然升起强烈的快乐之感，我几乎昏厥了。因为我感到我喜欢这些男人，他们像我的兄弟一样，我很想拥抱他们每一个。从此，每次我回到那里去都感到同样的快乐。”

我应该吃我的鸡了，它大概都凉了。“自学者”早已经吃完了，女招待员在等着换盘子。

“这个库房在我看来已经具有某种神圣的性质。有时我趁我们的守卫不注意，我自己一个人钻进去，在那里，在阴影之中，回忆我在那里经受的快乐，我陷入一种萎萎缩缩之中。几个小时都过去了，可是我一点也没注意到。我有时会哭泣起来。”

我大概是病了，否则我无法解释这种巨大的愤怒，它刚刚使我心烦意乱。是的，是一种病人的愤怒，我两手颤抖，血液上升到我的脸上，而最后，我的双唇也开始颤抖了。这一切只是因为鸡是冷的。况且，我也一样，我冻僵了，而这是最难受的；我想说背景始终保持原来的样子，就像三十六小时以来一样，绝对地冷，冰冷的。愤怒像旋风似地卷过我身上，这是像寒战的某种东西，这是我的意识在努力作出反响以便抵御这种温度下降。这种努力是徒劳的，我大概会为一点小事把“自学者”或女招待员痛打一顿，一边对他们骂得个狗血淋头。可是我不会完全卷进这件事里去。我的大怒只在表面上发作，并且是一会儿之间，我感觉有用火包围着的一块冰的困难印象，是一份燥炒冰淇淋。这个表面的激动消失了，我听到“自学者”说道：

“每个星期天，我都去做弥撒。先生，我从来不是一个宗教

信徒。可是难道我们不能说弥撒的真正秘密就是人类之间的相通吗？只有一只臂膀的一位法国神甫主持祭礼。我们有一架风琴。我们站着听，不戴帽子，当风琴的声音使我心旷神怡时，我感到我与我周围的所有的人合为了一体。啊！先生，我能多么喜欢这些弥撒呀！现在还仍然是这样，一回想起这些弥撒，星期日上午我有时就去教堂。我们在圣·西尔教堂有一位非常优秀的风琴演奏者。”

“您大概经常留恋这种生活吧？”

“是的，先生，一九一九年。这是我得到解放的那年。我度过了非常困难的几个月。我不知道怎么做好，我一天天地老下去。不论什么地方我看到一些男人集会，我就钻进他们那群人中去。”他微笑着补充说，“我竟发生这样的事儿，跟随着一个陌生人的葬礼队伍。有一天，在失望之下，我把我的集邮册扔到了火里……可是我找到了我的道路。”

“真的吗？”

“有人劝告我……先生，我知道我可以依靠您的辨别力。我是——可能这跟您的观念不同，可是您的心胸是这样广阔——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他低下了眼睛，长长的睫毛急速地跳动着。

“自从一九二一年九月，我参加了法国社会党，这就是我想跟您说的。”

他似乎很自豪。他看着我，头向后仰，双眼半闭，嘴半张着，他好像一个殉难者。

“这很好，”我说，“这非常美好。”

“先生，我就知道您会赞成我的。人们怎么会责备一个人来跟您说：我曾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安排我的生活，而现在我感到十分幸福呢？”

他分开他的手臂，并给我看他的手心，手指转向地面，好像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要接受耶稣的圣痕似的。他的眼神呆滞，我看见他嘴里滚动着一团暗黑的红色东西。

“啊！”我说，“自从您感到幸福……”

“幸福？”他的眼神令人不舒服，他抬起了眼皮并用冷酷的神情望着我。“您可以判断一下，先生。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前，我觉得孤独得那么可怕，以致想去自杀。把我克制住的是这样的想法，就是没有人，绝对没有人会对我的死而感动，我死后会比生前更孤独。”

他直起身子，他的面颊气得肿了起来。

“我不再孤独了，先生，孤独将永远地离开我。”

“啊，您认识很多人吗？”我说。

他微笑着，而我立刻发现我问得太天真了。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再感到孤独了。可是，当然啰，先生，并没有必要和某个人在一起。”

“可是，”我说，“在社会党的支部……”

“啊！我认识支部里的所有人。可是大部只是认识名字，先生。”他开玩笑地说，“难道人们非得以这样狭窄的方式选择伙伴吗？我的朋友，就是所有的人。早上我去上班时，在我的前边，在我的后面，都有其他的人，他们也去上班。我看见他们，如果我敢的话，我就会对他们微笑，我想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们都是我生活的目的，我努力我是为了这个，而他们还不知道这个。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无比的快乐，先生。”

他用眼光向我询问；我点头表示同意，但我感到他有点失望，他希望有更多的热情。我能够做什么呢？在他对我说的一番话之中，我偶而发觉有些话是借用别人的，有些是引用别人的，难道这是我的错误吗？他说话的时候，要是我看到我曾认识的所有人道主义者又重新出现，难道也是我的错误吗？可惜，我认识的人道主义者太多了！激进的人道主义者尤其是小职员们的朋

友。所谓“左派的”人道主义者关心的主要目标是保持人类的价值；他不属于任何党派，因为他不愿意背叛人类，可是，他只同情地位低微的人，正是向那些地位低微的人，他贡献他那美好的传统文化。通常他是一个鳏夫，他有漂亮的眼睛，并且总是被泪水蒙住，每逢过生日时就哭。他也喜爱小猫、小狗和所有高等哺乳动物。共产党作家自从第二个五年计划以来也热爱人类；他惩罚人是因为他爱人。他腼腆，他像所有的强人一样，他把他的感情隐藏起来，可是，他也会用一个眼神和用说话声调的变化使人预感到在他那他那伸张正义的严厉讲话的后面隐藏着他的对他的弟兄们的粗犷而温柔的情感。天主教人道主义者是后来者，是小弟弟，他用一种绝妙的神情谈论人类。他说，最卑贱渺小的生活，就像伦敦码头工人的生活，一个钉鞋女工的生活，是多么美丽的童话呀！他选择了天使的人道主义，为了天使的感化活动他写了许多情节悲惨文辞优美的长篇小说，这些小说经常获得“妇女文学”奖金。

以上这些就是人道主义的那些主角。但还有其他别的，一大堆别的人道主义：像人道主义哲学家，他就如一个兄长那样俯视别人，他有他的责任感；有像人类现有的样子爱人类的人道主义者，按照人类应有的样子来爱人类的人道主义者；得到人们同意才拯救他们的人道主义者，不顾人们反对也要拯救人类的人道主义者；想创造新的神话的人道主义者；满足于旧的神话的人道主义者，爱人类死亡的人道主义者；爱人类生命的人道主义者；总是笑话连篇的快乐的人道主义者；尤其是在为死者守灵在夜晚出现的忧郁的人道主义者。他们全都彼此仇恨，当然只是作为个人而言，而不是把对方作为人类而仇恨。可是“自学者”不知道这一点，他把他们放在自己身上，如同把一些猫放进一个皮袋子里一样，而他们互相诽谤，互相撕打，他却并未发现这个。

他很是怀疑的望着我。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难道您对此感觉和我不同吗，先生？”

“我的天……”

在他的带有点仇恨的不安情绪面前，我在一刹那时间，后悔自己使他失望。可是他又亲切地说：

“我知道，您有您的研究工作，您的书，您是以您的方式来为同一个事业服务的。”

我的书，我的研究工作，傻瓜！再也找不出更蠢的话了。

“我不是为了这个才写书的。”

“自学者”的脸色马上变了，好像他预感到了敌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有这种表情。我们之间有些东西死掉了。

他装出吃惊的样子问：

“可是……恕我冒昧问一句，为什么您要写书呢，先生？”

“因为……我不知道，就是这样，为了写书而写书。”

他这是枉劳的微笑，他认为他使我窘迫了：

“您是在一个荒岛上写作吗？难道人们写作不总是为了给人读的吗？”

他讲话都是用疑问句，这是习惯使然。实际上，他的意思是肯定的。他那温柔而腼腆的外衣已经剥落了；我不再认识他了。他的面容使人看出他的一种强烈的固执；这是一堵自负的墙。我还没有从我的惊异中清醒过来就听到他说：

“有人对我说，我是为某一类社会人物写作，为一群朋友写作。好极了。可能您是为了后代而写作……可是，先生，不管您自己怎样，您总是在为某个人而写作的。”

他在等我回答。由于这个回答不来到，他轻轻地微笑着。

“可能您是一位与世俗格格不入的人？”

我知道这种和解的虚假努力掩饰着什么。他向我问很少的事情，总的来说，只是接受一种名份。可是这是一个圈套；如果我表示同意，“自学者”就胜利了，我就立刻被绕过去，重新被捉

住，被超过去，因为人道主义抓住人类的一切态度，并且把它们一起熔化。如果人们从正面反对它，人们就是下赌注；它就是靠它的对立面生活的。有呆头呆脑的，知识狭隘的无赖一般的一类人，他们每次反对它都以失败告终，因为它把他们所有暴力行为，他们的最坏的过火行动都忍受下来，消化掉，使之成为一种白色泡沫状的淋巴液。它接受和消化过反理智主义、摩尼教、神秘主义、悲观主义、无政府主义、自负主义，这些只不过是一些阶段，只是一些在它身上才找到它们的证据的不完整的思想。厌恶人类也在这场合奏中占有一席之地。因为它只不过是整个和谐音调中一个必要的不谐和音。厌恶人类的人也是人，因此人道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应该就是厌恶人类的人。可是，这是一种科学的厌恶人类的人，他善于估算他的仇恨，他在开头仇恨人类只是为了以后能够更好地爱他们。

我不愿意人们拉我入伙，也不愿意用我漂亮的红血去养肥这头只有淋巴质的动物。我不会干蠢事说我自己是“反人道主义者”。我不是人道主义者，如此而已。

“我认为，”我对“自学者”说，“人们不能只是爱人类而不恨人类。”

“自学者”以一种抗议和冷漠的神态望着我，他自言自语地说，好像他不在意他的话似的。

“应该爱他们，应该爱他们……”

“应该爱谁呢？在这里的人们吗？”

“他们也一样，所有的人。”

他转身朝向那一对欢天喜地的青年男女，这就是应该爱的。他凝视了一会儿白发斑斑的先生。然后他把视线拉回到我身上；我看到他的脸上有一无言的疑问。我摇头作出“否定”的姿势，他好像很可怜我的样子。

“您也一样”，我厌恶地对他说，“您也不爱他们。”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真的吗，先生？您允许我有与您不同的意见吗？”

他又变得完全尊敬人了，可是他作出了在捉弄人时的某个人的一种极大的嘲笑人的眼色。他恨我。我会是非常错误地同情这个怪人。轮到我来问他了：

“那么，您背后的这两个青年男女，您爱他们吗？”

他一边看着他们，一边思考。

“您想让我说，”他疑惑地重申道，“我爱他们，可是不认识他们。好吧，先生，我承认这点，我不认识他们……除非爱正好是真的认识，”他带着得意的笑容补充说。

“可是您爱什么？”

“我看见他们年轻，我爱的正是他们身上的青春。特别爱，先生。”

他停下来，细心倾听。

“您听懂他们在说些什么吗？”

问我听懂吗！那个小伙子受到他周围的同情的鼓励，用响亮的声音叙述去年他的足球队打败了勒阿弗尔俱乐部的那场足球赛。

“他在给她讲一个故事，”我对“自学者”说。

“啊！我听不清楚。可是我听见他们的声音，一会儿柔和，一会儿声调庄严，不断更换着。这……这是多么令人同情啊。”

“不过我，我连他们说什么也听见了，真可惜。”

“怎么？”

“可是他们在演喜剧。”

“真的吗？也许演的是青春的喜剧吧？”他嘲讽地问。“先生，请您允许我说这出喜剧是十分有益的。是不是只要演出这出喜剧就能恢复到他们那种年龄吗？”

我装出对他的讽刺话的样子听而不闻，我继续说：

“您背对着他们，您听不见他们说什么……那个年轻女子的

头发是什么颜色的？”

他变得忐忑不安。

“呃，我……”他偷偷扫了那对青年男女，然后重新镇定下来，“黑色的！”

“您看清楚了！”

“怎么？”

“您很清楚您并不爱他们两个。您在街上也许会认不出他们的。对您来说他们只是一些象征而已。使您正在感动的完全不是他们本身，使您感动的是‘人类的青春’，‘男人和女人之爱’和‘人类的声音’。”

“怎么？难道这不存在吗？”

“当然不存在，这一切都不存在！无论是‘青春’，还是‘中年’，还是‘老年’，还是‘死亡’……都不存在。”

“自学者”本来就黄且严峻得像一个木瓜的脸现在僵住了，显现出不赞成的表情。我继续说了下去：

“这就像您背后的那位老先生，他喝着维希矿泉水。我想您要是爱他是因为他是‘中年人’，因为这个‘中年人’勇敢地走向他的暮年，而他讲究穿着打扮，因为他不愿意自由放松地朝向他的暮年走去，对吗？”

“确实如此，”他挑战地对我说。

“而您没看出这是一个坏蛋吗？”

他笑，他认为我太冒失了，他向那个用白发框起来的漂亮脸蛋瞟了一眼：

“可是，先生，假设他像您所说的那种人，您怎么能够根据他的面容对一个人发表评论呢？一副脸面，先生，当他处在休息的时候这说明不了什么？”

盲目的人道主义者！这副脸多么富有表现力，多么清晰——可是他们的柔和而抽象的灵魂从来也不会因脸上的感情感动。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您怎么能够，”“自学者”说，“确定一个人，说他是这样或者那样？谁能看透一个人？没有谁能够深究一个人的内涵？”

看透一个人！我顺便向天主教人道主义致敬，“自学者”向天主教人道主义借用了这句话，他自己还不清楚呢。

“我知道”，我对他说，“我知道所有的人都是值得赞美的。您是值得赞美的；我是值得赞美的。当然，这是从人是上帝的创造物的角度说的。”

他望着我，没有弄懂我的意思，然后带着微笑说：

“您大概是在开玩笑吧，先生，不过这倒是真的，所有的人都有权受到我们的赞美。做人，是难的，先生，做人是很难的。”

他已经浑然不知地离开了人类对基督的爱；他摇了摇头，一种奇怪的比拟现象使他很像那位可怜的盖埃诺。

“对不起，”我对他说，“既然这样，那么我就不敢肯定我是一个人了，因为我从来没有发现做人很困难。我觉得人们只要随他去就可以了。”

“自学者”直率地笑了，他的眼光仍是恶狠的：

您太谦虚了，先生。要认为您的条件还过得去，人的条件，您需要像大家一样有很大的勇气呀。先生，未来的时刻可能您死亡的时刻，您知道它，而您能够微笑，喂！这不令人赞美吗？在您的行动中的最无足轻重的那种里，”他带着愤懑加上一句，“都包含着无限的英勇。”

“餐后点心呢，两位先生要什么？”女招待说。

“自学者”脸色发白，他的眼皮半垂下来盖在他的石头似的眼睛上了。他的手势软弱无力，仿佛要请我来选择。

“一块奶酪”，我大胆地说。

“这位先生呢？”

他突然惊起：

“嗯？哦，是的，我不要什么，我吃完了。”

“露易丝！”

那两个胖子付了钱，走了。其中有一个是跛子。老板把他们送到门口，他们是贵客，店里用一只冰桶来盛他们的一瓶酒。

我有点感到内疚地凝视着“自学者”。他想象这顿午饭已高兴了整整一个星期，以为在这顿饭中他可以把他对人类的爱告诉给另一个人。平时他是很少有谈话机会的。现在，他的兴致因我而没有了。其实，他也和我一样孤独；没有人关心他。只不过他没有意识到他的孤独。是的，是这样，可是也不必由我来给他打开眼界。我感到很不自在。我很生气，这是真的，但不是对他。是对维尔冈们和别的一些人道主义者感到气愤，对所有那些毒害了这个可怜头脑的人感到气愤。如果我能够在那里把他们抓住的话，在我面前我会有那么多的话要对他们说的。对“自学者”我不说什么，我对他只有同情，因为他是阿希尔先生那一类的人，是我的同路人，可是他由于无知和良好的愿望而背叛了我们。

“自学者”的一声大笑把我从闷闷不乐的梦幻中惊醒过来，接着说：

“您原谅我，可是当我想到我对人类爱的深度，想到把我带到人类那里去的冲动的力量，我看见您在那里正在讲道理和争论……这就使我想笑了。”

我不说话，微笑得很勉强。女招待在我面前放一个盘子，带有一块像白垩的干酪。我用眼环顾一下大厅，我感到特别恶心。我在这里干什么？我怎么和他搅在一起对人道主义大发议论？为什么这些人都在这里？他们为什么吃东西？这是真的，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是存在的。我想走开，我想到某个地方去，到一个会真正适合我的地方去，把我关在那地方……可是任何地方对我都不合适；我是一个多余的人。

“自学者”平静下来了。他害怕从我这方面来的更多的抵抗。他很想不再提起我所说过的一切。他俯身朝向我以好朋友态度对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说：

“其实，您是爱他们的，先生，您像我一样爱他们，我们的分歧只是由于话语不同。”

我不能再说话，我低下头。“自学者”的脸紧靠着我的脸。他得意地微笑着，正对着我的脸，像在恶梦里一样。我很吃力地嚼着一块我不决心咽下去的面包。人类，应该爱人类；人类是令人赞美的。我想呕吐——突然间，“恶心”来到了。

一次好厉害的发作，我从头到脚颤动起来。一个小时前我已经看见它来到了，只是我那时不想承认它。在我嘴里的这种奶酪的味道……“自学者”啰啰嗦嗦地说着，他的声音在我耳边嗡嗡作响。可是我一点也再不知道他谈什么了。我机械地点头表示同意。我的一只手痉挛地抓住点心刀的柄。我感到木头柄黑了。是我的手拿着它。我的手。就个人而言，我更会让这把刀安静地在那儿，总是触摸着某个东西有什么用？物品不是为了叫人触摸才做成的。最好是在它们中间滑过去，不使他们挨着。有时我们用手拿起一件，又不得不尽快把它放下。刀子跌落在盘子上。那位白头发的先生听到响声突然惊起，并望着我。我又拿起刀，我把刀刃压在桌子上，并把它折叠起来。

这就是“恶心”，这个明显令人眩目的东西吗？它使我费尽了心机！我为它写了那么多字！现在我知道了：我存在着——世界存在着——而且我知道世界存在着。这就是一切。可是，这对我来毫无意义。这很奇怪一切对我并不生要；这使我害怕。就是自从我想投石子打水漂那一天开始，我就要投那个卵石，我端详了它，而就这样一切就开始了：我感到它存在。自从那以后，就有了其它的“恶心”，不时地那些物件开始在你手中“存在”。有过“铁路员工饭店”的恶心；然后是另一次，在这以前，那个夜晚我通过窗子看到一个；然后，另一个在公园一个星期天。然后还有其他几个。可是，今天这次是最厉害的。

“……古罗马的吗，先生？”

“自学者”在向我提问，我想。我转向他，并对他微笑。怎么啦？他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他蜷缩在他的椅子上？现在我使人害怕吗？本应该就这样结束了。再说，这对我来说无所谓。他们害怕并不是他们的错，因为我觉得我会做出任何事来的。例如把这把切干酪的刀插进“自学者”的眼睛里。这样做了以后，所有这些人都会过来踩我，用皮鞋踢掉我的牙齿。可是不是这一点使我停下了，嘴里一阵鲜血的腥味而不是这干酪的味道，这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应该做一个手势，使一件多余的事件发生，“自学者”会发出喊声，这可能是多余的。还有可能在他脸颊上流着的血和所有这些人的惊吓，都会是多余的。目前已经有相当多的东西像这样存在着。

大家都看着我，那两个青春代表中断了他们那温柔的交谈。女人张开像鸡屁股一样的嘴巴。他们大概会意识到我是不伤人的。

我站起身，一切都围绕着我转。“自学者”用他那双我没弄瞎的大眼睛盯着我。

“您这就要走了吗？”他自言自语地说。

“我有点疲倦。您太好了请我吃饭。再见吧。”

在离开时，我发现我的左手里还拿着切点心的那把刀。我把它扔到我的盘子里，咣咣的声响。我在一片寂静中通过大厅。他们都不再吃东西，他们望着我，他们的胃口被破坏了。要是我朝那个年轻女子走过去，喝一声“哄！”她会尖叫起来，这是肯定的。不过没有必要这样做。

不管怎么样，在我出去之前，我还是转过身来，让他们看一看我的脸，以便他们能够牢记住我的这张脸。

“再见，先生女士们。”

他们不回答。我走了。现在他们的面颊将恢复血色了，他们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将又开始叽里呱啦地议论起来。

我不知道去哪里，我呆站在那个用硬纸板做的厨师旁边。我不需要回头看我就知道他们透过窗子在看我；他们惊异和厌恶地望着我的背影；他们认为我和他们一样，我是一个人，而我欺骗了他们。突然间，我失去了我的人的外表，而他们看见了一只螃蟹从这间充满人道味的大厅倒退着逃了出去。现在，被揭穿伪装的入侵者已经逃走，集会就继续下去。感觉到有许多只眼睛和惊骇的思想都集中在我背后真使我不快。我越过马路。沿着海滩和那些海水浴场的更衣间是人行道的另一边。

有许多人在海边散步，他们把清新自然的面孔转向大海；由于出了太阳，他们好像都在过节日一样高兴。有一些穿着浅颜色衣服的女人穿上了去年春天的服装；她们又长又白像光滑的羊皮手套；还有一些在中学和商业学校上学的大男孩，一些佩带勋章的老头。他们彼此不认识，可是他们用一种默契的眼光互相注视着，因为天气这样好，他们又是人。在宣战的那些日子里，人们都互相拥抱，而互相却都不认识；每到春天来临，不相识的人们都互相微笑。一位教士漫步朝前走，一边读着他的日课经。他不时抬起头来用赞许的眼光望着大海。大海也是一部每日必看的课本，它谈的是上帝。淡淡的颜色，淡淡的香味，春天的心灵。“天气很好，绿油油的大海，我宁愿天气干冷而不愿意潮湿。”诗人！如果我抓住一个诗人的大衣领，而且对他说：“来帮我一把，”他就会想“这只螃蟹是什么？”并且会把大衣留在我的手里而脱身逃走。

我转过身背对着他们，我把两只手靠在栏杆上，真正的海是又冷又黑的，充满野兽，它潜入这层绿色薄膜的下边，这样形成的绿色薄膜是为了欺骗人们。我周围的精灵都受了欺骗，他们只看到那层薄薄的外表皮，就是它证明了上帝的存在。我，我却看到了下边！那层薄皮融化了，那些天鹅绒般光亮的小薄皮，仁慈

的上帝的像桃子般鲜艳娇嫩的小薄皮都在我的目光下到处发出噼啪爆裂声，它们裂开了，破开了。从圣·埃莱米尔开来的电车来了，我转过身，周围的事物也跟我一起转动，它们像一些牡蛎一样是苍白的和绿的。没有用的，乘上电车也没有用，因为我不想到任何地方去。

在玻璃窗后面，淡蓝色的东西依次过去，它们非常僵硬而易碎，一跳一跳地过去。过去一些人，一些墙垣；一所房子通过它那打开的窗子把它的黑心呈现在眼前；玻璃窗把一切黑色的东西都变得苍白，变得蓝色，把这幢黄色砖墙的大房子变成蓝色，这幢房子犹豫地向前走过来，它颤抖着，突然朝下倒下去。一位先生上了车，坐在了我的对面。那座黄色的楼房错动起来，它猛一跳就迎着玻璃窗滑过来，它离得那么近，使人只看见它的一部分，它幽暗下来。玻璃窗颤动起来。楼房以压倒之势矗立起来，高得使人看不见顶，它的成百个敞开的窗子都朝着一些黑心开着，楼房沿着车厢滑过去，它擦着车厢而过；在颤动的玻璃窗之间，黑夜降临了。那楼房仿佛无尽头地滑过去，它黄得像泥浆，而玻璃窗却蓝得像天空。突然一下子它就不在了，它落在了后面；一束强烈的灰色光亮侵袭了车厢，并绝对公平地向各处散播：那是天空；通过玻璃窗，人们还看到层层蓝天，因为电车是在往埃里法尔山坡上行驶，因为从车上可以看清楚两旁：右边一直看到大海，左边一直看到飞机场。禁止吸烟，即使是一支吉普赛女人牌香烟也不行。

我把一只手撑在长凳上，可是我又匆忙地把它抽回来，因为它存在着。我坐在上面的这件东西，我把手撑在上面的东西叫做长凳子。他们是特意地把它做成了这样子为了给人们坐的，他们拿起一些皮张，弹簧和布，心里想着要做一个坐位他们就开始干起来了，而当他们结束时，他们所做成的就是这个东西。他们把它搬到了这里，在这间车厢里。而这个车厢现在前进着和摇晃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着，它的玻璃窗在颤动着，就在它的两侧它带着这红色的东西，我喃喃地念叨着：“这是一张长凳子”，有点像念一句驱魔咒语。可是这句话就停留在我的嘴唇上，它拒绝落到那件东西上去。那件东西仍旧是原来的样子，带着红白的细绒毛，像成千上万的小红爪子，笔直地指向天空，那是些死掉的小爪子。这只朝天躺着，血红色的鼓涨的大肚子——带着它所有的死掉的爪子肿起来，这是在这间车厢里，在这灰蒙蒙的天空里浮动的肚子，这不是一张长凳子。这也很可能是一头死驴，例如被水泡得鼓起来的，失去控制地漂浮着，肚子朝着天的在一条灰蒙蒙的大河里，一条发大水的河里漂流；而我，我就坐在这头驴子的肚子上，我的两脚浸在清澈的水里。那些东西摆脱了它们的名称。它们在那里蹲着，奇形怪状，呆头呆脑，庞大，把它们叫做软垫长凳子或叫做别的什么，这似乎都是愚蠢的，我就在这些东西中间，说不出它们的名称。我独自一人，没有话说，没有防卫，它们围绕着我。在我的下边，在我的后边，在我的上边。它们什么也不要，也不叫人注意，它们只是在那里。在长凳的坐垫底下，靠在木板壁上，有一条阴暗的细线，一条黑色的细线沿着长凳跑过去，以一种神秘而狡猾的神气，几乎称得上是一种微笑。我很清楚这不是一种微笑，而是存在着，在这些淡白色的玻璃窗下面跑过去，在窗子的震动声下跑过去，顽固地不肯离去，在窗子后边鱼贯而行的蓝色影像之下，而这些影像停下了，又动身走起来，细线顽固地不肯离去，好像一个微笑的不明确的记忆，又好像一个记忆不清已经忘掉一半的词，只记得它的第一个音节，人们能够做的最好就是转过眼睛去，去想另外一件事情，想在我的对面半躺着在长凳上的那个汉子。他有蓝色的眼睛，陶土色的脑袋。他身体的整个右部已经下沉，右臂紧贴在身体上，右侧几乎都没活着，艰难地，小气地活着好像他已经瘫痪了似的。可是在整个左边，却有一个小小的寄生的生命存在着，它迅速繁殖着，成了

一个毒疮。那只手臂抖动起来了，然后抬起来，臂的末端的手是僵硬的。接着，那只手也颤抖起来了，等到它举到头部那么高时，一个手指伸开了，并开始用指甲搔头皮。一种神秘的表情挂在了右边的嘴角上，而左边仍像死掉一般不动。玻璃窗抖动着，那只手臂抖动着，指甲搔呀，搔呀，在凝视的双眼下边嘴角在微笑着，而这个人全然不知地忍受着这小小的生命，这个生命使他右侧鼓胀起来，他借用他的右臂和右边的面颊来实现自己的存在。检票员挡住了我的去路：

“请等等停车了再下。”

可是我推开他，从电车上跳到外边。我不能不这样做了，我再也不能忍受那些东西如此近地在我身旁。我推开一道栅栏门，我走进去，一些轻盈的生命立刻一跃而起，栖息在树梢上。现在，我自己清醒了，我知道我在哪里：我是在公园里。我颓然倒在一个凳子上，介于那些大黑色树干中间，在那些伸向天空的黑色的和多节瘤的手中间。一棵树用黑色的指甲在我的脚下擦着大地。我真想随它去，忘掉自己，睡觉。可是我不能够，我惊呆了：存在从各各角落向我袭来，通过眼睛，鼻子和嘴……

突然间，帷幕一下子撕开了，我明白了，我看见了。

在傍晚六点钟的时刻

我不能说我感到痛苦减轻了，也不能说我感到满足了；恰恰相反，我感到沉重。只是我的目的达到了，我知道了我想要的东西；自从一月份以来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我都明白了。“恶心”没有离开我，而我也不相信它将很快地离开我；可是我不再忍受它了，它不再是一种疾病，也不是短暂的阵咳——这就是我。

因此，刚才我在公园里，栗树的根深扎在土地里，正好到了我的凳子的下面。我再也想不起来这是一个树根。一切语言都消失了，随着它们一起消失的还有事物的意义，它们的使用方法，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和人们在它们表面上刻划上去的那些轻轻的记号。我坐着，低下头，身体微微弯着，独自一人面对着这堆又黑又多的疙瘩，完全无理性的东西，它使我害怕。接着，我领悟了一番道理。

这种感悟使我呼吸困难，似乎被堵住了。在这些天之前我从来没有预感到所谓“存在”的意义。我像别的人一样，像那些穿着春天的服装在海边上散步的人们一样。我也像他们一样说：“大海是绿色的；在高处的这个白点是一只海鸥”，可是我并不感到这是存在着的，不感到那只海鸥是一只“存在着的海鸥”；在平常，存在是隐蔽着的。它在那里，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身上，然而，最终它还是离我远远的。当我认为想到它时，应该认为我什么都没想，我脑子空空的，或者正好脑子里有一个词，“存在”这个词。或者呢，我想……怎么说呢？我在想着‘从属’关系，我想大海属于绿色物体一类，或者说绿色是大海的品质之一。甚至当我看着那些东西时，我根本就不会联想到它们存在着。它们在我看来像是一个背景，我把它们拿在手里，它们作为我的工具，我预见到它们的反抗。可是这一切都是在表面上发生的。如果有人要问我什么是存在，我会真心诚意地回答说存在不是什么，只不过是一种空的外形，从外边来加到那些东西上，它丝毫不改变它们的性质。而然后，突然间就在那里，一切都清楚了。存在突然揭开了面纱，它失去了它那种属于抽象范畴的无害的外衣。它就是事物体格本身，这个树根就被塑造在存在之中。更确切地说，树根，公园的栅栏，凳子，草地上的稀少的细草，所有这一切都消逝了，事物的多样性，它们的个性都只是一种表面形式，一种美丽的外衣。这件美丽的外衣已经融化，它仍是一些庞大柔软的一堆，杂乱无章的样子——光秃秃——一种可怕的海淫的赤裸。

我尽量不动，可是我不需要动弹就能够看见树后面的露天音乐亭子的那些蓝色柱子和路灯以及在月桂树丛中间的韦雷达雕

像。所有这些物体……怎么说呢？它们都使我不舒服；我本希望它们存在得不太结实，更枯燥一些，更抽象些，更谨慎地存在。那棵栗树紧紧地拥向我的眼睛。一层绿霉把它一直覆盖到一半高树身上；黑色的浮肿的树皮好像是被煮过的皮革。马斯科亥泉水轻轻的声音钻进我的耳朵里，并在里面搭了一个窝，叹息声塞满了耳朵；我的鼻孔里满溢着一种绿色的腐烂的气味。一切事物都轻轻地，温柔地听其自然地存在着，就像那些疲倦的女人们在哈哈大笑一样，并说着：“笑真好呀！”用一种十分激动的声音说着；她们彼此面对着面自我炫耀，互相讲些她们生存中的下流秘事。我明白了在不存在和这种浑身充满快感的存在之间是没有第三存在的余地。

如果人们存在，就应该存在到这样的程度，也就是一直到发霉，一直到浮肿，一直到诲淫的程度。在另一个世界里，那些聚会的人，那些乐曲保持它们的纯洁而硬直的线条。可是存在是一种让步。树，夜晚蓝色柱石，喷泉的美好声音，生动活泼的气味，在冷空气中飘浮的细小热雾，一个红头发的男人坐在凳子上消化，所有这些昏昏欲睡的状态，所有这些消化状态，其整体都提供一个模糊的喜剧性的外貌。喜剧性的……不！不到这种地步。任何存在的东西都不可能是喜剧性的；这只不过和滑稽歌舞剧的某些场面那样有一种不肯定的几乎是捉摸不着的样子。我们是一大堆对我们自己有妨碍的受约束的存在物，我们没有一点理由在这里存在，一些人没理由，另一些人也没理由在这里存在；每个存在物在朦胧中，在朦朦胧胧模模糊糊的局促不安中感到相对于其它存在物来说都是多余的。“多余的”，这就是我能够在这些树木、这些栅栏、这些卵石之间建立的惟一的关系。我做无功“数”那些栗树，确定它们相对于韦雷达雕像的位置，竭力与法国梧桐树比较它们的高度，它们当中的每一棵都从我竭力把它们关闭起来的那些关系圈里逃出，独自孤零零的，走出这些关系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界线。这些关系（我坚持要保持这些关系以便延迟人类世界的崩溃，计量的，数量的，方向的崩溃），我感觉到它们的专横；它们不再腐蚀事物了。多余的，那棵栗树在我对面有点靠左边在那里是多余的，那座韦雷达的雕像是“多余的”……

而“我”——软弱，无精打采，诲淫，胃里消化着，一些晦涩的想法在脑海里翻来覆去——“我也是多余的。”幸亏我没有感觉到这一点，我主要是理解到这一点，可是我感觉到我不自在因为我害怕感觉到它（到现在我还害怕它——我害怕它从我的脑后把我抓住，害怕它像一个海底巨浪那样把我抬起来）。我模糊地梦想消灭我自己，以便可以消灭掉这些多余的存在中的一个。可是连我的死亡也是多此一举。我的尸体，我的血流在这些卵石上和这些树木之间，在这微笑的花园深处，都是多余的。已经埋在地里的我的腐烂的肉也是多余的，还有我的那些骨头，最后被洗净，被剥皮，变得清洁了，清晰得像牙齿一样也是多余的。

啊，所有的一切都是多余的。

“荒谬”这个词儿现在在我的笔下产生了；刚才在公园里，我没有找到它，可是我也没有寻找它，那时我不需要它，我那时不用言词来想，我是用事物来思想事物的。那时荒谬在我的头脑里不是一个观念，也不是一下声音，而是在我脚下的这条没有生命的长蛇，这条木头的蛇。不管是蛇，还是爪子，是树根，还是秃鹫的爪，都没有什么要紧。虽然什么都没有清楚地表现出来，我却明白了我已经发现了“存在”的关键，我的“恶心”的关键，我自己生命的关键。事实上，一切我能够理解的都归结为这个基本的荒谬。荒谬，还是一个词儿；我是挣扎着反抗一些词儿的；在那里，我直接接触事物。可是我很想在这里确定这种荒谬的绝对性质。在五光十色的小小人类世界里，一个姿势，一个事件永远只是相对地荒谬，只是相对于与它比较的周围环境才是荒谬的，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例如一个疯子的讲话相对于他

所处的境况是荒谬的，但是相对于他的妄想又不是荒谬的。可是我，刚才还取得了绝对的经验；绝对或荒谬。这个树根，无论相对于任何东西它都是荒谬的。噢！我怎么能用一些词来确定这种情况呢？它相对于那些卵石，那些黄草丛，那干泥巴，那树，那天空，那绿色的长凳子，比较起来都是荒谬的。不可补救的荒谬；没有什么能够加以解释，即使把它解释为大自然的一种深沉而秘密的疯狂也不行。当然，我不知道全部情况，我没有看见苗的发育，也没有看见树的生长。可是在这只粗糙巨大爪子前面，无论无知识还是有知识都没有什么区别，因为解释的和理智的世界并不是存在的世界。一个圆周并不荒谬，它可以用一个直线段绕着它的一个端点的转动很好地得到解释。可是一个圆周并不存在。这个树根却是反过来的，在我不能解释它的范围内是存在的。它多节，没有生气，没有名字，我被它迷住了，充满我的眼睛，不断地把我引回到它自己的存在中去。不论我一再重复地说：“这是一个树根，”——这也不再起作用。我看得清楚人们不能由它的树根功能，由它的抽水泵功能转到这个，转到这层又粗硬又细密的海豹皮上，转到这个油光光的，结老茧的，固执的容貌上。功能不说明什么，它能使人大致地了解一棵树根是什么，却一点不能使人了解这个树根。这个树根，连同它的颜色，它的形状，它那固定的运动是都没有解释的必要。它的每一种品质都有点脱离它，流失到它的外边去，一半都凝固了，几乎变成了一件东西；每一种品质在树根中都是“多余的”，而整个根部现在给我一个印象——仿佛它有点滚到它自己的外部去，它自己否定自己，把自己迷失在一种奇怪的过分之一中。我把我的脚后跟顶着这只黑色的爪子，我是想剥掉它一点皮。不为了什么，只是表示挑衅，为了使这层茶褐色的皮上出现一个擦伤的荒谬的粉红色。为了跟世界的荒谬一起玩一玩。可是，当我抽回我的脚时，我看见树根的皮肤还仍然是黑色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黑色吗？我感到这个词儿泄气瘪掉了，瞬间就失去了它的意义。黑色吗？树根不是黑色的，这不是这块木头上所有的那种黑色——而是……另一种东西，因为黑色和圆周一样，是不存在的。我看着树根，它是更黑的还是近乎黑的呢？可是我不久就停止了问自己，因为我有在熟悉的地方的印象。是的，我曾经忐忑不安仔细观察一些不知该如何描述的物体。我曾经竭力——可能是做无用功——在想“关于它们”的某件事情，而我已经感觉到它们的冷酷的无生气的品质从我的手指之间脱逃，滑走。那天晚上，“在铁路员工饭店里”看到的阿道尔夫的背带就是一例。那些背带不是紫色的。我又看见了在衬衫上的那两个难以确定的污点。而那块卵石，那少有的卵石，整个这个故事的起源，它并不是……我想不起来它所拒绝的究竟是什么。可是我没有忘记它的消极抵抗。还有“自学者”的手，一天在图书馆里我曾抓住了它并握紧，可是我曾有印象这不完全是一只手。我曾想到一条肥大的白毛虫，可是这也不是白毛虫。而在马布里咖啡馆里那杯啤酒的混浊的透明颜色。混浊，这就是它们的样子，那些声音，那些香味，那些味道的样子。当它们像一些被驱赶的兔子一样在您的鼻子底下疾驰而过的时候，当我们对此没有很注意的时候，我们会认为它们很简单并使人放心，我们会认为在世界上有确切的蓝色，有确切的红色，有一种真正的杏仁味道或紫罗兰的香味。可是一旦我们把它们抓住一会儿，这种安全和舒适的感觉就会让位给严重的不安全和不舒适。那些颜色，那些滋味，那些香味从来不是真的，从来不确实是它们自己，不只是它们自己。最单纯的品质，是不可分解的品质相对于它本身也有多余的东西在它本身上，在它的中心上。这个黑东西，在那里，靠着我的脚，样子不像是黑色，倒像是某个从来没有看见过的黑色人，竭尽全力地想像成黑色，又不知停下来，结果想像出一个超出颜色以外的不明确的东西。它像是一种颜色，可是也像……像一道伤痕，或者还

像一种分泌物，一种脂质液——或像别的东西，例如像一种味道；它化成湿泥的味道，微温的湿木头的香味，化成像一层漆一样伸展在这块神经质的木头上的黑色的香味，化成被嚼碎的，有甜味的纤维的味道。我不是单纯地看见它的这种黑色。视觉，这是一种抽象的创造，是一种清晰化的简单化的观念，是人的一种观念。这个黑色，这个无个性的软弱的存在却远远地超出了色、香、味的界限。可是这个财富转变成杂乱，最后不再是什么东西，因为它是完全多此一举。

这个时刻是不平常的。我在那里，一动不动，像冻僵了似的沉浸在一种可怕的恍恍惚惚中。可是在这种精神恍惚的内部某种新鲜的事刚刚出现，我明白是“恶心”，我占有着它。说真的，我不是在阐明我的发现。可是我相信现在对我来说用词汇把它们表达出来是件容易的事。最主要的就是偶然性。我的意思是说从定义来说存在不是必要性。存在，这只不过就是在这里；存在的东西出现，让人遇见了，可是我们永远不能把它们推论出来。有一些人，我想，他们明白这一点。只不过他们曾试图创造一个必然的和自在之物来战胜这种偶然性。然而任何一个必然的东西都不能解释存在；因为偶然性不是一种假像，不是一种人们可以驱散的外表；它是绝对的，因而也是无根无据的。一切都是无根据的，这个公园，这座城市和我自己，都是。等到我们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它就使你恶心，并且一切都像那天晚上在“铁路员工饭店”里一样开始浮动：这就是“恶心”；这就是那些“混蛋们”——住在绿山坡上的那些人和别的人们——抱着他们的权利观念设法躲藏起来。可是那是多么可怜的谎话呀！没有人有权利；他们和其他人一样，也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他们不能不感到自己是多余的。而且在他们本身，秘密地他们是多余的，也就是说是无个性的和模糊不清的、可悲的。

这种迷惑延续多久呢？我就是栗树的根。或更确切地说我是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完全觉悟到它的存在的。我还是与它分开着——因为我感觉到它——可是又消失在它之中，而且只在它之中。这是一种毫无意识，然而它放任它自身的全部重量没有放稳在这块没有生气的木头上。时间吊滞不动了：一个小小的黑色水潭在我脚下形成；在这个时刻之后不可能有某个事物出现。我本想摆脱这种无法忍受的享受，可是我甚至不能想像这是可能的。我是这里边的；黑色的树桩不会消失，它留在这里，在我的眼里，就像一大块食物横着哽在喉咙里一样。我既不能接受它，也不能拒绝它。我花了多大的劲才从树根上抬起了眼睛的？甚至我真的抬起了眼睛吗？还不如说我曾消失了一分钟，以便在另一分钟里又重新出现，那时我的头是倒过来的眼睛朝上望了吗？事实上，我没有意识到这一过程。可是，突然间，我已经不可能想到树根的存在了。它被忘却了，我徒然地一再说：“它存在，它还在那里，在凳子底下，靠着我的右脚，这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存在并不是让人从老远可以想到的某个东西，应该是它突然地侵袭你，停留在你身上，应该是像一只肥大的不动的野兽一样沉重地压在你的心上，你才能感觉到它，或者一点什么东西也不再有。

一点什么东西也不再有了，我的两眼里一无所有，而我为我的解放而感到高兴。然后，突然间，又有一些轻轻的不确定的动作开始在我的眼前动弹起来，树梢被风吹拂着。

看到某个东西动弹这并不使我不高兴，这使我从这些不动的存在中带来点变化，这些不动的存在像一些不动的眼睛似的凝视着我。我看着树枝的摆动自顾自地说：运动从来没有完全存在过，那是一些过程，是两个存在之间的媒介，是一些短暂的时间。我准备着看这些存在从虚无中出来，逐渐地成熟，充分地长成；我将出其不意地抓住正在产生的一些存在了。

用不了三秒钟的时间，我们的所有希望都落空了。在这些游移不定的树枝上盲目地在它们的周围探索，我没有能够抓住进入

存在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概念，这又是人类的一种发明。这是一种过份清晰的概念。所有这些微小的晃动都是孤立的，为它们自己而存在。这些晃动从各个方面超出那些枝叶之外。它们在这些干枯的手的周围旋转，用小小的旋风包围着枝叶。当然啰，一个运动，它是不同于树的另一件事。但仍然是一个绝对的存在。是一件东西。我的眼睛从来只看见实在的东西。在树梢上滚动着无数存在，这些存在不断地更新，但从来不产生。存在的风像一只大苍蝇一样刚刚落在树上；树就颤动起来。可是颤动不是一种新生的品质，一种从能力到行动的过程；它是一件东西；一件颤抖的东西在树里悄悄地溜，树被占领着，摇撼着，突然又放弃了树，离开到远一点的地方绕着它自己旋转去了。一切都是充实的，一切都在行动，没有短暂的时间，一切，甚至那最不能感觉到的惊跳都是与存在一起形成的。所有这些在树周围忙碌的存在都不来自任何地方，也不去任何地方。突然间，它们就存在了，而然后，突然间，它们又不再存在了；存在是没有记忆的；对于已经消失的东西，存在不保留任何东西——甚至连一个记忆都不保留。到处都是存在，它是无限的，永远在到处都是多余的；存在——从来只受存在的限制。我无意识地坐在凳子上，被这些没有起源的大量的存在物弄得头晕脑胀和十分厌烦。到处是一些孵化，开花，我的耳朵里充满了存在的嗡嗡声，我的肉体本身也在抽动着，裂开着，和整个宇宙一起发芽，这真令人厌恶。“但为什么”，我想“为什么如此多的存在，既然所有的存在都相像？”有这么多相像的树有什么用？为什么那么多存在是不成功的，又固执地重新开始，又再度不成功——像一只背朝下的昆虫翻倒后笨拙地努力挣扎呢？（我也是这样挣扎。）这样的众多并不产生宽宏大量的效果，而是相反。存在是阴郁的，苦恼的，自己妨碍自己的。这些树，这些笨拙的高大躯体……我笑起来了，因为我突然想起了人们在书里所描写的突如其来的春天，充满劈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啪声、爆裂声和巨大的发芽生长的春天。有些傻瓜会来跟您谈论意志、能力和生存奋斗。他们难道从来没有注意到一只动物或一棵树吗？这棵带有斑秃树皮的法国梧桐树，这棵一半已腐朽的橡树，也许有人想让我把它们当作朝着天空萌发新芽的青春力量吧？还有这个树根呢？也许我应该把它当作的爪子正在刺破土地，从中夺取它的食物是那么贪婪？

用这种方式观察事物是不现实的。一些柔软的虚弱的事物是的。那些树在飘摇。射向天空吗？不如说是殚精竭虑；我无时无刻等待看到那些树干起皱纹，像懒洋洋的长虫子那样萎缩起来，蜷成一团，并跌落在土地上成为一堆黑色而有皱折的柔软东西。树干并没有想存在，只是它们不能阻止其存在；如此而已。因此它们就轻轻地毫无热情地准备它们自己的小食；树的质液在导管里缓慢地不得已地上升着，而那些树根慢慢地在土里往深处扎。可是它们分分秒秒都好像准备立刻就把这一切停下，并让自己也消失掉。它们又疲乏又年老，继续存在下去，这是不情愿地，只是因为它们太软弱了不能死去，因为死亡只能从外部降临到它们身上，只有那些乐曲才能自豪地带着它们自身的死亡，像一种内在的必然性一样；只是乐曲并不存在。任何存在物的产生都是没有理由的，由于软弱性而延续下去，而最后随遇而死。我靠在椅子上，闭上双眼。可是立刻被那些警觉的影像刺激的跳了起来，站立使我闭着的眼睛里充满了存在。存在是充满各处的，是人无法脱离的充实的东西。

这些影像真奇怪。这些影像表现许多东西。表现的不是真正的东西，而是别的跟它们似乎是一样的东西。木制品的物件和一些椅子相像，和一些木展相像，别的物件和一些植物相像。然后是两个面孔：就是上星期日在维兹利兹啤酒店里坐在我旁边吃午饭的那对青年夫妻。他们肥胖热乎乎的，沉湎于肉欲和荒诞，长着两只红耳朵。我看见了那女人的肩膀和胸脯。是一部分赤裸的

存在。这一对夫妻——这突然使我厌恶——这一对夫妻继续在布维尔市的某处存在着，某处——在什么样的气味中间呢？这个温柔的胸脯继续在鲜艳的布上摩擦着，继续蜷缩在花边领子里，而那女人继续感觉到她的胸脯在她的短上衣里存在，并且继续想着：“我的奶子，我的美丽的果子”，她继续神秘地微笑着，密切地注意自己的双乳的胀大，在搔她的痒。而我大声喊起来，我把眼睛睁得大大的。

难道我是梦想出来的吗，这样一个庞大的现实？它就在那里，在公园里，落在树上，非常柔软，粘着一切，很厚的一层，像果酱一样。而我是在它的里边，我，和整个公园都在它的里面吗？我害怕，可是我尤其气愤，我感到它是那样地愚蠢，那样地不合时宜，我恨这种卑劣的果浆。它到处都是！到处都是！它一直升到天空，撒向周围每个角落，把它的胶状压力充满一切，并且我看见它伸展得很远，很远，比公园的边界还远，比那些房子，比布维尔市更远。我不再在布维尔了，也不在别的任何地方了，我在飘荡着。我没有感到惊异，我很清楚这就是“世界”，完全赤裸的“世界”突然出现了，而我为这个庞大的荒谬的存在愤怒得喘不过气来。人们甚至不能问一下这东西，这一切东西是从哪里出来的，也不能问一下怎么会形成存在的世界而不是什么也没有。这没有意义，世界到处都存在，在前面，也在后面。在它之前什么也没有。没有！不曾有一刻钟时间它可能会不存在。我对此非常生气；当然，这个流动的鬼魂没有任何理由存在。可是它不存在又是不可能的。这真是无法想像——想像出虚无，必须是人们已处在现实世界里，在大众广庭之下，眼睛睁得很大，并且很有生气；虚无，这在我的头脑中只是一个概念，在这个广阔无垠的世界里飘荡着的一种存在的概念。这个虚无不是在存在之前来到的，它和别的存在一样，也是一种存在，而且是跟在很多其它的存在之后出现的。我喊到：“多么肮脏！多么肮脏！”而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为了摆脱这个肮脏可耻的东西摇晃着身子，可是它坚持不动，而且有那么多的污秽，多少吨，多少吨的存在，数也数不清：我在这深深的烦恼深处感到窒息。然后，一下子，公园忽然空了，像是陷入一个大窟窿一样，世界就以它来时的方式消失了，或者是我醒过来了——不管怎么说，我再也看不见它了；在我周围只剩下了黄土，从土地上冒出一些死树枝笔直地伸向天空。

我站起身，走了出去。走到栅栏边，我转过身来。我感觉到公园对我笑了笑。我靠在栅栏上，凝视了好久。树的微笑，那丛月桂树的微笑，这说明某件事情；这才是存在的真正秘密。我记得离现在不到三个星期的一个星期天，我已经抓到各种事物都有一种同谋的神态。它这是在对我讲话吗？我苦恼地感到我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明白。没有任何方法。可是，它又等在那里像一束凝视的目光一样。就在那里，在栗树的树干上……就是这棵栗树。那些东西，人们会把它们叫做思想，停在路上的思想，它们忘记了自己，也忘记了它们原来要想的事，它们就这样留在那里，摇晃着，以一种超越它们本身的小小意义的古怪在那里摇晃。这种小小的意义使我厌烦，因为我无法理解它，即使我继续倚在这栅栏上一百年也不能理解它。我已经从存在里学会了我知道的一切。我动身走了，我回到了旅馆里，这样，我就写下了这篇日记。

夜里

我下了决心：我再留在布维你就没有理由了。因为我不再写我的书了；我将到巴黎去住。星期五，我将乘五点的火车，星期六我就能看到安妮了；我想我们将在一起度过几天。然后我再回到这里来，处理几件事情，装好我的箱子。最迟不超过三月一日我就将永远定居在巴黎了。

星期五

“在铁路员工饭店”。我乘的那列火车再过二十分钟就出发了。

留声机。

强烈的奇遇印象。

星期六

安妮来给我开门，她穿着一件黑色连衣裙。当然，她没有向我伸出手来跟我握手，也没有向我问好。我把我的右手还一直插在我的大衣口袋里。为了摆脱那些俗套，她说话很快，似乎在赌气：

“进来吧，坐在你想坐的地方，除了靠近窗子的那把椅子不要坐以外。”

这是她，这正是她。她让双臂下垂，她愁容满面，过去这种愁容曾经使她像一个青春期的的小姑娘。可是现在她再也不像一个小姑娘了。她发胖了，她前胸已经很丰满了。

她关上门，沉思的样子喃喃地说：

“我不知道我要不要坐在床上……”

最后，她胡乱倒在盖着一条毯子的一种箱子之类的东西上。她的举止不再是以前那样了，她带着一种庄重的沉重感走动，也不是没有优雅的风度。她好像因她的青年发胖而受窘的样子。但是，尽管这一切，这正是她，这是安妮。

安妮突然大笑起来。

“你为什么笑？”

她不立即回答，按她的习惯，却采取狡辩的神态。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说吧，为什么？”

“这正是因为自从你进来你就脸带微笑。你的神态像一个刚刚把女儿嫁出去的父亲。好了，别再站着了。放好你的大衣，坐下吧。是的，就那里，如果你想坐的话。”

沉默片刻，安妮不想打破这种沉默。这间宿舍多么光秃秃呀！过去安妮在她的每一次旅行中都带着一个庞大的箱子，里面装满了披肩，包头巾，西班牙面纱，日本的面具，厄比纳尔图像（[EPinal] 法国东北部的一城市，产图像）。她刚一住进旅馆——哪怕只住一夜——她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这个提箱，从那里把她的全部宝贝都取出来，悬挂在墙上，吊在灯上，摊放在桌子上或在地上，按照一种不时变换的和复杂的次序排列；不到半小时最平凡的房间也表现出一种阴沉沉和肉感的外貌，几乎令人无法忍受。也许这只手提箱被遗失了，还留在寄存行李间那里……这个冷的房间的朝盥洗室半开着显得有点阴森森的。它很像我在布维尔的房间，但比那间更华丽些，更凄凉些。

安妮还在笑。我非常熟悉这种很高又带有鼻音的笑声。

“嗯，你没有改变。你以这样慌乱的神情在找什么？”

她微笑，可是她的眼光带着好奇，甚至故意在仔细辨认我。

“我只是想这个房间不像是被你住过的。”

“啊，是吗？”她模模糊糊地回答。

又是一阵沉默。现在她坐在了床上，在黑色连衣裙的衬托之下她脸色显得很苍白。她没有修剪她的头发，眉毛往上一抬，总是以一种平静的神态看着我。难道她没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为什么她叫我到这里来呢？我无法忍受这沉默。

我突然可怜地说：

“我很高兴看到你。”

最后一个词哽塞在我的喉咙里。早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我最好会不说话的。她肯定要暴跳如雷了。我早就想到见面后的第

一刻钟会是很艰难的。以前，当我又见到安妮，哪怕离开只是二十四小时之后，或者睡了一夜早晨醒来以后，我从来不会说几句她等待的话，那些适合于她的连衣裙，适合于天气，适合于我们昨夜讲过的最后几句话的那些话。可是现在她想要什么呢？对此，我无法揣摩。

我抬起眼睛，安妮以某种温柔看着我。

“难道你一点都没有改变吗？你还一直那么傻吗？”

她脸上表现满意的样子。可是她样子多么疲倦呀！

“你是一块界石”，她说，“是大路边上的一块界石。你冷静地指出，你今后整个一生都将这样指出默伦（[Melun]，巴黎东南一座城市）离这里二十七公里，而蒙塔尔纪（(Montargis)，默伦东南一座城市）离这里四十二公里。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么需要你的原因。”

“需要我？在我没有看见你的这四年期间你需要我？可是，你可真会保持秘密呀。”

我微笑着讲了话，否则她会认为我对她怀着仇恨呢。我感到这个微笑在我嘴上很虚假，我是很不自然的。

“你多么傻呀！当然，我不需要看到你，如果你想说的就是这个的话。你知道，你没有什么在别人眼里使人特别感到愉快的地方。我需要你存在，需要你没有改变。你就像那把铂铱合金的米尺一样，人们把它存放在巴黎或郊区的某个地方。没有人会愿意看到它的。”

“你就在这上面弄错了。”

“得了，这没关系，我没弄错。可是我很高兴知道它存在，它准确地测量出四分之一地球子午线的千万分之一。每次当人们在一套房子里进行测量时，或每次人们用米尺卖给我布疋时我就想起它。”

“啊，是吗？”我冷冰冰地说。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可是，你知道，我极有可能只把它当作一种抽象的道德或一极限类的那样来想到你。你能感谢我每次都想起你的面孔。”

就这样，这些亚历山大诗体式的争吵辩论又回来了，过去当我心里有一些简单而庸俗的欲望，像对她说我爱她，或者把她抱在我的怀里的时候就应该有的那些争论。今天我没有任何欲望。除非可能有沉默无语和望着她的欲望，在沉默中实现安妮出现在我对面，这样一件很重要事件的重要性。而对于她来说，今天和其他的日子一样吗？她的手没有颤抖。她写信给我那一天她一定有某件事情要对我说。或者仅仅是一时的任性行为。现在这一切都早已不成问题了。

安妮满含柔情对我微笑，以至我的眼泪都蒙上了眼睛。

“我想到你比想到铂铍合金米尺的次数多得多。我没有一天不想到你。我一清二楚地记得你这个人直到极微小的细节。”

她站起身，并来把她的手搭在我的肩上。

“你敢说你记住了我的面孔吗？你这个抱怨的人。”

“你真阴谋太多了，”我说，“你很清楚我记性不太好。”

“你承认了，你已经完全把我忘记了。在街上你还会认识我吗？”

“当然认识，说的不是这个。”“你是不是仅仅记得我头发的颜色？”“记得，记得，你的头发是金黄色的。”她笑了起来。“你得兴高采烈地这样说。现在你看见了，你不值得很多奖赏。”

她用手掠了一下我的头发。

“而你呢，你的头发是红色的，”她模仿着我说到；我初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将永远忘不了，你戴着一顶近乎淡紫色的软帽，和你的红头发极不调和。看上去使人感到很难受。你的帽子在哪？我想看看你的鉴赏力是不是一直那么低级。”

“我不再戴帽子了。”

她一边睁大眼睛一边轻轻地吹着口哨。

“你不是独自一人发现这个的吧！是的吗？那么，我恭喜你。当然啰！不过早应想到这个了。这种头发对什么都忍受不了，它们与那些帽子，与那些椅子软垫，甚至与作为它们背景的墙上的壁毯都不调和。除非你把帽子一直深陷到耳朵上，就像你戴那顶在伦敦买的英国毡帽一样。你把你的那绺头发收回到帽子底下，人们甚至就不再知道你是否还有头发了。

她用那种人们在结束那些往日争论明确的语气再加上一句说：

“这顶帽子对你一点也不合适。”

我不再知道她指的是哪一顶帽子了。

“我那时说了它适合我吗？”

“我想你是说过的！你当时甚至只谈到了它。你还偷偷地照镜子看呢，当时你认为我没有看见你。”

我无法忍受这种经历。安妮甚至不像在回忆往事，她的声调没有那种适合于这类场合的温柔而朦胧的变化。她好像在谈论今天的事情，最多是昨天的事情；她在整个生活中保存了她过去的看法，过去的固执和她过去的积怨。对于我来说，正好相反，一切都被淹没在诗意的模模糊糊之中了；我准备作所有的让步。

她突然用毫无感情的声调对我说：

“你看见了，我，我已经变胖了，我变老了，我应该爱惜自己啦。”

是的，她样子多么疲倦呀！我正想讲话时，她随即补充说：

“我在伦敦演过戏。”

“跟冈德雷一起吗？”

“不是，不是跟冈德雷一起。在这方面我又清楚地认识了你。我会跟冈德雷一起演戏，这个想法钻进了你的脑子里去。我还得跟你讲多少次冈德雷是一个乐队的指挥呀！不，我是在索罗广场一家小戏院里。我们演了《琼斯皇帝》（美国剧作家奥尼尔的剧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本)，演过肖恩·奥凯西（[Sean O' Casey, 1884 - 1964], 爱尔兰剧作家）和辛格（[John Millington Synge, 1871 - 1906], 爱尔兰剧作家）的作品，和《布列塔尼古斯》（法国剧作家拉辛的五幕悲剧）。剧中于妮是少女，阿格里宾妮是布列塔尼古斯的母亲。）”

“《布列塔尼古斯》吗？”我惊奇地问。

“哦，是的，《布列塔尼古斯》。正是由于这个我才离开了。是我建议他们上演《布列塔尼古斯》的，而他们想让我演于妮。”

“是吗？”

“哦，当然啰！我只能演阿格里宾妮。”

“而现在，你在干什么？”

我问这个是错了。她脸上顿失无精打采。不过，她立刻回答道：

“我不再演戏了，我在旅行。有一个家伙在供养我。”

她微微一笑说：

“噢，请你不要用这种关切注视着我，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总是跟你说我叫人供养我这对我没有有什么关系。况且，这是一个老家伙，他没有妨碍。”

“一个英国人吗？”

“可是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她气呼呼地说。“我们别谈论这位先生吧。他对你和我都没有任何重要性。你想要茶吗？”

她走进盥洗室。我听见她走来走去，搬动锅子，并独自一人讲话；一种尖声和难以理解的自言自语。在她床边的床头桌上，像往常一样，总有一卷米什莱（[Jules Michelet, 1783 - 1874], 法国历史学家，著有《法国史》以及《法国大革命史》）的《法国史》。在床的上方，我现在发现她悬挂一幅照片，只有一幅，那是埃米莉·勃朗特画像的一个复制品，画像的作者是勃朗特的兄弟。

安妮回来，并突然对我说：

“现在请把你的情况讲给我听吧。”

然后她又出去了。这样一来，尽管我的记忆很差，我也回想起来了。她过去提出过这类单刀直入的问题，使我非常难堪，因为我对此既感到一种真诚的兴趣，又感到有尽快结束的愿望。不管怎么样，提出这个问题之后，就再也不允许怀疑了，她想要我干某件事情。目前这只是一些序幕，因为人们要清扫那些可能产生障碍的东西；人们最终地解决那些次要问题：“现在该向我谈谈你了。”一会儿，她将向我谈论她自己。突然间，我不再有一点点想对她讲述任何事情的想法。有什么用呢？“恶心”，害怕，存在……最好还是把这一切都保留给我自己吧。

“喂，快点说呀”，她隔着板墙大声说。

她端着一把茶壶回来。

“你在做什么？你住在巴黎吗？”

“我住在布维尔。”

“布维尔？为什么？你没有结婚吧，我希望？”

“结婚？”我大吃一惊地说。

这使我感到很愉快安妮居然能够想到这个。我说给她听。

“这真荒谬。这完全是你过去所指责我的那种自然主义的想像。你知道，当我想像你是一个寡妇和有两个男孩的母亲，还有我对你讲述的关于我们将变成什么所有这些故事时，你憎恶这些。”

“而你却喜欢这些”，她不露表情地回答说。“你说这些是为了充好汉。此外现在你在像这样谈话中表现气愤，可是你是相当不忠实的能够在某一天你在背地里就结婚。你也曾经在一年中气愤地表示不会去看《皇家的紫罗兰》的。后来有一天我生病了，你就独自一个人去街区的一家小电影院里看了这个电影。”

“我在布维尔，”我严肃认真地说，“因为我写一本关于德·罗尔邦先生的书。”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安妮以一种全神贯注注视着我。

德·罗尔邦先生？他不是生活在十八世纪吗？”

“是的。”

“哈！哈！”

如果她还向我提一个问题，我将把一切讲给她听。可是她什么都不再问了。看样子，关于我她认为她现在知道得相当多了。安妮很善于听别人说话，可是仅仅在她想要听的时候。我望着她，她闭上眼，她在想她要对我说的话，她将以怎样的方式开头。我现在，是我问她的时候了？我不认为她坚持要这样做。她要讲话的，当她认为这样做好了的话。我的心怦怦直跳。

她突然说：

“我，我可变了。”

这就是开头。可是现在她又不说话了。她往白色瓷杯里倒茶水。她等着我讲话。我应该讲些什么。不是随便什么，而正好是她等待的话。我感到受着折磨。她真的改变了吗？她变胖了，她像疲倦的样子。这肯定不是她想要说的话。

“我不知道，我没发现。我已经又认出了你的笑声，你站起来的样子和把手搭在我肩上的样子，和你的自言自语的怪癖。你一直在读米什莱的《法国史》。此外还有一堆别的……比如……”

她对我那永久不变的本质深切关心，而对我在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事情漠不关心——其次这种既卖弄学问又富有诱惑力的古怪的风雅——再其次，那种一接触就取消所有礼节和友谊的机械的客套话的方式，这一切都方便人们相互之间的交际，和那种一接触就强迫她的对话者连续不断地想出新话题的方式。

她抬抬肩膀说：

“不，不，我变了，”她很客气地说，“我彻底地变了，我不再是同一个人了。我以为你第一眼就会发现这点呢。而你却跟我谈什么米什莱的《法国史》。”

她过来站在了我的面前说：

“咱们来看看这位先生是否像他自己吹嘘的那样能干。找找看，我在哪方面变了？”

我迟疑着；她用脚叩地，还是微笑着，可是已经表现得真地生气了。

有某件事情过去曾使你苦恼。至少你自己是这样认为的。而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消失了。你应该看得出。难道你不感到更自由解放吗？”

我不敢向她回答说这回事根本不存在；我完全像过去一样在椅子上只坐一个屁股尖，小心翼翼地避免圈套，尽力消除她的不可解释的发怒。

她又坐了下来。

“怎么，”她自信地点着头说，“如果你没有搞得一清二楚，那是因为你已经忘了很多事情。比我想到你忘记得还多。瞧，你不再记得过去你的坏事了吧？你那时来了，说了话，又走开了，一切都做得不适合。设想一下若什么也没有变，你就会进来，墙上就会挂着面具和披肩，我会坐在床上，并会对你说（她把头向后仰，张开鼻孔，用演戏的声音说话，像是要嘲笑她自己）：‘怎么？你还等什么？坐下来呀！’自然了，我会小心地避免对你说：‘只能坐在靠近窗户的椅子上’。”

“你给我布下陷阱。”

“这不是什么陷阱……当然啰，你会直接就坐在那上面去的。”

“那我这样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一边说一边好奇地转过身端详着那把椅子。

这椅子有普通的外表，它好像很慈祥 and 舒适的样子。

“只是辛苦一点”，安妮直接了当地说。

我不坚持，安妮总是带着一些禁忌物品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想”，我突然对她说，“我猜到了某件事。可是这会是十分不平常的。等等，让我找一找，实际上，这个房间里光秃秃的，非常简陋。你一定要公平地承认我立刻就看出了这一点。好了，我会走进来，我的确会看见这些面具挂在墙上，还有披肩和所有的一切。旅馆总是到了你的门口就变了。你的房间像是另一个世界……你不会出来给我开门。我会发现你蜷缩在一个角落里，也许坐在地上，坐在你总是随身带着的那条红色毛绒毯上，严厉地注视着我，等待着……我刚说一句话，做一个姿势，喘一喘气，你把眉头皱了皱，而我就会深深地感到犯罪，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然后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我会积累我那些笨拙的举动，我会深深陷入我的错误中……”

“这种情况发生过多少次？”

“一百次。”

“至少一百次！现在你更灵巧些更精明些了吗？”

“没有！”

“我喜欢听见你这么说。还有呢！”

“还有，就是不再有……”

“哈！哈！”，她大声叫着，如同演戏一般，“他几乎不敢相信！”

她又温和地说。

“那好，你可以相信我，不再会有了。”

“不再会有那些完美的时刻吗？”

“没有了”。

我大吃一惊。我坚持已见。

“最后，你不……完结了，这些悲剧，在这些临时性的悲剧里，面具，披肩，家具和我自己，我们各自担任一个小角色，而你担任一个大角色吗？”

她微微一笑。

“忘恩负义的！我有时给予他一些比我自己更重要的角色。可是他没有觉出来。好吧，是的，完结了。你感到很惊奇吗？”

“啊！是的，我感到惊奇！我本以为你就是这样组成的，如果人们把这给你摘掉，这就会是好像人们摘掉你的心一样。”

“我也是这么想的”，她带着什么也不后悔的神态说。她嘲讽地说，这让我很不愉快：

“可是，你看到了我可以没有这些而生活下去呀。”

她把手指交叉，把一个膝盖抱在她的手里。她眼望空中，似笑非笑，这使她的整个脸庞都变得年轻起来。她好像一个胖胖的小姑娘，神秘的而又满足的样子。

“是的，我很高兴你保持原样。如果有人把你搬走，重新漆过，把你埋在另外一条公路边上，我就会再也没什么比你更可靠的东西来给我指路了。你对我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我在变化；你呢，当然你保持不变，而我相对于你来测量我的变化。”

我还是感觉有点不快。

“可是，这很不正确，”我兴奋地说。“恰恰相反，在这段时间内我完全变了，并且，从根本上说来，我……”

“哦，”她以极大的蔑视说，“智力变化！我，我一切都在变。”

浑身上下都变了……在她的说话声里是什么使我这么震动？不管怎么样，我突然一惊！我停止寻找一个消失掉的安妮了。就是这个姑娘，这个带着衰老神态的胖姑娘感动了我，我爱的是她。

“我有某种确信——肉体上的确信。我觉得没有完美的时刻。在我走着的时候，连我的腿都感觉到这一点。我时刻感觉到它，甚至当我睡觉的时候。我不能忘掉它。从来没有像是一个新发现的东西；我不能说从某一天起，从那一时刻开始，我的生活改变了。可是现在，我总是有一点仿佛这突然在昨天夜里启示给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的。我感觉晕眩，很不自在，我不习惯这。”

她说这些话时很平静，声音中还保留着有很大变化的轻微的高傲迹象。她在她的箱子上以一种异常优美的姿态摇来晃去。自从我走进来以后，没有比这次使她如此强烈地像过去在马赛时的安妮了。我又被她俘获了，我重新陷入她的奇异的世界里，完全不再注意她的滑稽可笑，矫揉造作，难以捉摸。我甚至重新获得在她面前总使我忐忑不安的这种小小狂热，和在我嘴巴深处的那种苦味。

安妮松开交叉的手，放开她的膝盖。她沉默不语。这是一种协调的静寂；就像在歌剧里舞台出现空场，恰好在这期间乐队演奏七拍那么长时间。她喝她的茶水。然后她放下杯子，直立着身子，把只紧握的手撑在箱子的边沿上。

突然间，在她的脸上表现出她的美杜萨（[Méduse]，希腊神话女怪之一）的高傲的容貌，这是我过去十分爱慕的容貌，完全充满了仇恨，扭歪的，狠毒的。安妮几乎不改变表情；她改变面容；好像古代的戏剧演员更换假面具似的，一下子就变了。她的每一只假面具都是为了给下面的情节创造气氛和情调的。面具出现了，并在她谈话过程中保持不变。然后面具跌落下来，从她脸上摘掉。

她睁大眼睛盯着我却好像没看见我。她就要讲话了。我等着一篇庄严悲壮的演说，演说被提高到它的假面具的爵位高度，成为一首挽歌。

她说了惟一的一句话：

“我还活着。”

声调一点也不和她的面容相一致。声调不是悲壮的，而是……令人恐怖的！它表现出一种冷淡的失望，没有眼泪，没有怜悯。是的，在她身上有某种无法医治的残忍的东西。

假面具跌落了下来，她微笑了。

“我一点也不感到悲伤。我经常对此感到惊奇，可是我错了，为什么我会悲伤？我过去可能有相当美好的情感。我曾充满情感地憎恨过我的母亲。还有你，”她蔑视地说，“我曾充满情感地爱过你。”

她等待着反驳，我什么也不说。

“所有这一切，现在都结束了，当然啰。”

“你怎么能知道呢？”

“我知道。我知道我将永远不会再遇到能够引起我的热情的什么事或者什么人了。你知道，为了开始爱某个人，这是一个举止。这需要有精力，有宽宏大量，有盲目……甚至在一开始时还需要有跳过悬崖的时刻，如果你考虑一下，你就不干了。我知道我将永远不会再跳跃了。”

“为什么？”

她望了我一眼，嘲讽我，沉默着。

“现在”，她说，“我是生活在我已经逝去的情感周围。我试图找回那种壮丽的狂热，它使我从四楼上跳下去，当我十二岁的时候，一天我母亲用鞭子打我。”

她漫不经心地没有明显联系地补充说：

“太长时间地注视那些物品对我也不是件好事。我看着它们为了知道它们是什么，然后就应该很快挪开眼睛。”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对他们感到恶心。”

这难道不好像？……不管怎么样，肯定有一些相似点。在伦敦已经有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几乎是在同时曾分别就同样的问题想到同样的东西。我多么高兴，如果……可是安妮的思想经常左拐右拐；别人永远不能肯定完全弄懂了她的思想。我必须弄清楚这事。

“听着，我想告诉你，你知道我从来也不太清楚什么是完美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的时刻；你从来没有向我解释过。”

“是的，我知道，因为你没有做任何努力。你在我旁边，就像木头桩子一样。”

“唉呀！我知道这使我付出了什么代价。”

“你遭遇的一切都是活该，你是很有罪的；我被你稳重的样子，惹火了。你好像要说：我吗，我是正常的；而你在竭力显示你身体健康，你表现得精神健康。”

“我还是一百多次地要求你给我解释什么是……”

“是的，可是以什么口气呀？”她气愤地说，“你是屈尊来了解情况的，这就是事实真相。你问这个的时候带一种漫不经心的亲切样子，就像那些老夫人在我小时候问我在玩什么游戏的神态一样。说实在的，”她幻想似地说，“我往往自问我最恨的是不是就是你。”

她勉强做自己不愿做的事，平静下来，并微笑着，两个面颊上还充满着激情。她是很美的。

“我很想向你解释这是怎么回事。现在我够年老的了，可以毫不动气地对像你这样的老太太谈谈我童年时代的小故事。好吧！说吧，你想知道什么？”

“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对你谈过那些幸运的境遇吗？”

“我想没有。”

“谈过了，”她很自信地说。“那是在埃克斯岛（[Lakled-sAix]，大西洋中的一个小岛，在法国西南海岸附近），在那个广场上，我现在想不起这个广场的名字了。咱们在一家咖啡馆的花园里，在烈日之下，在橙黄色的遮阳伞下。你忘了，我们在喝柠檬水，而我在砂糖里发现了几只死苍蝇。”

“啊，是的，可能……”

“那好，我曾向你讲过这个，在这个咖啡馆里。是在谈到关

于我小时候有的那个米什莱大版本《法国史》时说起这个的。那本《法国史》比这一本大得多，纸页是灰白色的，像一个蘑菇的里层一样，并且它们也有蘑菇的气味。我父亲死后，我叔叔约瑟夫找到了它，并把所有的卷本都拿走了。就是在这一天我把他叫做老猪猡，我母亲鞭打我，而我就从窗口跳了出去。”

“是的，是的……你大概是跟我谈起过这本《法国史》……你不是躲在一个顶楼里读它吗？你看，我想起来了。你看你刚才才是不公道的。你责骂我把一切都忘记了。”

“闭上你的臭嘴。就好像你 very 清楚地想起来的一样，我把这些大布头的书搬到了顶楼上。没有几页插图在书里，可能每卷有三四页。可是每幅插图都单独地占据了整整一页纸，那一页的反面是空白的。给我印象更深的是，在别的页上，是按两排把正文分开排列的为了节省地方。我对这些插图特别喜爱；我把它们都记熟了，当再读米什莱的一本书的时候，我提前五十页就等待这些插图。再次看到它们对我来说总好像是一种奇迹。它还有一个地方很神奇：插图所表现的场景从来与邻近的那些页的内容没有什么关系，要到三十多页之后的地方去寻找相应的事件。”

“我恳求你，给我谈谈那些完美的时刻吧。”

“我跟你谈那些幸运的境遇。就是那些在插图上表现的境遇。是我把它们叫做幸运的。我想它们一定都有一个重大意义，人们才同意把它们作为这些如此稀少插图的主题的。人们从所有的画中间选取了它们，你明白吗？然而有很多片段有更大的可塑价值，具有历史意义的片段还有很多。例如，对于整个十六世纪来说，只有三幅画像。一幅是亨利二世（[Henri II , 1519—1559], 是 1547—1559 年间法国国王，在一次比武会中被贵族蒙哥茂利用长矛枪刺入眼睛而死）的死，一幅是德·吉斯公爵（[Duc de Guise , 1550—1588], 法国贵族，阴谋夺取法国国王亨利三世的王位，被亨利三世设计刺死）的遇害，而再一幅是亨利四世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Henri IV , 1553—1610], 是 1589—1610 年间的法国国王，原为纳瓦尔 (Navarre) 国王，后进入巴黎继承亨利三世的王位。1610 年被刺死) 进入巴黎。因此我自己曾想像这些事件具有一种特殊的性质。况且那些插图使我坚信这样的思想；就是图像已经磨损，手臂和腿总是不能很好地和躯体连接在一起。可是它却十分宏伟壮观。例如：德·吉斯公爵被谋杀那一幅，目击者都向前伸着手掌，并转过头去表现出他们的惊愕和义愤；这真壮观，好像一个合唱队。不要认为人们会忘记那些有趣的或轶事性的细节。图上画着一些年轻侍从跌倒在地上，一些小狗在逃跑，几个宫廷小丑坐在御座的台阶上。可是所有这些细节都是用那么庄重而又那么不熟练的手法来处理的，以至它们和图画的其余部分配合得十分和谐；我不相信遇见过这样严格统一的图画。所以，它就是从这里来的。”

“ 那些幸运的境遇是从这里来的吗？”

总之，我的思想观念就是这样产生的。这是一些具有一种很少见不平常的和珍贵性质的境遇，也可以说是属于风格性质的，如果你这样想的话。例如，我八岁时当国王我认为好像是一种幸运的境遇。死也是。你笑了，可是有那么多人在濒临死亡时刻被绘画出来，有那么多人在濒临死亡时说出几句崇高的话，因为我全心全意地相信……总之我认为在进入临终时，人就被抬高到他自己本身之上。而且，只要在死者的房间里就行了。死亡既然是一种幸运的境遇，那么凡是从死亡发射出来的东西就会传达到所有在场的人身上。这是一种庄重的东西，我父亲死时，人们叫我上楼到他的房间里去看他最后一次。在上楼梯时，当时，我是那么悲哀，可是我也陶醉在一种宗教性的快乐里，我最终进入了一种幸运的境遇之中。我靠在了墙上，我尽力做那些应该做的事情礼节。可是我的婶婶和我的母亲跪在床边，她们的哭泣声把一切都扰乱。”

她幽默地说了最后这几句话，好像她的灼痛又被这个回忆引起了。她停了下来；目光呆滞，眉毛扬起，她利用这个机会重温一下那个场面。

“过了一些日子，我把这些放大了。我首先加上了另一种新的境遇——爱情（我的意思是做爱的行为）。喂，既然你从来不理解我为什么我拒绝……你的某些要求，现在就是理解它的一个机会了，因为，对于我来说，有一些东西要挽救。然后我又想一定还有比我可以计算的多得多的幸运的境遇，最后我承认有无数的这类幸运的境遇。”

“是的，可是究竟这是什么呢？”

“怎么，可是我已经跟你说过了，”她惊奇地说，“我已经给你解释一刻钟了。”

“总之，是不是首先应该人们非常富于情感，例如：由于仇恨或爱情而极度地兴奋，或者应该是某个事件的外表是伟大的，我的意思是说，人们可以从中看到的……”

“两者都要……这要看情况了，”她心不甘，情不愿地回答。

“而那些完美的时刻呢？它们在那里边起什么作用？”

“它们以后就来到了。首先要有一些预示。然后幸运的境遇逐渐地庄严地进入人们的生活之中。这才提出想不想把这个幸运的境遇改变为完美时刻的问题。”

“是的，”我说，“我理解了。在每一种幸运的境遇之中，有一些行动应该做，有一些态度应该采取，有一些话应该说——而另外一些态度，另外一些话是严格被禁止的。是这样吗？”

“如果你想这样……”

“总之，境遇就是原料，人们应该对它加以改造。”

“是这样的，”她说，“应该首先全神贯注于某种特殊的事情，并感到人们要在这里建立秩序。当所有这些条件都被实现了，这个时刻就会是完美的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总之，这是一种艺术作品。”

“你已经对我说过这个了”，她急躁地说。“可是，不，这是……一种义务。应该把幸运的境遇变成完美的时刻。这是关于思想品质的问题。是的，你很可能笑，这是思想品质上的问题。”

我笑不起来。

“听着，”我本能地对她说，“我也一样，我要承认我的错误。我从来没有很好地理解你，我从来没有全心全意地设法帮助你。如果我早知道……”

“谢谢，非常感谢，”她嘲笑地说，“我希望为了这些迟到的悔恨你不要期待我对你感激。何况，我并不悔恨你；我从来没有向你清楚地解释过什么，我被束缚住了，我不能向任何人讲这些，甚至不能向你讲——尤其不能向你讲。总有某种东西在那些时刻里显得不真实。那时我就像迷路一样。可是我觉得我做了我能够做的一切。”

“可是那时应该干什么呢？什么行动？”

“你是多么笨呀！这是不能给出例子的，这要看情况。”

“那么请给我讲讲你当时试图做什么。”

“不，我真不想谈这个。可是，如果你想听的话，这里是我上学时一个使我深受感动的故事。有一个国王，他在一次战役中失败了，并且被俘虏了。他被关在胜利者的营房里，在一个角落里。他看见他的被戴上手铐的儿子和女儿走过，他没有哭，他什么也没说。后来，他看见他的一个侍从也被戴上手铐走过。他痛苦地呻吟着，并开始抓自己的头发。还有一些例子，你自己可以想象。你看，有些情况下人们不应该哭——哭了就是卑劣的。可是要是让一个劈柴落在脚上，你就可以做你想做的一切：呻吟、哭泣、跳起另一只脚。可能最笨的会是一直忍受着肉体的痛苦，这种牺牲是得不到代价的。”

她微笑着说。

“在别的情况下，却应该比斯多葛主义者（[Steique]，禁欲主义者）更过分。当然，你想不起来了我第一次拥抱你的情形了吧？”

“记得，我记得很清楚，”我自鸣得意地说，“那是在泰晤士河边的基耶夫公园里。”

“可是你从来不知道是我当时坐在了荨麻枝上，我的连衣裙被掀起来了，我屁股上布满了刺，稍微一移动，又被重新刺上。在这种情况下，斯多葛主义就不够了。你当时一点也不打扰我，我对你的嘴唇没有特别的需要，而我要给你的那个亲吻具有的意义要大得多，那是一种约定，一种合同。你明白吗？这种痛苦是不得体的，像在这种情况下不允许我想到我的屁股。当时仅仅不注意我的痛苦是不够的，应该不感到痛苦。”

她自鸣得意地看着我，还在为她所做过的事大惊小怪。

“在二十多分钟的时间里，整整这段时间你都坚持要有这样的亲吻，我已经决定给你这个吻了，整个这段时间我都使自己被请求——因为根据礼节当时应该给你这个吻——我已能够完全达到麻木不仁的地步。然而上帝知道我的皮肤是敏感的。可是当时直到我们又站起身来我什么也没有感觉到。”

是这样，的确是这样。没有奇遇——没有完美的时刻……我们都失去了同样的幻觉，我们沿着同样的道路走。我猜到了余下的话——我甚至能够代替她讲话并我自己说出她要说的话：

“那么，你已经意识到了总有一些哭泣的女人，或一个红头发的男人，或不管别的什么人来破坏你的效果吗？”

“是的，当然是这样，”她冷冰冰地说。

“不是这样吗？”

“噢，你知道，对一个红头发男子的笨拙，终究我可能会忍受下来的。毕竟，我对别人担任他们的角色的方式感兴趣我很值得。不，这不如说是……”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不如说是没有幸运的境遇吗？”

“就是这样。我本来相信仇恨、爱情或者死亡降落在我们头上就像耶稣受难日的火舌一样，我本来相信由于仇恨或死亡人们能够闪烁光辉。多么大的错误呀！是的，真地，我真地认为“仇恨”是存在的，认为它来降落在人们身上，并把人们提升到超出他们自己之上。当然，只有我在恨，我在爱。而这样，我就总是同样的东西，是一种拉长的面团。它甚至是那样地相似以至人们自问人们怎么会有了发明名字的想法，做出区别的想法呢。”

她想得跟我一样。我觉得我一直就跟她在一起。

“听我说，”我对她说，“刚才我想到一件事，这件事比你慷慨地给我的界石角色更使我高兴，这就是我们一起都变了，并以相同的方式变的。我更喜欢这样，你知道，而讨厌看到你越来越离开远去，而我去被迫永生永世在那里充当你的出发点的标记。你对我讲过的一切，我以前从未对你讲述的——用的是另外的话，这是真的。我们是殊途同归呀。我无法对你说这使我感到多么高兴呀！”

“是吗？”她温和地说，却是那么固执的神态，“那么，我还是宁愿要你并没有变；这样更方便些。我跟你不一样，知道有人跟我想同样的事情反而更使我不高兴。何况，你一定是搞错了。”

我向她讲述我的奇遇，和她谈起存在——也许谈得有点过分冗长。她专心地听着，两只眼睁得大大的，一下子抬高眉毛。

我讲完以后，她似乎轻松了。

“好吧，可是你想得一点也跟我想得不同。你抱怨是因为在你的周围事情的安排没有一束鲜花那样美，用不着你花费力气来做些什么。可是我从来没有过那么多要求，我想行动。你知道，当我们扮演男女冒险家的时候，你，你是那个遭到奇遇的人，而我呢，我是使那些奇遇发生的人。我当时就说：‘我是一个行动家’。你还记得这话吗？好吧，现在我只简单地说：人们不能是

一个行动家。”

一定是认为我听了之后没有表现信服的样子，因为她激动起来，并且更加用力地说：

“此外还有一大堆其他的事情我没跟你说过呢，因为这会用很长时间来向你解释。例如，就在我行动的时刻，本来应该我能够自己想到我所做的事情会有一些致命的……后果。我现在不能很好地向你解释……”

“可是这现在是完全没用的，”我以一种很学究式的神态说，“这方面也一样，我也这样想过。”

她犹豫不决地望着我。

“以你对此看法，你会以跟我同样的方式想到了一切！你真使我感到惊奇。”

我不能说服她，那样的话我只会使她生气。我不说话了。我很想把她抱在我的怀里。

突然间，她以一种忐忑不安的神情望着我。

“那么，既然你想到了这一切，那我们能做什么呢？”

我把头低了下去。

“我还，我还活着”，她沉重地反复说。

我能对她说什么呢？难道我知道生存的理由吗？我不像她那样绝望，因为我并不期望有什么名堂。我面对着赋予我的这个生命——无代价赋予的——还不如说是感到惊异。我仍低着头，我不想看见安妮这时的脸。

“我旅行，”她继续说，似乎很忧郁的声调，“我从瑞典回来。我在柏林停留了一周。我有这家伙供养我……”

把她抱在我的怀里……何必呢？对她我什么都不能做吗？她跟我一样也是孤独的。

她以是那么的欢快的声音对我说：

“你在嘀咕些什么……”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我抬起眼睛。她特别温柔地望着我。

“没什么，我只是在想某件事情。”

“噢，真是神秘的人物！好吧，讲话还是沉默，请选择吧。”

我跟她谈起“铁路员工饭店”，谈到我叫人在钢琴上演奏的老“拉格泰姆”乐曲，谈到它给予我的奇特的幸福。

“我当时想是否从这方面不能找到或者去寻找……”

她什么都不回答，我认为她也许对我说给她的话不怎么太感兴趣。

过了一会以后，她还是又说话了——而我不知道她是否继续讲她的思想，还是对我刚才说的话做一个回答。

“那些油画，那些雕像，这是不能使用的。因为在我面前这是美的，可是音乐……”

“可是在舞台上……”

“那怎么，在舞台上？你想要列举所有的美术吗？”

“你过去常说你想演戏，因为在舞台上人们得实现完美的时刻！”

“是的，我曾实现过这些完美的时刻，不过是为了别人。我在灰尘中，在风中，在强烈的光线照射之下，在硬纸板的布景之间演戏。通常，桑迪克作为我的合作者。我想你看见过他在伦敦大菜市上的演出。我总是害怕当着他的面大笑起来。”

“你的角色不支配你吗？”

“有时受一点，可是从来不是很强烈。对于我们大家来说主要的是那个黑洞，正好在我们前面，在这个黑洞后头，有一些我们看不见的观众；很明显，我们是向他们表演一个完美的时刻的。可是，你知道，他们并不是生活在这种完美时刻之中，因为这种时刻只在他们面前展现。而我们，这些演员，你想我们是生活在这种时刻中吗？总之，这种时刻不在任何地方，无论是在舞台的那排脚灯的这边，还是那边，这种完美时刻都不存在；然

而，大家都想到它。那么现在你明白了，我的小乖乖”，她用拖长的甚至几乎是下流的声调说，“我已经把这都摔掉了。”

“我，我曾试图写这本书……”

我的话被她打断了。

“我生活在过去之中，我重新抬起我遭遇过的一切，并且把它整理出来。远远看上去好像是这样，这并不坏，并且我几乎被迷住了。我们的全部故事是相当美好的。我对它稍加点歪曲，就产生一系列完美的时刻。那时我就闭上眼睛，并尽力想像我还生活在那里。我也有其他的人物……应该善于聚精会神。你不知道我读什么书吗？我读卢龙拉（[Saint Ignace de Loyola, 1491—1556], 天主教神父，耶稣会的创始人）的《心灵修炼》。这对我很有用。有一种首先安放布景，然后让人物出场的方式。人们就能“看得见了”，她说着，似乎很有魔力。

“好吧，这一点也不会使我满意，”我说。

“你以为这就使我满意了吗？”

我们好一会儿都没有说话。夜降临了；我几乎分辨不出她脸上的灰白色的斑点。她那黑色的衣服和已经侵袭房间的暗影混合在一起了。我无意识地端起我的茶杯，里面还留有一点茶水，我把茶杯送到嘴唇边。茶水已经凉了。我想吸烟，但我害怕。我有难受的印象，我们之间不再有什么交谈的了。昨天我还有那么多的问题要向她提呢，她曾到过哪里？她干过什么？她遇见过谁？但这只是当安妮全心全意投入的情况下才使我感兴趣。现在，我没有任何好奇心了。她所经过的所有这些国家，所有那些城市，所有那些追求过她的男人，也可能她曾爱过他们所有这一切都没有把她留住，所有这一切实际上与她没有什么瓜葛，这些只是阴暗而寒冷的海面上太阳光的一些小小的闪光点而已。安妮在我的对面，我们已经有四年没见面了，而我们之间不再有什么要交谈的了。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现在，”安妮突然说，“你该走了，我在等另一个人。”

“你等待……？”

“不，我等一个德国人，一个画家。”

她发出爽朗的笑声。这笑声在那黑暗的房间里响得很特别。

“瞧，这就是一个与我们都不同的人——暂时还不同吧。他在行动，这个人，他也花钱。”

我不得已地站起身来。

“我何时再见到你？”

“我不知道，明天晚上我动身去伦敦。”

“从第厄普走？”

“是的，我想我随即将去埃及。可能明年冬天我将再经过巴黎，那时我会给你写信。”

“明天，我整天没事儿”，我不好意思地对她说。

“是吗，可是我，我有很多事情要做，”她用干涩的声音回答说。不，我不能会见你。我将从埃及写信给你。你只需把你的地址给我。

“就这样。”

我在模模糊糊之中，把我的地址潦草地写在一块旧信封上。我应该告诉春天旅馆的人，当我将来离开布维尔以后把我的信转给我。其实，我很明白她将不会写信的。可能十年后我将会再见到她。也可能这是最后一次我看见她了。我不是仅仅为离开她而感到难过；我在为我重新被抛在孤独之中而感到恐怖。

她站起身，在门口她轻轻地吻我的嘴唇。

“这是为了使我回忆你的嘴唇”，她脸带微笑着说，“我为了我的《心灵修炼》必须回忆我的青春年华。”

我抓住她的手臂，把她拉向我。她不反抗，但她摇头表示不同意。

“不，我对这个不感兴趣了。我们不要重演了……。另外，

说到人们可以做什么，任何一个漂亮一点的小伙都可以代替你的位置。”

“那么你将干什么？”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去英国。”

“不，我的意思是……”

“那好，什么都不干！”

我还是抓着她的手臂，我温和地对她说：

“那么，见到你之后我又得离开你了。”

现在我清楚地看到了她的面容。她的脸突然变得苍白而憔悴。成了一张老太婆的脸，真是太恐怖了；这副脸，我肯定她不曾召唤它来，可是它就在那里，不知不觉地来到了，或者不由她作主地来到了。

“不，”她慢慢地说，“不。你没有重新找到我。”

她抽回她的胳膊，打开门。走廊里通火明亮。

安妮笑了起来。

‘可怜的人！他的运气不好。’他第一次演好了他扮演的角色，人们却没有一点感谢他的意思。好了，你走吧。”

我听见门在我的背后重新关上了。

星期日

今天早晨，我查阅了铁路行车时刻表，假如她没有对我说谎的话，她会乘五点三十八分到第厄普的火车动身的。但是也许是她的那个家伙用小卧车把她带走吧？整个上午我都在美尼蒙当的几条街里游荡，然后，下午在码头上徘徊。我们相隔只有几步远，只隔着几堵墙。到了五点三十八分钟，我们昨天的交谈就会变成一个回忆，那个用嘴唇轻轻触过我嘴的胖女人会和记忆中的在梅克内斯和在伦敦的那个削瘦的小姑娘重聚。可是什么还没有过去，因为她还在那里，因为还有可能再见到她，还有可能说服她，还有可能把她带回来永远跟我在一起生活，我还没有感到孤

独。

我想把我的思想从安妮身上移开，由于过多地想像她的身体和面容，我感到精神紧张。我的手颤抖，寒颤透过了全身。我开始在旧书摊上翻阅书刊，特别是那些诲淫的出版物，因为，不管怎样，这吸引我的精神。

五点钟时，我正看着那些命名为《拿鞭子的医生》的一本书的插图。这些插图都没什么变化。它们当中的大部分都画着一个满脸胡须的大汉，挥动一条鞭子鞭打一些裸露的急急忙忙的怪人。当我一明白已经到了五点钟了，我就把书扔进书堆中，跳上一辆出租车，它把我带到圣·拉萨尔火车站。

我在月台上漫步了约二十分钟，然后我看见了他们。她穿着一件宽大的皮毛大衣，这使她像一位阔太太。她还戴着一件短面纱。那个男人穿着一件骆驼绒大衣。他青铜色的脸，还很年轻，很高大，美丽极了。是一个外国人，这是肯定的，但不是一个英国人；可能是个埃及人。他们上了火车而没有看见我。他们没有讲话。然后，那男人又下来了，他买了些报纸。安妮把她车厢的玻璃窗降下来；她看见了我。她久久地望着我，没有生气，眼睛里一片茫然。然后那男人又登上车上了车厢，火车开动了。就在这时，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了皮加第里馆店，我们过去曾在那里吃午饭，然后一切都完了。我走了。当我感到疲倦时，我已经走进了这家咖啡馆，我昏昏入睡。伙计刚把我叫醒，我就在半梦半醒中写了这篇日记。

明天我将乘中午的火车回到布维尔。我只需在那儿呆两天就够了，为了整理我的提箱和到银行结算我的账目。我想春天旅馆他们一定想要我多付给他们半个月的房租钱，理由是我没有事先通知他们退租。我还应该把我借的书还给图书馆。无论如何，周末之前我就回到巴黎来了。

在交换中我将获得什么？这总是一座城市，这座城市被一条

河穿过，另一座城市濒临大海，除了这一点之外，它们是相似的。被人看中了一块光秃的贫瘠的土地，人们在一些大块中空的石头间打转转。在这些石头中，幽禁着一些气味，比空气更重的一些气味。有时候人们从窗口把这些气味投到街上，这些气味就留在那里直到风把它们撕碎。晴天时，那些声音从城市的一端进来，又从另一端出去，中途穿过所有的墙；在其他日子里，声音就在这些石头之间旋转，在日晒和冰冻的石头之间。

我害怕城市。可是不得走出城市。要是有人胆敢走得远一点，人们就会遇到“植物”圈。“植物”朝向城市爬行好几公里。它们在等着。当城市死了以后，植物就将侵袭城市，石头被植物缠绕着，紧紧缠住它们，搜索它们，植物用它那长而黑的铁子使石头爆裂；植物将堵塞洞眼，使各处垂挂着一些绿色的爪子。因此应该留在城市里，只要城市还活着，不应该单独一个人钻进这个长头发下面，它就披挂在它们门口。要让这缕长发在没有人看见的情况下荡漾和爆响。在城市里，如果一个人善于安排、善于选择时间使禽畜在它们的洞里消化或睡觉，在有机物垃圾堆后面，人们就几乎只遇见一些矿物，那些在存在物中最可怕的东西。

我就要回到布维尔去。“植物”只从三面包围布维尔。在第四个边上有一个大洞，充满着黑水，在自己动荡。风在房屋中间呼啸。那些气味比在别处停留的时间稍短一些，因为被风驱赶到大海上。气味贴近黑水的表面掠过，就像一缕疯疯癫癫的小雾滴。下雨了。人们让一些植物在四个栅栏之间生长，那是些被修剪过的家养的，无害的植物。它们是那样地丰满。它们有巨大的淡白色的叶子，像耳朵一样悬挂着。如果接触一下，就像是软骨一样。在布维尔一切都是肥胖的和白的。那是由于经常下雨的缘故。我就要回到布维尔去。多么可怕呀！

我突然惊醒。是午夜了。安妮离开巴黎已经有六个小时了。

船已经出海了。她睡在一个小间里，而在甲板上，那个吸着香烟的家伙有着青铜色的脸膛。

星期二 在布维尔

自由，会就是这个吗？在我的下面，那些花园朝着城市无精打采地进去，在每座花园里都矗立着一座房子。我看到了沉重的，一动不动的大海。我看到了布维尔。万里晴空。

我是自由的，我再也没有任何活下去的理由，所有我尝试过的理由都是不成立的，我再也不能想像出别的理由了。我还相当年轻，我还有足够的精力可以从头做起。可是应该重新开始什么？在我最感恐怖，最感恶心的时候，我曾多么指望安妮来挽救我呀，只是现在我才明白了。我的过去已经死了。德·罗尔邦先生已经死了。安妮只是为了夺走我的一切希望才回来的。我在这个两边是花园的白色街道里是孤独的。我孤独却是自由。可是这种自由如同死亡一般。

今天我的生命要结束了。明天我就要离开这座躺在我脚下的城市，我曾经生活过如此长时间的城市。它以后将只是一个名字，仅是一个矮胖的，资产阶级的，十足法兰西式的名字，存在于我的头脑之中，比不上佛罗伦萨或者巴格达那么变化多端。有那么一天会来到我会问自己：“总之，当我在布维尔时，在一整天中我能够做什么呢？”

除了这样的太阳，这样的下午，什么都将留不下，甚至记忆都不存在了。

我的整个一生都在我的后面。我看见了它的全部，我看见了它的形式和一直把我带到今天的那些缓慢的动作，没什么好说的。这是输掉的一场，这就是全部，我庄严地走进布维尔已经三年了。我已经输掉了第一局，我曾想玩第二局，而我又输了，因

此我输了整场。这下子，我就懂得了人总是要输的。只有那些坏蛋相信会赢。现在，我要像安妮那样做，我要继续活下去。吃饭、睡觉。睡觉、吃饭。慢慢地，温和地生存下去，像这些树一样，像一个水坑一样，像电车里的红凳子一样。

“恶心”离开了我短短的一段时间里。可是我知道它将回来，因为那才是我的正常状态。只是今天我的身体过度疲劳不能承受恶心。病人也有一些值得庆祝的弱点，可以使他们在几小时之内忘掉他们的病痛。我很烦闷，如此而已。我不时地张开大口打呵欠，以至眼泪都滚到我的面颊上。这是一种深深的烦闷，十分深沉，存在的内心深处，形成我的物质本身。我也不是不关心自己，不讲究衣着外貌，恰恰相反，今天早晨，我洗了个澡，我刮了脸。只是当我回想所有这些细微动作时，我真不明白我怎么能做这些的。这些动作多么无意义。这是些习惯，大概是那些习惯代我做了那些动作。那些习惯并没有死去，它们，它们继续在那里忙碌着，继续在缓慢地狡猾地编织着阴谋，它们为我洗澡，为我揩干，为我穿衣，像我的保姆一样。难道也是习惯把我引到这座小山上来的吗？我再也记不得我是怎样来的了。大概是通过多特里阶梯道上来的。难道我真地一级一级地登了它的一百一十个台阶吗？也许还要更难想象的，就是一会儿我还要走下它们去。然而，我明白：过一会儿以后我将重新在绿山坡的脚下，我可以抬起头看见现在离得这样近的那些房子的窗子在老远发亮。在老远处。在我的头上，而此时此刻，我不能逃脱的时刻，把我关闭起来的时刻，从我被从四面八方包围的时刻，形成我的这个时刻，将仅仅是一个模糊的梦。

我望着在我脚下的布维尔的那些灰色闪光。几乎是在太阳下的闪光的贝壳、碎骨片、砾石。迷散在这些残骸碎片之间，一些极小的玻璃片或云母碎片断断续续地发射出轻盈的光彩。那些沟渠、路堑和细小的犁沟在贝壳之间延伸，再过一小时，将是一些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街道。我将走在这些街道里，走在墙壁中间。在布里贝街上我分辨得出这些小黑人，在过一小时我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了。

从这个小山顶上看，我觉得离他们多么远啊。我好像属于另一种族。他们工作完了一天之后，从他们的办公室里出来，他们以满意的神态看着那些房子和那些中间有花园的广场，他们想这就是“他们的”城市，一座“漂亮的资产阶级的城市”。他们并不害怕，他们觉得是在自己家里。他从来只看见过从水龙头里流出来的习惯上用的水，一按开关就从灯泡里射出亮光，那些杂交的退化的人们得用支叉支撑的树。他们每天百次地证明一切都是机械制作出来的，整个世界遵从一些固定永恒不变的规则。例如那些被在真空中抛弃的物体都以同样的速度下落，每天公园都在同一时间关门，冬天在下午四点，夏天在下午六点，铅在三百三十五度时熔化，末班电车在二十三点五分时从市政厅开出。他们很平静，有一点忧郁，他们想到“明天”，也就是说，只是想到一个新的今天；那些城市只具有这样惟一的一天，它是完全一样地回到每一个早上的一天，在那些星期天里，人们也很少把这一天打扮得稍微好看一点。这班蠢才。一想起我就要又看见他们的肥厚和令人安心的脸我就讨厌。他们制定法律，他们写些通俗小说，他们结婚，他们极端可笑又很笨的生养孩子。可是，模糊的大自然溜进了他们的城市里，渗透到各处，渗透到他们的房子里，渗透到他们的办公室里，渗透到他们自己身上。这个大自然寂然不动，它平静祥和地停在那里，而人们就完全在它里面，他们呼吸它，但他们看不见它，他们想像它是在外边，在离城市八十公里的地方。我看见了它，我，这个自然，我看见了它……我知道它的服从是怠惰的，我知道它没有法律，他们把它的怠惰视为它的稳定……它只有习惯，它明天就可以改变它的习惯。

如果发生某件事情呢？如果它突然跳起来呢？那时，他们就会发现大自然在那里，而他们觉得自己的心脏就要爆裂。那时，

他们的堤坝和他们的围墙和他们的电站和他们的高炉和他们的汽锤，对他们还有什么用呢？这可能在任何时候发生，可能突然爆发，因为先兆已经有了。例如：一位家长在散步时会看到一块红色的破布像是被风吹着越过马路向他飞来。等到那块破布离他非常近时，他才看清楚那是一块腐烂的肉，沾满灰尘，在地上爬着跳着，这块受过折磨的肉在那些溪流里滚动，一边痉挛着喷射出血来。或者一个母亲望着她的孩子的面颊，问她的孩子说：“你脸上是什么？一粒面疱吗？”而她将看到那脸上的肉稍微胀起，破裂，张开着，在裂口的深处，一个第三只眼睛，一只微笑的眼睛出现了。或者，他们将感觉到一些温柔的东西抚拂着他们的整个身体，如同灯心草在河里抚拂着游泳者的身体一样。他们会发觉他们的衣服变成了活的东西。还有一个人发觉嘴里有某种东西在搔着他。而他走近镜子，张开嘴巴，而他的舌头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活生生的百足虫，舞动着爪子，并且擦着他的上颚。他将想把它咳出来，可是这个百足虫就是他自身的一部分，他得要用手才能把它扯出来。还有许许多多的东西出现，得找出一些新的名字来称呼这些东西。石头眼睛，三角形大臂膀，拐杖足趾，蜘蛛形下颚等等。那个在他的温暖的宿舍里，将睡在他的舒服的床上的人醒来时会发现自己浑身赤裸地睡在蓝色的地上，在一个微微作响的阴茎丛林里。这些阴茎像山城布维尔的烟囱一样直挺挺地指向天空，又红又白，带有肥大的睾丸，半露在地面上，毛茸茸的，球状的，像葱头一样。鸟群在这些阴茎周围飞来飞去、用嘴啄它们，使它们流血。精液慢慢地柔和地从伤口上流出；这种精液混合着血，透明而温暖，有许多小泡沫。或者没有发生这一切。变化微不足道，可是人们在一天早上打开他们的百叶窗将被某种令人恐怖的感觉突然袭击，此种感觉沉重地停在那些事物上，它好像在等待着。只有这个，但是只要这一点点变化稍微延续一段时间，就会有成百的人自杀。确确实实是这样！只要这有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点变化，看看结果如何，我不要求更好。那时将会看见另外一些人突然陷入孤独中。一些完全孤独的人带着畸形身体在街上奔走，特别可怕，沉重地在我面前经过，两眼呆滞，逃避害祸却又把害祸带在自己身上，嘴巴张开着，带有变成昆虫的舌头会振动翅膀。那时我会哈哈大笑，即使我的全身布满肮脏的混浊不清的疮疤，即使这些疮疤开成朵朵肉花，开成紫罗兰或者毛茛，我也不在乎。我将背靠在一堵墙上，我将在他们经过时向他们大声喊：“你们把你们的科学变成了什么？你们把你们的人道主义变成了什么？你作为‘会思想的芦苇’（法国思想家巴斯卡把人称为“会思想的芦苇”）的尊严在哪里呢？”

我不会害怕——或者至少不比现在更害怕。难道这不将总是存在吗？总是存在的一些变化吗？将慢慢地吞噬一副脸的所有这些眼睛将一定是多余的，但并不比原有的两只眼睛更多余，我害怕的正是存在。

夜晚降临了，城里第一批灯被点燃了。我的天哪！城市好像多么“自然”呀！尽管它有各种几何形状，城市多么像是被夜的屏障压垮了呀！这是那么地……明显，从这地方看，这是否可能只有我一个人应该看见这一切？不会在别的地方，有另一个加桑德尔（[Cassandre]，希腊神化中的女预言家）站在小山丘的顶上望着他，脚下的城市被吞没在自然的底部？不过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会对她说什么？

我的身体逐渐地转向东方，晃了几下，迈开步子走了。

星期三 我在布维尔的最后一天

这是我走遍了全城以便再找到“自学者”。肯定他没有回到他自己家里。他大概在街上无目的的乱走。这位人们所不喜欢的可怜的人道主义者，蒙受着羞耻和恐怖。说实在的，我对该事认

为在意料之中，因为好久以来我就感到他那温存而惶恐的头脑会招来丑闻。他的罪是如此之小，他那谦恭的爱情对那些年轻小伙子们来说是静修的，几乎不淫荡，最多是人道主义的一种形式。可是总有一天他得变得孤独。像阿希尔先生，像我一样，因为他是属于我这一类的人，他是一个善良的人。现在，他已进入孤独寂寞中了——并且永远陷入孤独寂寞之中。一下子一切都垮了，他的钻研学问的梦想，他的和人们和睦相处的梦想，都完了。首先将有害怕、恐怖和不眠之夜，然后将有长长一连串流放的日子。晚上，他将回到典当街的院子里徘徊；他将远远地望着图书馆那些明亮的窗子，并且每当想起那些书籍，长长的、成排的，它们那些闪闪发光的皮封面，和那书页的气味时，他就缺少勇气。我后悔没有陪伴着他，可是他没有想要我陪伴他；是他恳求我让他独自一个人的，他开始了习惯孤独。我是在马布里咖啡馆里写这页日记的。我是非常讲究礼节地走进咖啡馆的，我想凝视一下店主人，女出纳员，并想努力感受我是最后一次看着他们了。可是我不能把思想从“自学者”身上挪开，我的眼前总有他那颓丧的面孔，充满自责的表情，还有他那染血的高领子。

于是我就要了一张纸，我要把在他身上发生的事叙述出来。

快到下午两点时，我来到了图书馆。我想：“图书馆。我进这里是最后一次了。”

阅览室里空无一个。我很难认出它来了，因为我知道我将永远不回这里来了。它如雾一样轻，简直是不真实的，完全是红色的；落日染红了留给妇女们的阅览桌，同样也染红了大门和书脊。在一刹那间，我有一个美妙的感觉，似乎我走进了一个布满金黄叶子的矮树丛中，我笑了起来。我想到：“我有多长时间没有微笑了。”那位科西嘉人背剪着两只手，通过窗子望着外边。他看见了什么？看见了安倍塔兹的脑袋吗？“我，我将再也看不见安倍塔兹的脑袋了，也看不见他的大礼帽和大礼服了。六个小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时之后，我将离开布维尔。”我把上个月借的两本书放在了图书馆助理员的办公桌上，他撕碎了一张绿色卡片，然后把碎纸片交给我说：

“好了，罗根丁先生。”

“非常感谢你。”

我想：“现在，我什么都不再欠他们了。我不再欠这里的任何人东西了。一会儿我去跟‘铁路员工饭店的老板娘告别’。我自由了。”我迟疑了一些时候，我要不要利用这最后的时刻在布维尔做一次长途散步，再看看维克多·雨果大街，加尔瓦尼林荫大道，客栈街在哪儿呢？可是这个灌木丛是这样的安静，这样的清新：我真感到它几乎不存在，而且“恶心”已经把它放过了。我走过去坐在炉子旁边。《布维尔日报》拖在桌子上。我伸手，我拿到了报纸。

“被自己的狗搭救了。”

“杜博斯先生，雷米尔顿地方的业主，昨天傍晚骑自行车从诺吉斯的集市回家时……”

一位胖夫人过来坐在了我的右边。她把她那顶毡帽放在了她身旁。她的鼻子栽在她脸上就像一把刀插在苹果上一样。在鼻子下边，一个诲淫的小洞皱巴巴的，十足傲慢相。从她的包里她抽出一本精装书，把臂肘支在桌子上，把她的头支在她那肥胖的双手上。在我的对面，趴着一位老先生在睡觉。我认识他，在我十分害怕的那个晚上他也在图书馆里。我相信他当时也同样害怕。我想：“这一切，都已经多么遥远了。”

在四点半时，“自学者”进来了。我想我应该与他握手，并向他告别。可是应该想到我们的上一次会面给他留下一个很坏的回忆，所以他只是远远地对我打了一个招呼，就去把一个白色的小包放在离我相当远的地方，像平常一样，这小包大概装的是一片面包和一块巧克力。过一会之后，他拿着一本有插图的书过

来，他把书放在他的小包旁边。我想：“我这是最后一次看见他了。”明天晚上，后天晚上，以后所有的晚上他都会回到这张桌子上一边读书，一边吃他的面包和巧克力，他会耐心地继续过他那如同老鼠咬啮一样的生涯，他会读那多、诺多、诺迪埃和尼斯（这些人的名字都是以字母 N 开头，按顺序读）的作品，不时停下来把一句格言记录在他的小日记本上。而我，我会在巴黎走着，在巴黎的街上走着，我会看见一张张新的面孔。当他在这里，当电灯照耀着他那宽大的思考事情的脸时，我那里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恰好在适当的时刻感觉到我将要再度陷入奇遇的幻想中。我抬了抬肩膀，又接着读我的报纸。

“布维尔和它的近郊。”

“莫尼斯蒂埃。”

“一九三二年间在宪兵队工作。加斯帕尔曹长，莫尼斯蒂埃宪兵队指挥以及他的四名宪兵，拉古特先生，尼桑先生，比埃尔旁先生和吉尔先生，在一九三二年间几乎没有停止过。实际上我们的宪兵处理了七项重罪案件，八十二项轻罪案件，一百五十九项违章案件，六项自杀案件和十五项车祸案件，其中三件有人死亡。”

“布维尔郊区。”

“布维尔郊区司号员联谊组。”

“今天彩排，分发一年一度的音乐会入场券。”

“孔波斯代尔。”

“颁发荣誉团勋章给市长。”

“布维尔旅行社（一九二四年布维尔人斯古特创办）。”

“今晚八点四十五分在布维尔市费迪南——比宏街十号 A 室总社召开月度会。议事日程：宣读上届月度会会议记录；通讯；每年一次的宴会；征收一九三二年度的会费；三月份外出计划；其它问题；新会员入会问题。”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动物保护（布维尔动物保护协会）。”

“下周四，自十五时至十七时，在布维尔的费迪南——比宏街十号C室召开常务委员会。请将通讯寄交主席，地址为本会或加尔瓦尼街一百五十四号。”

“布维尔警犬俱乐部……布维尔战争病员协会……出租汽车老板同业工会……布维尔师范学校校友委员会……”

两个小伙子走了进来都挟着书包。一些高中学生。那个科西嘉人很喜欢那些中学生，因为他可以像慈父似的监视他们。为了取乐，他经常任凭他们在他们的椅子上摇来荡去和闲聊天，然后他突然蹑手蹑脚地走到他们的背后，责骂他们：“这是一些年岁大的年轻人应有的举止吗？如果你们不想改正的话，图书管理员先生决定要向校长先生告状了。”而如果他们表示异议，他就用令人恐怖的眼光瞪着他们：“请把你们的名字告诉我。”他也指导他们阅读：在图书馆里，有些书是被画上红叉子的；那都是禁书，纪德，狄德罗、波德莱尔的作品，一些医学论著都是。当一个中学生要求查看一本这样的书时，这位科西嘉人就对他做一个表示，把他带到一个角落里并开始盘问他。过一会之后，他突然发作起来，他的声音在整个阅览室响起：“在你这样的年龄，还是看一些更有趣的书吧，一些有教育意义的书。首先，你完成作业了吗？你是几年级的学生？二年级吗？四点钟之后你没有什么事情要做了吗？你的老师经常到这儿来，我要向他讲你的事。”

那两个小伙子在炉子旁边呆立着。最年轻的一个长着漂亮的棕色头发，有几乎是过于细腻的皮肤，小嘴很淘气又傲气十足。他的同伴是一个腰圆背厚的胖子，嘴边已经有一副胡子的暗影，他用肘碰了碰他的小伙伴，压低声音说了几句话。棕色头发的小家伙没有回答他，可是他作出难以察觉的微笑，充满傲慢和自负。然后，他们两人毫不在意地在一个书架上选了一部字典，并走近“自学者”身旁，“自学者”用疲倦的目光注视着他们。他

们好像不知道他的存在，可是他们就靠着 he 坐下了。棕色头发的小伙子坐在他的左边，腰圆背厚的胖子又坐在棕色头发的小伙子的左边。他们立刻开始翻阅他们的字典。“自学者”向整个阅览室扫视了一遍，然后又回来读他的书。阅览室里从来也没有出现过更令人安心的景象：我听不到一点声音，除了那位胖女人短促的呼吸声之外，我只看见一些头俯向十六开本的书上。可是，从此刻起，我就感到了有一件不愉快的事件要发生了。以一种认真的神态低着头的所有这些人都像在演滑稽剧：在某个时间之前我已感觉到好像有一股严酷的风在我们身上吹过。

我已经结束了读报，可是我还没有决定走开，我耐心地等待着，一边装着在读我的报纸。使我的好奇心和我的拘束之感更加增强的就是别的人也在等待着。我似乎觉得我邻座的胖女人把书页翻得更快些。几分钟过去了，然后我听到窃窃私语。我审慎地抬起头。那两个小伙子已经合上了他们的字典。棕色头发的小伙子不讲话，他向右边转一张流露毕恭毕敬和有兴趣的脸。那金黄色头发的小伙子半藏在他同伴的肩背后伸着耳朵，轻轻地笑着。“可是谁在讲话？”我想。

“自学者”在说话。他俯身朝向 he 年轻的邻座小伙子，互相凝视着，他对他的邻座微笑；我看见“自学者”的嘴唇在活动，他的长睫毛也在不时地跳动。我认不出他的这种青春神色，他几乎是可爱的。可是，不时地 he 停下来，并向 he 后边不安地投上一眼。那个小伙子好像在聚精会神地倾听他的谈话。这个小小的场面没有什么异常的地方，我正要回到我的阅读中去，我看见那小伙子把他的手慢慢地沿着桌子边向他的背后伸过去。这样在挡住“自学者”的视线的情况下，这只手前进了一会儿，开始在其周围摸索着，然后由于遭到了那个金黄色头发的胖小伙子的臂膀，胳膊被他的手猛地捏了一下。另一个小伙子由于过于聚精会神“自学者”的讲话，没有看见那只手的来到。他向空中跳起来，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的嘴巴张得好大，显然是在吃惊和赞赏的作用下才这样的。棕色头发的少年继续保持毕恭毕敬和很感兴趣的神色。简直叫人怀疑这只调皮的手是不是属于他的。“他们要叫他做什么？”我想。我明白了某件无耻之事将要发生，我也看清了现在还是阻止此事发生的时候。可是我没能猜出应该阻止什么。在一刹那间，我有了站起身的念头，去敲打一下“自学者”肩膀的念头，以及和他谈一谈的念头。可是，就在这一刹那间，他突然发现我的目光。他立刻结束了谈话，而且很生气地咬了咬嘴唇。我失去信心了，我很快地转过眼睛，不知所措地重新开始读我的报纸。而那位胖太太已经推开她的书，抬起了头。她好像是被迷住了。我明显地感觉到悲剧就要表现出来，他们大家都想要他表现出。我能够做什么呢？我向那位科西嘉人投了一眼：他不再朝窗子看了，他转过身来对着我们。

15分钟过去了。“自学者”又开始低声说话了。我不再敢看他了，可是我清楚地想像出他那年轻而温柔的神态和这些他自己还不知道压在他身上的沉重的视线。有一阵子，我听到他的笑声，一种如笛声的孩子气的笑声。这使我心里非常痛苦，我的感觉好像是一些坏孩子正要淹死一只猫似的。然后，突然间，窃窃私语声停止了。这种安静使我感到是悲剧性的，因为这是结局，是处死。我对着报纸低下头，我假装读报纸，可是我没读，我竖起眉毛，我尽可能地抬高眼睛，以便努力抓住在我面前的这种安静中发生的一切。我稍微转过头来，我能够从眼角捕获到某种情况，这是一只手，就是刚才沿着桌子边沿滑的那只白色小手。现在这只手朝上放着，摊开的，柔和而有肉感的，像一个沐浴后的在晒太阳的女人那懒洋洋的裸体。一个棕色而多毛的东西迟疑地向它靠拢来。那是一只被烟草熏黄了的粗大手指；此手指在小手旁边，完全像男性生殖器那么难看。它停了一会儿，硬梆梆的，对准那只柔和的手掌，然后，突然间，它胆怯地开始抚摸那

只手。我不感觉惊异，我特别对“自学者”感到愤怒；他就不能够克制一下吗？这蠢货！他难道就不知道他冒着什么危险吗？他只剩下一个惟一的机会，一个小机会了，如果他把两只手都放在桌子上，他书的两旁，如果他保持绝对默不作声，也许这次他会摆脱他的恶运。可是我“知道”他将失去他的机会，那个手指轻轻地谦恭地越过那块无力的肉，恰好在那上面擦过而不敢压紧。好像他已意识他的丑陋。我猛然抬起头来，我再也不能忍受这种小小的固执的来回动作了，我寻找着“自学者”的眼睛，并大声地咳嗽以便警告他。可是他闭上了他的眼皮，他微笑着。他的另一只手已消失在桌子底下。那两个小伙不再笑了，他们的脸色已变得很苍白。那个棕色头发的少年紧抿着嘴唇，他害怕了，好像他被这些事件闹得茫然无措。不过他没有抽回他的手，他把手留在桌子上，一动不动，几乎都没有收缩。他的同伴张着嘴，神态呆笨而恐怖。

就在这时那个科西嘉人吼叫起来。他走了过来而人们没听见走步声，站在“自学者”椅子后面。他的脸涨得通红，并且好像在笑，可是他的两眼闪闪发光。我从椅子上跳起来，可是我感到差不多松了一口气，因为等待使人感到太难受了。我希望这一切尽早了结，越快越好，如果想要撵走他，那就赶他出去吧，只要这一切快点了结。那两个小伙子，脸色白得像白纸，抓起他们的书包，一眨眼功夫就溜掉了。

“我看见你了，”科西嘉人愤怒得发狂，大声喊着：“这一次我看见你了，你再也不能说这不是真的了。这一次你又要说这不是真的吗？你以为我没有看见你玩的把戏吗？我不是没有带眼睛，我的先生。等等，让我讲完，等等！而当我抓住他，就将叫他付出代价。噢！是的，这要叫你付出代价的。我知道你的名字，我知道你的住址，我仔细查过了，你明白吗？我还认识你的老板，瑞利埃先生。明天早上当他收到图书管理员的信以后，他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就要大吃一惊了。嗯？你闭嘴，”他转动着眼珠对“自学者”说。“首先你不应该想像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在法国有专门对付你们这类人的法院。这位先生是来自学的！这位先生是来完成他的文化教育的！这位先生经常麻烦我要我找资料或要我找书。你从来也没能骗过我，你知道吗？”

“自学者”没有露出惊奇的样子。这大概是他多年以来就等待着这个结局的。他一定是千百次地想像过会发生的事，有一天那个科西嘉人会蹑手蹑脚地溜到他的背后，并且一个愤怒的声音会突然震撼他的耳朵。然而每个傍晚他还是回到这里来，他狂热地继续看书，然后时不时地，像小偷一样，抚摸一个少年的雪白的手或者大腿。我从他的脸上察觉到的，更确切地说是任凭命运摆布的表情。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他结结巴巴地说，“我来这里已经好几年了……”

他装做愤慨，惊奇，可是没有多大信心。他很清楚事情已经发生，并且没有什么再能使它停下，他总得一分钟一分钟地这样活下去。

“别听他的，我看见他了”。我旁边的胖女人说。她笨拙地站起身来。“啊，不！我已经不是第一次看见他了；上星期一，不会远过星期一，我就看见了他，可我什么也不想说，因为我不相信我的眼睛，我简直不敢相信那是一个图书馆里，在一个人们受教育的庄严的地方，居然会发生如此下流的事情。我，我是没有孩子的，可是我可怜那些叫她们的孩子到这里来学习的母亲们，她们还以为自己的孩子在这里一定很安心呢，很安全呢，却不知道这个有什么都不尊重的怪物，这些怪物阻止孩子们做功课。”

科西嘉人走近“自学者”。

“你听见这位太太说的话吗？”他冲着“自学者”的脸喊道，“你没有必要在演下去了。人家已经看见你了，肮脏的东西！”

“先生，我要求你态度应该缓和一些，”“自学者”严肃认真地说，这是他扮演的角色。也许他会想承认和逃走，可是他必须把他扮演的角色演到底。他不看着科西嘉人，他的眼睛几乎闭着。他双臂下垂，他脸色苍白得可怕。然后，突然间一阵红潮涌上他的面颊。

科西嘉人被气得喘不过气来。

“礼貌？下流货！你也许以为我没有看见你。我一直在监视着你，告诉你吧。我监视你已经有好几个月了。”

“自学者”耸了耸肩膀，假装继续埋头读书。他脸绯红，泪水涌上眼睛，他却以一种极端有兴趣的神态，专心地看着一幅拜占庭的镶嵌画的复制品。

“他继续看书了，他脸皮真厚。”那位太太望着科西嘉人说道。

科西嘉人有点不知该如何是好。这时候，那位助理员，一个经常受科西嘉人威吓的腼腆而又思想正统的年轻人逐渐地从他的办公桌上欠起身来，喊道：“保利，什么事？”出现片刻的迟疑而我能希望事情就这么了结。可是科西嘉人一定是反省了一下，发现自己有点可笑。他激动起来，对这个哑口无言的受害者再也不知说什么了，他把全身挺直，向空中猛打一拳。“自学者”吓得急忙转过身，他张着嘴巴望着科西嘉人，他的眼里流露一种恐怖感。

“如果你打我，我要去申诉”，他一字一句地说，“我愿意自己主动离开这里。”

我也站了起来，就在此时已经太迟了。科西嘉人发出低微的心满意足的呻吟，猛然把他的拳头打在“自学者”的鼻子上。一刹那间，我只看见“自学者”的两只眼睛，他的睁得大大的充满痛苦和羞耻的漂亮的眼睛在一只袖子和一个棕色拳头之上。等到科西嘉人撤回他的拳头，“自学者”的鼻子开始流出血来。他想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用手遮住脸，可是科西嘉人又在他的嘴角打了他一拳。“自学者”倒在椅子上，用懦弱而温和的眼光望着前面。血从他的鼻子流到他的衣服上。他用右手摸索着找他的皮包，而他的左手执拗地试图揩他那流血的鼻孔。

“我走了”，他像自言自语地说。

我旁边的那个女人脸色苍白而她的眼睛发光。“卑鄙的家伙”，她叫嚷着说，“打得好。”

我气愤得发抖。我转过桌子，我抓住那个矮小的科西嘉人的颈部，把他提了起来，他手脚乱动，我完全可以在桌子上把他砸碎。他脸色变蓝，拼命挣扎，试图用手指抓我；可是他的短胳膊够不着我的脸。我虽没说一句话，我却很想在他的鼻子上打一拳，打歪他的脸。他懂得这一招，他抬起肘子来保护他的脸，我感到满意，因为我看到他害怕了。他突然开始发出喘气声。

“放开我，粗鲁的家伙。难道你也是搞同性恋的吗？”

我到现在还不明白当初我为什么把他放了。难道当时我害怕那些纠纷？难道在布难尔的这些懒散的年月把我变得软弱了吗？要是在过去，我不打掉他的牙齿是不会放掉他的。我转身朝向“自学者”，他终于站起来了。可是他避开我的视线，他低着头走过去摘他的大衣。他不断地用他的左手揩他的鼻子，像是为了阻止流血。可是血总是向外涌出，而我害怕他会受伤。他自言自语，眼睛不看任何人。

“我到这儿来已经好几年了……”

那个矮个子家伙两脚刚刚站稳在地上，立刻又变成了整个局势的主人……

“给我滚开吧，”他对“自学者”说，“以后再也别到这儿来了，否则我就叫警察把你赶出去。”

我在楼梯底下赶上了“自学者”。我感到窘困，对他的耻辱我感到羞耻，我不知道要对他说什么才好。他好像没有发现我的

出现。他终于掏出了他的手帕，在手帕里吐了些什么。他的鼻子流血少些了。

“请跟我一起到药房里去吧。”我尴尬地对他说。

他没有回答。一阵巨大的喧哗声从阅览室传了出来。所有的这群人大概都在那里同时说话。那个胖女人尖锐的笑着。

“我将永远不再能回到这里来了！”“自学者”说。他转过身，困惑地望着楼梯和阅览室的门口。他这样一个转动使血从他的假领子和脖子之间流出。嘴和面颊被血弄污了。

“来吧”，我对他说，一边扶着他的胳膊。

他颤抖着，猛烈地摆脱了我。

“请放开我！”

“可是你不能单独一个人走呀。得要给你洗洗脸，给你治一下伤口。”

他又说了一遍说，

“请放开我！请您，先生，请您放开我。”

他已经到了歇斯底里发作的边缘，我让他走了。落日的余辉在他的驼背上照了一会儿，然后他消失了。在大门槛上，有一滴血污呈星星的形状。

过了一小时之后

天色灰濛，太阳正在落山；再过两个小时火车就开了。这是我最后一次穿过了公园，我在布里贝街里散步。我知道这是布里贝街，可是我认不出它了。平常，当我进入这条街时，我就感到好像穿越一个深厚的通情达理。宽广的方形的布里贝街以它那充满庄重和粗欲，以它那有凸起的柏油马路跟国道很相似，当国道穿过那些富饶的市镇，当这些国家公路在一公里多长的距离中两边排列着两层的大房子时；我过去叫它为乡下人路，而它吸引我，因为在一个贸易港口里，这条街是如此的不合适宜，不伦不类。今天，那些房子仍在那里，可是它们失掉了那种乡村气；这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是一些房子，如此而已。我刚才在公园里也有同类感觉；树木、草地、奥利维埃、马斯科雷喷泉，由于没有任何生气，都有一种固执的样子。我明白了：城市首先抛弃了我。我还没有离开布维尔，而我已经不在那里了。布维尔默默不语。我感到奇怪我还得在这个城市里呆两个小时呢，而这个城市不再关心我了，收拾起它的家具，把家具放入套里以便能够把它们清新面目在今晚或明天充分地呈现在新来客的眼前。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有被遗忘的感觉。

我向前走了几步，我停下了。我品味到这种完全被遗忘。我现在是在两座城市中间，一个不了解我，另一个不再认识我了。现在谁还记得我呢？也许那个在伦敦的肥胖的年轻女人……。

不过，她真的是在想我吗？况且，她的身边还有那家伙，那个埃及人。他也许刚刚走进她的房间，也许他已经把她抱在了他的怀里了。我并不嫉妒；我很清楚她还活着。

即使她真心实意地爱他，这是爱情但死掉了。我，我却享受过她的最后的活着的爱情。可是不管怎样，他有一件东西可以给他：快感。而如果她正在昏迷和沦入在心烦意乱之中，那么在她身上就再也没什么东西把她和我联系在一起了。她享受着，而我在她的心目中就好像我从来就没有遇见过她一样；她一下子就把我忘得干干净净。世界的所有其他意识也一样，它们也把我忘得干干净净。这使我感到很怪，可是我很清楚我存在，我很清楚我就在这里。

现在，当我说“我”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我”是空洞的。我不再能够很好地感觉到我自己了，我已经被遗忘到这种程度了。在我身上剩下的一切真实的东西，只是一点存在，它还感到存在。我轻轻地，不停地打着呵欠。没有任何人。安托尼·罗根丁不为任何人存在。这使我感到快活。而安托尼·罗根丁又是什么呢？这是抽象的。一个关于我的黯淡的回忆在我的意识中晃

动。安托尼·罗根丁……而突然间这个“我”暗淡了，暗淡了，完了，最后它熄灭了。

清醒的，静止的，荒凉的意识被放在一道道墙壁之间；它继续存在。没有人再体现它。刚才还有某个人在说“我”，在说“我的”意识。谁呀？外边有说话的街道，带着熟悉的颜色和气味，只剩下一道道不知其名的墙壁，一种莫名其妙的意识。这就是所有的——一些墙壁，和墙壁之间一个小小的活着的不具人格的透明东西。意识像一棵树那样存在着，像一棵草那样存在着。意识处于半睡半醒状态，它也感到厌倦。一些小小的易逝的存在向意识移居，就像一些鸟儿在树枝里一样。向它移居又消逝。遗忘了意识，被留在这些墙壁之间，在阴霾的天空底下。而下面就是意识存在的意义，这就是它的存在是多余的。冲淡着，被分散，它试图消失在褐色的墙上，沿着路灯或者在那边，在夜晚的烟雾里。可是它永远不会忘记自己；因为它意识到它是一个被遗忘的意识。这就是它的命运。有一个窒息的声音说：“火车两小时之后就要开了”，并且有这个声音的意识。也有一个面孔的意识。这个面孔逐渐过去，脸上沾满血，脸被弄得很脏，而他的大眼睛流着泪。这个面孔不在墙壁之间，它不在任何地方。它消逝了，一个驼背的躯身代替了它，带有一个血淋淋的脑袋，这个躯身慢步远离开，每走一步都好像要停下，却又永远不停下来。可以意识到这个躯体在一条昏暗的街道里慢步走着。他走着，可是他不愿离开。昏暗的街道不知何处是尽头，它消失在虚无当中。它不是在墙与墙之间，它不在任何地方。而有一个窒息的声音的意识说：“自学者”在城市里徘徊。”

不是在同一座城市里，不是！在这些呆板的一道道墙壁之间，“自学者”是在一座冷酷无情的城市里行走着，这座城市没有忘记他。有些人还在想着他，像那个科西嘉人，那个胖女人；也许城市的所有人都想着他。他还没有丢失他的“我”，他不能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丢失掉他的“我”，这个“我”是受折磨的，流着血的，是他们没有想完全弄死的。他的嘴唇，他的鼻子使他痛苦；他想：“我疼痛。”他走着，他必须走着。如果他停下一会，图书馆的那些高墙就会突然在他的周围矗立起来，他会被监禁起来；那个科西嘉人就会出现在他身边，重演那个场面，和原来经过完全一样，在所有细节上完全一样地重演，那个胖女人会冷冷地笑着说：“这得到苦役犯监狱里去，这些下流的人。”他走着，他不想回到自己的家里，因为那个科西嘉人在他宿舍等着他呢，还有那个胖女人和那两个青年人：“没有必要否认，我已经看见你了。”而那场面又会重演。他想：“我的天呀，假如我没有做这件事，假如我能不做这件事，假如这件事能够不是真的，那多好！”

这个忧郁不安的脸庞一次又一次地在意识面前出现，“也许他要自杀。”不，因为这个温柔并被追捕的灵魂不可能想到死。

对意识可以认识。意识到处可见，安静和空虚地处在墙壁之间，完全不受住着这房子的人的拘束；它形状恐怖，因为它不是任何人。那个声音说：“行李已经登记了，火车两小时之后就要开了。”那些墙壁向右又向左滑动。可以意识到麦克·阿丹姆（[1756—1836]，苏格兰工程师）式碎石路，可以意识到五金店，可以意识到兵营的枪眼，而那个声音说：“这是最后一次了。”

有安妮的意识，那个肥胖的安妮，衰老的安妮，在她的旅馆房间里，有痛苦的意识，痛苦是处于很长的墙与墙之间的意识，这些墙离开了，永远不再回来：“难道人们永远没个完结吗？”那个声音在一道道的墙壁之间唱起爵士乐曲，《在这些日子里》，这不会完结吗？乐曲又慢慢地回来，从后面阴险地回来，那声音又响了，那声音唱着歌没法停下来，而身体在行走，可以意识到这一切，唉！还有时意识也可以意识到。可是没有人在那里备受折磨，蜷曲着手，自己怜悯自己。没有人。这完全是一种十字路口的痛苦，一种被遗忘的痛苦——本身不能自己忘却的痛苦。而那

个声音说：“这儿就是铁路员工饭店”，而那个“我”就在意识中突然冒出来，这是“我”，安托尼·罗根丁，我一会儿就将去巴黎；我来向老板娘告别。

“我特地来向您告别。”

“您要离开这儿，安托尼先生？”

“我要到巴黎居住，吸收一些新鲜空气。”

“走运的人呀！”

我以前怎么能把我的嘴唇贴到这张宽大的脸上的呢？我将不再拥有她的身体。昨天我可能还想像得出这个身体在那黑绒连衣裙下面的形象。今天那种连衣裙是不可侵犯的了。这个雪白的身体，皮肤上布满了血管，它已是个梦了？

“我们感到很遗憾您走了”，老板娘说，“您不想喝点什么吗？我作东。”

我们坐下来，我们碰了杯。她稍微压低嗓音说：

“我已经对您很习惯了”，她很客气的惋惜说，“我们一直相处得十分好。”

“我会回来看您的。”

“要这样的，安托尼先生。您将来经过布维尔时，您就来向我们道一声好。您会想到：‘我要去向让娜太太问好，她一定很高兴见我。’这是真的，我们总是很喜欢知道顾客的消息。况且，这里的顾客总回来的。我们不是拥有许多海吗？还有大西洋航运公司的职员们；有时候我一连两年不见他们，有消息说他们在巴西或者纽约或者他们在波尔多服务，在法国邮船公司。忽然有一天，我又看见了他们。‘您好，让娜太太。’大家在一起喝一杯。随您信不信，我现在回想得起他们习惯喝的酒。尽管已过了两年，但我依然还记得很清楚！我对玛德琳娜说：‘给皮埃尔先生端一杯不搀水的苦艾酒，给莱昂先生端一杯诺瓦义酒。’他们对我说：‘您怎么会想起这个来，老板娘？’这是我的职业呀！我对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他们这样说。”

在大厅的最里边，有一个胖男人是最近跟她睡在一起的。他叫唤她：

“小老板娘！”

她站起来，用十分平淡的声音说。

“请原谅，安托尼先生。”

女招待员走近我，

“怎么，这是真的，您要离开我们？”

“我到巴黎去。”

“我也在巴黎住过，”她有点得意似地说。“住过两年。我在西梅农店里工作。因为当时我很厌倦这里。”

她似乎有点犹豫，然后感到她再也没什么话要对我说了：

“那么，再见了，安托尼先生。”

她在她的围裙上揩了揩手，然后把手伸给我，

“再见，玛德琳娜。”

她走开了。我把《布维尔日报》拉过来，然后我又把它推开了，因为刚才在图书馆里，我已经把它读过了，完完整整的读了一遍。

老板娘没有回来，她把她的两只胖胖的手伸给他的朋友，他色迷迷地揉着她的手。

火车在三刻钟之后就出发了。

为了打发时间，我开始算我帐。

每个月一千二百法郎，这并不算多。可是如果我紧缩一点开支，这大概够用。三百法郎租一间房子，每天食用十五法郎，还将剩下四百五十法郎用来洗衣服，小的花销和看电影。被单和衣服很长时间我将不需要购置。我的两件外衣是干净的，虽然在肘部有点磨光了，只要我注意保养，还能用上三四年。

仁慈的上帝呀！就是我要过这种蘑菇似的生活吗？我将把我

的日子变成什么？我出去散步。我要去坐在巴黎的杜伊勒里宫花园，坐在一个铁椅子上——或者不如坐在一个凳子上，以便节省一点。我要去图书馆里读书。然后呢？每个星期看一次电影。然后呢？星期天我要自费去看空中飞人吗？我要跟卢森堡公园的那些退休老头一起玩槌球游戏吗？我才三十岁！我似乎觉得自己很可怜。有时我也想过我不如在一年内就花掉我现在还有的三十万法郎——以后就……可是这会给我什么呢？做些新衣服吗？玩女人吗？旅行吗？这一切我都有过，而现在，这结束了，我已对这一切无动于衷，以便这会剩下什么！在一年之后我又会重新恢复和今天一样空虚，甚至连回忆都没有，并在死亡面前表现胆怯。

三十岁！而有一万四千四百法郎的定息，每月都可以领取股息。而我还不是一个老人！希望人们给我什么事情做，不管什么事……最好我还是别想这些事情为好，因为在这时候，我正在给自己演戏。我非常清楚我目前不想干任何事情，因为做某件事情，这就是创造存在——而像这样的存在已经有足够多了。

就目前而言，就是我不能放下我的笔，因为我相信我就要感到“恶心”了，而我觉得在写字时就能把“恶心”推迟一下。因此，我写出了装在我脑海里的一切东西。

玛德琳娜想讨我喜欢，从远处喊我，一边举给我看一张唱片，一边说：

“您的唱片，安托尼先生，这是您喜欢的，您愿意听最后一次吗？”

“假如您愿意的话。”

我出于礼貌说了这个，可是现在听一听爵士乐曲我并不感到心情愉快。我还是要注意倾听，因为就像玛德琳娜所说的，我是最后一次听这张唱片了。这个乐曲很老了，太老了，甚至对外省来说也太老了；在巴黎我将不会找到它的。玛德琳娜去把它放到电唱机的盘上，它就要转动了，钢针就要在那些唱纹里开始跳动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和磨擦，然后，等到唱纹把钢针螺旋形地引到唱片的中心时，就将结束了。那沙哑的声音唱着《在这些日子里》将永远地沉默了。

唱片里的声音飘了出来。

真想不到会有一些蠢人在艺术里寻找安慰。像我的姨妈比如瓦就是一个，因为她说：“肖邦的《序曲》在你可怜的姨父死的时候给了我多么大的安慰。”而那些音乐厅经常聚集了一些受屈辱的人，被侮辱的人，他们闭着双眼，尽力把他们那苍白的脸庞变成收音机的接收天线。他们想像着那些被接收到的声音流过他们身上，既温柔又富于营养，而他们的痛苦变成了音乐，就像少年韦特泰的烦恼一样；他们认为美对他们是同情，可笑的举止。

我很想要他们对我说他们是否认为这个音乐对他们是同情的，就这个音乐。刚才我肯定是离沉浸在幸福之中很远。表面上我在机械地算我的账。内心里停滞着所有这些不愉快的思想，这些思想采取了未表示出的提问形式，无声的惊异形式，这些不愉快的思想日日夜夜都不再离开我。一些关于安妮的思想，一些关于我白过一生的思想。此外，更不如说是“恶心”，它像晨曦那样羞怯。可是就在那时，没有音乐，我感到忧郁而平静。我周围的所有物体都是用和我同样的物质构成的。属于丑恶的痛苦一类。我外面的世界是如此地丑恶，桌子上的这些肮脏玻璃杯是那样地丑恶，还有玻璃镜上的褐色斑点，玛德琳娜的围裙和老板娘的那个肥胖的情夫的殷勤的样子，都是那样地丑恶，世界的存在本身是那样的丑恶，使我感到很自在，像回到家里一样。

现在，萨克管奏起来了。而我感到羞耻。一个光荣的小小痛苦刚刚诞生，一种典型的痛苦。萨克管发出四个音，它们响来响去，它们好像是在说：应该像我们这样“有节奏地痛苦。”那么，是的！我当然很想按这样的方式痛苦，有节奏地，没有讨好地，对我自己没有怜悯地，以一种冷漠的纯洁的方式受苦。可是难道

这是我的错误吗，要是在我的杯子的底部啤酒是温暖的，要是玻璃镜上有一些褐色的斑点，要是我是多余的，要是我的痛苦是最诚实的，最无情的，行动艰难而又沉重迟钝，像海象一样既有太多的肉和太多的皮，又有潮湿动人却又那样难看的大眼睛，这难道是我的错误吗？不，当然不能说那个在唱片上作螺旋形旋转并使我晕眩的金钢石针的小小痛苦是有同情心的。甚至不能说这个小小痛苦是嘲弄人的，因为它在轻轻地旋转，只顾到它自己；因为它像一把长柄镰刀割断了人世间无聊的亲密，现在它在旋转，而我们所有这些人玛德琳娜，那肥胖的男人，老板娘，我自己和那些桌子，那些板凳，带斑点的镜子，那些玻璃杯，我们大家都陷入存在之中，因为我们在我们中间，只在我们中间；这个小小的痛苦在我们袒胸露臂之中突然抓住了我们，在我们日常的自由放任之中突然抓住了我们，我为我自己而感到羞耻，也为在这小小痛苦面前存在的事而感到羞耻。

这个小小痛苦实际上不存在。这甚至是使人厌烦的；如果我站起身，如果我把这张唱片从支撑它的转盘上取下来，如果我把它打破成两块，我也追不上它。它在更远一些——总是在某个东西的外边，在一个声音的外边，在小提琴音符之外。它透过存在的一些厚层显露出来，它薄又结实。当人们想抓住它时，人们只遇到一些存在物，你会撞在一些没有意义的存在物上。它在这些存在物的后面，因为我似乎听不见它，我听到一些声音，听到一些把它显示出来的空气的振动。这小小痛苦不存在，因为它没有什么多余的，只有和它有关的其余一切才是多余的。它在那里。

而我也一样，我也曾想像存在。我甚至只渴望这一点；这就是我一生的内情，因为在所有那些似乎毫无联系的企图的深处，我总能找到同样的愿望；把存在驱逐出我之外，把时间里的油脂都排出，把它们拧紧，把它们弄干，使我纯洁，使我变得坚硬，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以便最终发出萨克管那种清晰而准确的乐音。这甚至可以编成一篇寓言：有一个可怜的家伙走错了地方。他像别的人们一样在公园、酒吧间、商埠里的人群中间存在，而他却想使自己相信他是生活在别处，在画布的后面，与坦托雷（[Tintoret, 1518—1594], 意大利画家，曾为威尼斯大统领们画像）的威尼斯大统领们在一起，与果佐里（[BenozzoGozzoLi, 1420—1497], 佛罗伦萨画家）的勇敢的佛罗伦萨人在一起；在书页的后面，与法布里斯·德尔·东戈（是斯汤达所著的《巴姆修道院》一书中的主要人物）以及朱利安·索雷尔（是斯汤达所著《红与黑》一书中的主要人物）在一起；在留声机唱片的后面，与爵士乐冗长而枯燥的呻吟声在一起。此外做完了所有的傻事，他明白了，他睁开了眼睛，他看出他弄错了，他是在一个酒吧间里，正好在一杯微温的啤酒前面。他精疲力尽地倒在长凳子上；他曾想：我是一个傻瓜。正在这时，从存在的另一边，在我们可以远远地看见的却永远也不能接近的另一个世界里，一曲小小的旋律开始跳起舞来，唱起歌来：“应该像我这样存在；应该有节奏地受苦。”

那声音继续唱道：

“在这些日子里，你会想念我的，亲爱的。”

人们大概是损坏了唱片的这一处地方，因为唱到这里声音变得很古怪。有某种东西使人心里感到很难受，这是因为曲调绝对没有被唱片上的钢针发出的小小沙沙声所触及。它多么遥远——它在多么遥远的后方。我也懂这一点。唱片被划刻、被磨损。女歌手可能已经死了；我，我就要走了，我就要上我的火车了。可是在存在物的后面，它从一个现在下跌到另一个现在，没有过去，没有将来，在这些一天天地分解，剥落并滑向死亡的声音后面，始终不变旋律，仍然年轻而坚定，像一个无情的见证人一样。

歌声停下来了。唱片又走了一会儿，然后也停下来了。咖啡

馆从一个使人腻烦的梦幻中解放出来，正在反复回味和咀嚼存在的乐趣。老板娘脸颊绯红，她拍打着她的新朋友的肥胖的白脸蛋，可是没有能够把面颊染红。那是死人的面颊。我，我蜷缩成一团，我已昏昏欲睡了。再过一刻钟，我将在火车上了，可是我没有想到这个。我想到一个刮过胡子的美国人，有浓密的黑眉毛。在纽约的一个大厦的热得透不过气来的第二十一层楼上。在纽约的上方，天空在燃烧着，火焰在蓝天上，巨大的黄色火焰来舔着屋顶；布鲁克林（[Brooklyn] 纽约的一个区）的顽童们穿着游泳裤衩在喷水嘴的下面淋浴。在第二十层楼里的一个阴暗的房间里像被大火煎着一样。那个黑眉毛的美国人叹息着，喘着气，汗水在他的面颊上流。他坐着，只穿着衬衫，在他的钢琴前面；他的嘴里有一股烟味，朦胧地有一首曲子的幻觉在他头脑里出现：“在这些日子里。”汤姆一个小时之后就要来了，他屁股上的口袋里装着他的扁酒瓶，那时他们俩就要倒在皮沙发上，他们一杯接着一杯地喝着酒，而天上的火要下来燃烧他们的喉咙，他们会感到有一个巨大的炎热的睡意沉重地压在他们身上。但是首先应该抄下这个曲子。“在这些日子里。”潮湿的手抓住在钢琴上的一支铅笔。“在这些日子里。你会想念我的，亲爱的。”

事情就是这样。是这样或者是另一种情形，这没有多大关系。总之这首歌就是这样诞生的。它就是选择了那个有炭黑眉毛的犹太人精力衰竭的躯体作为母体产生的。他有气无力地拿着他的铅笔，汗珠子从他戴着戒指的手指上滴落在纸上。为什么不是我呢？为什么恰好一定是这个装满肮脏啤酒和酒精的肥胖公牛身上实现这个奇迹呢？

“玛德琳娜，您愿意再放一遍唱片吗？在我出发之前，正好再放一遍。”

玛德琳娜笑了笑。她旋动着把柄，唱片又开始唱起来。可是不再想我自己，我想那个写这支曲子的那个家伙，在七月份的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一天，在他的阴暗而炎热的房间里，他创作这支曲子。我试着通过旋律，通过萨克管的空洞和尖锐的乐声来想他。他写了这首歌。他有烦恼，对于他来说一切都不如意就如同应该的那样。一些账单要付钱——此外他很可能在某个地方有一个女人，但她不是以他本来希望的方式想念他——此外又有可怕的热浪，简直要把人变成一潭熔化的脂肪。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么平淡，毫无色彩。可是每当我听见这首歌曲，每当想起正是这个家伙写成的，我总觉得他的痛苦和由于炎热而流的汗是……动人的。他运气真好。大概他自己还没有意识到。他一定想：如果我走远一点，这玩意儿将给我带来五十美元！怎么！许多年来这还是第一次有人使我觉得是动人的。我很想知道关于这家伙的情况。使我感兴趣的是知道他有哪一类烦恼，他有一个女人还是独身生活。我一点不是出自人道主义。恰恰相反，只是因为他写了这支歌曲。我不想认识他。况且，他可能已经死了。就只想获得一些关于他的情况，只是想能够在听着这唱片时不时地想到他。如此而已。我设想这既不会使他感到热也不会使他感到冷，如果人们对他说过在法国的第七大城市里，有个人在火车旁边思念着他。可是我会感到高兴，如果我处在他的位置上；我羡慕他。我应该动身了。我站起身，可是我又犹豫了一会，我很想听那个黑女人唱歌，听最后一次。

她唱了。有两个人被救了——那个犹太人和那个黑女人被救了。他们可能认为他们已经一败涂地，已经被淹没在存在里。可能是，没有人会像我想念他们一样以这样的温情想念我。没有人会想念我的，包括安妮。他们对我来说有点像是已故的人，有点像小说的英雄；他们已经洗掉了存在的罪恶。当然不是完全清洗掉了，但是已经尽一个人能够做到的。我突然被这个想法震呆了，因为我甚至连这一点也不抱希望了。我感到某个东西怯生生地轻轻地触及着我。而我不敢动弹，因为我害怕它走开。某个我

不再认识的东西——某种快乐。

黑女人唱着歌。那么人们可以肯定她的存在是合法的吗？稍微一点合法吗？我感到特别无奈。这倒不是因为我抱有很大希望。而我就像一个在雪地里旅行之后完全冻僵了的家伙。像一个突然进到了一个温暖的房间里的人。我想他是一动不动地留在门的附近，全身冷得发抖。

“在这些日子里，
你会想念我的，亲爱的。”

难道我不能试试……，当然，这不是关于乐曲……可是难道我不试一下试别的东西吗？会该是写一本书，因为其它的事情我根本不会做。可是不要写一本历史书，因为历史讲的是关于存在过的事情——一个存在物从来也不能证实另一个存在物的存在。我的错误，就是想使德·罗尔邦先生复活。我要写另一类的书。我根本弄不清楚我属于哪一类——可是应该会使人透过那些印刷的字和那些书页某个不可能存在的东西，超出于存在之上的东西。例如一个故事，讲的是不能实现的事，一个奇遇。它应该像钢一样美丽和坚硬，它应该使人们对自己的存在感到羞耻。

我走了，我一片茫然。我不敢做出决定。如果我肯定我有才能的话——可是我从来……我从来没有写过什么这类的东西：像历史性论文……还有别的。写一本书。一本小说。会有一些人读这本小说的，并且会说：“这是安托尼·罗根丁写的，他是一个红头发的家伙，经常出入咖啡馆。”并且他们会想到我的一生，就好像我想到那个黑女人的一生一样，又好像想到某种珍贵的东西，某种一半是带传奇色彩的东西。写一本书。当然，写开头是一件很烦人的工作，累人的工作，这不会阻止我存在，也不会阻止我感到存在。可是总会来到一个时刻，那本书被写成了，要落到我的后面，而我想：它的一部分光辉会落在我的过去上。那时可能我会通过它来毫无反感地回想我的一生。也许将来会有一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天，在正好想到目前的这个时刻，在这个不开心的时刻，我驼着背在等待着上火车的时间，也许那时我会感到我的心跳加速，我会对自己说：“就是从那天，在那个时刻一切都开始了。”而我会能够通过我的过去，仅仅通过我的过去，自我接受的。

黑夜来临了。春天旅馆的二层楼上两个窗子刚刚发亮。新火车站的工地发出强烈的潮湿木料的气味。

明天，布维尔想必会有一场大雨。